

宋史

元脫脫等撰

宋史

第 二 六 冊

卷二五七至卷二七〇（傳）

中 華 書 局

宋史卷二百五十七

列傳第十六

吳廷祚

子元輔 元載 元辰

李崇矩

子繼昌

王仁瞻

楚昭輔

李處耘

子繼隆 繼和

吳廷祚字慶之，并州太原人。少頗讀書，事周祖，爲親校。廣順初，授莊宅副使，遷內軍器庫使、知懷州，入爲皇城使。會天平符彥卿移鎮大名，以廷祚權知鄆州。

世宗卽位，遷右羽林將軍，充內客省使。未幾，拜宣徽北院使。世宗征劉崇，爲北面都巡檢使。師還，權判澶州，歸闕，加右監門衛大將軍。俄遷宣徽南院使、判河南府、知西京留守事。汴河決，命廷祚督丁壯數萬塞之。因增築堤防，自京城至臨淮，數旬訖工。世宗北征，權東京留守。是夏，河決鄭州原武縣，命廷祚發近縣丁壯二萬餘塞之。師還，以廷祚爲左驍衛上將軍、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恭帝卽位，加檢校太尉。

宋初，加同中書門下二品，以其父名璋，故避之。會李筠叛，廷祚白太祖曰：「潞城岳險，且阻太行，賊據之，未易破也。筠素勇而輕，若速擊之，必離上黨來邀我戰，猶獸亡其藪，魚脫於淵，因可擒矣。」太祖遂親征，以廷祚留守東京兼判開封府。筠果領兵來，戰澤州南，其衆敗走。及討李重進，又爲東京留守。

建隆三年夏，帝謂之曰：「卿掌樞務，有年于茲，與卿秦州，以均勞逸。明日制出，恐卿以離朕左右爲憂，故先告卿。」卽以爲雄武軍節度。先是，秦州夕陽鎮西北接大藪，多材植，古伏羌縣之地。高防知州日，建議就置采造務，調軍卒分番取其材以給京師。西夏酋長尙波于率衆爭奪，頗傷役卒，防捕繫其黨，以狀聞。上令廷祚代防，齎詔赦尙波于等，夏人感悅。是年秋，以伏羌地來獻。

乾德二年來朝，改鎮京兆。開寶四年長春節來朝。俄遇疾，車駕臨問，命燕艾灸其腹，遣中使王繼恩監視之。未幾卒，年五十四。贈侍中，官給葬事。

廷祚謹厚寡言，性至孝，居母喪，絕水漿累日。好學，聚書萬餘卷。治家嚴肅，尤崇奉釋氏。

子元輔、元載、元範、元辰、元吉、元慶。元範、元慶仕皆至禮賓副使。元吉，閣門祇候。元吉子昭允，太子中舍。元慶子守仁，內殿崇班。

元輔字正臣，頗好學，善筆札。周廣順中，以父任補供奉官。世宗嗣位，遷洛苑使。宋初，授左驍衛將軍、澶州巡檢，累官至定州鈐轄。卒，年四十八。子昭德、昭遜、昭普，並閣門祇候。

元載，建隆初，授太子右春坊通事舍人，賜緋魚袋。廷祚出鎮秦，雍，並補衙門都校。廷祚卒，授供奉官。太平興國三年，加閣門祇候，與太祝毋賓古使契丹。九年，擢爲西上閣門副使，出知陝州。

雍熙三年，徙知秦州。州民李益者，爲長道縣酒務官，家饒於財，僮奴數千指，恣橫持郡吏短長，長吏而下皆畏之。民負息錢者數百家，郡爲督理如公家租調，獨推官馮伉不從。益遣奴數輩伺伉按行市中，拽之下馬，因毀辱之。先是，益厚賂朝中權貴爲庇護，故累年不敗。及伉屢表其事，又爲邸吏所匿，不得達，後因市馬譯者附表以聞，譯因入見，上其表。帝大怒，詔元載逮捕之。詔書未至，京師權貴已報益，益懼，亡命。元載以聞，帝愈怒，詔州郡物色急捕之，獲於河中府民郝氏家，鞫于御史府，具得其狀，斬之，盡沒其家。益子仕衡先舉進士，任光祿寺丞，詔除籍，終身不齒。益之伏法，民皆飯僧相慶。

端拱初，遷西上閣門使。淳化二年，加領富州刺史，俄徙知成都府。蜀俗奢侈，好遊蕩，民無贏餘，悉市酒肉爲聲技樂，元載禁止之；吏民細罪又不少貸，人多怨咎。及王小波亂，元載不能捕滅，受代歸闕，而成都都不守。

時李仕衡通判華州，常銜元載因事殺其父，伺元載至闕，遣人閱行裝，收其關市之稅。元載拒之，仕衡抗章疏其罪，坐責郢州團練副使。移單州，以疾授左衛將軍致政。卒，年五十三。

子昭明，爲內殿崇班；昭矩，太子中舍。

元晟字君華。太平興國八年，選尙太宗第四女蔡國公主，授左衛將軍、駙馬都尉。明年正月，領愛州刺史。是冬，領本州團練使。

雍熙三年，有事北邊，元晟表求試劇郡，命知鄆州。逾年召入，尋知河陽。還朝，改鄆州觀察使。特詔朝會序班次節度使，奉祿賜予悉增之。再知河陽。

淳化元年，以主疾召還。主薨，復遣之任。五年，秋霖河溢，奔注溝洫，城壘將壞，元晟躬涉泥淖，督工補塞。民多構木樹杪以避水，元晟命濟以舟楫，設餅餌以食。時澶、陝悉罹水災，元晟所部賴以獲安。

眞宗卽位，換安州觀察使，俄知澶州。咸平三年，轉運使劉錫上其治狀，詔書嘉獎，遷寧國軍留後、知定州。時王超、王繼忠領兵踰唐河，與遼人戰，元扈度其必敗，乃急發州兵護河橋。旣而超輩果敗，遼人乘之，至橋，見陣兵甚盛，遂引去。考滿，吏民詣闕貢馬，疏其善政十事，願借留樹碑，表其德政。詔褒之。屬歲旱，吏白召巫以土龍請雨。元扈曰：「巫本妖民，龍止獸也，安能格天？惟精誠可以動天。」乃集道人設壇，潔齋三日，百拜祈禱，澍雨沾洽。

景德元年代歸，拜武勝軍節度〔二〕。三年，以陵域積水，議堙掘溝澗，命爲修諸陵都部署，以內侍副都知閻承翰副之。出知潞州。初，并、代、澤、潞皆分轄戍卒，後并於太原。至是，以元扈臨鎮，遂分領澤潞晉絳慈隰、威勝七州軍戎事〔三〕，委元扈專總之。東封，表求扈從，命祀青帝，禮畢，加檢校太傅、知徐州。大中祥符四年，以祀汾陰恩，改領山南東道。五月，制書下，元扈被疾卒，年五十，贈中書令，諡忠惠。子弟進秩者五人。五年，葬元扈，時上元欲觀燈，帝爲移次夕。

元扈性謹讓，在藩鎮有憂民心，待賓佐以禮。喜讀春秋左氏，聲色狗馬，一不介意。所得祿賜，卽給親族孤貧者。將赴徐州，請對言：「臣族屬至多，其堪祿仕者皆爲表薦，餘皆均奉瞻之。」公主有乳媼，得入參宮禁，元扈慮其去後妄有請託，白上拒之。眞宗深所嘉嘆，於

帝堦中獨稱其賢。及歿，甚悼惜之。且以元屢得疾，本州不以聞，詔劾其官屬。

子守禮，至六宅使、澄州刺史，以帝甥特贈和州防禦使；守嚴，至內殿崇班，天禧中，錄守嚴子承嗣、承緒並爲殿直；守良爲內殿崇班；守讓閣門祇候。

李崇矩字守則，潞州上黨人。幼孤貧，有至行，鄉里推服。漢祖起晉陽，次上黨，史弘肇時爲先鋒都校，聞崇矩名，召署親吏。乾祐初，弘肇總禁兵兼京城巡檢，多殘殺軍民，左右懼，稍稍引去，惟崇矩事之益謹。及弘肇被誅，獨得免。

周祖與弘肇素厚善，卽位，訪求弘肇親舊，得崇矩。謂之曰：「我與史公受漢厚恩，戮力同心，共獎王室，爲姦邪所構，史公卒罹大禍，我亦僅免。汝史氏家故吏也，爲我求其近屬，吾將恤之。」崇矩上其母弟福。崇矩素主其家，盡籍財產以付福，周祖嘉之，以崇矩隸世宗帳下。顯德初，補供奉官。從征高平，以功轉供備庫副使，改作坊使。恭帝嗣位，命崇矩告哀於南唐。還判四方館事。

宋初，李筠叛，命崇矩率龍捷、驍武左右射禁軍數千人屯河陽，以所部攻大會砦，拔之，斬首五百級。改澤、潞南面行營前軍都監，與石守信、高懷德、羅彥瓌同破筠衆於礪子谷。

及平澤、潞，遣崇矩先入城，收圖籍，視府庫。因上言曰：「上黨，臣鄉里也。臣父尙豪葬，願護輓歸京師。」許之，賜予甚厚。師還，會判三司張美出鎮，拜右監門衛大將軍，充三司使。從征李重進，還爲宣徽北院使，仍判三司。

乾德二年，代趙普拜樞密使。五年，加檢校太傅。時劍南初平，禁軍校呂翰聚衆構亂，軍多亡命在其黨中，言者請誅其妻子。太祖疑之，以語崇矩。崇矩曰：「叛亡之徒固當拏戮，然案籍合誅者餘萬人。」太祖曰：「朕恐有被其驅率，非本心者。」乃令盡釋之。翰衆聞之，亦稍稍自歸。未幾，翰敗滅。

開寶初，從征太原。會班師，命崇矩爲後殿。次常山，被病，帝遣太醫診視，命乘涼車還京師。崇矩叩頭言：「涼車乃至尊所御，是速臣死爾。」固辭得免。

時趙普爲相，崇矩以女妻普子承宗，相厚善，帝聞之不悅。有鄭伸者，客崇矩門下僅十年，性險詖無行，崇矩待之漸薄。伸銜之，因上書告崇矩陰事。崇矩不能自明。太祖釋不問，出爲鎮國軍節度，賜伸同進士出身，以爲酸棗主簿；仍賜器幣、襲衣、銀帶。六年，崇矩入爲左衛大將軍。

太平興國二年夏，河防多決，詔崇矩乘傳自陝至滄、棣，按行河堤。是秋，出爲邕、貴、潯、賓、橫、欽六州都巡檢使。未幾，移瓊、崖、儋、萬四州都巡檢使，麾下軍士咸憚於行，崇

矩盡出器皿金帛，凡直數百萬，悉分給之，衆乃感悅。時黎賊擾動，崇矩悉抵其洞穴撫慰，以己財遺其酋長，衆皆懷附。代還，拜右千牛衛上將軍。雍熙三年，命代宋偃，判右金吾街仗兼六軍司事。端拱元年，卒，年六十五。贈太尉，諡元靖。

崇矩性純厚寡言，尤重然諾。嘗事史弘肇，及貴，見其子孫，必厚禮之，振其乏絕。在嶺海四五年，恬不以炎荒嬰慮。舊涉海者多艤舟以俟便風，或旬餘，或彌月，崇矩往來皆一日而渡，未嘗留滯，士卒僮僕隨者皆無恙。信奉釋氏，飯僧至七十萬，造像建寺尤多。又喜黃白術，自遠迎其人，館於家以師之，雖知其詐，猶以爲神仙，試已終無悔恨。子繼昌。

繼昌字世長。初，崇矩與太祖同府厚善，每太祖誕辰，必遣繼昌奉幣爲壽。嘗畀弱弓輕矢，教以射法。建隆三年，蔭補西頭供奉官。太祖欲選尙公主，崇矩謙讓不敢當，繼昌亦自言不願。崇矩亟爲繼昌聘婦，太祖聞之，頗不悅。

開寶五年，選魏咸信爲駙馬都尉，繼昌同日遷如京副使。崇矩出華州，補鎮國軍牙職。入爲右班殿直、東頭供奉官，監大名府商稅，歲課增羨。會詔擇廷臣有勞者，府以名聞。丁外艱，服闋，授西京作坊副使。淳化中，齊饑多盜，命爲登、萊、沂、密七州都巡檢使。

至道二年，蜀賊平，餘黨頗嘯聚，拜西京作坊使、峽路二十五州軍捉賊招安都巡檢使，

旋改兵馬鈴轄。賊曾喻雷燒者，久爲民患，以金帶遺繼昌，繼昌僞納之，賊懈不設備，因掩殺之。進西京左藏庫使。

咸平三年，王均亂蜀，與雷有終、上官正、石普同受詔進討，砦于城西門。賊忽開城僞遁，有終等各以所部徑入，繼昌覺，亟止之不聽，因獨還砦。賊果閉關發伏，悉陷之，有終等僅以身免。繼昌按堵如故，所部諸校聞城中戰聲，泣請引去。繼昌曰：「吾位最下，當俟主帥命。」是夕，有終馳報至，徙繼昌屯鴈橋門。三月，破彌牟砦，斬首千級，大獲器仗，進逼魚橋門，均脫走。繼昌入城，嚴戒部下，無擾民者。獲婦女童幼置空寺中，俟事平遣還其家。繼昌急領兵追賊至資州，聞均梟首乃還。以功領獎州刺史。俄知青州，入掌軍頭引見司。景德二年，將幸澶州，遣先赴河上給諸軍鎧甲。遼人請和，欲近臣充使，乃令繼昌與其使姚東之偕詣遼部，俄與韓杞同至行在，及遼人聘至，又命至境首接伴。尋擢爲西上閣門使。三年，又副任中正使契丹。是冬，將朝陵寢，以汝州近洛，衛兵所駐，命知州事兼兵馬鈴轄。駕還，召歸，出知延州兼鄜延路鈴轄。

大中祥符元年，進秩東上閣門使。俄以目疾求歸京師。入對，勞問再三，遣尙醫診視，假滿仍給以奉。少愈，令樞密院傳旨，將眞拜刺史，復任延安。繼昌以疾表求休致。未幾，改右驍衛大將軍，領郡如故。祀汾陰，留爲京師新城巡檢鈴轄，改左神武軍大將軍、權判右

金吾街仗。其子遵勗，尙萬壽長公主。

天禧初，主誕日，邀繼昌過其家，迎拜爲壽。帝知之，密以襲衣、金帶、器幣、珍果、美饌賜之。翌日，主入對，帝問繼昌強健能飲食，拜連州刺史，出知涇州。表求兩朝御書及謁拜諸陵，皆許之。二年冬，卒，年七十二。遣中使護櫬以歸。錄其子贊善大夫文晟爲殿中丞，殿直文旦爲侍禁。

繼昌性謹厚，士大夫樂與之遊。爲治尙寬，所至民懷之。任峽路時，與上官正聯職。正殘忍好殺，嘗有縣胥護芻糧，地遠後期，正令斬之，繼昌徐爲解貸焉。鄭伸者，早死，其母貧餓，嘗詣繼昌乞丐，家人競前詬逐。繼昌召見，與白金百兩，時人稱之。

遵勗初尙主，詔升爲崇矩子，授昭德軍留後、駙馬都尉。

王仁贍，唐州方城人。少倜儻，不事生產，委質刺史劉詞。詞遷永興節度，署爲牙校。詞將卒，遺表薦仁贍材可用。太祖素知其名，請於世宗，以隸帳下。

宋初，授武德使，出知秦州，改左飛龍使。建隆二年，遷右領軍衛將軍，充樞密承旨。高繼沖請命，以仁贍爲荆南巡檢使。繼沖入朝，命知軍府。乾德初，遷左千牛衛大將軍。

不踰月，加內客省使。

二年春，召赴闕，擢爲樞密副使。七月，加左衛大將軍。興師討蜀，命仁瞻爲鳳州路行營前軍都監。蜀平，坐沒入生口財貨、殺降兵致蜀土擾亂，責授右衛大將軍。初，劍南之役，大將王全斌等貪財，軍政廢弛，寇盜充斥。太祖知之，每使蜀來者，令陳全斌等所入賄賂、子女及發官庫分取珠金等事，盡得其狀。及全斌等歸，帝詰仁瞻，仁瞻歷詆諸將過失，欲自解。帝曰：「納李廷珪妓女，開豐德庫取金寶，豈全斌輩邪？」仁瞻不能對。廷珪故蜀將也。帝怒，令送中書鞫全斌等罪，仁瞻以新立功，第行降黜而已。帝幸洛，以仁瞻判留守司、三司兼知開封府事。及召沈倫赴行在，以仁瞻爲東京留守兼大內都部署。鴛還，遂判三司，俄命權宣徽北院事。

太平興國初，拜北院使兼判如故，加檢校太保。四年，親征太原，充大內部署，仍判留守司、三司，總轄裏外巡檢司公事。師還，加檢校太傅。

五年，仁瞻廉得近臣戚里遣人市竹木秦、隴間，聯巨筏至京師，所過關渡，矯稱制免算；既至，厚結有司，悉官市之，倍收其直。仁瞻密奏之，帝怒，以三司副使范旻、戶部判官杜載、開封府判官呂端屬吏。旻、載具伏罔上爲市竹木入官；端爲秦府親吏喬璉請託執事者。貶旻爲房州司戶，載均州司戶，端商州司戶。判四方館事程德玄，武德使劉知信，翰林

使杜彥圭、日騎、天武四廂都指揮使趙延溥、武德副使竇神興、左衛上將軍張永德、左領軍衛上將軍祁廷訓、駙馬都尉王承衍、石保吉、魏咸信，並坐販竹木入官，責降罰奉。是歲，車駕北巡，命仁瞻爲大內部署。

七年春，以政事與僚屬相矛盾，爭辯帝前，仁瞻辭屈，責授右衛大將軍。翌日，改唐州防禦使，月給奉錢三十萬。仁瞻之獲罪也，兵部郎中、判勾院宋琪及三司判官並降秩。先是，仁瞻掌計司殆十年，恣下吏爲奸，怙恩寵無敢發者；前年發范旻等事，中外益畏其口。會屬吏陳恕等數人率以瞰察不畏強禦自任，因議本司事有不協者。朝參日，恕獨出班持狀奏其事。帝詰之，仁瞻屈伏。帝怒甚，故及於譴，而恕等悉獎擢。琪與恕等聯事，始合謀同奏，至帝前而宋琪猶附會仁瞻，故亦左降。仁瞻既失權勢，因怏怏成疾，數日卒，年六十六。

後帝因言及三司財賦，謂宰相趙普等曰：「王仁瞻領邦計積年，恣吏爲姦，諸場院官皆隱沒官錢以千萬計，朕悉令罷之，命使分掌。仁瞻再三言，恐虧舊數，朕拒之。未踰年，舊獲千緡者爲一二萬緡，萬緡者爲六七萬緡，其利數倍。用度既足，儻遇水旱，即可免民租稅。仁瞻心知其非，頗亦慙悸，朕優容之。」子昭雍，爲崇儀副使。

楚昭輔字拱辰，宋州宋城人。少事華帥劉詞。詞卒，事太祖，隸麾下，以才幹稱，甚信任之。陳橋師還，昭憲太后在城中，太祖憂之，遣昭輔問起居，昭輔具言士衆推戴之狀，太后乃安。

宋初，爲軍器庫使。太祖親討澤潞，及征淮揚，並以昭輔爲京城巡檢。建隆四年，權知揚州，使江表。還，命鈎校左藏庫金帛，數日而畢，條對稱旨。開寶四年，帝以其能心計，拜左驍衛大將軍、權判三司。六年，遷樞密副使。九年，命權宣徽南院事。

太平興國初，拜樞密使。三年，加檢校太傅。從征太原，加檢校太尉。俄以足疾請告，帝親臨問。以所居湫隘，命有司廣之，昭輔慮侵民地，固讓不願治。帝嘉其意，賜白金萬兩，令別市第。昭輔被疾，家居近一歲，始以石熙載代之。昭輔不求解職，上亦不忍罷。會郊祀畢，罷爲驍騎衛上將軍。逾年卒，年六十九。廢朝，贈侍中，命中使護其喪歸葬鄉里。無子，錄其兄子吉爲供奉官，敏爲殿直。

昭輔性勤介，人不敢干以私，然頗吝嗇，前後賜予萬計，悉聚而畜之。嘗引賓客故舊至藏中縱觀，且曰：「吾無汗馬勞，徒以際會得此，吾爲國家守爾，後當獻于上。」及罷機務，悉以市善田宅，時論鄙之。

初，詞卒，昭輔來京師，問卜於瞽者劉悟。悟爲筮卦，曰：「汝遇貴人，見奇表豐下者，卽汝主也，宜謹事之，汝當貴矣。」及見太祖，狀貌如悟言，遂委質焉。

咸平三年，錄弟之子諒爲借職。大中祥符八年，又錄從孫鼎爲右班殿直。吉至內殿崇班。吉子隨，敏子咸，並進士及第，隨爲太常博士，咸屯田員外郎。

李處耘，潞州上黨人。父肇，仕後唐，歷軍校，至檢校司徒。從討王都定州，契丹來援，唐師不利，肇力戰死之。晉末，處耘尙幼，隨兄處疇至京師，遇張彥澤斬關而入，縱士卒剽略。處耘年猶未冠，獨當里門，射殺十數人，衆無敢當者。會暮夜，遂退。迨曉復鬥，又殺數人，鬥未解。有所親握兵，聞難來赴，遂得釋，里中賴之。

漢初，折從阮帥府州，召置門下，委以軍務。從阮後歷鄧、滑、陝、邠四節度，處耘皆從之。在新平日，折氏甥詣闕誣告處耘之罪，周祖信之，黜爲宜祿鎮將。從阮表雪其冤，詔復隸麾下。

顯德中，從阮遺表稱處耘可用，會李繼勳鎮河陽，詔署以右職。繼勳初不爲禮，因會將吏宴射，處耘連四發中的，繼勳大奇之，令升堂拜母，稍委郡務，俾掌河津。處耘白繼勳曰：

「此津往來者懼有姦焉，不可不察也。」居數月，果得契丹謀者，索之，有與西川、江南蠟書，卽遣處耘部送闕下。

太祖時領殿前親軍，繼勳罷鎮，世宗以處耘隸太祖帳下，補都押衙。會太祖出征，駐軍陳橋，處耘見軍中謀欲推戴，遽白太宗，與王彥昇謀，召馬仁瑀、李漢超等定議，始入白太祖，太祖拒之。俄而諸軍大譟，入驛門，太祖不能却。處耘臨機決事，謀無不中，太祖嘉之，授客省使兼樞密承旨、右衛將軍。

從平澤、潞，遷羽林大將軍、宣徽北院使。討李重進，爲行營兵馬都監。賊平，以處耘知揚州。大兵之後，境內凋弊，處耘勤於綏撫，奏減城中居民屋稅，民皆悅服。建隆三年，詔歸京師，老幼遮道涕泣，累日不得去。拜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賜甲第一區。

朗州軍亂，詔慕容延釗率師討之，以處耘爲都監。入辭，帝親授方略，令會兵漢上。先是，朝廷遣內酒坊副使盧懷忠使荆南，覘勢強弱。使還，具言可取之狀，遂命處耘圖之。處耘至襄州，先遣閤門使丁德裕假道荆南，請具薪水給軍，荆人辭以民庶恐懼，願供芻餼於百里外。處耘又遣德裕諭之，乃聽命。遂令軍中曰：「入江陵城有不由路及擅入民舍者斬。」

師次荆門，高繼沖遣其叔保寅及軍校梁延嗣奉牛酒犒師，且來覘也。處耘待之有加，諭令翌日先還。延嗣大喜，令報繼沖以無虞。荆門距江陵百餘里，是夕，召保寅等宴飲，延釗

之帳。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沖但俟保寅、延嗣之還，遽聞大軍奄至，卽惶怖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沖，令待延釗，遂率親兵先入登北門。比繼沖還，則兵已分據城中，荆人束手聽命。卽調發江陵卒萬餘人，并其師，晨夜趨朗州。又先遣別將分麾下及江陵兵趨岳州，大破賊於三江口，獲船七百餘艘，斬首四千級。又遇賊帥張從富於澧江，擊敗之。逐北至敖山砦，賊棄砦走，俘獲甚衆。處耘釋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啗之，黥其少健者，令先入朗州。會暮，宿砦中，遲明，延釗大軍繼至。黥者先入城言，被擒者悉爲大軍所啗，朗人大懼，縱火焚城而潰。會朗帥周保權年尙幼，爲大將汪端劫匿於江南紫雲寺中。處耘遣麾下將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遂入潭州，盡得荆湖之地。

初，師至襄州，衢肆鬻餅者率減少，倍取軍人之直。處耘捕得其尤者二人送延釗，延釗怒不受，往復三四，處耘遂命斬於市以徇。延釗所部小校司義舍於荊州客將王氏家，使酒凶恣，王氏愬於處耘。處耘召義呵責，義又譖處耘於延釗。至白湖，處耘望見軍人入民舍，良久，舍中人大呼求救，遣捕之，卽延釗圉人也，乃鞭其背，延釗怒斬之。由是大不協，更相論奏。朝議以延釗宿將貫其過，謫處耘爲淄州刺史。處耘懼，不敢自明。在州數年，乾德四年卒，年四十七。廢朝，贈宣德軍節度、檢校太傅，賜地葬於洛陽偏橋村。

處耘有度量，善談當世之務，居常以功名爲己任。荆湖之役，處耘以近臣護軍，自以受

太祖之遇，思有以報，故臨事專制，不顧羣議，遂至於貶。後太祖頗追念之。及開寶中，爲太宗納其次女爲妃，卽明德皇后也。

子繼隆、繼和，自有傳；繼恂，官至洛苑使、順州刺史，贈左神武大將軍。繼恂子昭遜，爲供備庫使。處疇，官至作坊使，子繼凝。

繼隆字霸圖，幼養於伯父處疇。及長，以父蔭補供奉官。處耘貶淄州，繼隆亦除籍，會長春節，與其母入貢，復舊官。時權臣與處耘有宿憾者，忌繼隆有才，繼隆因落魄不治產，以游獵爲娛。

乾德中平蜀，選爲果、閬監軍，年方弱冠，母憂其未更事，將輔以處耘左右。繼隆曰：「是行兒自有立，豈須此輩，願不以爲慮。」母慰而遣之。代還，夜涉棧道，雨滑，與馬偕墜絕澗，深十餘丈，絀於大樹。騎卒馳數十里外，取火引縋以出之。

會征江南，領雄武卒三百戍邵州，止給刀盾。蠻賊數千陣長沙南，截其道。繼隆率衆力戰，賊遁去，手足俱中毒矢，得良藥而愈，部卒死傷者三之一。太祖聞其勇敢而器重之。又與石曦率兵襲袁州，破桃田砦，追賊二十里，入潭富砦，焚其梯衝芻積。

復從李符督荆湖漕運，給征南諸軍。吳人以王師不便水戰，多出舟師斷餉道，繼隆屢

與門，糧悉善達。日馳四五百里，常令往來覘候。一日中途遇虎，射殺之。嘗獲吳將，部送赴闕，至項縣而病，斬其首以獻，太祖益嘉之。與吳人戰，流矢中額，以所冠胄堅厚，得不傷。

太祖察其才，且追念其父，欲拔用之，謂曰：「昇州平，可持捷書來，當厚賞汝。」時內侍使軍中者十數輩，皆伺城陷獻捷，會有機事當入奏，皆不願行，而繼隆獨請赴闕。太祖見其來，時城尚未下，甚訝之。繼隆度金陵破在旦夕，因言在途遇大風晦暝，城破之兆也。翌日，捷奏至，太祖召謂曰：「如汝所料矣。」吳將盧絳聚衆萬餘，攻掠州縣，命繼隆招來之。江南平，錄功遷莊宅副使。從幸西洛，改御營前後巡檢使。

太平興國二年，改六宅使。嘗詔與王文寶、李神祐、劉承珪同護浚京西河，又與梁迥、竇神寶治決河。迥體肥碩，所乘舟弊不能濟，繼隆易以己舟。已而繼隆舟果覆，棲枯桑杪，賴他舟以度。

從征太原，爲四面提舉都監，與李漢瓊領梯衝地道攻城西面，機石過其旁，從卒仆死，繼隆督戰無怠。討幽州，與郭守文領先鋒，破契丹數千衆。及圍范陽，又與守文爲先鋒，大敗其衆于湖翟河南。

後爲鎮州都監，契丹犯邊，與崔翰諸將禦之。初，太宗授以陣圖，及臨陣有不便，衆以

上命不可違。繼隆曰：「事有應變，安可預定，設獲違詔之罪，請獨當也。」卽從宜而行，敗之于徐河。

四年，遷宮苑使、領媯州刺史，護三交屯兵。與潘美出征北邊，破靈丘縣，盡略其人以歸。改定州駐泊都監。嘗領兵出土鐙砦，與賊戰，獲牛羊、車帳甚衆。詔書褒美。

李繼遷叛，命繼隆與田仁朗、王侁率兵擊之。四月，出銀州北，破悉利諸族，追奔數十里，斬三千餘級，俘蕃漢老幼千餘，梟代州刺史折羅遇及其弟埋乞首，牛馬、鎧仗所獲尤多。又出開光谷西杏子坪，破保寺、保香族，斬其副首領埋也已五十七人，降銀三族首領折八軍等三千餘衆，復破沒邵浪、悉訛諸族，及濁輪川東、兔頭川西，生擒七十八人，斬首五十九級，俘獲數千計。引師至監城，吳移、越移四族來降，惟岌伽羅膩十四族怙其衆不下，乃與尹憲襲擊之，夷其帳千餘，俘斬七千餘級。俄改領環州團練使，又護高陽關屯兵。

從曹彬征幽州，率兵助先鋒薛繼昭破其衆數千於固安南，下固安、新城，進克涿州，矢中左股，血流至踵，獲契丹貴臣一人。彬欲上其功，繼隆止之。俄而傅潛、米信軍敗衆潰，獨繼隆所部振旅而還。卽命繼隆知定州，尋詔分屯諸軍，繼隆令書吏盡錄其詔。旬餘，有敗卒集城下，不知所向，繼隆按詔給券，俾各持詣所部。太宗益嘉其有謀。

三年，遷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武州防禦使。契丹大入邊，出爲滄州都部署。劉廷讓與

敵戰君子館，先約繼隆以精卒後殿，緩急爲援。既而敵圍廷讓數重，繼隆引麾下兵退保樂壽，廷讓力不敵，全軍陷沒，裁以單騎遁免。上怒，追繼隆赴闕，令中書問狀，既而得釋。逾年，加領本州觀察使。

端拱初，制授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保順節度。九月，出爲定州都部署。初，朝議有寇至，令堅壁清野，勿與戰。一日，契丹驟至，攻滿城〔七〕，至唐河。護軍袁繼忠慷慨請出師，中黃門林延壽等五人以詔書止之。繼隆曰：「閩外之事，將帥得專。」乃與繼忠出兵，戰數合，擊走之。

二年冬，送芻粟入威虜軍，蕃將于越率騎八萬來邀王師，繼隆所領步騎裁一萬，先命千人設伏城北十里，而與尹繼倫列陣以待。敵衆方食，繼倫出其不意，擊走之。繼隆追奔過徐河，俘獲甚衆。嘗有詔廢威虜軍，繼隆言：「梁門爲北面保障，不可廢。」遂城守如故，訖爲要地。

淳化初，上遣使至定州，密諭繼隆：「若契丹復入寇，朕當親討。」繼隆上奏曰：「自北邊肆孽，邊邑多虞，陛下不知臣不材，任以疆事，臣敢不講求軍實，震耀戎容，奉揚天聲，以遏外侮。然臣奉辭之日，曾歷愚衷，誠以蜂蟻之妖，必就鯨鯢之戮。臣子之分，死生以之，望不議於親巡，庶靡勞於天步。今聆聖誨，將決親征，且一人既行，百司景從，次舍驅馳，郡縣

供饋，勞費滋甚。殄此微妖，當責將帥，臣雖驚弱，誓死爲期。」是歲，契丹不入邊，議遂止。

四年夏，召還太宗面獎之，改領靜難軍節度，復遣還屯所。時夏州趙保忠與繼遷連謀，朝廷患之，又綏州牙校高文舉城效順，河外蕃漢大擾，以繼隆爲河西行營都部署，尙食使尹繼隆爲都監以討之。旣而繼遷遁去，擒保忠以獻。初，裨將侯延廣、監軍秦翰議請誅保忠，及出兵追之，繼隆曰：「保忠机上肉爾，當請於天子。今繼遷遁去，千里窮磧，艱於轉餉，宜養威持重，未易輕舉。」延廣等服其言。

會密詔廢夏州，隳其城。繼隆命秦翰與弟繼和及高繼勳同入奏，以爲朔方古鎮，賊所窺覲之地，存之可依以破賊；并請於銀、夏兩州南界山中增置保戍，以扼其衝，且爲內屬蕃部之障蔽，而斷賊糧運。皆不報。

至道二年，白守宗、守榮、馬紹忠等送糧靈州，爲繼遷所邀，敗於浦洛河（汧）。上聞之怒，亟命繼隆爲靈、環十州都部署。是秋，五路討繼遷，以繼隆出環州，取東關鎮，由赤檉、苦井路赴之。繼隆以所出道回遠乏水，請由橐駝路徑趨賊之巢穴。且遣繼和入奏，太宗召詰之，知其必敗，因遣周瑩齎手詔切責，督其進軍赤檉。瑩至，繼隆以便宜發兵，不俟報，與丁罕行十餘日，果不見賊而還。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繼隆素剛，因慙憤，肆殺戮，乃奏轉運使陳絳、梁鼎軍儲不繼，並坐削秩。

三年春，繼遷以蕃部從順者衆，遣其軍主史乂遇率兵屯橐駝口西北雙堆，以遏絕之。熟倉族蕃官乂遇來告，繼隆遣劉承蘊、田敏會乂遇討之，斬首數千級，獲牛馬、橐駝萬計。

先是，受詔送軍糧赴靈州，必由旱海路，自冬至春，而芻粟始集。繼隆請由古原州蔚茹河路便，衆議不一，繼隆固執論其事，太宗許焉。遂率師以進，歷古原州，令如京使胡守澄城之，是爲鎮戎軍。

眞宗卽位，改領鎮安軍節度、檢校太傅。踰月召還，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解兵柄歸本鎮。咸平二年，丁內艱，起復。會秋潦暴集，蔡水壞岸，繼隆乘危督士卒補塞，自辰訖午，衝波稍息。四年，加檢校太師。王師失利於望都，繼隆累表求詣闕面陳邊事，因乞自效。俄召還，延見詢訪，因言：「醜類侵擾，蓋亦常事，願委將帥討伐，不煩親征。」眞宗慰諭之，改山南東道節度，判許州。

景德初，明德皇太后不豫，詔入省疾。九月，復許會葬。是冬，契丹大入，踰魏郡至河上。眞宗幸澶淵，繼隆表求扈從，命爲駕前東西排陣使，先赴澶州，陳師於北城外，毀車爲營。敵數萬騎急攻，繼隆與石保吉率衆禦之，追奔數里。及上至，幸北門觀兵，召問慰勞，見其所部整肅，歎賞久之。翌日，幸營中，召從臣飲宴。二年春，還京，加開府儀同三司、食

邑、實封。詔始下，會疾作，上親臨問。繼和時爲并、代鈐轄，驛召省視。卒，年五十六。車駕臨哭之慟，爲制服發哀。贈中書令，諡忠武。以其子昭慶爲洛苑使，從子昭□、昭遜，並爲內殿崇班。又錄其門下二十餘人。乾興初，詔與李沆、王旦同配享眞宗廟庭。

繼隆出貴胄，善騎射，曉音律，感慨自樹，深沉有城府，嚴於御下。好讀春秋左氏傳，喜名譽，賓禮儒士。在太宗朝，特被親信，每征行，必委以機要。眞宗以元舅之親，不欲煩以軍旅，優游近藩，恩禮甚篤。然多智用，能謙謹保身。明德寢疾，欲面見之，上促其往。繼隆但詣萬安宮門拜牋，終不入。又嘗命諸王詣第候謁，繼隆不設湯茗，第假王府從行茶爐烹飲焉。昭慶改名昭亮，至東上閤門使、高州刺史。

繼和字周叔，少以蔭補供奉官，三遷洛苑使。淳化後，繼隆多在邊任，繼和常從行，友愛尤至，每令入奏機事。繼隆罷兵柄，手錄唐李勣遺戒授繼和，曰：「吾門不墜者在爾矣。」

初，繼隆之請城鎮戎軍也，朝廷不果於行。繼和面奏曰：「平涼舊地，山川險阻，旁扼夷落，爲中華襟帶，城之爲便。」太宗乃許焉。後復不守。咸平中，繼和又以爲言，乃命版築，以繼和知其軍，兼原、渭、儀都巡檢使。城畢，加領平州刺史。建議募貧民及弓箭手，墾田

積粟，又屢請益兵，朝議未許。上曰：「苟緩急，部署不爲濟師，則或至失援矣。」命繼和兼涇、原、儀、渭、鈴、轄。

時繼遷未弭，命張齊賢、梁顥經略，因訪繼和邊事。繼和上言：

鎮戎軍爲涇、原、儀、渭北面扞蔽，又爲環、慶、原、渭、儀、秦熟戶所依，正當回鶻、西涼、六谷、吐蕃、咩逋、賤遇、馬臧、梁家諸族之路。自置軍已來，克張邊備，方於至道中所葺，今已數倍。誠能常用步騎五千守之，涇、原、渭州苟有緩急，會于此軍，并力戰守，則賊必不敢過此軍；而緣邊民戶不廢耕織，熟戶老幼有所歸宿。

此軍苟廢，則過此新城，止皆廢壘。有數路來寇：若自隴山下南去，則由三百堡入儀州制勝關；自瓦亭路南去，則由彈箏峽入渭州安國鎮；自清石嶺東南去，則由小盧、大盧、潘谷入潘原縣；若至潘原而西則入渭州，東則入涇州；若自東石嶺東公主泉南去，則由東山砦故彭陽城西並入原州；其餘細路不可盡數。如以五千步騎，令四州各爲備禦，不相會合，則兵勢分而力不足禦矣。故置此城以扼要路。

卽令自靈、環、慶、鄜、延、石、隰、麟、府等州以外河曲之地，皆屬於賊，若更攻陷靈州，西取回鶻，則吐蕃震懼，皆爲吞噬，西北邊民，將受驅劫。若以可惜之地，甘受賊攻，便思委棄，以爲良策，是則有盡之地，不能供無已之求也。

臣慮議者以調發芻糧擾民爲言，則此軍所費，止出四州（二），地里非遙，輸送甚易。又劉琮方興屯田，屯田若成，積中有備，則四州稅物，亦不須得。

況今繼遷強盛，有踰曩日。從靈州至原、渭、儀州界，次更取鏃子山以西接環州山內及平夏，次并黃河以東以南、隴山內外接儀州界，及靈州以北河外。蕃部約數十萬帳，賊來足以鬥敵，賊遷未盛，不敢深入。今則靈州北河外、鎮戎軍、環州並北徹靈武、平夏及山外黃河以東族帳，悉爲繼遷所吞，縱有一二十族，殘破奔迸，事力十無二三。

自官軍瀚海失利，賊愈猖狂，羣蕃震懼，絕無鬥志。兼以咸平二年棄鎮戎後，繼遷徑來侵掠軍界蕃族，南至渭州安國鎮北一二十里，西至南市界三百餘里，便於蕭關屯聚萬子、米逋、西鼠等三千，以脅原、渭、靈、環熟戶，常時族帳謀歸賊者甚多。賴聖謨深遠，不惑羣議，復置此軍，一年以來，蕃部咸以安集，邊民無復愁苦。以此較之，則存廢之說，相失萬倍矣。

又靈州遠絕，居常非有尺布斗粟以供王府，今關西老幼，疲苦轉餉，所以不可棄者，誠恐滋大賊勢，使繼遷西取秦、成之羣蕃，北掠回鶻之健馬，長驅南牧，何以枝梧。昨朝廷訪問臣送芻糧道路，臣欲自蕭關至鎮戎城砦，西就胡盧河川運送。但恐靈州食盡，或至不守，清遠固亦難保，青岡、白馬曷足禦扞，則環州便爲極邊。若賊從蕭關、武

延、石門路入鎮戎，縱有五七千兵，亦恐不敵，卽回鶻、西涼路亦斷絕。

伏見咸平三年詔書，緣邊不得出兵生事蕃夷，蓋謂賊如猛獸，不拂其心，必且不動。臣愚慮此賊他日愈熾，不若聽驍將銳旅屢入其境，彼或聚兵自固，則勿與鬥，妖黨纔散，則令掩擊。如此則王師逸而賊兵勞，賊心內離，然後大舉。

及靈州孤壘，戍守最苦，望比他州尤加存恤。且守邊之臣，內憂家屬之窘匱，外憂姦邪之憎毀。憂家則思爲不廉，憂身則思爲退迹，思不廉則官局不治，思退迹則庶事無心，欲其奮不顧身，令出惟行，不可得已。良由賞未厚，恩未深也。賞厚則人無顧內之憂，恩深則士有效死之志。古之帝王皆懸爵賞以拔英俊，卒能成大功。

大凡君子求名，小人徇利。臣爲兒童時，嘗聞齊州防禦使李漢超守關南，齊州屬州城錢七八萬貫，悉以給與，非次賞賚，動及千萬。漢超猶私販權場，規免商算，當時有以此事達于太祖者，卽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關征。故漢超居則營生，戰則誓死，賞產厚則心有所繫，必死戰則動有成績。故畢太祖之世，一方爲之安靜。今如漢超之材固亦不少，苟能用皇祖之遺法，選擇英傑，使守靈武，高官厚賞，不吝先與；往日，留半奉給其家，半奉資其用，然後可以責潔廉之節，保必勝之功也。

又戎事內制，或失權宜，漢時渤海盜起，龔遂爲太守，尙聽便宜從事。且渤海，漢

之內地，盜賊，國之饑民；況靈武絕塞，西鄙強戎，又非渤海之比。苟許其專制，則無失事機，縱有營私冒利，民政不舉，亦乞不問。用將之術，異於他官，貪勇知愚，無不皆錄，但使法寬而人有所慕，則久居者安心展體，竭材盡慮，何患靈州之不可守哉？

又朝廷比禁青鹽，甚爲允愜。或聞議者欲開其禁。且鹽之不入中土，困賊之良策也。今若謂糧食自蕃界來，雖鹽禁不能困賊，此鬻鹽行賄者之妄談也。蕃粟不入賊境，而入于邊廩，其利甚明。況漢地不食青鹽，熟戶亦不入蕃界博易，所禁者非徒糧食也，至於兵甲皮韃之物，其名益多。以朝廷雄富，猶言摘山煮海，一年商利不入，則或闕軍須。況蕃戎所賴，止在青鹽，禁之則彼自困矣。望固守前詔爲便。

五年，繼和領兵殺衛埋族於天麻川。自是壠山外諸族皆恐懼內附，願於要害處置族帳砦柵，以爲戍守。繼和因請移涇原部署於鎮戎，以壯軍勢，又請開道環延爲應援。眞宗以其精心戎事，甚嘉之。戎人伺警巡弛備，一夕，塞長壕，越古長城抵城下。繼和與都監史重貴出兵禦之，賊據險再突城隍，列陣接戰，重貴中重創，敗走之，大獲甲騎。有詔嘉獎，別出良藥、縑帛、牢酒以賜。

繼和習武藝，好談方略，頗知書，所至幹治。然性剛忍，御下少恩，部兵終日擐甲，常如寇至；及較閱之際，杖罰過當，人多怨焉。眞宗屢加勗勵，且爲覆護之。嘗上言：「保捷軍

新到屯所，多亡命者，請優賜緡錢；苟有亡逸，卽按軍法。」舊制，凡賜軍中，雖緣奏請者，亦以特旨給之。上以繼和峻酷，欲軍士感其惠，特令以所奏著詔書中而加賜之。且以計情定罪，自有常制，不許其請。終以邊防之地，慮人不爲用，遣張志言代還。旣卽路，軍中皆恐其復來。

六年，又出爲并、代鈐轄。將行請對，欲領兵去按度邊壘。上曰：「河東巖險，兵甲甚衆，賊若入寇，但邀其歸路，自可致勝，不必率兵而往也。」

景德初，北邊入寇，徙北平砦。車駕駐澶淵，繼和受詔與魏能、張凝領兵赴趙州躡敵後。契丹請和，邊民猶未寧，又命副將張凝爲緣邊巡檢安撫使。事平，復還并、代。時朝廷每詔書約束邊事，或有當行極斷之語，官吏不詳深意，卽處大辟。繼和言其事，乃詔：「自今有云重斷、極斷、處斬、決配之類，悉須裁奏。」先是，繼隆卒，繼和恥以遺奏得官。久之，遷西上閣門使。未幾，擢殿前都虞候、領端州防禦使。大中祥符元年卒，年四十六。贈鎮國軍節度，遣諸王率宗室素服赴弔。二子早卒。帝以其族盛大，諸姪皆幼，令三班選使臣爲主家事。

弟繼恂，至洛苑使、順州刺史，贈左神武大將軍。子昭遜爲供備庫使。

論曰：夫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感慨發憤，效忠駿奔，居備要任，出握重兵，如是而令名克終，斯固可偉也。吳廷祚策李筠之破，如目覩其事，誠有將略。李崇矩秉純厚之德，感史弘肇之恩，保其叛亡之孥，然交鄭仲不知其傾險，坐謫炎海，固無先見之明矣；其子繼昌，忘父仇以恤仲母之貧，雖非中道，亦人所難。王仁瞻征蜀，殺降附之卒，肆貪矯之行，鬱鬱而斃，自貽伊戚，尙何尤乎？楚昭輔當陳橋推戴，太祖遣之入安母后，亦必可託以事者；及爲三司，善於心計，人不可干以私，然終以訐直，取寡信之名，何歟？處耘於創業之始，功參締構，克荊山，靖衡、湘，勢如拉枯，而志昧在和，勲業弗究，良可惜也；幸聯戚畹之貴，秉旄繼世，抑造物之報，嗇此而豐彼歟？

校勘記

〔一〕景德元年代歸拜武勝軍節度「元年」原作「三年」。按長編卷五六，景德元年三月，定州民「乞留知州吳元辰」，並稱「元辰在定州凡五年」，卽自咸平三年知定州，至景德元年代歸。據改。

〔三〕分領澤潞、晉絳、慈隰、威勝七州軍戎事「慈」原作「磁」。按磁州屬河北路，和晉、絳、隰州相接的當爲屬河東路的慈州。又長編卷六五，景德四年吳元辰分領的七州軍，乃爲「澤潞、晉絳、慈隰、威」

勝」，據改。

〔三〕太祖 原作「太宗」。按上下文都作「太祖」，東都事略卷二〇本傳也作「太祖」，據改。

〔四〕四月 按上文所載紀年爲太平興國四年，而李繼隆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族，事在雍熙二年四月，見本書卷四九一党項傳，此處失書紀年。

〔五〕折八軍 原作「析八軍」，吳廣成西夏書事卷四、戴錫章西夏紀卷一都改「析」爲「折」。折氏爲党項大姓，當以改作「折」爲是。

〔六〕三年遷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武州防禦使 長編卷二七繫此事于雍熙三年七月壬申，「武州」作雲州。此處「三年」上失書「雍熙」紀元。

〔七〕契丹驟至攻滿城 「滿城」原作「蒲城」。按唐河附近無蒲城，遼史卷一二聖宗紀載，統和六年十一月辛卯攻滿城，甲午，拔其城。據改。

〔八〕浦洛河 原作「洛浦河」，據本書二八〇田紹斌傳、卷四八五夏國傳改。

〔九〕熟倉族蕃官乣遇來告 「熟」原作「執」，據本書卷四九一党項傳、宋會要兵一四之一五改。

〔一〇〕止出四州 原作「上出四川」，據長編卷五〇、東都事略卷二〇李繼和傳改。下文又有「四州稅物，亦不須得」語亦可證。

宋史卷二百五十八

列傳第十七

曹彬

子璨 璋 琮

潘美

李超 附

曹彬字國華，眞定靈壽人。父芸，成德軍節度都知兵馬使。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人皆異之。及長，氣質淳厚。漢乾祐中，爲成德軍牙將。節帥武行德見其端慤，指謂左右曰：「此遠大器，非常流也。」周太祖貴妃張氏，彬從母也。周祖受禪，召彬歸京師。隸世宗帳下，從鎮澶淵，補供奉官，擢河中都監。蒲帥王仁鎬以彬帝戚，尤加禮遇。彬執禮益恭，公府譙集，端簡終日，未嘗旁視。仁鎬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己之散率也。」

顯德三年，改潼關監軍，遷西上閣門使。五年，使吳越，致命訖卽還。私覲之禮，一無

所受。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至於數四，彬猶不受。既而曰：「吾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籍之以歸，悉上送官。世宗強還之，彬始拜賜，悉以分遺親舊而不留一錢。出爲晉州兵馬都監。一日，與主帥暨賓從環坐於野，會鄰道守將走价馳書來詣，使者素不識彬，潛問人曰：「孰爲曹監軍？」有指彬以示之，使人以爲給已，笑曰：「豈有國戚近臣，而衣弋綈袍、坐素胡床者乎？」審視之方信。遷引進使。

初，太祖典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嘗造門，羣居讌會，亦所罕預，由是器重焉。建隆二年，自平陽召歸，謂曰：「我疇昔常欲親汝，汝何故疎我？」彬頓首謝曰：「臣爲周室近親，復忝內職，靖恭守位，猶恐獲過，安敢妄有交結？」遷客省使，與王全斌、郭進領騎兵攻河東樂平縣，降其將王超、侯霸榮等千八百人，俘獲千餘人。既而賊將攷進率兵來援，三戰皆敗之。遂建樂平爲平晉軍。乾德初，改左神武將軍。時初克遼州，河東召契丹兵六萬騎來攻平晉，彬與李繼勳等大敗之於城下。俄兼樞密承旨。

二年冬，伐蜀，詔以劉光毅爲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彬爲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之。兩川平，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無已，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等構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于新繁，卒平蜀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

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謂彬清介廉謹，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入見，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獨受賞，恐無以示勸。」上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設有微累，仁贍等豈惜言哉？懲勸國之常典，可無讓。」

六年，遣李繼勳、党進率師征太原，命爲前軍都監，戰洞渦河，斬二千餘級，俘獲甚衆。開寶二年，議親征太原，復命爲前軍都監，率兵先往，次團柏谷，降賊將陳廷山。又戰城南，薄于濠橋，奪馬千餘。及太祖至，則已分砦四面，而自主其北。六年，進檢校太傅。

七年，將伐江南。九月，彬奉詔與李漢瓊、田欽祚先赴荆南發戰艦，潘美帥步兵繼進。十月，詔以彬爲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戰耀都部署，分兵由荆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十一月，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十二月，大破其軍於白鷺洲。

八年正月，又破其軍於新林港。二月，師進次秦淮，江南水陸十餘萬陳於城下，大敗之，俘斬數萬計。及浮梁成，吳人出兵來禦，破之於白鷺洲。自三月至八月，連破之，進克潤州。金陵受圍，至是凡三時，居人樵采路絕，頻經敗衄，李煜危甚，遣其臣徐鉉奉表詣闕，乞緩師，上不之省。先是，大軍列三砦，美居守北偏，圖其形勢來上。太祖指北砦謂使者曰：「吳人必夜出兵來寇，爾亟去，令曹彬速成深溝以自固，無墮其計中。」既成，吳兵果夜來

襲美率所部依新溝拒之，吳人大敗。奏至，上笑曰：「果如此。」

長圍中，彬每緩師，冀煜歸服。十一月，彬又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稍愈。又明日，城陷。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懷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之君臣，卒賴保全。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及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

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副帥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俘。上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既聞此語，美竊視彬微笑。上覺，遽詰所以，美不敢隱，遂以實對。上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得錢爾。」未幾，拜樞密使、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使。

太宗卽位，加同平章事。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何以不能克？」

彬曰：「世宗時，史彥超敗于石嶺關，人情驚擾，故班師；太祖頓兵甘草地，會歲暑雨，軍士多疾，因是中止。」太宗曰：「今吾欲北征，卿以爲何如？」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翦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何爲而不可。」太宗意遂決。太平興國三年，進檢校太師，從征太原，加兼侍中。八年，爲弭德超所誣，罷爲天平軍節度使。旬餘，上悟其譖，進封魯國公，待之愈厚。

雍熙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敗契丹于固安，破涿州，戎人來援，大破之于城南。四月，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斬首二百級。五月，戰于歧溝關，諸軍敗績，退屯易州，臨易水而營。上聞，亟令分屯邊城，追諸將歸闕。

先是，賀令圖等言於上曰：「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遂遣彬與崔彥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趣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趣雲、應，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既而，美之師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訝彬進軍之速。及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雄州以援餉餽。上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粟，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案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俟美等盡

略山後地，會重進之師而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進累建功，而已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復裹糧再往攻涿州。契丹大衆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困，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爲所躡而敗。

彬等至，詔鞫於尙書省，令翰林學士賈黃中等雜治之，彬等具伏違詔失律之罪。彬責授右驍衛上將軍，彥進右武衛上將軍，信右屯衛上將軍，餘以次黜。四年，起彬爲侍中、武寧軍節度使。淳化五年，徙平盧軍節度。眞宗卽位，復檢校太師、同平章事。數月，召拜樞密使。

咸平二年，被疾。上趣駕臨問，手爲和藥，仍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六月薨，年六十九。上臨哭之慟，對輔臣語及彬，必流涕。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諡武惠；且贈其妻高氏韓國夫人；官其親族、門客、親校十餘人。八月，詔彬與趙普配饗太祖廟庭。

彬性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回，太祖從容問官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固問之，唯薦隨軍轉運使沈倫廉謹可任。爲帥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旣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

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夕笞詈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焉。」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還，被劾，不得入見。彬在宥府，爲請於上，乃許朝謁。

子璨、珣、瑋、玟、琮。珣娶秦王女興平郡主，至昭宣使。玟左藏庫副使，玟尙書虞部員外郎，琮東上閣門使，琮西上閣門副使。玟之女，卽慈聖光獻皇后也。芸，累贈魏王。彬，韓王。玠，吳王，諡曰安僖。玠之子侑、傳。侑見外戚傳。傳，后兄也，榮州刺史，諡恭懷。

璨字韜光，性沉毅，善射，以蔭補供奉官。常從彬征討，得與計議，彬以爲類己，特鍾愛焉。

遷宮苑副使，出爲高陽關及鎮、魏、并、代、趙五州都監。雍熙中，命知定州，改尙食使。淳化二年，領富州刺史，徙知代州。明年，擢爲鎮州行營鈐轄，徙綏、銀、夏、麟、府等州鈐轄。契丹入寇，屢戰有功。諸將多欲窮追，璨慮有伏，力止之。至道初，遷四方館使、知靈州，徙河西鈐轄，改引進使。范廷召將兵出塞，命璨爲之副。丁外艱，起復，爲鄜延路副都部署，拜趙州刺史，領武州團練使，充麟、府、濁輪副部署。出蕃兵邀繼遷，俘馘甚衆。入爲

樞密都承旨，改領亳州團練使。

契丹入寇，命爲鎮定、高陽關三路行營都鈐轄，領康州防禦使，再知定州。明年冬，拜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天德軍節度。入爲東京舊城都巡檢使，連拜彰國、保靜、武寧、忠武等軍節度使。在禁衛十餘年，未嘗忤旨。天禧三年春，以足疾授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卒，年七十，贈中書令，諡武懿。

璨起貴胄，以孝謹稱，能自奮厲，以世其家。習知韜略，好讀左氏春秋，善撫士卒，兼著威愛。雖輕財不逮其父，而仁敬和厚，亦有父風。子儀，官至耀州觀察使。

瑋字寶臣。父彬，歷武寧、天平軍節度使，皆以瑋爲牙內都虞候，補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沉勇有謀，喜讀書，通春秋三傳，於左氏尤深。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卽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

眞宗卽位，改內殿崇班、知渭州。馭軍嚴明有部分，賞罰立決，犯令者無所貸。善用間，周知虜動靜，舉措如老將。彬卒，請持喪，不聽，改閤門通事舍人。遷西上閤門副使，徙知鎮戎軍。李繼遷虐用其國人，瑋知其下多怨，卽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撫養無所間，以動諸羌。由是康奴等族請內附。繼遷略西蕃還，瑋邀擊于石門川，俘獲甚衆。以鎮戎軍

據平地，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暫以爲限。又以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蹊隧，曉羌語，耐寒苦，官未嘗與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境內閒田。春秋耕斂，州爲出兵護作，而蠲其租。

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于朝。瑋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卽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禽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方以恩致德明，不報。旣而西延家、妙娥、熟魏數大族請拔帳自歸，諸將猶豫不敢應。瑋曰：「德明野心，不急折其翮，後必颺去。」卽日，將騎士薄天都山，受降者內徙，德明不敢拒。遷西上閣門使，爲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邠州。封泰山，進東上閣門使。

帝以瑋習知河北事，迺以爲眞定路都鈐轄，領高州刺史。瑋嘗上涇原、環慶兩道圖。至是，帝以示左右，曰：「華夷山川城郭險固出入戰守之要，舉在是矣。」因敕別繪二圖，以一留樞密院，一付本道，俾諸將得按圖計事。復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與秦翰破章埋族于武延川，分兵滅撥臧于平涼，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爲籠竿城，募土兵守之。曰：「異時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祀汾陰，進四方館使。踰年，上表還州事，願專督軍旅。帝不欲遽更守臣，以密詔敦諭之。改引進使、英州團練使，復知秦州，兼涇、原、

儀、渭、鎮戎緣邊安撫使。

時唃廝囉強盛，立遵佐之。立遵乃上書求號「贊普」。瑋言：「贊普，可汗號也。立遵一言得之，何以處唃廝囉邪？且復有求，漸不可制。」迺以立遵爲保順軍節度使，恩如廝鐸督。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爲「立文法」。唃廝囉使其舅賞樣丹與廝敦立文法於離王族，謀內寇。瑋陰結廝敦，解寶帶予之。廝敦感激，求自效，間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瑋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爲我取賞樣丹首乎？」廝敦愕然應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廝敦因獻南市地。南市者，秦、渭之阨也，瑋城之，表廝敦爲順州刺史。

初，張佖知秦州，置四門砦，侵奪羌地，羌人多叛去，畏得罪不敢出。瑋招出之，令入馬贖罪，還故地，至者數千人，每送馬六十匹，給綵一端。築弓門、冶坊、床穰、靜戎、三陽、定西、伏羌、永寧、小洛門、威遠十砦，浚壕三百八十里，皆役屬羌廂兵，工費不出民。伏羌首領廝雞波、李磨論私立文法，瑋潛兵滅其帳。其年，唃廝囉率衆數萬大入寇，瑋迎戰三都谷，追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獲馬牛、雜畜、器仗三萬餘。遷客省使、康州防禦使。馬波叱臈立柵野吳谷，瑋選募神武軍二百人，斬柵，獲生口、孳畜甚衆。

宗哥大首領甘遵治兵于任奴川，瑋遣間殺遵，及破魚角蟬所立文法于吹麻城。旣而河

州、洮蘭、安江、妙敦、邈川、黨逋諸城皆納質爲熟戶。時瑋作塹抵拶囉咄。拶囉咄，西蕃要害地也。先是，瑋遣小吏楊知進護賜物通甘州可汗王，還過宗哥界，立邇邀知進，語曰：「秦州大人直以兵入拶囉咄來，幸爲我言，願罷兵，歲入貢，約蕃漢爲一家。」因使種人黨失卑陵從知進來獻馬。自是唃廝囉勢蹙，退保積中不出。秦人請刻石紀功，有詔褒之。

天禧三年，德明寇柔遠砦，都巡檢楊承吉與戰不利。以瑋爲華州觀察使、鄜延路副都總管、環慶秦等州緣邊巡檢安撫使。委乞、骨畔、大門等族聞瑋至，歸附者甚衆。拜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書樞密院事。

宰相丁謂逐寇準，惡瑋不附己，指爲準黨。除南院使、環慶路都總管安撫使。乾興初，謫左衛大將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瑋以宿將爲謂所忌，卽日上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韃矢箠自隨。謂敗，復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徙天雄軍，以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永興軍。拜昭武軍節度使、知天雄軍。以疾守河陽，數月，爲眞定府、定州都總管，改彰武軍節度使。卒，贈侍中，諡武穆。

瑋用士，得其死力。平居甚閒暇，及師出，多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嘗稱疾，加砭艾，臥閣內不出。會賊至，瑋奮起裹創，披甲跨馬，賊望見，皆遯去。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唃廝囉聞瑋

名，卽望瑋所在，東嚮合手加額。契丹使過天雄，部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眞宗愼兵事，凡邊事，必手詔詰難至十數反，而瑋守初議，卒無以奪。後雖他將論邊事者，往往密付瑋處之。

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之，卽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羌殺邊民，入羊馬贖罪。瑋下令曰：「羌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律。」自是無敢犯。

環、慶屬羌田多爲邊人所市，致單弱不能自存，因沒彼中。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遷其家內地。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更秋獲，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爲一指揮。要害處爲築堡，使自塹其地爲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出錢市馬。降者旣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爲本族軍主，次爲指揮使，又其次爲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爲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於本軍敘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利，不可徙他軍也。開邊壕，率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塹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後皆以爲法。天雄卒有犯盜者，衆謂獄具必殺之，瑋乃處以常法。人或以爲疑，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吾衆，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

初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賈同造、瑋，客外舍。瑋欲按邊，卽同舍，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旣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瑋爲將不如其父寬，然自爲一家。嘉祐八年，詔配享仁宗廟庭。

琮字寶章。兄珣，娶秦王女興平郡主。琮幼時，從主入禁中，太宗置膝上，拊其背曰：「曹氏有功我家，此亦佳兒也。」

及彬領鎮海軍節度使，補衙內都指揮使。彬卒，特遷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勾當驛院、羣牧估馬司，市馬課有羨，再遷西上閣門副使。與曹利用連姻，利用貶，出爲河陽兵馬都監，領內軍器庫，遷東上閣門使、榮州刺史。仁宗冊琮兄女爲后，禮皆琮主辦，除衛州團練使。琮因奏曰：「陛下方以至公屬天下，臣旣備后族，不宜冒恩澤，亂朝廷法。族人敢因緣請託，願致于理。」時論稱之。

出爲環慶路馬步軍總管、知邠州，遷秦州防禦使、秦鳳路副都總管兼知秦州。度羨材爲倉廩，大積穀古渭、冀城。生羌屢入鈔邊，琮懷以恩信，擊牛釃酒犒之，多請內屬。

寶元初南郊，召入侍祠。會元昊反，拜同州觀察使，復知秦州，上攻、守、禦三策。久之，兼同管勾涇原路兵馬、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劉平、石元孫敗，關輔震恐。琮請籍民爲

義軍，以張兵勢，於是料簡鄉弓手數萬人。賊寇山外，還天都，劫儀、秦屬戶。琮發騎士，設伏以待之，賊遂引去。琮欲誘吐蕃掎角圖賊，得西川舊賈，使諭意。而沙州鎮王子遣使奉書曰：「我本唐甥，天子實吾舅也。自党項破甘、涼，遂與漢隔。今願率首領爲朝廷擊賊。」帝善琮策，改陝西副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副使，拜步軍副都指揮使。與夏竦屯鄜州，還爲馬軍副都指揮使，以疾卒。帝臨奠，后并出臨喪，就第成服。贈安化軍節度使兼侍中，諡忠恪。

琮小心謹畏，善贊謁，御軍整嚴，死時家無餘貲。子佺，皇城使、嘉州防禦使。佺子詩，尙魯國大長公主。

潘美字仲詢，大名人。父璘，以軍校戍常山。美少倜儻，隸府中典謁。嘗語其里人王密曰：「漢代將終，凶臣肆虐，四海有改卜之兆。大丈夫不以此時立功名、取富貴，碌碌與萬物共盡，可羞也。」會周世宗爲開封府尹，美以中涓事世宗。及卽位，補供奉官。高平之戰，美以功遷西上閣門副使。出監陝州軍，改引進使。世宗將用師隴、蜀，命護永興屯兵，經度西事。

先是，太祖遇美素厚，及受禪，命美先往見執政，諭旨中外。陝帥袁彥凶悍，信任羣小，嗜殺黷貨，且繕甲兵，太祖慮其爲變，遣美監其軍以圖之。美單騎往諭，以天命旣歸，宜修臣職，彥遂入朝。上喜曰：「潘美不殺袁彥，能令來覲，成我志矣。」

李重進叛，太祖親征，命石守信爲招討使，美爲行營都監以副之。揚州平，留爲巡檢，以任鎮撫，以功授泰州團練使。時湖南叛將汪端旣平，人心未寧，乃授美潭州防禦使。嶺南劉鋹數寇桂陽、江華，美擊走之。溪峒蠻獠自唐以來，不時侵略，頗爲民患。美窮其巢穴，多所殺獲，餘加慰撫，夷落遂定。乾德二年，又從兵馬都監丁德裕等率兵克郴州。

開寶三年，征嶺南，以美爲行營諸軍都部署、朗州團練使，尹崇珂副之。進克富州〔六〕，鋹遣將率衆萬餘來援，遇戰大破之，遂克賀州。十月，又下昭、桂、連三州，西江諸州以次降。美以功移南面都部署，進次韶州。

韶，廣之北門也，賊衆十餘萬聚焉。美揮兵進乘之，韶州遂拔，斬獲數萬計。鋹窮蹙，四年二月，遣其臣王珪詣軍門求通好，又遣其左僕射蕭灌、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乞降。美因諭以上意，以爲彼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他不得受。美卽令殿直冉彥、袁部、送灌等赴闕。

鋹復遣其弟保興率衆拒戰，美卽率厲士卒倍道趨柵頭，距廣州百二十里。鋹兵十五萬

依山谷堅壁以待，美因築壘休士，與諸將計曰：「彼編竹木爲柵，若攻之以火，彼必潰亂。因以銳師夾擊之，萬全策也。」遂分遣丁夫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天大風，火勢甚熾。銀衆驚擾來犯，美揮兵急擊之，銀衆大敗，斬數萬計。長驅至廣州，銀盡焚其府庫，遂克之，擒銀送京師，露布以聞。卽日，命美與尹崇珂同知廣州兼市舶使。五月，拜山南東道節度。五年，兼嶺南道轉運使。土豪周思瓊聚衆負海爲亂，美討平之，嶺表遂安。

七年，議征江南〔七〕。九月，遣美與劉遇等率兵先赴江陵。十月，命美爲昇州道行營都監，與曹彬偕往，進次秦淮。時舟楫未具，美下令曰：「美受詔，提驍果數萬人，期於必勝，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度乎？」遂麾以涉，大軍隨之，吳師大敗。及采石磯，浮梁成，吳人以戰艦二十餘鳴鼓汧流來趨利。美麾兵奮擊，奪其戰艦，擒其將鄭賓等七人，又破其城南水砦，分舟師守之。奏至，太祖遣使令亟徙置戰權，以防他變。美聞詔卽徙軍。是夜，吳人果來攻砦，不能克。進傳金陵，江南水陸十萬陳於城下，美率兵襲擊，大敗之。李煜危甚，遣徐鉉來乞緩師，上不之省，仍詔諸將促令歸附。煜遷延未能決，夜遣兵數千，持炬鼓譟來犯我師。美率精銳以短兵接戰，因與大將曹彬率士晨夜攻城，百道俱進。金陵平，以功拜宣徽北院使。

秋，命副党進攻太原，戰于汾上，破之，且多擒獲。太平興國初，改南院使。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四年，命將征太原，美爲北路都招討，判太原行府事。部分諸將進討，并州遂平。繼征范陽，以美知幽州行府事。及班師，命兼三交都部署，留屯以捍北邊。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軍，其地險阻，爲北邊咽喉。美潛師襲之，遂據有其地。因積粟屯兵以守之，自是北邊以寧。美嘗巡撫至代州，旣秣馬蓐食，俄而遼兵萬騎來寇，近塞，美誓衆銜枚奮擊，大破之。封代國公。八年，改忠武軍節度，進封韓國公。

雍熙三年，詔美及曹彬、崔彥進等北伐，美獨拔寰、朔、雲、應等州。詔內徙其民。會遼兵奄至，戰於陳家谷口，不利，驍將楊業死之。美坐削秩三等，責授檢校太保。明年，復檢校太師。知眞定府，未幾，改都部署，判并州。加同平章事，數月卒，年六十七。贈中書令，諡武惠。咸平二年，配饗太宗廟庭。

子惟德至宮苑使，惟固西上閣門使，惟正西京作坊使，惟清崇儀使，惟熙娶秦王女，平州刺史。惟熙女，卽章懷皇后也。美後追封鄭王，以章懷故也。

惟吉，美從子，累資爲天雄軍駐泊都監。雖連戚里，能以禮法自飭，敷歷中外，人咸稱其勤敏云。

李超者，冀州信都人。爲禁卒，常從潘美軍中，主刑刀。美好乘怒殺人，超每潛緩之。美怒解，輒得釋，以是全者甚衆，人謂其有陰德。

子濬字德淵。中進士，累擢秘書、知康州。咸平中，入爲刑部詳覆、御史臺推直官。屢上書言事，遷開封府推官，賜緋魚。景德初，拜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金紫。從幸澶淵，頗上疏言便宜。師還，命與陳堯咨安撫河北。踰年，判吏部銓。濬居憲府，未再歲，帝寵待之，擢樞密直學士。宰相王旦言：「濬雖有剽劇才，然驟歷清切，時望未允。」眞宗曰：「朕業已許之矣。」尋知開封，能檢察隱微，京師稱之。累遷至右司郎中，出知秦州，暴疾卒。濬與李宗諤同歲同月後一日生，其卒也亦後一日，衆以爲異。

論曰：曹彬以器識受知太祖，遂膺柄用。平居，於百蟲之蟄猶不忍傷，出使吳越，籍上私餽，悉用施予，而不留一錢；則其總戎專征，而秋毫無犯，不妄戮一人者，益可信矣。潘美素厚太祖，信任於得位之初，遂受征討之託。劉鋹遣使乞降，觀美所喻，辭義嚴正，得奉辭伐罪之體；則其威名之重，豈待平嶺表、定江南、征太原、鎮北門而後見哉？二人皆諡武惠，皆與配饗，兩家子孫，皆能樹立，享富貴。而光獻、章懷皆稱賢后，非偶然也。君子謂仁

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唯彬爲宋良將第一，豈無意哉？若李濬者，亦以材幹自結主知，遂歷清顯。謂爲陰德所致，理或然也。

校勘記

〔一〕樂平縣 原作「平樂縣」，據本書卷四八二北漢世家、長編卷四改。下文「樂平」同。

〔三〕攷進 同上二書同卷作「蔚進」。

〔三〕劉光毅 原名光義，因與宋太宗同名，改名廷讓，又避諱作「光乂」或「光毅」。見本書卷二五九

劉廷讓傳。

〔四〕彰國 東都事略卷二七本傳作「彰德」。

〔五〕治坊床穰 原作「治坊床穰」，據本書卷八七地理志及元豐九域志卷三改。

〔六〕富州 原作「富川」，據本書卷二太祖紀、長編卷一一、琬琰集下編卷一潘武惠公美傳改。

〔七〕七年議征江南 「七年」原作「八年」，據本書卷三太祖紀、本卷曹彬傳改。

宋史卷二百五十九

列傳第十八

張美 郭守文 尹崇珂 劉廷讓 袁繼忠 崔彥進

張廷翰 皇甫繼明 張瓊

張美字玄圭，貝州清河人。少善書計，初爲左藏小吏，以強幹聞。三司薦奏，特補本庫專知，出爲澶州糧料使。周世宗鎮澶淵，每有求取，美必曲爲供給。周祖聞之怒，將譴責之，而恐傷世宗意，徙美爲濮州馬步軍都虞候。

世宗卽位，召爲樞密承旨。時宰相景範判三司，被疾，世宗命美爲右領軍衛大將軍，權判三司。世宗征淮南，留美爲大內部署。一日，方假寐，忽覺心動，遽驚起行視宮城中。少頃，內醢署火起，既有備，卽撲滅之。俄眞授三司使。

四年，世宗再幸淮上，皆爲大內都點檢。北征，又爲大內都部署。師還，爲左監門衛上

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判三司。美強力有心計，周知其利病，每有所條奏釐革，上多可之，常以幹敏稱。世宗連歲征討，糧餽不乏，深委賴焉。然以澶淵有所求假，頗薄之，美亦自愧。恭帝嗣位，加檢校太傅。

宋初，加檢校太尉。初，李筠鎮上黨，募亡命，多爲不法，漸倔強難制。美度筠必叛，陰積粟於懷、孟間。後筠果叛，太祖親討之，大軍十萬出太行，經費無闕，美有力焉。拜定國軍節度。縣官市木關中，同州歲出緡錢數十萬以假民，長吏十取其一，謂之率分錢，歲至數百萬，美獨不取。未幾，他郡有詣闕訴長吏受率分錢者，皆命償之。

乾德五年，移鎮滄州。太平興國初來朝，改左驍衛上將軍。美獻都城西河曲灣果園二、蔬圃六、亭舍六十餘區。八年，請老，以本官致仕。雍熙二年，卒，年六十八。淳化初，諡恭惠。子守瑛，至供備庫使。孫士宗，至內殿承制。士宗卒，士禹爲崇班，士安至閤門祇候，士宣爲禮賓副使。

郭守文，并州太原人。父暉，仕漢爲護聖軍使，從周祖征河中，戰死。守文年十四，居喪哀毀，周祖憐之，召隸帳下。廣順初，補左班殿直，再遷東第二班副都知。

宋初，遷西頭供奉官。蜀平，選知簡州。時劍外多寇，守文悉招來集附。從潘美征嶺南，會擒劉鋹，遣守文馳傳告捷，遷翰林副使。從曹彬等平金陵，護送李煜歸闕下。時煜以拒命頗自歉，不欲生見太祖。守文察知之，因謂煜曰：「國家止務恢復疆土，以致太平，豈復有後至之責耶？」煜心遂安。改西京作坊使、領翰林司事。俄從党進破并寇於團柏谷。

太平興國初，秦州內附，蕃部騷動，命守文乘傳撫諭，西夏悅伏。三年，遷西上閣門使。是夏，汴水決于寧陵，發宋、亳丁壯四千五百塞之，命守文董其役。是冬，又與閣門副使 王侁、西八作副使石全振護塞靈河縣決河。

及征太原，守文與判四方館事梁迥分護行營馬步軍。會劉繼元降，其弟繼文據代州，依遼人之援以拒命，遣守文討平之。俄受詔護定州屯兵，大破遼人於滿城。以功遷東上閣門使、領澶州刺史。召還，擢拜內客省使。八年，滑州 房村河決，發卒塞之，命守文董其役。遼人擾雄州，命守文率禁兵數萬人赴援，既至，遼人遁去。

雍熙二年，詔守文率兵屯三交，俄加領武州團練使。屬夏人擾攘，命守文帥師討之，破夏州 鹽城 鎮岌 羅膩二等十四族，斬首數千級，俘獲生畜萬計。又破畔 鬼族，殲焉。諸部畏懼，相率來降，凡銀、麟、夏三州歸附者百二十五族、萬六千餘戶，西鄙遂寧。三年春，大舉北伐，爲幽州道行營前軍步軍水陸都監。卒與遼人遇，爲流矢所中，氣色不撓，督戰益急，軍中服

其量。會大軍不利，坐違詔逗遛退軍，左遷右屯衛大將軍。事具曹彬傳。

明年復舊職，裁三月，拜宣徽北院使。又與田欽祚並爲北面排陣使，屯鎮州。端拱初，改南院使、鎮州路都部署。又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兼鎮定、高陽關兩路排陣使。是冬，遼騎南侵，大破之唐河。端拱二年（三）十月，卒，年五十五。太宗悼惜之，贈侍中，諡忠武，追封譙王，遣中使護喪，歸葬京師。

守文沈厚有謀略，頗知書，每朝退，習書百行，出言溫雅，未嘗忤人意。先是，將臣戍邊者多致寇以邀戰功，河朔諸州殆無寧歲，既敗歧溝關，乃命守文以內職總兵鎮常山以經略之。

守文既喪月餘，中使自北邊來言：「守文死，軍士皆流涕。」帝問：「何以得此？」對曰：「守文得奉祿賜資悉犒勞士卒，死之日，家無餘財。」帝嗟歎久之，賜其家錢五百萬，爲眞宗納其女爲夫人，卽章穆皇后也。

子崇德至太子中舍。崇信至西京左藏庫使、同知皇城司，贈福州觀察使。崇儼至崇儀使、全州刺史，贈潤州觀察使。諸司使無廢朝、贈官之例，崇信、崇儼咸以后兄故，特示優禮。崇德子承壽，至虞部員外郎。天禧五年，錄承壽子若水爲太常寺奉禮郎，崇仁爲解州團練使。

尹崇珂，秦州天水人，後徙居大名。父延勛，歷磁、同、潞三州刺史。崇珂初事周世宗於藩邸，以謹厚稱。及卽位，補東西班都知。從戰高平，有勞績，遷本班副點檢。從征淮南，遷都虞候，轉都指揮使，改殿前都指揮使。

宋初，出爲淄州刺史。有善政，民詣闕請刻石頌德，太祖命殿中侍御史李穆撰文賜之。討湖南，爲行營前軍馬軍都指揮使。荆湘平，授朗州團練使。又與潘美、丁德裕克郴州。乾德中，征嶺表，以崇珂爲行營馬步軍副部署。克廣州，擒劉鋹，卽日詔與潘美同知廣州兼市舶轉運等使，錄功遷保信軍節度。未幾，南漢開府樂範、容州都指揮使鄧存忠、韶州賊帥周思瓊、春恩道都指揮使麥漢瓊等據五州之地以叛。崇珂討之，太祖遣中使李神祐督戰，數月，盡平其黨，還治所。

六年，卒，年四十二。贈侍中。遣中使護其喪，歸葬洛陽。以其子昭吉、弟崇珪並爲西京作坊使，昭吉領會州刺史，崇珪領歙州刺史。

初，太宗在周朝娶崇珂妹，追諡淑德皇后。昭吉至洛苑使。次子昭輯，至供奉官、閣門祇候。

劉廷讓字光義，其先涿州范陽人。曾祖仁恭，唐盧龍軍節度。祖守文，襲滄州盧彥威，遂據其城，昭宗授以節鉞。後其弟守光囚父仁恭，守文舉兵討之，軍敗，爲守光所殺。廷讓與其父延進避難南奔。少有膂力，周祖鎮鄴，以隸帳下。廣順初，補內殿直押班，累遷龍捷都校。從世宗征淮南，以功領雷州刺史。再遷涪州團練使、領鐵騎右廂。

宋初，轉江州防禦使、領龍捷右廂。從征李筠，爲行營先鋒使。建隆二年，改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乾德二年春，詔領兵赴潞州，以備并寇。冬，興師伐蜀，爲西川行營前軍兵馬副都部署，率禁兵步騎萬人、諸州兵萬人，由歸州進討。入其境，連破松木、三會、巫山等砦，獲蜀將南光海等五千餘人，擒戰懼都指揮使袁德宏等千二百人，奪戰艦二百餘艘。又獲水軍三千人，因度南岸，斬三千餘級。

初，夔州有鎖江爲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廷讓等將行，太祖以地圖示之，指鎖江曰：「我軍至此，汭流而上，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卻，卽以戰懼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距鎖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其橋，復牽舟而上，破州城，守將高彥儔自焚，悉如太祖計。遂進克萬、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下。

明年正月，次遂州，州將陳愈率吏民來降。盡出府庫金帛以給將士。初出師也，太祖命之曰：「所得郡縣，當傾帑藏，爲朕賞戰士，國家所取唯土疆爾。」故人皆效命，所至成功。蜀平，王全斌等皆坐縱部下掠奪子女玉帛及納賄賂左降，惟廷讓秋毫無犯。及全師雄等作亂，郡縣相應，寇盜蠭起。廷讓又與曹彬破之，以功改領鎮安軍節度，從征太原。開寶六年，出爲鎮寧軍節度。太平興國二年，入爲右驍衛上將軍。

雍熙三年，曹彬敗於歧溝關，諸將失律，多坐黜免。既而契丹擾邊，時議遣將，無愜上意者。時廷讓與宋偓、張永德並罷節鎮在環列，帝欲令擊契丹自效，乃遣分守邊郡，以廷讓知雄州，又徙瀛州兵馬都部署。是冬，契丹數萬騎來侵，廷讓與戰君子館。時天大寒，兵士弓弩皆不能發，契丹圍廷讓數重。廷讓先分精兵屬李繼隆爲後殿，緩急爲援。至是，繼隆退保樂壽，廷讓一軍皆沒，死者數萬人，僅以數騎獲免。先鋒將賀令圖、楊重進皆陷於契丹。自是河朔戍兵無鬥志，又科鄉民爲兵以守城，皆未習戰鬥。契丹遂長驅而入，陷深、祁、德數州，殺官吏，俘士民，所在輦金帛而去。博、魏之北，民尤苦焉。太宗聞之，下哀痛之詔。初，廷讓詣闕待罪，太宗知爲李繼隆所誤，不之責。四年，復命代張永德知雄州兼兵馬部署。是秋以疾聞，帝遣內醫診視，因上言求歸京師，不俟報，迺離屯所。帝怒，下御史按問，獄具。下詔曰：「右驍衛上將軍劉廷讓，朕以其宿舊，荐董軍政，擢自環尹，付之成師，俾

控邊關，式防寇鈔。而乃以病爲解，不俟報命，委棄戎重，俶裝上道。矧萬旅所集，實制於中權，列燧相望，或虞於外侮。事機一失，咎責安歸。有司議刑，當在不赦。錄其素效，特從寬典，可削奪在身官爵，配隸商州。」又黜其子如京使永德爲濠州團練副使，崇儀副使永和爲唐州刺史。廷讓旣黜，怏怏不食，行至華州卒，年五十九。帝錄其舊勳，贈太師。

子永德至內殿崇班，永恭至西京作坊副使，永和爲內殿承制，永錫至崇班，永保、永昌、永規並至閣門祇候，永崇爲崇班，永寧及孫允忠並爲閣門祇候。

袁繼忠，其先振武人，後徙并州。父進，仕周爲階州防禦使。繼忠以父任補右班殿直。太祖平澤潞，討并汾，悉預攻戰。乾德中征蜀，隸大將劉廷讓麾下。旣克蜀，知雲安軍，歷嘉、蜀二州監軍。開寶中伐廣南，爲先鋒壕砦。廣南平，以功遷供奉官，護隰州白壁關屯兵。時河東拒命，繼忠累入其境，破三砦，擒將校二人，得生口、馬牛羊、鎧仗踰萬計。近戍主將懼無功受譴，以誠告繼忠，繼忠以所獲分與之，遂與都巡檢郭進略地忻、代州，改天平軍巡檢。

太宗卽位，以爲閣門祇候，令擊梅山洞賊，破之。又巡遏邊部於唐龍鎮。太宗征太原，

繼忠預破虜揚軍，先登陷陣。契丹入代境，繼忠率兵擊走之。以功遷通事舍人，護高陽關屯兵。與崔彥進破契丹長城口，殺獲數萬衆，璽書褒美。時有勸繼忠自論其功者，繼忠不答。會趙保忠來朝獻其地，綏州刺史李克憲偃蹇不奉詔，遣繼忠諭旨，竟率克憲入朝。遷西上閣門副使。詔與田仁朗率兵定河西諸州，大破西人於葭蘆川〔四〕，遷引進副使，護定州屯兵。

雍熙二年，遷西上閣門使。三年，大將田重進征契丹，命繼忠爲定州路行營馬步軍都監。領師取飛狐，下靈丘，平蔚州，擒其帥大鵬翼以獻，事見重進傳。師還，繼忠爲後殿，行列甚整。至定州，重進欲斬降卒後期至者，繼忠諭以殺降不祥，皆救免之。遷判四方館事、領播州刺史，護屯兵如故。大將李繼隆以易州靜塞騎兵尤驍果，取隸麾下，留其妻子城中。繼忠言於繼隆曰：「此精卒，止可守城，萬一敵至，城中誰與捍者？」繼隆不從。旣而契丹入寇，城陷，卒妻子皆爲所俘。繼隆疑此卒怨己，欲分隸諸軍。繼忠曰：「不可，但奏升其軍額，優以廩給，使之盡節可也。」從之，衆皆感悅。繼忠因自請以隸麾下。

會契丹騎大至，駐唐河北，諸將欲堅壁待之。繼忠曰：「今強敵在近，城中屯重兵不能剪滅，令長驅深入，侵略他郡，雖欲謀自安之計，豈折衝禦侮之用乎？我將身先士卒，死於寇矣！」辭氣慷慨，衆壯之。靜塞軍摧鋒先入，契丹兵大潰。太宗聞之，降璽書獎諭，賜予

甚厚。淳化初，遷引進使，護鎮定、高陽關兩路屯兵。三年，被病，召赴闕，卒，年五十五。

繼忠長厚忠謹，士大夫多與遊，前後賜賚鉅萬計，悉以犒賞士卒。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摺紳稱之。子用成，雍熙初登進士第，至太常博士。

崔彥進，大名人。純質有膽略，善騎射。漢乾祐中，隸周祖帳下。廣順初，補衛士。世宗鎮澶淵，令領禁兵以從。顯德初，爲控鶴指揮使。從征淮南，以功遷散員都虞候。從平瓦橋關，改東西班指揮使、領昭州刺史。

宋初，改控鶴右廂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征李筠，爲先鋒部署，以功遷常州防禦使。從平李重進，改虎捷右廂。建隆二年，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武信軍節度。大舉伐蜀，爲鳳州路行營前軍副都部署。蜀平，坐縱部下略玉帛、子女及諸不法事，左遷昭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太祖郊祀西洛，彥進來朝，授彰信軍節度。

太平興國二年，移鎮河陽。四年正月，遣將征太原，分命攻城，以彥進與郢州防禦使尹勳攻其東，彰德軍節度李漢瓊、冀州刺史牛思進攻其南，桂州觀察使曹翰、翰林使杜彥圭攻其西，彰信軍節度劉遇、光州刺史史珪攻其北。彥進督戰甚急，太祖嘉之。晉陽平，從征幽

州，又與內供奉官江守鈞率兵攻城之西北。及班師，詔彥進與西上閣門副使薛繼興、閣門祇候李守斌領兵屯關南，以功加檢校太尉。是秋，契丹侵遂城，彥進與劉廷翰、崔翰等擊破之，斬首萬級。五年，車駕北巡，以彥進爲關南都部署，敗契丹於唐興口。

雍熙三年正月，命將北伐，分兵三路，詔彥進爲幽州道行營馬步軍水陸副都部署，與曹彬、米信出雄州。大軍失利，彥進坐違彬節制，別道回軍，爲敵所敗，召還，貶右武衛上將軍，事具彬傳。四年春，授保靜軍節度。端拱元年，被病，召歸闕，卒，年六十七。贈侍中。彥進頻立戰功，然好聚財貨，所至無善政。沒後，諸子爭家財，有司攝治。太宗召見，爲決之，謂左右曰：「此細務，朕不宜親臨，但以彥進嘗任節制，不欲令其子辱於父耳。」子懷遵至內殿崇班，懷清至崇儀副使。懷遵子上賢，娶鎮王女崇安縣主。懷清子從湜，娶岐王女永壽縣主，爲西京左藏庫副使，後坐事除名。

張廷翰，澤州陵川人。初爲漢祖親校。漢祖入汴，補內殿直，遷東西班軍使。周初，改護聖指揮使。從世宗平淮甸，以功遷鐵騎右第二軍都虞候。顯德末，改殿前散都頭都虞候。

宋初，權爲鐵騎左第二軍都校、領開州刺史。從平揚州，又以功遷控鶴左廂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未幾，轉龍捷左廂都指揮使、領春州團練使。乾德中，興師伐蜀，以廷翰爲歸州路行營馬軍都指揮使，隨劉廷讓由歸州路進討。師次夔州，廷讓頓兵白帝廟西，俄而夔州監軍武守謙率所部來拒戰，廷翰引兵逆擊，敗之於猪頭鋪，乘勝拔其城。蜀平，授侍衛馬步軍都虞候、領彰國軍節度。開寶二年，寢疾，太祖親臨問，未幾卒，年五十三。贈侍中。

皇甫繼明，冀州舊人。父濟，汾川令。繼明身長七尺，善騎射，以膂力聞郡中。刺史張廷翰以隸左右，薦於太祖，補殿前指揮使，歷左右番押班都知。

太宗卽位，累遷至捧日軍都指揮使、領檀州刺史。太平興國七年，坐秦王廷美事，出爲汝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雍熙三年，召入爲馬步軍副都軍頭。四年，復爲捧日右廂第三軍都指揮使、領澶州刺史。田重進北征，繼明爲前鋒，以功加馬步軍都軍頭。端拱二年，轉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領羅州防禦使。卽日命副高瓊爲并代部署。淳化二年，又副范廷召爲平虜、橋砦兵馬都部署，改高陽關部署。

至道元年，改領洋州觀察使，充環慶路馬步軍都部署。繼明謹愿，御下嚴肅，士卒頗畏憚之。二年，受詔護送輜重赴靈州，繼明已先約靈州部署田紹斌率軍迎援，適被病，裨將白守榮謂繼明曰：「君疾甚，不可行，恐失期會，守榮當率兵先往。」繼明宿將，慮守榮等輕佻，與戎人接戰，因謂之曰：「我疾少間。」遂嬰鑱被甲上馬，強行至清遠軍，卒，年六十三，詔贈彰武軍節度。遷其子懷信爲供奉官。

張瓊，大名館陶人。世爲牙中軍。瓊少有勇力，善射，隸太祖帳下。周顯德中，太祖從世宗南征，擊十八里灘砦，爲戰艦所圍，一人甲盾鼓譟而前，衆莫敢當，太祖命瓊射之，一發而踣，淮人遂卻。

及攻壽春，太祖乘皮船入城濠。城上車弩遽發，矢大如椽，瓊亟以身蔽太祖，矢中瓊股，死而復蘇。鏃著髀骨，堅不可拔。瓊索杯酒滿飲，破骨出之，血流數升，神色自若。太祖壯之。及卽位，擢典禁軍，累遷內外馬步軍都軍頭、領愛州刺史。數日，太宗自殿前都虞候尹開封。太祖曰：「殿前衛士如狼虎者不啻萬人，非瓊不能統制。」卽命瓊代爲都虞候，遷嘉州防禦使。

瓊性暴無機，多所凌轢。時史珪、石漢卿方用事，瓊輕侮之，目爲巫媼。二人銜之切齒，發瓊擅乘官馬，納李筠隸僕，畜部曲百餘人，恣作威福，禁軍皆懼；又誣毀太宗爲殿前都虞候時事。建隆四年秋，郊禋制下，方欲肅靜京師，乃召訊瓊。瓊不伏，太祖怒，令擊之。漢卿卽奮鐵搗亂下，氣垂絕，曳出，遂下御史案鞫之。瓊知不免，行至明德門，解所繫帶以遺母。獄具，賜死於城西井亭。太祖旋聞家無餘財，止有僕三人，甚悔之。因責漢卿曰：「汝言瓊有僕百人，今何在？」漢卿曰：「瓊所養者一敵百耳。」太祖遂優恤其家。以其子尙幼，乃擢其兄進爲龍捷副指揮使。

論曰：崔彥進與王全斌征蜀，黷貨殺降，以致蜀亂，惟劉廷讓一軍秋毫無犯，紀律嚴否於斯別矣。尹崇珂斤斤謹厚，臨淄攻守之績，嶺嶠廓清之勞，至於瘁事。皇甫繼明力疾以護軍行，純誠勇節，皆足嘉尙。張廷翰西征，未覩奇效。張美雖稱幹敏，而初有自愧之行。郭守文敦詩閱禮，輕財好施，慎保封疆，士卒樂用，終以勳舊蒙眷，聯姻戚里。宋初諸將，要終而論，臧否異趣，何昭昭若是哉。

校勘記

〔二〕岌羅膩 按本書卷二五七李處耘傳、卷四九一党項傳皆作「岌伽羅膩」，此處疑脫「伽」字。

〔三〕端拱二年 「二年」原作「三年」，據長編卷三〇、隆平集卷一一本傳改。

〔三〕六年卒 按長編卷一三、一四，尹討樂範在開寶五年，死於開寶六年，此處失書「開寶」紀元。

〔四〕葭蘆川 原作「葭蘆州」，據本書卷四八五夏國傳、太平治蹟統類卷二改。

宋史卷二百六十

列傳第十九

曹翰

楊信

弟嗣贊

党進

李漢瓊

劉遇

李懷忠

米信

田重進

劉廷翰

崔翰

曹翰，大名人。少爲郡小吏，好使氣陵人，不爲鄉里所譽。乾祐初，周太祖鎮鄴，與語奇之，以隸世宗帳下。世宗鎮澶淵，署爲牙校，入尹開封，留翰在鎮。會太祖寢疾，翰不俟召，歸見世宗，密謂曰：「主上不豫，王爲冢嗣，不待醫藥而決事於外廷，失天下望。」世宗悟，卽入侍，以府事屬翰總決。

及世宗卽位，補供奉官，從征高平，參豫謀畫。尋遷樞密承旨，護塞決河。世宗征淮南，留鎧甲千數在正陽，旣而得降卒八百，部送歸京師。時翰適從京師來詣，過正陽十數里許遇之，慮劫兵器爲叛，矯殺之。及見世宗，具言其事，世宗不悅。翰曰：「賊以困歸我，非

心服也，所得器甲，盡在正陽，苟爲所劫，是復生一淮南矣。」因不之罪。從征瓦橋關，會班師，留知雄州。世宗大漸，諭范質等以王著爲相，翰爲宣徽使。質以著嗜酒，翰飾詐而專，並寢之。改德州刺史。

宋初，從征澤潞，還改濟州刺史。乾德二年，太祖親征西蜀，移刺均州，澗谷深險，翰令鑿石通道，師旋以濟；詔兼西南諸州轉運使，自石門徑趨歸州，餉運不乏，由夔、萬入會王全斌軍，成都以平。時全師雄擁衆十萬餘，據郾縣叛，謀窺成都，翰率兵會劉光毅、曹彬等討平之。未幾，軍校呂翰殺武懷節，據嘉州以叛，翰及諸將奪其城。謀知賊約三鼓復來攻，翰戒知更使緩，向晨猶二鼓，賊衆不集而潰，因而破之，劍南遂平。師還，遷蔡州團練使。開寶二年，從征太原，復爲行營都壕砦使。旣班師，會河決澶州，令翰董其役，翰出銀器助役，沉所乘白馬以祭；復決陽武，再護役，皆有成績。將征江南，命翰率兵先赴荆南，改行營先鋒使，進克池州。金陵平，江州軍校胡德、牙將宋德明據城拒命。翰率兵攻之，凡五月而陷，屠城無噍類，殺兵八百。所略金帛以億萬計，僞言欲致廬山東林寺鐵羅漢像五百頭於京師，因調巨艦百艘，載所得以歸。錄功遷桂州觀察使、判潁州。

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爲攻城南面都部署。與崔彥進、李漢瓊、劉遇三節度分部攻城，翰攻東北，而劉遇攻西北，與劉繼元直，城尤險固，遇欲與翰易處，翰言：「觀察使班次

下，當部東北。」遇堅欲易之，數日不決。上慮諸將不協，遣諭翰曰：「卿智勇無雙，西北面非卿不能當也。」翰乃奉詔，築土山瞰城中，數日而就，繼元甚恐。軍中乏水，城西十餘里谷中有娘子廟，翰往禱之，穿渠得水，人馬以給。又從征幽州，率所部攻城東南隅，卒掘土得蟹以獻。翰謂諸將曰：「蟹水物而陸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援將至，不可進拔之象。況蟹者解也，其班師乎？」已而果驗。

五年，從幸大名，拜威塞軍節度，仍判潁州，復命爲幽州行營都部署。詔督役開南河，自雄達莫，以通漕運，議築大隄以捍之。翰遣徒數萬，伐巨木於漢境，遣騎五，授五色旗爲斥候，前遇丘陵、水澤、寇賊、煙火，則各舉其旗以爲應，又起烽燧于境上，敵疑不敢近塞，得巨木數萬以濟用，訖事歸鎮。

翰在郡歲久，征斂苛酷，政因以弛。上以其有功，每優容之。會汝陰令孫崇望詣闕，訴翰私市兵器，所爲多不法。詔遣御史滕中正乘傳鞫之，獄具，當棄市，上貸其罪，削官爵，流錮登州。雍熙二年，起爲右千牛衛大將軍、分司西京。四年，召入爲左千牛衛上將軍，賜錢五百萬，白金五千兩。淳化三年，卒，年六十九，贈太尉。上命遷其四子守謙、守能、守節、守貴官，其六子守讓、守贊、守澄、守恩、守英、守吉皆補殿直。

翰陰狡多智數，好夸誕，貪冒貨賂，飲酒至數斗不亂。每奏事上前，雖數十條，皆默識

不少差。嘗作退將詩曰：「曾因國難披金甲，恥爲家貧賣寶刀。」翰直禁日，因語及之。上憫其意，故有銀錢之賜。咸平元年，賜諡武毅。

楊信，瀛州人。初名義。顯德中，隸太祖麾下爲裨校。宋初，權內外馬步軍副都軍頭。建隆二年，領賀州刺史。改鐵騎、控鶴都指揮使，遷殿前都虞候，領漢州防禦使。乾德初，親郊，爲儀仗都部署。四年，信病瘖，上幸其第，賜錢二百萬。五年，改靜江軍節度。開寶二年，散指揮都知杜廷進等將爲不軌，謀泄，夜啓玄武門，召信逮捕，遲明，十九人皆獲，上親訊而誅之。六年，遷殿前都指揮使，改領建武軍節度。

太祖嘗令御龍直習水戰於後池，有鼓譟聲，信居玄武門外，聞之，遽入，服皂綈袍以見。上謂曰：「吾教水戰爾，非有他也。」出，上目送之，謂左右曰：「眞忠臣也。」九年，授義成軍節度。太平興國二年，改鎮寧軍，並領殿前都指揮使。三年春，以瘍疾在告，俄卒，贈侍中。

信雖瘖疾而質實自將，善部分士卒，指顧申儆，動有紀律，故見信任，而終始無疑焉。有童奴田玉者，能揣度其意，每上前奏事，及與賓客談論，或指揮部下，必迴顧玉，書掌爲字，玉因直達其意無失。信未死前一日，瘖疾忽愈，上聞而駭之，遽幸其第。信自言遭遇兩

朝，恩寵隆厚，敘謝感慨，涕泗橫集。上加慰勉，錫賚有差。信弟嗣、贊。

嗣，建隆初以信薦爲殿直，三遷崇儀副使、火山軍監軍。雍熙四年，就命知軍事。代還，以吏民借留再任，俄遷高陽關戰權都監。淳化二年，改知保州，門無私謁。轉運使言其治狀，優遷威虜軍，改崇儀使，與曹思進同爲靜戎軍、保州、長城、滿城緣邊都巡檢使（三）。改如京使，再知保州，有戰功。

眞宗卽位，加洛苑使。咸平初，領獎州刺史。三年，與敵人戰於廉良，斬首二千級，獲戰馬輜重甚衆，以功眞拜保州刺史。召還，授本州團練使。時楊延昭方爲刺史，嗣言：「嘗與延昭同官，驟居其上，不可，願守舊官。」上嘉其讓，乃遷延昭官。嗣與延昭久居北邊，俱以善戰聞，時謂之「二楊」。嗣以武人治郡，不屑細務，又兼領巡徼，在郡日少，城堞圯壞，有未葺者，詔供備庫副使趙彬代之，改深州團練都巡檢使兼保州鈐轄。

五年，邊人寇保州，嗣與楊延昭禦之，部伍不整，爲所襲，士馬多亡失，代還，特有其罪。明年，與防秋之策，條陳北面利害，以其練達邊事，出爲鎮定、高陽關三路後陣鈐轄，移定州副都部署，留其家京師，假官第以居。

景德初，改鎮州路副都部署。上以嗣耄年總軍政，慮有廢闕，旋命代之。連爲趙、貝、

深三州部署。大中祥符五年，復出爲天雄軍副都部署。六年，以左龍武大將軍致仕。明年卒，年八十一。錄其子承憲爲侍禁。

贊稍知書，無異能，以兄故得掌禁旅，累資朝著至牧守焉。

党進，朔州馬邑人。幼給事魏帥杜重威，重威愛其淳謹，及壯，猶令與姬妾雜侍。重威敗，進以膂力隸軍伍。周廣順初，補散指揮使，累遷鐵騎都虞候。宋初，轉本軍都校，領欽州刺史，遷馬步軍副都軍頭，領虔州團練使，改虎捷右廂都指揮使，領睦州防禦使。建隆二年，改領閬州。乾德初，改龍捷左廂都虞候，領利州觀察使。後四年，權步軍。杜審瓊卒，命進代領其務。五年，領彰信軍節度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

開寶元年，將征太原，以進將河東行營前軍。開寶二年，太祖師臨晉陽，置砦四面，命進主其東偏。師未成列，太原驍將楊業領突騎數百來犯，進奮身從數人逐業；業急入隍中，會援兵至，緣縋入城獲免。上激賞之。六年，改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鎮安軍節度。九年，又命將河東行營兵征太原，入其境，敗太原軍于城北。太祖崩，召還。太平興國二年，出爲

忠武軍節度。在鎮歲餘，一日自外歸，有大蛇臥榻上，寢衣中，進怒，烹食之。遇疾卒，年五十一，贈侍中。

進出戎行，形貌魁岸，居常恂恂，每擐甲冑，毛髮皆豎。進名進，自稱曰暉，人問之，則曰：「吾欲從吾便耳。」先是，禁中軍校，自都虞候已上，悉書所掌兵數於槓上，如笏記焉。太祖一日問進所掌幾何，進不識字，但舉槓以示於上曰：「盡在是矣。」上以其朴直，益厚之。嘗受詔巡京師，閭里間有畜養禽獸者，見必取而縱之，罵曰：「買肉不將供父母，反以飼禽獸乎。」太宗嘗令親吏臂鷹雛于市，進亟欲放之，吏曰：「此晉王鷹也。」進乃戒之曰：「汝謹養視。」小民傳以爲笑，其變詐又如此。杜重威子孫有貧困者，進分月俸給之，士大夫或有愧焉。子崇義，閑廐使，崇貴閣門祇候。

李漢瓊，河南洛陽人。曾祖裕，祁州刺史。漢瓊體質魁岸，有膂力。晉末，補西班牙衛士，遷內殿直。周顯德中，從征淮南，先登，遷龍旗直副都知，改左射指揮使。宋初，再遷鐵騎第二軍都校，領饒州刺史，遷控鶴左廂都校，領瀘州刺史，改澄州團練使，轉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領融州防禦使，遷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洮州觀察使。

王師征江南，命領行營騎軍兼戰權左廂都指揮使，自蘄春攻峽口砦〔三〕，斬首數千級，獲樓船數百艘，沿流拔池州，破銅陵，取當塗，作浮梁於牛渚以濟大軍。分圍金陵，率所部度秦淮，取巨艦實葦其中，縱火攻其水砦，拔之。江南平，以功領振武軍節度。

太平興國二年，出爲彰德軍節度。四年，太宗親征太原，改攻城都部署。漢瓊與牛思進主攻城南偏，漢瓊先登，矢集其腦，併中指，傷甚猶力疾戰。上召至幄殿，賜良藥以慰勞之。先是，攻城者以牛革冒木上，士卒蒙之而進，謂之洞子。上欲幸其中，以勞士卒，漢瓊極諫，以爲矢石之下，非萬乘之尊所宜輕往，上乃止。太原平，改鎮州兵馬鈐轄。

契丹數萬騎寇中山，漢瓊與戰于滿城〔四〕，大敗之，逐至遂城，俘斬萬計，加檢校太尉。車駕幸大名，漢瓊上謁，陳邊事稱旨，命爲滄州都部署，加賜戰馬、金甲、寶劍、戎具以寵之。六年，以病還京，賜白金萬兩，月餘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

漢瓊性木強，使酒難近，然善戰有功。無子，弟漢贇、漢彬。太平興國初，漢贇補供奉官，嘗監高陽關、平戎軍，乘傳衢、婺二州，捕劇賊程白眉數十人，悉殲焉。累仕崇儀使、知寧州，大中祥符七年卒。漢彬至禮賓副使。

劉遇，滄州清池人。少魁梧有膂力。周祖鎮大名，隸帳下。廣順初，補控鶴都頭，改副指揮使。宋初，遷御馬直指指揮使，俄領漢州刺史，改領眉州。累遷控鶴右廂都指揮使、領瓊州團練使。從征太原，以功遷虎捷右廂，改領蔚州防禦使。開寶六年，轉侍衛步軍都虞候、領洮州觀察使。征江南，領步軍戰權都指揮使。時吳兵三萬屯皖口，遇會諸路兵破之，擒其將朱令贇、王暉等，獲戎器數萬，金陵以平，錄功加領大同軍節度。車駕雩祀西洛，命率禁衛以從。

太平興國二年，出爲彰信軍節度。四年，征太原，與史珪攻城北面，平之。進攻范陽，師還，坐所部失律，責授宿州觀察使。五年，從幸大名，復保靜軍節度、幽州行營都部署，護築保州、威虜、靜戎、平塞、長城五城。八年，徙鎮滑州。晨興方對客，足有灸瘡痛，其醫謂火毒未去，故痛不止。遇卽解衣，取刀割瘡至骨，曰：「火毒去矣。」談笑如常時，旬餘乃差。遇性淳謹，待士有禮，尤善射，太宗待之甚厚。雍熙二年，卒，年六十六，贈侍中，歸葬京師。

李懷忠，涿州范陽人。初名懷義。太祖掌禁兵時，隸帳下爲散都頭，累遷殿前都指揮使、都虞候、領開州刺史。乾德中，授東西班都指揮使，改領富州。開寶中，從太祖征晉陽，

累月未下。會盛暑，欲班師以休息士卒，懷忠謂：「賊嬰孤城，內無儲峙，外無援兵，其勢危困，若急攻之，破在旦夕，臣願奮銳爲士卒先。」會大熱，戰不利，懷忠中流矢，力疾戰益奮。還授散指揮使，遷富州團練使，改日騎左右廂都指揮使。

上幸西京，愛其地形勢得天下中正，有留都之意。懷忠乘間進曰：「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禁衛數十萬人仰給於此，帑藏重兵皆在焉。根本安固已久，一旦遽欲遷徙，臣實未見其利。」上嘉納之。

太宗卽位，改領本州防禦使，稍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大同軍節度。三年，改步軍都指揮使，五月，卒，贈侍中。錄其子紹宗等三人爲供奉官。大中祥符三年，又錄其子德鈞爲借職。

米信舊名海進，本奚族，少勇悍，以善射聞。周祖卽位，隸護聖軍。從世宗征高平，以功遷龍捷散都頭。太祖總禁兵，以信隸麾下，得給使左右，遂委心焉，改名信，署牙校。及卽位，補殿前指揮使，遷直長。平揚州日，信執弓矢侍上側，有游騎將迫乘輿，射之，一發而斃。遷內殿直指揮使。開寶元年，改殿前指揮使、領郴州刺史。

太宗卽位，轉散都頭指揮使，繼領高州團練使。太平興國三年，遷領洮州觀察使。四

年，征太原，命爲行營馬步軍指揮使，與田重進分督行營諸軍。并人潛師來犯，信擊敗之，殺其將裴正。并州平，遂移兵攻范陽。師還，以功擢保順軍節度使。時信族屬多在塞外，會其兄子全自朔州奮身來歸，召見，俾乘傳詣代州，伺間迎致其親屬，發勁卒護送之。既而全宿留踰年，邊境斥候嚴，竟不能致。信慷慨嘆曰：「吾聞忠孝不兩立，方思以身徇國，安能復顧親戚哉。」北望號慟，戒子姪勿復言。五年，命與郭守贊等同護定州屯兵。六年秋，遷定州駐泊部署。八年，改領彰化軍節度使。

雍熙三年，征幽薊，命信爲幽州西北道行營馬步軍都部署，敗契丹于新城。契丹率衆復來戰，王師稍却，信獨以麾下龍衛卒三百禦敵，敵圍之數重，矢下如雨，信射中數人，麾下士多死。會暮，信持大刀，率從騎大呼，殺數十人，敵遂小却，信以百餘騎突圍得免。坐失律，議當死，詔特原之，責授右屯衛大將軍。明年，復授彰武軍節度。

端拱初，詔置方田，以信爲邢州兵馬都部署以監之。二年，改鎮橫海軍。信不知書，所爲多暴橫，上命何承矩爲之副，以決州事。及承矩領護屯田，信遂專恣不法，軍人宴犒甚薄，嘗私市絹附上計吏，稱官物以免關征，上廉知之。四年信召爲右武衛上將軍。明年，判左右金吾街仗事。未踰月，吏卒以無罪被捶撻者甚衆。強市人物，妻死買地營葬，妄發居民冢墓。家奴陳贊老病，箠之致死，爲其家人所告。下御史鞠之，信具伏。獄未上而卒。

年六十七。贈橫海軍節度。子繼豐，內殿崇班、閣門祗候。

田重進，幽州人。形質奇偉，有武力。周顯德中，應募爲卒，隸太祖麾下。從征契丹，至陳橋還，遷御馬軍使，積功至灤州刺史。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還，錄功擢爲天德軍節度使。六年，改侍衛步軍指揮使。八年，改領靜難軍節度使。九年，河決滑州韓、房村，重進總護其役，以劉吉爲之副，河遂塞。

雍熙中，出師北征，重進率兵傅飛狐城下，用袁繼忠計，伏兵飛狐南口，擒契丹驍將大鵬翼及其監軍馬贇、副將何萬通并渤海軍三千餘人，斬首數千級，俘獲以萬計，逐北四十里，連下飛狐、靈丘〔七〕等城。進攻蔚州，其牙校李存璋等殺酋帥蕭啜理〔七〕、執耿紹忠，率吏民來附。會曹彬之師不利，乃命重進董師駐定州，遷定州駐泊兵馬都部署。三年，率師入遼境，攻下岐溝關，殺守城兵千餘及獲牛馬輜重以還。四年春，改彰信軍節度。

淳化三年，改眞定尹、成德軍節度。未幾，移京兆尹、永興軍節度。五年，改知延州，復還鎮。至道三年，卒，年六十九，贈侍中。

重進不事學，太宗居藩邸時，愛其忠勇，嘗遺以酒炙不受，使者曰：「此晉王賜也，何爲

不受？重進曰：「爲我謝晉王，我知有天子爾。」卒不受。上知其忠朴，故終始委遇焉。子守信六宅使，守吉閣門祇候。

劉廷翰，開封浚儀人。父紹隱，後唐末隸兵籍。晉天福中，以隊長戍魏博。范延光反，紹隱力戰死焉。周世宗鎮澶淵，廷翰以膂力隸帳下；卽位，補殿前指揮使，累從征伐，以戰功再遷至散指揮第一，直都知。

宋初，預平上黨、維揚，遷鐵騎都指揮使、領廉州刺史。太宗卽位，遷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遷雲州觀察使。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領鎮州駐泊都鈐轄。

太宗北伐，旣班師，上以邊備在於得人，乃命廷翰、李漢瓊率兵屯眞定，崔彥進屯關南，崔翰屯定州。冬，契丹果縱兵南侵。廷翰先陣於徐河，彥進率師出黑蘆堤北，銜枚躡契丹後，崔翰、漢瓊兵繼至，合擊之，大敗其衆於滿城。廷翰以功領大同軍節度、殿前都虞候。八年，改領彰信軍節度。雍熙四年春，改鎮滑、邢。端拱中，鎮州駐泊馬步軍都部署郭守文卒，上特命廷翰代之。淳化三年，改大名尹、天雄軍節度。三年，以病求解官，還闕，上親臨問，賜賚有加。未幾卒，年七十，贈侍中。

廷翰自衛士至上將，頗以武勇自任，寬厚容衆，雖不事威嚴，而長於御下。爲殿前都指揮使，入朝，常行衆中，每歷宮殿門，少識之者。嘗與郊祀恩，當追封三世，廷翰少孤，其大父以上皆不逮事，忘其家諱，上爲撰名親書賜之。子贊元，宮苑使、澄州刺史；贊明，皇城使、勤州團練使。

崔翰字仲文，京兆萬年人。少有大志，風姿偉秀，太祖見而奇之，以隸麾下。從周世宗征淮南，平壽春，取關南，以功補軍使。宋初，遷御馬直副指揮使，從征澤潞。開寶初，遷河東降民以實陝西地，晉人勇悍，多習武藝，命翰差擇之。及閱試河北鎮兵，取其驍果者以分配天武兩軍。九年，領端州刺史。

太宗卽位，進本州團練使。太平興國二年秋，講武於西郊，時殿前都指揮使楊信病瘖，命翰代之。翰分布士伍，南北綿亙二十里，建五色旗號令，將卒望其所舉，以爲進退，六師周旋如一。上御臺臨觀，大悅，以藩邸時金帶賜之，謂左右曰：「晉朝之將，必無如崔翰者。」四年，從征太原，命總侍衛馬步諸軍，率先攻城，流矢中其頰，神色不變，督戰益急，上卽軍帳撫問之。太原平，時上將有事幽薊，諸將以爲晉陽之役，師罷餉匱，劉繼元降，賞賚

且未給，遽有平燕之議，不敢言。翰獨奏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上謂然，定議北伐。既而班師，命諸將整暇以還。至金臺驛，大軍南向而潰，上令翰率衛兵千餘止之。翰請單騎往，至則諭以師律，衆徐以定，不戮一人。既復命，上喜，因命知定州，得以便宜從事，緣邊諸軍並受節制，軍市租儲，得以專用。

冬，契丹兵數萬寇滿城，翰會李漢瓊兵於徐河，河陽節度崔彥進兵自高陽關繼至，因合擊之。契丹投西山坑谷中死者不可勝計，俘馘數萬，所獲他物又十倍焉。以功擢武泰軍節度使。

初，劉繼元降，上令翰往撫慰，俘略無得出城。時秦王廷美以數十騎將冒禁出，翰呵止之。至是，搆於上。明年夏，出爲感德軍節度使。至鎮時，盜賊充斥，翰誘其渠魁，戒以禍福，羣盜感悟，散歸農畝，境內肅然。

雍熙二年，移知滑州。三年，北伐不利，上追念徐河之功，召翰爲威虜軍行營兵馬都部署。四年春，改鎮定國軍。二年（太平興國），移鎮鎮安軍。淳化三年召還，以疾留京師。稍間，入見上曰：「臣旣以身許國，不願死於家，得以馬革裹尸足矣。」上壯之，復令赴鎮，月餘卒，年六十三，贈侍中。

翰驍勇有謀，所至多立功。輕財好施，死之日家無餘貲。晚年酷信釋氏。子繼頤，虞

部員外郎。孫承業，內殿承制、閣門祇候；承祐，內殿崇班。

論曰：自曹翰而下，嘗任將帥居節鎮者凡十人，其初率由拳勇起家戎行，雖不事問學，而皆精白一心，以立事功。始終匹休，而無韓、彭之禍者，由制御保全之有道也。楊信以篤實，重進以忠朴，劉遇以淳謹，廷翰以武勇稱，故皆終始委遇而不替。漢瓊雖木強使酒，米信所爲雖多暴橫，党進恂恂類懷姦詐，懷忠論遷似昧大體；然以征太原、平江南、戰徐河觀之，皆不害其爲驍果也。至於好謀善戰，輕財好施，所至立功，則未有優於曹翰、崔翰者也。然不可與古之良將同日而語者，崔之論奏平燕，未免出於率爾；而曹之殺降卒，屠江州，則又過於忍者也。君子謂功莫優於二子，而過亦莫先於二子，信矣。

校勘記

(一) 弟嗣贊 三字原脫，據本書目錄中補。

(二) 靜戎軍保州長城滿城緣邊都巡檢使 「滿城」原作「蒲城」。按蒲城，宋代隸屬陝西之華州，不在緣邊；而本書卷八六地理志「保州」條下註：「太平興國六年，析易州滿城之南境入焉。」可見此

處「蒲城」當作「滿城」，據改。

〔三〕峽口砦 原作「岐口砦」，據本書卷二五八曹彬傳、長編卷一五改。

〔四〕滿城 原作「蒲城」，按下文說：「大敗之，逐至遂城。」遂城在河北西路，蒲城在陝西路，此戰不可能自蒲城追至遂城。又此次戰役劉廷翰、崔翰都參加，下文劉廷翰傳說：「廷翰先陣於徐河，（崔）彥進率師出黑蘆堤北，銜枚躡契丹後，崔翰、漢瓊兵繼至，合擊之，大敗其衆於蒲城。」崔翰傳說：「契丹兵寇蒲城，翰會李漢瓊於徐河。」長編卷二〇記此次戰役會師情況，與上述二傳基本相同，並說：「大軍次滿城，敵騎至。」按地理，徐河附近無蒲城，而有滿城，且滿城與遂城相近，當以長編爲是。此三傳之「蒲城」都應改爲「滿城」，下文不再出校。

〔五〕四年 上文的紀元是「端拱」，但端拱無四年。下文說明年米信死，據宋會要禮四一之五三，米死於淳化五年。則此處「四年」應是淳化四年，失書「淳化」紀元。

〔六〕靈丘 原作「靈州」，於地理上不合，據本書卷五太宗紀、長編卷二七、東都事略卷二八田重進傳改。

〔七〕蕭啜理 原作「蕭啜埋」，本書卷五太宗紀作「蕭啜理」，長編卷二七譯作「蕭多羅」，「理」、「羅」音近；又遼史卷一一聖宗紀作「蕭啜里」；作「理」是，據改。

〔八〕二年 上文已有雍熙四年，此處不應又出「二年」。按「雍熙」只有四年，其下的紀元是「端拱」，

此上脱端按二字

此上脱端按二字

此上脱端按二字

此上脱端按二字

此上脱端按二字

此上脱端按二字

此上脱端按二字

此上脱端按二字

此上脱端按二字

此上脱端按二字

此上脱端按二字

此上脱端按二字

此上脱端按二字

此上脱端按二字

此上脱端按二字

此上脱端按二字

此上脱端按二字

宋史卷二百六十一

列傳第二十

李瓊 郭瓊 陳承昭 李萬超 白重贊 王仁鎬 陳思讓

孫若拙

焦繼勳 子守節

劉重進 袁彥 祁廷訓 張鐸

李萬全 田景咸 王暉附

李瓊字子玉，幽州人。祖傳正，涿州刺史。父英，涿州從事。瓊幼好學，涉獵史傳。杖策詣太原，依唐莊宗，屬募勇士，卽應募，與周祖等十人約爲兄弟。一日會飲，瓊熟視周祖，知非常人。因舉酒祝曰：「凡我十人，龍蛇混合，異日富貴無相忘，苟渝此言，神降之罰。」皆刺臂出血爲誓。周祖與瓊情好尤密，嘗過瓊，見其危坐讀書，因問所讀何書，瓊曰：「此閩外春秋，所謂以正守國，以奇用兵，較存亡治亂，記賢愚成敗，皆在此也。」周祖令讀之，謂瓊曰：「兄當教我。」自是周祖出入常袖以自隨，遇暇輒讀，每問難瓊，謂瓊爲師。及討河中，乃

解瓊兵籍，令參西征軍事。賊平，表於朝，授朝散大夫、大理司直。歲中，遷太子洗馬。周祖鎮鄴，表爲大名少尹。

廣順初，拜將作監，充內作坊使，賜金紫。連知亳、陝二州，改濟州刺史。世宗初，遷洛州團練使，改安州防禦使，治郡寬簡，民請立碑頌德，詔中書舍人竇儀撰文賜之。

宋初，召爲太子賓客。建隆三年，上章請老，改右驍衛上將軍致仕。瓊信釋氏，明年四月八日，詣佛寺，遇疾歸，至暮卒，年七十三，贈太子少師。

郭瓊，平州盧龍人。祖海，本州兩治使。父令奇，盧臺軍使。瓊少以勇力聞，事契丹，爲蕃漢都指揮使。後唐天成中，挈其族來歸，明宗以爲亳州團練使，改刺商州，遷原州。清泰初，移階州，城壘未葺，蜀人屢寇，瓊患之，因徙城保險，民乃無患。受詔攻文州，拔二十餘砦，生擒數百人。

晉天福中，移刺警州，屬羌、渾騷動，朔方節度張希崇表瓊爲部署，將兵共討平之。連領滑、坊、虢、衛四州。開運初，爲北面騎軍排陣使。陽城之役，戰功居多。改沂州刺史，充荊口砦主兼東面行營都虞候。擒莫州刺史趙思以獻，改刺懷州。俄爲北面先鋒都監。契

丹陷中原，盜賊蠭起，山東爲甚，契丹主命瓊復刺沂州以禦盜，瓊即日單騎赴郡。盜聞瓊威名，相率遁去。

漢乾祐中，淮人攻密州，以爲行營都部署，未至，淮人解去。會平盧節度劉銖恃佐命之舊，稱疾不朝，將相大臣，懼其難制，先遣瓊與衛州刺史郭超以所部兵屯青州。銖不自安，置酒召瓊，伏壯士幕下，欲害瓊。瓊知其謀，屏去從者，從容就席，略無懼色，銖不敢發。瓊因爲陳禍福，銖感其言，遂治裝。俄詔至，即日上道。瓊改潁州團練使，又加防禦使。時朗州結荆、淮、廣南合兵攻湖南，詔瓊以州兵合王令溫大軍攻光州，尋以內難不果。罷歸朝，遣詣河北計度兵甲芻糧。

周祖祀南郊，召權知宗正卿事。世宗征劉崇，爲北面行營都監，歷絳、蔡、齊三州防禦使。在齊州，民饑，瓊以己俸賑之。人懷其惠，相率詣闕頌其德政，詔許立碑。

宋建隆三年，告老，加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歸洛陽。乾德二年，卒，年七十二。瓊雖起卒伍，而所至有惠政，尊禮儒士，孜孜樂善，蓋武臣之賢者也。

陳承昭，江表人。始事李景爲保義軍節度，周世宗征淮南，景以承昭爲濠、泗、楚、海水

陸都應援使。世宗既拔泗州，引兵東下，命太祖領甲士數千爲先鋒，遇承昭於淮上擊敗之，追至山陽北，太祖親禽承昭以獻。世宗釋之，授右監門衛上將軍，賜錦袍、銀帶，改右領軍衛上將軍，分司西京。

宋初入朝，太祖以承昭習知水利，督治惠民、五丈二河以通漕運，都人利之。建隆二年，河成，賜錢三十萬。承昭言其壻王仁表在南唐，帝爲致書於李景，令遣歸闕，歷左右神武統軍。

四年春，大發近甸丁壯數萬，修畿內河堤，命承昭董其役。又令督諸軍子弟數千，鑿池於朱明門外，以習水戰。從征太原，承昭獻計請壅汾水灌城，城危甚，會班師，功不克就。乾德五年，遷右龍武軍統軍。開寶二年，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中使護喪。大中祥符元年，錄其孫宗義爲三班借職。

李萬超，并州太原人。幼孤貧，負販以養母，晉祖起并門，萬超應募隸軍籍。戰累捷，稍遷軍校。從李守貞討楊光遠於青州，奮勇先登，飛石中其腦，氣不屬者久之。開運中，從杜重威拒契丹於陽城，流矢貫手，萬超拔矢復戰，神色自若。以功遷肅銳指揮使。

契丹入中原，時萬超以本部屯潞州，主帥張從恩將棄城歸契丹，會前驍衛將軍王守恩服喪私第，從恩卽委以後事，遁去。及契丹使至，專領郡務，守恩遂無所預。萬超奮然謂其部下曰：「我輩垂餌虎口，苟延旦夕之命，今欲殺使，保其城。非止逃生，亦足建勳業，汝曹能乎？」衆皆躍然喜曰：「敢不唯命。」遂率所部大譟入府署，殺其使，推守恩爲帥，列狀以聞。漢祖從其請，仍命史弘肇統兵先渡河至潞，見萬超，語之曰：「得復此州，公之力也。吾欲殺守恩，以公爲帥，可乎？」萬超對曰：「殺契丹使以推守恩，蓋爲社稷計爾。今若賊害於人，自取其利，非宿心也。」弘肇大奇之，表爲先鋒馬步軍都指揮使。路經澤州，刺史翟令奇堅壁拒命，萬超馳至城下，諭之曰：「今契丹北遁，天下無主，并州劉公仗大義，定中土，所向風靡，後服者族，盍早圖之。」令奇乃開門迎納。弘肇卽留萬超權州事，漢祖遂以爲刺史。及征李守貞，以萬超爲行營壕砦使。河中平，拜懷州刺史。

周祖開國，從征慕容彥超，又爲都壕砦使，以功授洛州團練使，預收秦鳳，改萊州。從平淮南，連移蘄登二州，所至有善政。屬有詔重均田租，前牟平令馬陶，籍隸文登縣，隱苗不通，命繫之，將斬而後聞。陶懼遁去，由是境內肅然。

宋初，入爲右武衛大將軍，遷左驍衛大將軍。開寶八年，卒，年七十二。

白重贊，憲州樓煩人，其先沙陀部族。重贊少從軍，有武勇。漢初，自散員都虞候三遷護聖都指揮使。乾祐中，李守貞據河中叛，隱帝以重贊爲行營先鋒都指揮使。河中平，以功領端州刺史。周初，轉護聖左廂都指揮使。未幾，出爲鄭州防禦使，改相州留後。廣順中，授義成軍節度。在鎮日，河屢決，重贊親部丁壯，塞大程、六合二堤，詔書褒美。

世宗征劉崇，以重贊爲河東道行營馬軍都指揮使，重贊與李重進居陣西偏，樊愛能、何徽居陣東偏。旣合戰，愛能與徽皆遁走，惟重贊與重進率所部力戰，世宗自督親軍合勢薄之，并人大敗。旣誅愛能等，重贊以功授保大軍節度使。及世宗征太原，以河陽劉詞爲隨駕都部署，命重贊副之。其忻州監軍殺刺史趙臯及契丹大將楊釋姑，以城降，而契丹兵猶盛，命重贊及符彥卿擊走之。世宗還京，改河陽三城節度、檢校太尉。及征淮南，命重贊率親兵三千軍于潁上。未幾，改淮南道行營馬步軍都虞候。俄遷彰義軍節度。

宋初，加檢校太師，改鎮涇州。有馬步軍教練使李玉，本燕人，凶狡，與重贊有隙。遂與部下閹承恕謀害重贊，密遣人市馬纓，僞造制書云重贊構逆，令夷其族。乃自持僞制并馬纓，以告都校陳延正曰：「使者致而去矣。」延正具白重贊，重贊封其書以聞。太祖大駭，令驗視之，率皆誕謬，遂命六宅使陳思誨馳赴涇州，禽玉及承恕鞫問，伏罪棄市。

延正擢領刺史以賞之，仍詔諸州，凡被制書有關機密，則詳驗印文筆迹。俄改泰寧軍節度。乾德四年，又爲定國軍節度。開寶二年，改左千牛衛上將軍，奉朝請。三年，卒，年六十二。

王仁鎬，邢州龍岡人。後唐明宗鎮邢臺，署爲牙校，卽位，擢爲作坊副使，累遷西上閣門使。清泰中，改右領軍衛將軍。晉天福中，青州楊光遠將圖不軌，以仁鎬爲節度副使，伺其動靜。歷二年，或譖仁鎬于朝，改護國軍行軍司馬。仁鎬至河中數月，光遠反書聞。漢乾祐中，歷昭義、天雄二軍節度副使。

周祖鎮鄴，表仁鎬爲副留守。及起兵，仁鎬預其謀。周祖卽位，仁鎬爲王峻所忌，出爲唐州刺史，遷棣州團練使，入爲右衛大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顯德初，出爲永興軍節度使。世宗嗣位，移河中。會殿中丞上官瓚使河中還，言河中民多匿田租，遂遣瓚按視均定。百姓苦之，多逃亡他郡，仁鎬抗論其事，乃止。丁繼母憂，去官。

五年，拜安國軍節度，制曰：「眷惟襄國，實卿故鄉。分子龍節之權，成爾錦衣之美。」郡民扶老攜幼，迎於境上，有獻錦袍者四，仁鎬皆重衣之，厚酬以金帛。視事翌日，省其父祖

之墓，周視松檟，涕泗嗚咽，謂所親曰：「仲由以爲不如負米之樂，信矣。」時人美之。郡有羣盜，仁鎬遣使遺以束帛，諭之，悉遁去，不復爲盜。恭帝嗣位，移山南東道節度。

宋初，加檢校太師。建隆二年，以疾召還，次唐州，卒於傳舍，年六十九。

仁鎬性端謹儉約，崇信釋氏，所得俸祿，多奉佛飯僧，每晨誦佛經五卷，或至日旰方出視事。從事劉謙責仁鎬曰：「公貴爲藩侯，不能勤恤百姓，孜孜事佛，何也？」仁鎬斂容遜謝，無愠色。當時稱其長者。

陳思讓字後己，幽州盧龍人。父審確，仕後唐至晉，歷檀、順、涿、均、沁、唐、祁、城八州刺史。預征蜀，權利州節度，終金州防禦使。思讓初隸莊宗帳下，卽位，補右班殿直。晉天福中，改東頭供奉官，再遷作坊使。安從進叛於襄陽，以思讓爲先鋒右廂都監，從武德使焦繼勳領兵進討。遇從進之師於唐州花山下，急擊大破之，從進僅以身免。以功領獎州刺史。從進平，授坊州刺史。

八年冬，契丹謀入寇，以思讓監澶州軍，賜鞍勒馬、器帛。討楊光遠於青州也，又爲行營右廂兵馬都監，兵罷，改磁州刺史。會符彥卿北征契丹，思讓表求預行。未幾，改衛州。

連丁內外艱。時武臣罕有執喪禮者，思讓不俟詔，去郡奔喪，聞者嘉之。起復隨州刺史。

漢初，移淄州，罷任歸朝。會淮南與朗州馬希萼合兵淮南，攻湖南，馬希廣來乞師，旋屬內難，又周祖北征，乃分兵令思讓往郢州赴援，兵未渡而希廣敗。思讓留於郢。

周祖卽位，遣供奉官邢思進召思讓及所部兵還。劉崇僭號太原，周祖思得方略之士以備邊，遣思讓率兵詣磁州，控扼澤潞。未幾，授磁州刺史，充北面兵馬巡檢。未行，陞磁州爲團練，卽以思讓充使。

廣順元年九月，劉崇遣大將李瓌領馬步軍各五都，鄉兵十都，自團柏軍於審子店。思讓與都監向訓、張仁謙等率龍捷、吐渾軍，至虎亭西，與瓌軍遇，殺三百餘人，生禽百人，獲崇偏將王璠、曹海金，馬五十匹。俄遣王峻援晉州，以思讓與康延沼分爲左右廂排陣使，令率軍自烏嶺路至絳州與大軍合。崇燒營遁去，思讓又與藥元福襲之。俄命權知絳州。明年春，遷絳州防禦使。

顯德元年九月，改亳州防禦使，充昭義軍兵馬鈐轄，屢敗并人及契丹援兵，遷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充北面行營馬步軍排陣使。五年，敗并軍千餘於西山下，斬五百級。是秋，邢州官吏耆艾、邢銖等四十人詣闕，求借留思讓，詔褒之。十二月，改義成軍節度觀察留後。

六年春，世宗將北征，命先赴冀州以俟命。及得瓦橋關，爲雄州，命思讓爲都部署，率

兵戍守。世宗不豫還京，留思讓爲關南兵馬都部署。恭帝嗣位，授橫海軍〔三〕節度。

宋初，加檢校太傅。乾德二年，又爲保信軍節度。時皇子興元尹德昭納思讓女爲夫人。開寶二年夏，改護國軍節度、河中尹。七年，卒，年七十二。贈侍中。

思讓累歷方鎮，無敗政，然酷信釋氏，所至多禁屠宰，奉祿悉以飯僧，人目爲「陳佛子」。身沒之後，家無餘財。弟思誨，至六宅使。子欽祚，累遷至香藥庫使、長州刺史。欽祚子若拙。

若拙字敏之。幼嗜學，思讓嘗令持書詣晉邸，太宗嘉其應對詳雅，將縻以府職，若拙懇辭。太平興國五年，進士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鄂州，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知單州。以能政，就改太常丞，遷監察御史，充鹽鐵判官。益州繫囚甚衆，太宗覽奏訝之，召若拙面諭，委以疏決，遷殿中侍御史、通判益州。淳化三年，就命爲西川轉運副使，未幾，改正使，召歸。會李至守洛都，表若拙佐治，改度支員外郎，通判西京留司。久之，柴禹錫鎮涇州，復奏爲通判，遷司封員外郎，部送芻糧至塞外，優詔獎之。

入爲鹽鐵判官，轉工部郎中。與三司使陳恕不協，求徙他局，改主判開拆司。車駕北巡，命李沆留守東京，以若拙爲判官。河決鄆州，朝議徙城以避水患，命若拙與閻承翰往規度，

尋命權京東轉運使，因發卒塞王陵口，又於齊州浚導水勢，設巨隄於采金山，奏免六州所科梢木五百萬，民甚便之。河平，眞授轉運使。召還，拜刑部郎中、知潭州。時三司使缺，若拙自謂得之。及是大失望，因請對，言父母年老，不願遠適，求納制命。上怒，謂宰相曰：「士子操修，必須名實相副，頗聞若拙有能幹，特遷秩委以藩任，而貪進擇祿如此。往有黃觀者，或稱其能，選爲西川轉運使，輒訴免，當時黜守遠郡。今若拙復爾，亦須譴降。凡用人，豈以親疎爲間，苟能盡瘁奉公，有所樹立，何患名位之不至也。」乃追若拙所授告敕，黜知處州，徙溫州。代還，復授刑部郎中，再爲鹽鐵判官，改兵部郎中、河東轉運使，賜金紫。

會親祀汾陰，若拙以所部緡帛、芻粟十萬，輸河中以助費，經度制置使陳堯叟言其幹職，擢拜右諫議大夫，徙知永興軍府。時鄰郡歲饑，前政拒其市糴，若拙至，則許貿易，民賴以濟。又移知鳳翔府，入拜給事中、知澶州。蝗旱之餘，勤于政治，郡民列狀乞留。天禧二年，卒，年六十四。錄其子映爲奉禮郎。

若拙多誕妄，寡學術，當時以第二人及第者爲膀眼，若拙素無文，故目爲「瞎膀」云。

焦繼勳字成績，許州長社人。少讀書有大志，嘗謂人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取萬戶侯。豈能孜孜事筆硯哉？」遂棄其業，游三晉間爲輕俠，以飲博爲務。晉祖鎮太原，繼勳以儒服謁見，晉祖與語，悅之，留帳下。天福初，授皇城兼宮苑使，遷武德使。安重榮反鎮州，安從進自襄陽舉兵爲應。晉祖命繼勳督諸將進討。至唐州南，遇從進軍萬餘，設伏擊敗之，禽其牙將安洪義、鮑洪等五十餘人，得山南東道印，從進單騎奔還。從進弟從貴率兵千餘人，援均州刺史蔡行遇，繼勳殺其衆七百，生禽百，獲從貴，斷腕放入城中，從進自此不能復鎮。繼勳以功就拜齊州防禦使。少帝卽位，從進平，藉繼勳威名鎮之，徙襄陽防禦使。歲餘，入爲右千牛衛大將軍，拜宣徽北院使，遷南院使。

西人寇邊，朝議發師致討，繼勳抗疏請行，拜秦州觀察使兼諸蕃水陸轉運使。既至，推恩信，設方略招誘，諸郡酋長相率奉玉帛、牛酒乞盟，邊境以安。俄徙知陝州，就遷保義軍兵馬留後。

漢初，鳳翔軍校陽彥昭據城叛，命繼勳率師討之，以功授保大軍節度。召入，會漢祖幸大名，留爲京城右廂巡檢使，俄改右羽林統軍。隱帝末，命繼勳領兵北征。及周祖舉兵向闕，繼勳奉隱帝逆戰於留子陂，戰不利，遂歸周祖。

廣順初，改右龍武統軍。世宗征淮南，爲左廂排陣使，又改右羽林統軍、左屯衛上將。

軍，以戰功拜彰武軍節度。

宋初，召爲右金吾衛上將軍，改右武衛上將軍。乾德三年，權知延州。四年，判右街仗，杜審瓊卒，命繼勳代之。時向拱爲西京留守，多飲燕，不省府事，羣盜白日入都市劫財，拱被酒不出捕逐。太祖選繼勳代之，月餘，京城肅然。太祖將幸洛，遣莊宅使王仁珪、內供奉官李仁祚部修洛陽宮，命繼勳董其役。車駕還，嘉其幹力，召見褒賞，以爲彰德軍節度，仍知留府事。仁珪領義州刺史，仁祚爲八作副使。繼勳以太平興國三年卒，年七十八，贈太尉。

繼勳獵涉史傳，頗達治道，所至有善政。然性吝嗇，多省公府用度，時論少之。子守節。

守節字秉直，初補左班殿直，選爲江、淮南路採訪。還奏稱旨，擢閣門祇候。李順餘黨擾西川，命與上官正討平之。高、溪州蠻內寇，又命往圖方略，守節言：「山川回險，非我師之利。」詔許招納。

咸平中，置江淮南、荆湖路兵馬都監，首被選擇。又討施、夔州叛蠻，以大義諭其酋長，皆悔過內附，因爲之畫界定約。還遷閣門通事舍人，監香藥樞密院，三司言歲課增八十

餘萬。時守節已爲衣庫副使，當遷閣門副使，眞宗謂輔臣曰：「守節緣財利羨餘而遷橫行，何以勸邊陲効命者？」止以爲宮苑副使。

奉使契丹，館伴丁求說指遠山謂曰：「此黃龍府也。」守節應聲曰：「燕然山距此幾許？」求說慚服。久之，遷皇城副使，管勾軍頭引見司。坐以白直假樞密院副承旨尹德潤治第，免所居官。三遷東上閣門使，加滎州刺史。數請補外，歷知襄、鄧、汝三州，遷四方館使，以右神武大將軍致仕卒。

劉重進，幽州人，本名晏僧。梁末隸軍籍。晉初，以習契丹語，應募使北邊，改右班殿直，因賜是名。遷西頭供奉官，再使契丹。契丹主以其敏慧，留爲帳前通事；俄南侵，署重進武軍節度。

漢初，移鎮鄧州。漢法，禁牛革甚嚴，州民崔彥、陳寶選八人自本鎮持革詣漢祖廟輓鼓，重進杖遣之。判官史在德謂重進不善用法，宜置極典。及大理、刑部詳覆，重進所斷爲是。在德坐故入，杖死之。

乾祐末，罷鎮來朝。周祖起兵至封丘，詔重進與左神武統軍袁義率兵拒之，重進望塵

退走。周廣順初，從征兗州。未幾，封薛國公。俄召爲右神武統軍，累加檢校太師。世宗南征，爲右廂排陣使。顯德三年，世宗聞揚州無備，遣宣祖、韓令坤與重進等往襲取之，又爲先鋒都部署，進克泰州。初，楊行密子孫居海陵，號永寧宮，周師渡淮，盡爲李景所殺。重進入其家，得玉硯、玉杯盤、水晶盞、瑪瑙盃、翡翠瓶以獻。俄命判廬州行府事兼行營都部署，敗淮人千餘于州境，又敗五百衆于白城湖。及世宗再巡，吳師潰于紫金山，有至東山口者，重進殺三千餘衆。及下壽州，以功授武勝軍節度。淮南平，改鎮邠州。世宗北征，爲先鋒都指揮使。恭帝卽位，封開府。

宋初，進封燕國公。建隆二年秋，授右羽林統軍。乾德五年，改左領軍衛上將軍。重進徒善譯語，無他才能，值契丹入中原，遂至方鎮。及在環衛，嘗從幸玉津園，太祖召與語。既退，謂左右曰：「觀重進應對不逮常人，前朝以爲將帥，何足重耶？」六年，卒，年七十。

袁彥，河中河東人。少以趨勇應募從事，隸奉國營。漢乾祐中，周祖領軍討李守貞，以彥置麾下，及鎮鄴，以爲部直小將。周廣順中，世宗在澶淵，遷爲親事都校。世宗尹京，改開封府步直指揮使。顯德初，授內外步軍都軍頭，領泉州刺史。未幾，改岳州防禦使。從

征壽州，爲城北造竹龍都部署。竹龍者，以竹數十萬竿，圍而相屬，上設版屋，載甲士數百人，以攻其城。又命於渦口修橋，橋成，世宗幸焉，因立爲鎮淮軍。李繼勳以淮上失律，罷軍職，命彥爲武信軍節度，權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又命爲淮南道行營馬步軍副都指揮使，賜衣服、金帶、鞍勒馬、鎧甲、器仗，遣赴軍前。

太祖下滁陽，禽皇甫暉、姚鳳，彥皆有勞績，詔褒之。又令率師屯下蔡以逼壽春。及劉仁贍降，從世宗攻濠、泗，又禽南唐將許文縝、邊鎬等以獻。師還，眞授步軍都指揮使，領彰信軍節度。六年春，發近畿丁壯浚五丈河，命彥董其役。恭帝嗣位，移保義軍節度。

宋初，加檢校太尉。是秋來朝，改鎮曹州。乾德六年，爲靜難軍節度。開寶二年，移鄆州。五年，罷鎮歸闕，卒，年六十六。景德四年，特詔錄其孫昭慶爲借職。大中祥符八年，昭慶上彥周朝所受告敕有二聖名諱者，特遷殿直。

祁廷訓本名廷義，避太宗舊名改焉。河南洛陽人。父珪，梁左監門衛大將軍。廷訓善書計、騎射，隸周祖帳下。廣順中，歷東西班右蕃行首、鐵騎都虞候。世宗卽位，改東西班都指揮使，遷內殿直都指揮使，繼領蘭、睦二州刺史。從征淮南，賜以明光細甲，令董舟

師巡江界。吳人伏兵三江口葭莢中，掩擊廷訓，廷訓力戰大破之，俘馘千人，餘黨遁去。江北平，以功遷吉州團練使，領鐵騎左廂都指揮使。月餘，遷嵐州防禦使，領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宋初，爲安遠軍節度觀察留後，是秋，改河陽。乾德二年，又改彰德軍節度留後，俄權知鄧州。五年，就拜義武軍節度。

開寶二年，太祖征太原，以廷訓爲北面副都部署。太平興國元年來朝。二年冬，改左領軍衛上將軍。五年，坐私販竹木貴鬻入官，責本衛大將軍。未幾，復舊官。六年，卒，年五十八。

廷訓形質魁岸，無才略，臨事多規避，時人目爲「祁橐駝」，以其龐大而無所取也。

張鐸，河朔人，少以材武應募隸軍籍。漢初，爲奉國右第六軍都指揮使，領澧州刺史。周祖以樞密使鎮鄴，鐸以所部從行，及起兵，鐸預焉。廣順初，鐸爲奉國左廂都指揮使，韓通爲右廂都指揮使；俄並兼防禦使，鐸領永州，通領睦州。會改奉國爲虎捷，鐸仍領其職。是冬，出爲密州防禦使，改亳州。三年，授鎮國節度。郊祀畢，加檢校太傅。世宗初，移彰義軍，未幾，加檢校太尉。顯德三年，又移河中尹、護國軍節度。

宋初，加檢校太師，俄復鎮涇州。州官歲市馬，鐸厚增其直而私取之，累至十六萬貫，及擅借公帑錢萬餘緡，侵用官麴六千四百餅。事發，召歸京師，本州械繫其子保常及親吏宋習。太祖以鐸宿舊，釋不問，罷鎮爲左屯衛上將軍，奉朝請而已。其所盜用，仍蠲除之，保常、習亦得釋。鐸又嘗假晉邸錢百六十萬，太宗卽位，詔貰之。俄命判左金吾街仗。及駕征河東，以鐸爲京城內外都巡檢，鄜州刺史高繼充、閑廐副使張守明分爲裏城左右廂巡檢。雍熙三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傅。

子熙載至左千牛衛大將軍。熙載子禹珪字天錫，粗知書，有方略，幼事太宗藩邸，卽位，補東西班承旨，改殿直，帶御器械。以材勇擢居禁衛，殿前散祇候都虞候。咸平初，授內殿直都虞候，領恩州刺史。三年，出爲滁州刺史，知洛、瀛、霸三州，並兼兵馬鈐轄，徙嵐州。西人勒厥麻誘衆叛，禹珪率衆討之，俘六千餘人，獲名馬孳畜甚衆。

景德初，授高陽關行營副都部署。契丹旣請和，帝思守臣有武幹能鎮靜邊郡者，親錄十餘人名付中書，禹珪預焉。遂知石州，徙代、兗州，又移澶州，頗勤政治，以瑞麥生、獄空，連詔嘉獎。會河堤決溢，禹珪率徒塞之，宰相王旦使兗州還，言其狀，優詔褒之。就拜洛州團練使，尋知廣信軍。天禧初，復爲高陽關副都部署兼知瀛州。明年召還，將授四廂之職，卒，年五十九。錄其二子。

李萬全，吐谷渾部人。善左右射，隸護聖軍爲騎士，累遷至本軍都校，與田景咸、王暉等從周祖入汴，號十軍主。顯德中，爲彰武軍節度。

宋初，加檢校太尉、橫海軍節度。乾德中代歸，太祖數召於苑中宴射。萬全無將略，惟挽強弓，老而不衰，帝亦以此賞之。

田景咸、王暉，皆太原人。景咸仕漢，爲奉國右廂都校，從周祖入汴，爲龍捷左廂都校，改安國軍留後。俄眞拜，陞本軍節度。世宗時，拜武勝軍節度。宋初，爲左驍衛上將軍。開寶三年卒。

景咸性鄙吝，務聚斂，每使命至，惟設肉一器，賓主共食。後罷鎮，常忽忽不樂。妻識其意，引景咸徧閱囊儲，景咸方自釋。在邢州日，使者王班至，景咸勸班酒曰：「王班請滿飲。」典客曰：「是使者姓名也。」景咸悟曰：「我意『王班』是官爾，何不早諭我。」聞者笑之。

暉性亦吝嗇，貲甚富，而妻子飯疏糲，縱部曲誅求，民甚苦之。世宗以先朝功臣，知而弗問焉，至右神武統軍。建隆四年，終右領軍衛上將軍。

論曰：太祖事漢、周，同時將校多聯事兵間，及分藩立朝，位或相亞。宋國建，皆折其猛悍，不可屈之氣，俛首改事，且爲盡力焉。揚雄有言：「御之得其道，則狙詐咸作使。」此太祖之英武而爲創業之君也歟。

校勘記

〔二〕會淮南與朗州馬希萼合兵淮南 按舊五代史卷一〇三隱帝紀、通鑑卷二八九後漢紀都說是荆南、淮南（通鑑作「江南」、廣南（通鑑作「嶺南」）合謀，欲分割湖湘（通鑑作「湖南」），乾祐三年十月丙午，馬希廣請漢發兵援助，通鑑並有「乞發兵屯澧州以扼江南、荆南援朗州之路」一語，同此處所說不合，疑「合兵」下之「淮南」二字有誤。

〔三〕康延沼 原作「康延昭」，據本書卷二五五本傳、通鑑卷二九〇改。

〔三〕橫海軍 原作「廣海軍」，按舊五代史卷一二〇周恭帝紀作「陳思讓爲滄州節度使」，滄州自後唐至宋都是橫海軍節度使駐地，見五代會要卷二四、本書卷八六地理志。據改。

〔四〕東西班右蕃行首 「右蕃」，本書卷二七八馬全義傳作「右番」，當是。參考該傳校勘記〔三〕。

宋史卷二百六十二

列傳第二十一

李穀 咎居潤 竇貞固 李濤 弟澣 孫仲容 王易簡

趙上交 子曦 張錫 張鑄 邊歸讜 劉溫叟 子燁 孫几

劉濤 邊光範 劉載 程羽

李穀字惟珍，潁州汝陰人。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少勇力善射，以任俠爲事，頗爲鄉人所困，發憤從學，所覽如宿習。年二十七，舉進士，連辟華、泰二州從事。

晉天福中，擢監察御史。少帝領開封尹，以穀爲太常丞，充推官。晉祖幸鄴，少帝居守，加穀虞部員外郎，仍舊職。少帝爲廣晉尹，穀又爲府推官。及卽位，拜職方郎中，俄充度支判官，轉吏部郎中，罷職。天福九年春，少帝親征契丹，詔許扈從，充樞密直學士，加給事中。爲馮玉、李彥韜所排。會帝再幸河北，改三司副使，權判留司三司事。

開運二年秋，出爲磁州刺史、北面水陸轉運使。契丹入汴，少帝蒙塵而北，舊臣無敢候謁者，穀獨拜迎於路，君臣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囊以獻。會契丹主發使至州，穀禽斬之，密送款於漢祖，潛遣河朔酋豪梁暉入據安陽，契丹主患之，卽議北旋。

會有告契丹以城中虛弱者，契丹還攻安陽，陷其城，穀自郡候契丹，遂見獲。契丹主先設刑具，謂之曰：「爾何背我歸太原？」穀曰：「無之。」契丹主因引手車中，似取所獲文字，而穀知其詐，因請曰：「如實有此事，乞顯示之。」契丹國制，人未伏者不卽置死。自後凡詰穀者六次，穀詞不屈。契丹主病，且曰：「我南行時，人云爾謂我必不得北還，爾何術知之？今我疾甚，如能救我，則致爾富貴。」穀曰：「實無術，蓋爲人所陷耳。」穀氣色不撓，卒寬之。

俄而德光道殂，永康繼立，署穀給事中。時契丹將麻荅守眞定，而李崧、和凝與家屬皆在城中。會李筠、何福進率兵逐麻荅，推護聖指揮使白再榮權知留後。再榮利崧等家財，令甲士圍其居以求賂，既得之，復欲殺崧等滅口。穀遽見再榮謂之曰：「今國亡主辱，公輩握勁兵，不能死節，雖逐一契丹將，城中戰死者數千人，非獨公之力也。一朝殺宰相，卽日中原有主，責公以專殺，其將何辭以對？」再榮甚懼，崧等獲免。

漢初，入拜左散騎常侍。舊制，罷外郡歸本官，至是進秩，獎之也。俄權判開封府。時京畿多盜，中牟尤甚，穀誘邑人發其巢穴。有劉德輿者，梁時屢攝畿佐，居中牟，素有幹材，

穀卽署攝本邑主簿。浹旬，穀請侍衛兵數千佐德輿，悉禽賊黨，其魁一卽縣佐史，一御史臺吏。搜其家，得金玉財貨甚衆，自是行者無患。俄遷工部侍郎。

周祖西征，爲西南面行營水陸轉運使。關右平，改陳州刺史。會有內難，急召赴闕。周祖兵入汴，命權判三司。廣順初，加戶部侍郎。未幾，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仍判三司。初，漢乾祐中，周祖討河中，穀掌轉運，時周祖已有人望，屬漢政紊亂，潛貯異志，屢以諷穀，但對以人臣當盡節奉上而已。故開國之初，倚以爲相。是歲，淮陽吏民數千詣闕請立生祠，許之，穀懇讓得止。

先是，禁牛革法甚峻，犯者抵死。穀乃校每歲用革之數，凡田十頃歲出一革，餘聽民私用。又奏罷屯田務，以民隸州縣課役，盡除宿弊。穀父祖本居河南洛陽，經巢之亂，園廬蕩盡，穀生於外。既貴，訪得舊地，建蘭若，又立垣屋，凡族人之不可仕者分田居之。詔改清風鄉高陽里爲賢相鄉勳德里。

二年，晨起仆階下，傷右臂，在告，旬中三上表辭相位，周祖不允，免朝參，視事本司，賜白藤肩輿，召至便殿勉諭。穀不得已，起視事。征兗州，爲東京留守、判開封府事。

顯德初，加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從世宗征太原，遇賊於高平，匿山谷中，信宿而出，追及乘輿，世宗慰撫之。世宗將趨太原，命穀先調兵食，又代符彥卿判太原行府事。師還，

進位司空、門下侍郎，監修國史。穀以史氏所述本於起居注，喪亂以來遂廢其職，上言請令端明、樞密直學士編記言動，爲內廷日曆，以付史官。是歲，河大決齊、鄆，發十數州丁壯塞之，命穀領護，刻期就功。

二年冬，議伐南唐，以穀爲淮南道行營前軍都部署，兼知廬、壽等州行府事，忠武軍節度王彥超副之，韓令坤以下十二將率從。穀領兵自正陽渡淮，先鋒都將白延遇敗吳軍數千于來遠，又破千餘人于山口鎮，進攻上谿，又敗千餘衆，獲其小校數十人，長圍壽春。南唐遣大將劉彥貞來援，穀召將佐謀曰：「今援軍已過來遠，距壽陽二百里，舟楫將及正陽。我師無水戰之備，萬一斷橋梁，隔絕王師，則腹背受敵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戎輅之至。」初，世宗至圉鎮，已聞此謀，亟走內侍乘駟止之。穀已退保正陽，仍焚芻糧，回軍之際，遞相掠奪，淮北役夫數百悉陷于壽春。世宗聞之怒，亟命李重進率師伐之，以穀判壽州行府。是秋，詔歸闕，得風痺疾，告滿百日，累表請致仕，優詔不允。每軍國大事，令中使就第問之。

四年春，吳人壁紫金山，築甬道以援壽春，不及者數里。師老無功，時請罷兵爲便，世宗令范質、王溥就穀謀之。穀手疏請親征，有必勝之利者三，世宗大悅，用其策。及淮南平，賞賜甚厚。出穀疏，令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爲贊以賜之。是夏，世宗還，穀扶疾見便殿，

詔令不拜，命坐御坐側。以抱疾既久，請辭祿位。世宗怡然勉之，謂曰：「譬如家有四子，一人有疾，棄而不養，非父之道也。朕君臨萬方，卿處輔相之位，君臣之間，分義斯在，奈何以祿奉爲言。」穀愧謝而退。俄以平壽州，敘功加爵邑。是秋，穀抗表乞骸骨，罷相，守司空，加邑封，令每月肩輿一詣便殿，訪以政事。

五年夏，世宗平淮南回，賜穀錢百萬、米麥五百斛、芻粟薪炭等。恭帝卽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趙國公。求歸洛邑，賜錢三十萬，從其請。太祖卽位，遣使就賜器幣。建隆元年，卒，年五十八。太祖聞之震悼，贈侍中。

穀爲人厚重剛毅，深沉有城府，雅善談論，議政事能近取譬，言多詣理，辭氣明暢，人主爲之聳聽。人有難必救，有恩必報。好汲引寒士，多至顯位。與韓熙載善，熙載將南渡，密告穀曰：「若江東相我，我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若中原相我，下江南探囊中物耳。」穀後果如其言。李昉嘗爲穀記室，在淮上被病求先歸。穀視之曰：「子他日官祿當如我。」昉後至宰相、司空。

周顯德中，扈載以文章馳名，樞密使王朴薦令知制誥。除書未下，朴詣中書言之。穀曰：「斯人薄命，慮不克享耳。」朴曰：「公在衡石之地，當以材進人，何得言命而遺才。」載遂知制誥，遷翰林學士，未幾卒。世謂朴能薦士，穀能知人。穀歸洛中，昭義李筠以穀周朝名

相，遺錢五十萬，他物稱是，穀受之。既而筠叛，穀憂恚而終。子吉至補闕，拱至太子中允。

咎居潤，博州高唐人。善書計。後唐長興中，隸樞密院爲小吏，以謹愿稱。晉初，出掌滑州廩庾，遂補牙職。會景延廣留守西洛，署爲右職。延廣卒，居潤往依陝帥白文珂，文珂致仕，乃表薦居潤於周祖。

時世宗尹京，詔以補府中要職。卽位，擢爲軍器庫使。從征高平，以功遷客省使，知青州。從向拱西征，爲行營都監，秦、鳳平，以居潤爲秦州，歷知鳳翔、河中府。顯德三年秋，遷內客省使，代王朴知開封府。四年，再幸壽州，命爲副留守。十月，幸淮上，以居潤爲宣徽北院使兼副留守。五年夏，南征還，復判開封府。六年，征關南，爲東京副留守。及吳廷祚出塞河，命居潤權知開封府事。廷祚爲樞密使，眞判開封府，改左領軍衛上將軍。恭帝嗣位，加檢校太傅。

太祖立，加檢校太尉。及征澤潞，命赴澶州巡警。師還，權知鎮州，加左領軍衛上將軍。建隆二年，又權知澶州。八月，拜義武軍節度，在鎮數年，得風痺，詔還京師。乾德四年，卒，年五十九，贈太師。

居潤性明敏，有節槩，篤於行義。初，晉室將亡，景延廣委其族自洛赴難，至則爲遼人所執。遼人在洛者，遽欲恣擄掠，延廣僚吏部曲悉遁，獨居潤力保護，其家以安。居潤與太祖同事世宗，情好款浹，嘗薦沈倫於太祖，以爲純謹可用，後至宰相，世稱其知人。

子惟質至內園使，弟居濟至水部員外郎。大中祥符三年，錄其孫建中爲三班借職。

竇貞固字體仁，同州白水人。父專，後唐左諫議大夫。貞固幼能屬文，同光中舉進士，補萬全主簿。丁內艱去官，服除，授河東節度推官。時晉祖在藩，以貞固廉介，甚重之。及卽位，擢爲戶部員外郎、翰林學士，就拜中書舍人。

天福三年，詔百僚各上封事，貞固疏曰：「臣聞舉善爲明，知人則哲。聖君在位，藪澤豈有隱淪；昭代用材，政理固無紊亂。求賢若渴，從諫如流，鄭所以譽子皮；□□□□，□□□□，魯所以譏文仲。爲國之要，進賢是先。陛下方樹丕基，宜求多士。乞降詔百僚，令各司議定一人，有何能識，堪何職官，朝廷依奏用之。若能符薦引，果謂當才，所奏之官，望加獎賞；如乖其舉，或涉徇私，所奏之官，宜加殿罰。自然官由德序，位以才升。三人同行，尙聞擇善；十目所視，必不濫知。臣職在論思，敢陳狂狷。」書奏，帝深嘉之，命所司著爲令。

典。明年，改御史中丞，與太常卿崔悅、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同詳定正冬朝會禮節、樂章及二舞行列。歷刑部、門下二侍郎。

少帝卽位，拜工部尙書。遷禮部尙書，知貢舉。舊制，進士夜試，繼以三燭。長興二年改令晝試，貞固以晝晷短，難盡士材，奏復夜試。擇士平允，時論稱之。改刑部尙書，出爲潁州團練使。歲餘，復拜刑部尙書。

漢祖入汴，貞固與禮部尙書王松率百官見于滎陽西，漢祖駐駕，勞問久之。初營宗廟，帝以姓自漢出，遂襲國號，尊光武爲始祖，并親廟爲五。詔羣臣議，貞固上言曰：「按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正義曰：『周之制七廟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又曰：『七廟者，據周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至光武中興，及魏、晉、宋、齊、隋、唐，或立六廟，或立四廟，蓋建國之始，未盈其數也。禮曰『德厚者流光』，此天子可以祀六世之義也。今陛下大定寰區，重興漢祚，旁求典禮，用正宗祧，伏請立高、曾、祖、禰四親廟。及自古聖王祖有功，宗有德，更立始祖在四廟之外，不拘定數，所以或五廟或七廟。今請尊高皇帝、光武皇帝爲始祖，法文王、武王不遷之制，用歷代六廟之規，庶合典禮。』漢祖從之。論者以天子建國，各從其所起，堯自唐侯，禹生大夏是也。立廟皆祖其有功，商之契，周之后稷，魏之武帝，晉之三廟是也。高祖起於晉陽，而追嗣兩漢，徒以同姓爲遠祖，甚非

其義；貞固又以四親匹庶，上合高、光，失之彌遠矣。但援立親廟可也，餘皆非禮。俄遷吏部尙書。

初，帝與貞固同事晉祖，甚相得。時蘇逢吉、蘇禹珪自霸府僚佐驟居相位，思得舊臣冠首，以貞固持重寡言，有時望，乃拜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貞固少時中蠱，若贅在喉中，常鯁闕。及爲相日，因大吐，有物狀蜥蜴落銀盤中，毒氣衝盤，焚於中衢，臭聞百步外，人皆異之。隱帝卽位，加司徒，改本貫永安鄉爲賢相鄉，班瑞里爲勳貴里。楊邠、史弘肇、王章樹黨恣橫，專權凌上，貞固但端莊自持，不能規救。

周祖兵起，貞固與蘇逢吉奉隱帝兵次于野，敗。逢吉倉黃自殺，貞固遂詣周祖。周祖稱太后制，委貞固與蘇禹珪、王峻同掌軍國政事。周祖登位，加兼侍中。會以馮道爲首相，改監修國史。俄罷相，守司徒，封沂國公。世宗卽位，以范質爲司徒，貞固遂歸洛陽，輸課役，齒爲編民。貞固不能堪，懇於留守向拱，拱不聽。

宋初，以前三公赴闕陪位，詣范質，求任東宮三少，預朝請，質不爲奏。乃還洛，放曠山水，與布衣輩攜妓載酒以自適。開寶二年病困，自爲墓誌，卒，年七十八。

李濤字信臣，京兆萬年人。唐敬宗子郇王瑋十一世孫。祖鎮，臨濮令。父元，將作監。宋梁革命，元以宗室懼禍，挈濤避地湖南，依馬殷，署濤衡陽令。濤從父兄郁仕梁爲閤門使，上言濤父子旅湖湘，詔殷遣歸京師，補河陽令。

後唐天成初，舉進士甲科，自晉州從事拜監察御史，遷右補闕。宋王從厚鎮鄴，以濤爲魏博觀察判官。歲餘，入爲起居舍人。

晉天福初，改考功員外郎、史館修撰。晉祖幸大梁，張從賓以盟津叛，陷洛陽，扼虎牢。故齊王全義子張繼祚者實黨之，晉祖將族其家。濤上疏曰：「全義歷事累朝，頗著功效，當巢、蔡之亂，京師爲墟，全義手披荊棘，再造都邑，垂五十年，洛民賴之。乞以全義之故，止罪繼祚妻子。」從之。嘗奉詔爲宋州括田使，前雒州刺史袁正辭齎束帛遺濤，以田園爲託，濤表其事，晉祖嘉之。正辭坐降一階，濤遷浚儀令。改比部郎中、鹽判官，改刑部郎中。

涇帥張彥澤殺記室張式，奪其妻，式家人詣闕上訴。晉祖以彥澤有軍功，釋其罪。濤伏閣抗疏，請置於法。晉祖召見諭之，濤植笏叩階，聲色俱厲，晉祖怒叱之，濤執笏如初。晉祖曰：「吾與彥澤有誓約，恕其死。」濤厲聲曰：「彥澤私誓，陛下不忍食其言；范延光嘗賜鐵券，今復安在？」晉祖不能答，卽拂衣起，濤隨之，諫不已。晉祖不得已，召式父鐸、弟守

貞、子希範等皆拜以官，罷彥澤節制。濤歸洛下，賦詩自悼，有「三諫不從歸去來」之句。先是，范延光據鄴叛，晉祖賜鐵券許以不死，終亦不免，故濤引之。晉祖崩，濤坐不赴臨，停未幾，起爲洛陽令，遷屯田職方郎中、中書舍人。

會契丹入汴，彥澤領突騎入京城，恣行殺害，人皆爲濤危之。濤詣其帳，通刺謁見。彥澤曰：「舍人懼乎？」濤曰：「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向使先皇聽僕言，寧有今日之事。」彥澤大笑，命酒對酌，濤神氣自若。

漢祖起義至洛，濤自汴奉百官表入對，漢祖問京師財賦，從契丹去後所存幾何，濤具對稱旨，漢祖嘉之。至汴，以爲翰林學士。杜重威據鄴叛，高祖命高行周、慕容彥超討之，二帥不協。濤密疏請親征。高祖覽奏，以濤堪任宰輔，卽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尙書、平章事。

隱帝卽位，楊邠、周祖共掌機密，史弘肇握兵柄，與武德使李鄴等中外爭權，互作威福。濤疏請出邠等藩鎮，以清朝政。隱帝不能決，白于太后，太后召邠等諭之。反爲所構，免相歸第。時中書廚釜鳴者數四，濤晝寢閣中，夢嚴飾廳事，羣吏趨走，云迎新宰相帶諸司使，旣寤，心異之。數日濤罷，以邠爲相兼樞密使。及周祖舉兵，太后倉皇涕泣曰：「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

周初，起爲太子賓客，歷刑部、戶部二尙書。世宗晏駕，爲山陵副使。恭帝卽位，封莒

國公。

宋初，拜兵部尚書。建隆二年，濤被病。有軍校尹勳董浚五丈河，陳留丁壯夜潰，勳擅斬隊長陳珙等十人，丁夫七十人皆杖一百，刎其左耳。濤聞之，力疾草奏，請斬勳以謝百姓。家人謂濤曰：「公久病，宜自愛養，朝廷事且置之。」濤憤言曰：「人孰無死，但我爲兵部尚書，坐視軍校無辜殺人，烏得不奏？」太祖覽奏嘉之，詔削奪勳官爵，配隸許州。濤卒，年六十四，贈右僕射。

濤慷慨有大志，以經綸爲己任。工爲詩，筆札遒媚，性滑稽，善諧謔，亦未嘗忤物，居家以孝友聞。景德三年，其孫惟勤詣闕自陳，詔授許州司士參軍。子承休至尚書水部郎中，承休子仲容。

濤弟澣字日新。幼聰敏，慕王、楊、盧、駱爲文章。後唐長興初，吳越王錢鏐卒，詔兵部侍郎楊凝式撰神道碑，令澣代草，凡萬餘言，文彩遒麗，時輩稱之。秦王從榮召至幕中，從榮敗，勒歸田里。久之，起爲校書郎、集賢校理。晉天福中，拜右拾遺，俄召爲翰林學士。會廢學士院，出爲吏部員外郎，遷禮部郎中、知制誥。復置翰林，遷中書舍人，再爲學士。時濤在西掖，縉紳榮之。

契丹入汴，澣與同職徐台符俱陷塞北。永康王兀欲襲位，置澣宣政殿學士。兀欲死，述律立，以其妻族蕭海貞爲幽州節度使。海貞與澣相善，澣乘間諷海貞以南歸之計，海貞納之。

周廣順二年，澣因定州孫方諫密表言契丹衰微之勢，周祖嘉焉，遣諜者田重霸齎慰撫，仍命澣通信。澣復表述契丹主幼弱多寵，好擊鞠，大臣離貳，若出師討伐，因與通好，乃其時也，請速行之。屬中原多事，不能用其言。

澣在契丹嘗逃歸，爲其所獲，防禦彌謹。契丹應曆十二年六月卒，時建隆三年也。濤收澣文章編之爲丁年集。澣二子，承確主客郎中，承續職方郎中。

仲容字儀父，舉進士甲科，除大理評事、知三原縣。累擢監察御史，爲殿試進士考官。眞宗問題義，對稱旨，詔試中書，擢左司諫、直史館。天聖中，以起居郎爲知制誥，累遷右諫議大夫。在西掖八年，次當補學士，而不爲宰相張士遜所喜，罷爲給事中、集賢院學士、判史館、司農寺，復知制誥。及石中立、張觀補學士，始以爲翰林侍讀學士。久之，兼龍圖閣學士，至戶部侍郎卒。

仲容性醇易，喜飲酒，不與物忤，與人言，未嘗及勢利。三弟早卒，字其諸孤十餘人如

己子，當世稱其長者。然於吏事非所長。自集制草爲冠鳳集十二卷。

王易簡字國寶，京兆萬年人。性介特寡合。曾祖肅，唐劍州刺史。祖遠，連州刺史。父貫，唐州刺史。易簡少好學，工詩。會僖宗幸蜀，長安兵亂，避地山谷。梁乾化中，邵王友誨鎮陝，易簡舉進士，詣府拔解，友誨贈錢二十萬。明年遂擢第，復隱華山。邠帥韓恭辟觀察支使。府罷，華帥李保衡復辟從事。踰年，尹皓代保衡，易簡仍在幕府。

會朱友謙以河中叛歸莊宗，攻華州甚急，城中危懼，咸請築月城以自固。皓恃勇不聽，下令曰：「有敢復言者斬。」易簡固請，乃許。板築始畢，外城果壞，軍民賴之。會夜不能攻，友謙遂遁去。皓卒，易簡歸田里。久之，召爲著作郎，數月棄去。復召爲右拾遺，上書忤旨，出爲鄧州節度推官。

後唐同光中，遣魏王繼岌伐蜀，以宰相郭崇韜爲招討使，辟易簡爲巡官，改魏王都督府記室參軍。明宗卽位，周帥羅周恭辟爲掌書記。府罷，退居華陰，作小隱詩二十首并序以見志，好事者多傳誦。秦王從榮聞而重之，謂宰相馮道、李愚曰：「易簡有才，豈宜久居外地。」卽召爲祠部員外郎，改水部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

晉初，賜金紫，判弘文館、史館事。晉祖爲治務求速效，易簡上漸治論以諫之，詔書褒答，以論付史館。及廢翰林學士，易簡兼知內制，又拜御史中丞，歷右丞、吏部侍郎、左丞、判吏部銓。嘗上言：「選門格敕條件具存，藩府官僚習熟者少，凡給文解，未曉規程，以致選人詣都，親求解樣，往來跋涉，重可傷閔，傳寫少差，旋復驗放。乞自今委南曹詳定解樣，兼錄長定格取解條，下諸州，板置州院門，每取解時，準條式遵行。」從之。晉祖在大梁，臺省湫隘，易簡奏舉故事，一歲得光省錢二百萬，繕治省署及造器物，號爲舉職。

周朝諱「簡」，易止名易。廣順初，遷禮部尙書。是冬，合三銓爲一，令易簡權判，俄改刑部尙書。周祖將親郊，命判兵部，會冊四廟，命爲副使。周祖晏駕，爲山陵副使。顯德四年，告老，以太子少保致仕，歸鄉里。

宋初，召加少傅。所居華陰，構一鳴堂、二品樓，優游自適。建隆四年四月，無疾卒，年七十九。子景讓，進士及第，至尙書郎。

趙上交，涿州范陽人。本名遠，字上交，避漢祖諱，遂以字稱。祖光鄴，鄂州錄事參軍。父簡章，涿州司馬。上交身長七尺，黑色，美風儀，善談論，負才任氣，爲鄉里所推。

後唐同光中，嘗詣中山于王都。有和少微者亦在都門下，忌之，頗毀訾上交，都遂不爲禮。上交不得志，因南游洛陽，與中官驃騎大將軍馬紹宏善。紹宏領北面轉運制置大使，表爲判官，遷殿中丞。秦王從榮開府兼判軍衛，以上交爲虞部員外郎，充六軍諸衛推官。李潁、張沆、魚崇遠皆白衣在秦府，悉與上交友善。累遷司封郎中，充判官。從榮性豪邁，不遵禮法，好昵羣小。上交從容言曰：「王位尊崇，當修令德以慰民望，王忍爲此，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之事乎？」從榮怒出之，歷涇、秦二鎮州節度判官。從榮及禍，僚屬皆坐斥，上交由是知名。

晉初，召爲左司郎中、度支判官，歷右諫議大夫。會廢翰林學士，以上交爲中書舍人，知內外制，遷刑部侍郎。嘗上言：「伏覩長興中詔書：『州縣官在任詳讞刑獄、昭雪人命者，不限歲月赴選，許令超資注官，仍賜章服。』諸道州府給付公驗，躬赴行部投狀〔六〕，隨給優牒，庶絕欺罔，以存激勸。」載詳元詔，止言州縣，未該內外職司。乞自今但能雪活冤獄，不限中外官，並加旌賞。諸道州縣委長吏抄案以聞。俟本人考滿，卽詣刑部投狀，毋得隔越年歲，庶使內外同律。」詔從之。俄遷戶部侍郎，拜御史中丞，彈舉無所阿避。

契丹入汴，立明宗幼子許王從益爲帝，以禮部尙書王崧爲左丞相，上交爲右丞相。契丹去，上交請去僞號，稱梁王。漢祖將至，從益遣上交馳表獻款，授檢校禮部尙書、太僕卿，

遷秘書監。周祖監國，命太師馮道迎湘陰公于徐州，以上交副之。

廣順初，拜禮部侍郎。會將試貢士，上交申明條制，頗爲精密，始復糊名考校。擢扈載甲科，及取梁周翰、董淳之流，時稱得士。轉戶部侍郎。明年再知舉，謗議紛然。時樞密使王峻用事，常薦童子，上交拒之。峻怒，奏上交選士失實，貶商州司馬，朝議以爲太重，會峻貶乃止，但坐所取士李觀、侯璨賦落韻，改太子詹事。

顯德初，遷賓客。二年，拜吏部侍郎，多請告不朝，時出游別墅。世宗因問陶穀曰：「上交豈衰老乎？」穀對曰：「上交昔掌貢舉，放鬻市家子李觀及第，受所獻名園，多植花卉，優游自適。」世宗怒，免其官。

宋初，起爲尙書右丞。建隆二年正月，卒，年六十七。上交所蒞官以幹聞，當時稱有公輔器。尤好吟詠，有集二十卷，張昭爲序。

子曦字可畏。七歲喪母，過哀。十二能屬文，與兄峻同舉進士，未成名而兄夭，遂以蔭補千牛備身，歷秘書郎、殿中丞、著作郎。卒，年二十六。有集十卷，太宗嘗取以入內。

張錫，福州閩縣人。梁末，劉君鐸任棣州刺史，辟爲軍事判官。棣爲鄆之屬郡，郡有麴務，鄆以牙將主之，頗橫恣，民有犯麴三斤，牙將欲置于死，君鐸力不能救。旣而牙將盜麥百斛私造麴，事覺，錫判曰：「麴犯三斤，求生不克，麥盜百斛，免死誠難。」時郡吏以使府牙將乞免，錫不允，固置于法。

同光末，趙在禮舉兵於鄴，瀕河諸州多構亂，錫權知州事，卽出省錢賞軍，皆大悅，一郡獨全，棣人賴之。後爲淄川令，不畏強禦，專務愛民，刺史有所徵，不答，由是銜之。及代，白其事於宰相馮道。道知錫介直，卽奏召爲監察御史，出爲陝、虢觀察判官。晉開運二年，拜右補闕，歷起居郎、刑部員外郎、開封府判官、浚儀令、司門駕部二郎中，並以清節聞。周顯德中，以老疾求解官，授右諫議大夫致政。

宋初，改給事中。錫無子，宰相范質嘗兄事之，館於別墅。錫以執政之門，不欲久處，往依鄉人鄧州觀察判官黃保緒。建隆二年六月，卒于穰下。

張鑄字司化，河南洛陽人。性清介，不事生產。曾祖居卿，祖楊，父文蔚，在唐俱舉進士。楊至翰林學士承旨，天平軍節度、檢校吏部尙書。文蔚，中書侍郎、平章事，五代史有傳。

鑄，梁貞明三年舉進士，補福昌衛〔七〕、集賢校理，拜監察御史，遷殿侍御史。仕後唐，歷起居郎、金部員外郎，賜緋，改右司員外郎。

明宗初，轉金部郎中，賜金紫。嘗上言曰：「國家以務農爲本，守令以勸課爲先，廣闢田疇，用資倉廩。竊見所在鄉村浮戶，方事墾闢，甫成生計，種田未至二頃，植木未及十年，縣司以定色役，民畏責斂，捨之而去，殊乖撫恤之方，徒設招攜之令。望令諸州應有荒田縱民墾蒔，俟及五頃已上，三年外始聽差科。」從之。使兩浙還，遷考功郎中。

晉天福初，福州王延義奉表稱藩，遣鑄持節冊爲閩國王。少帝卽位，改河南令。開運二年，召爲太常少卿，避曾祖諱不拜，改秘書少監、判太常寺事。踰年，轉右庶子，分司西京。周廣順初，入爲左諫議大夫、給事中，使朗州。顯德三年，授檢校禮部尙書、光祿卿，又以祖名請避，改秘書監、判光祿寺。宋初，加檢校刑部尙書。建隆四年，卒，年七十三。

鑄美姿儀，善筆札，老能燈下細書如蠅頭。由晉以來，天地、宗廟及上徽號、封拜王公冊文，皆詔鑄書之。及卒，身無兼衣，家人鬻其服馬、園圃，得錢十萬以葬。

邊歸讜字安正，幽州薊人，父退思，檀州刺史。歸讜弱冠以儒學名。後唐末，客遊并、邢。晉祖鎮太原，召置門下，表爲河東節度推官、試秘書省校書郎，改太原府推官、試大理評事。

天福初，拜監察御史。歷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充戶部判官。遷水部郎中，賜金紫，拜比部郎中、知制誥。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嘗上言：「使臣經過州縣，券料外妄自徵需，以豐僉從，多索人驢，用遞行李。挾命爲勢，凌下作威，供億稍遲，卽加鞭箠，吏民受辱，寧免怨嗟。欲望察訪得情，嚴示懲戒。」從之。俄遷右散騎常侍。

漢初，歷禮部、刑部二侍郎。時史弘肇怙權專殺，閭里告訐成風。歸讜言曰：「邇來有匿名書及言風聞事，構害善良，有傷風化，遂使貪吏得以報復私怨，讒夫得以肆其虛誕。請明行條制，禁遏誣罔。凡顯有披論，具陳姓名。其匿名書及風聞事者並望止絕。」論者韙之。周廣順初，遷兵部、戶部二侍郎。世宗聞其亮直，擢爲尙書右丞、樞密直學士，以備顧問。就轉左丞，世宗以累朝以來憲綱不振，命爲御史中丞。

歸讜雖號廉直，而性剛介，言多忤物。顯德三年冬，大宴廣德殿，歸讜酒酣，揚袂言曰：「至於一杯而已。」世宗命黃門扶出之。歸讜回顧曰：「陛下何不決殺趙守微。」守微者，本村民，因獻策擢拾遺，有妻復娶，又言涉指斥，坐決杖配流，故歸讜語及之。翌日，伏閣請

罪，詔釋之，仍於閤門復飲數爵，以愧其心。五年秋，歸讜與百官班廣德殿門外，忽厲聲聞於帝，詔奪一季奉。

宋初，遷刑部尙書。建隆三年，告老，拜戶部尙書致仕。乾德二年，卒，年五十七。子定，雍熙二年進士及第。

劉溫叟字永齡，河南洛陽人。性重厚方正，動遵禮法。唐武德功臣政會之後。叔祖崇望，相昭宗。父岳，後唐太常卿。溫叟七歲能屬文，善楷隸。岳時退居洛中，語家人曰：「吾兒風骨秀異，所未知者壽耳。今世難未息，得與老夫皆爲溫、洛之叟足矣。」故名之溫叟。以蔭補國子四門助教，河南府文學。清泰中，爲左拾遺、內供奉。以母老乞歸就養，改監察御史，分司。時臺署廢弛，溫叟作新之。未幾，召爲右補闕。

晉初，王松權知青州，表爲判官，加朝散階。入爲主客員外郎。少帝領開封尹，奏爲巡官，命典文翰，又改廣晉府巡官。少帝卽位，拜刑部郎中，賜金紫。改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初，岳仕後唐，嘗居內署，至是溫叟復居斯任，時人榮之。溫叟旣受命，歸爲母壽，候立堂下。須臾聞樂聲，兩青衣舉箱出庭，奉紫袍、兼衣，母命捲簾見溫叟曰：「此卽爾父在禁中

日內庫所賜者。」溫叟拜受泣下，退開影堂列祭，以文告之。母感愴累日，不忍見溫叟。歲滿，加知制誥。

契丹入汴，溫叟懼，隨契丹北遷，與承旨張允共上表求解職。契丹主怒，欲出允等爲縣令。趙延壽曰：「若學士才不稱職求解者，守本官可也，不可加貶出。」遂得罷職出院。漢祖南下，溫叟自洛從至鄭州，稱疾不行。及入汴，溫叟久之方至，授駕部郎中。

周初，拜左諫議大夫，逾年，改中書舍人，加史館修撰，判館事。顯德初，遷禮部侍郎、知貢舉，得進士十六人。有譖于帝者，帝怒，黜十二人，左遷太子詹事。溫叟實無私，後數年，其被黜者相繼登第。溫叟與張昭同修漢隱帝及周祖實錄，恭帝卽位，遷工部侍郎兼判國子祭酒事。

宋初，改刑部。建隆九年〔二〕，拜御史中丞。丁內艱，退居西洛，旋復本官。三年，兼判吏部銓。因上言曰：「伏見兩京百司，漸乏舊人，多隳故事。雖檢閱具存於往冊，而舉行須在於攸司。蓋因年限得官，歸司者例與減選；冬集赴調，授任者尋又出京。兼有裁滿初官，不還舊局，但稱前資，用圖免役。又有嘗因停任，切欲歸司，而元敕不該，無由復職。遂使在司者失於教習，歷事者難於追還。伏望自今諸司職掌，除官勒留及歸司者，如理減外欠三選以下，仍須在司執行公事，及三十月卽許赴集；如理減外欠三選以上〔三〕，及在官不成

資考者，卽准元敕處分。若在任停官及在司停職者，經恩後於刑部出給雪牒，却勒歸司，如無闕員，卽令守闕，餘依敕格處分。」

一日晚歸由闕前，太祖方與中黃門數人偶登明德門西闕，前騶者潛知之，以白溫叟。溫叟令傳呼如常過闕。翌日請對，具言：「人主非時登樓，則近制威望恩宥，輦下諸軍亦希賞給。臣所以呵導而過者，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御樓也。」太祖善之。憲府舊例，月賞公用茶，中丞受錢一萬，公用不足則以贓罰物充。溫叟惡其名不取。任臺丞十二年，屢求代。太祖難其人，不允。開寶四年被疾，太祖知其貧，就賜器幣，數月卒，年六十三。

溫叟事繼母以孝聞，雖盛暑非冠帶不敢見。五代以來，言執禮者惟溫叟焉。立朝有德望，精賞鑒，門生中尤器楊徽之、趙鄰幾，後皆爲名士。范杲幼時，嘗以文贄溫叟，大加稱獎，以女妻之。

太宗在晉邸，聞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溫叟受之，貯廳西舍中，令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執扇_二，所遣吏卽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還以白太宗。太宗曰：「我錢尙不用，況他人乎？昔日納之，是不欲拒我也；今周歲不啓封，其苦節愈見。」命吏輦歸邸。是秋，太宗侍宴後苑，因論當世名節士，具道溫叟前事，太祖再三賞歎。

雍熙初，子炤罷徐州觀察推官待選，以貧詣登聞求注官。及引對，太宗問誰氏子，炤以溫叟對。太宗愀然，召宰相語其事，且言當今大臣罕有其比。因問：「炤當得何官？」宰相言：「免選以爲厚恩。」帝曰：「其父有清操，錄其子登朝，庶足示勸。」擢炤太子右贊善大夫，歷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江南轉運司，入朝爲司封郎中。炳、燁並進士及第。

燁字耀卿，進士及第。積官秘書省著作郎。知龍門縣，羣盜殺人，燁捕得之，將械送府，恐道亡去，皆斬之。衆服其果。通判益州，召還，時王曙治蜀，或言其政苛暴。眞宗問：「曙治狀與凌策孰愈？」燁曰：「策在蜀，歲豐事簡，故得以寬假民。比歲小歉，盜賊竊發，非誅殺不能禁。然曙所行，亦未嘗出陛下法外。」帝善之。

天禧元年，始置諫官。帝謂宰相曰：「諫官御史，當識朝廷大體。」於是以燁爲右正言。會歲荐饑，河決滑州，大興力役，饑殍相望。燁請策免宰相，以應天變。都城東南有泉出，民爭傳可以已疾，詔卽其地建祥源觀。燁言其詭妄不經，且亢旱，不可興土木以營不急；又請罷提點刑獄，禁民棄父母事佛老者。皆不報。

表請補外，帝以燁屢言事，乃以判三司戶部勾院，出安撫京西。還，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遷右司諫。以尙書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吏部流內銓。請京朝官遭父母

憂，官司毋得奏留，故事當起復者如舊。因詔益、梓、利、夔路長吏，仍舊奏裁，餘乞免持服者論其罪。改三司戶部副使，擢龍圖閣待制，提舉諸司庫務，權發遣開封府事。累遷刑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河中府，卒。

初，王曙坐寇準貶官，在朝無敢往見者。燁歎曰：「友朋之義，獨不行於今歟？」往餞之，經宿而還。嘗善河中處士李瀆，瀆死，爲陳其高行，詔以著作郎贈之。

唐末五代亂，衣冠舊族多離去鄉里，或爵命中絕而世系無所考。惟劉氏自十二代祖北齊中書侍郎環雋以下，仕者相繼，而世牒具存焉。子几。

几字伯壽，以燁任爲將作監主簿。生而豪雋，長折節讀書，第進士。

從范仲淹辟，通判邠州。邠地鹵，民病遠汲，几浚渠引水注城中。役興，客曰：「自郭汾陽城此州，苟外水可醺，何待今日？無爲虛費勞人也！」几不答。未幾，水果至，鑿五池于通達，民大便利。

孫沔薦其才堪將帥，換如京使、知寧州。俗喜巫，軍校仗妖法結其徒，亂有日。几使他兵伏壘門以伺，夜半盡禽之。加本路兵馬鈐轄，知邠州。

儂智高犯嶺南，几上書願自效，以爲廣東、西捉殺。道聞蔣偕、張忠戰沒，疾馳至長沙，

見狄青曰：「賊若退守巢穴，瘴毒方興，當班師以俟再舉。若恃勝求戰，此成擒耳。」賊果悉衆來，大戰于歸仁鋪。前鋒孫節死，几以右軍搏鬥，自辰至巳，勝負未決。几言於青，出勁騎五千，張左右翼擣其中堅，賊駭潰。

進皇城使、知涇州。陛見，辭以母老，丐復文階歸養。仁宗諭之曰：「涇，內地也，將母莫便焉。」命特賜冠帔。領循州刺史，遷西上閣門使，再歸郎中班。曾公亮薦之，復以嘉州團練使爲太原、涇原路總管。

夏人寇周家堡，轉運使陳述古攝渭帥，几移文索援兵，不聽，率諸將偕請，又不聽，乃趣以手書。述古怒，移几爲鳳翔，且劾生事。朝廷以總管非轉運使所得徙置，遣御史出按，述古黜，几亦改鄜州。召判三班院。邊吏告夏人趨大順，英宗問几。几曰：「大順天險，非夏人可得近，正恐與趙明爲讎爾。」帝曰：「明之子奔馬入城，幾爲所掩，卿料敵一何神也。」以爲秦鳳總管。

神宗卽位，轉四方館使、知保州，治狀爲河北第一。踰六年，卽請老，還爲秘書監致仕。元豐三年，祀明堂，大臣言几知音，詔詣太常定雅樂。几曰：「古樂備四清聲，沿五季亂離廢，請增之。」樂成，予一子官。

几得謝二十年，放曠嵩、少間，遇唐末異人靖長官者得養生訣，故益老不衰。間與人語

邊事，謂張耒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而平日禁其爲樂，爲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椎牛醢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爲德，所以增士氣也。」耒敬識其語。再加通議大夫，卒，年八十一。

凡篤於風義，推父遺恩官從兄，已得任子，必先兄弟子之孤者。其議樂律最善，以爲：「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猶以古冠服加於今人，安得而稱。儒者泥古，致詳於形名度數間，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於器雖合，而考於聲則不諧。」嘗游佛寺，聞鐘聲，曰：「聲漸而悲，主者且不利。」是夕，主僧死。在保州，聞角聲，曰：「宮微而商離，至秋，守臣憂之。」及期，凡遇疾。然所學頗雜鄭衛云。

劉濤字德潤，徐州彭城人，後唐天成中，舉進士，釋褐爲鳳翔掌書記，拜右拾遺，賜緋。時太常丞史在德上章，詞理鄙俗，仍犯廟諱。濤上言請正其罪，雖不允，時論是之。出爲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召爲左補闕，遷起居舍人。

晉天福初，改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遷工部郎中，賜金紫。歷度支、職方二郎中，掌左藏庫。時少帝奢侈，常以銀易金，廣其器皿。李崧判三司，令上庫金之數。及崧以元簿較

之，少數千鎰。崧責曰：「帑庫通式，一曰不受虛數，毫釐則有重典。」濤曰：「帑司常有報不盡數，以備宣索。」崧令有司劾濤，濤事迫，以情告樞密使桑維翰，乃止罰一月奉。漢初，宰相蘇禹珪薦爲中書舍人。

周廣順中，坐令子監察御史項代草誥命，左遷少府少監，分司西京；項亦貶復州司戶。顯德初，就改太常少卿，俄拜右諫議大夫。四年，再知貢舉。樞密使王朴嘗薦童子劉譜於濤，濤不納，朴銜之。時世宗南征在迎鑾，濤引新及第人赴行在。朴時留守上都，飛章言濤取士不精。世宗命翰林學士李昉覆試，出者七人。濤坐責授太子右贊善大夫。恭帝卽位，遷右詹事。濤性剛毅不撓，素與宰相范質不協，常鬱鬱不得志，遂退居洛陽之清化里，杜門以書史自娛。

太祖素知濤履行，開寶二年召赴闕，以老病求退，授秘書監致仕。年七十二卒。清泰初，中書舍人盧導受詔主文，將鎖宿，濤力薦薛居正，以爲文章器業必至台輔，導取之，後果爲相。世稱其知人。

項子晟，晟子訥、譚，並進士及第。晟至屯田員外郎，訥爲殿中侍御史。

邊光範字子儀，并州陽曲人。性謙退和雅，有吏材。父仁嗣，忠武軍節度副使。光範，後唐天成二年，起家榆次令，召爲殿中丞，賜緋。長興四年，改太常丞。丁內艱。晉天福初，服闋，授檢校戶部員外郎、北京留守判官兼侍御史。二年，拜太府少卿。上書曰：「臣聞唐太宗有言：『朕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則知此官實繫治亂，必須得人。今則刺史或因緣世祿，或貢奉家財，或微立軍功，或但循官序。實恐撫民無術，御史無方，以此牧民，而民受其賜鮮矣。望選能吏以蘇民瘼，用致升平。」奏入，留中不出。俄爲冊秦王李從巖副使。張從恩以外戚爲河南尹，奏授判官。遷秘書監兼御史中丞，入拜大理少卿。

少帝尹京，改衛尉少卿，充開封府判官，又改光祿少卿，廣晉府判官，賜金紫。少帝卽位，拜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事，遷給事中。會蝗災，遣使亳州括借軍糧，稱爲平允。時與契丹失歡，河朔連兵，命光範出使修好。會契丹復南入，光範行至趙州，召還。開運元年，權知鄭州，拜左散騎常侍。二年，入爲樞密直學士。少帝以光範藩邸舊僚，待遇尤厚。因遊宴，見光範位翰林學士下，卽日拜尙書禮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仍直樞密院。

漢初，改檢校刑部尙書、衛尉卿。上言：「伏見朝廷除刺史，不限年月，或未及期年，又聞除代。往來跋涉，豈暇撫懷。望慎選良牧，立定年限，以責輯綏之効。」疏入，不報。乾祐

二年，連使宋州、虞城、汝州、襄城，按視民田之傷稼者。是冬，爲吳越加恩使。

周廣順初，出知陳州，遷秘書監，俄召拜御史中丞，賜襲衣、銀器、繒綵、鞍勒馬，復爲禮部侍郎。時禮部侍郎於貢部或掌或否，光範拜官，將及秋試，乃言於執政曰：「單門偶進，何言名第。若他曹公事，光範不敢辭；若處文衡，校閱名賢，品藻優劣，非下走所能。」執政曰：「公晉末爲翰林、樞密直學士，勿避事也。」及期，光範辭疾不出，乃以翰林學士承旨徐台符掌之，時論多其自知。

世宗卽位，改刑部侍郎、權知開封府，俄遷戶部。顯德三年，命往大名檢民田。五年，遣使普均租稅，光範詣宋州。時韓通掌禁兵，領宋師修汴堤，訪郡民，皆言光範均平之狀，乃具以聞，世宗嘉之。

宋初，征澤潞，命光範爲前軍轉運，計度鄭洛汝孟懷芻糧。秋，拜太常卿。時張昭爲吏部尙書，朝議以其耆老，令光範簽判選事。

建隆四年，襄州節度慕容延釗征湖南，以光範權知州事，路當衝會，餉饋無闕。是冬郊祀，召還。會延釗卒，復知襄州。大軍數萬由陝路討蜀，出漢上，光範復當供億，人不知勞。嘗舉本鎮判官李檣爲殿中侍御史，檣後坐事除籍，光範左遷太子賓客，仍知襄州。

五年，兼橋道使，朝廷遣使督治道，常六七輩，一使所調發民皆數百人，吏緣爲姦，多私

取民課，所發不充數，而道益不修。光範計其工，以州卒代民，官給器用，役不淹久，人以無擾。詔書褒美。開寶四年，復判吏部銓曹。御史中丞劉溫叟卒，以光範判御史臺事，數月，眞拜中丞。六年，以疾解銓曹任。卒，年七十三。

光範性至孝，謙退和易，雅有吏幹。母病疽，光範嘗吮之。景德中，錄其孫易從同學究出身。

劉載字德興，涿州范陽人。唐盧龍節度濟之六世孫。父昭，下蔡令。載，後唐清泰中舉進士。晉初，解褐校書郎，遷著作佐郎，賜緋，拜左拾遺、集賢殿直學士。漢初，爲殿中侍御史，丁內艱，服闋，復拜舊官。判西京留臺，改倉部員外郎。嘗著五論，曰爲君、爲相、爲將、去讒、納諫，頗爲文士所稱。

周世宗初，擢知制誥。顯德三年，拜右諫議大夫，與右拾遺鄭起、尙書博士李寧同校道書。遷給事中，使許州定田租。俄賜金紫，爲魏王符彥卿加恩國信使。

宋初，浚五丈河，自陳橋達曹州之西境，命護其役。建隆四年，貝州節度使張光翰來朝，遣載權知州事。光翰歸鎮，載還，知貢舉。乾德初，掌建安榷貨務。六年，就爲江南國

主生辰使，召還，令知鎮州。

開寶四年，坐與何繼筠不協，改山南東道行軍司馬。十年不召，嘗受詔權點檢州事。太平興國初，復入爲給事中。三年，出知襄州，六年，代還。告老，改工部侍郎致仕，乃賜一子出身。八年，卒，年七十一。

載尤好學，博通史傳，善屬文。嘗受詔撰明憲皇后諡冊文，又作弔戰國賦萬餘言行於世。雅信釋典，敦尚名節。

子宗言，至比部郎中。宗望，景德二年進士及第。大中祥符四年，其孫介以載文集來獻，以爲試將作主簿。

程羽字冲遠，深州陸澤人。少好學，能屬文。晉天福中，擢進士第，授陽穀主簿。歷虞鄉、醴泉、新都令，皆有政績。開寶中，選爲兩使判官，入對，太祖詢以時事，敷奏稱旨，擢著作郎，出知興州。踰年，改知興元府。八年，詔歸闕，以本官領開封府判官。

羽性淳厚，蒞事恪謹。時太宗尹京，頗以長者待之。及卽位，拜給事中，知開封府。未幾，出知成都府，爲政寬簡，蜀人便之。入朝，拜禮部侍郎。上欲優以清職，故事，端明殿

設學士二員，居翰林學士上，專備顧問，馮道、趙鳳始居是職，累朝因之。及是，卽殿名以羽爲文明殿學士，位在樞密副使下，且卽泰寧坊營第以賜之。

太平興國五年，典試貢士，御試得人居多。六年，以老疾求解職，拜兵部侍郎，未幾致仕，仍給全奉。雍熙元年，卒，年七十二。贈禮部尙書。

子希振，以蔭至尙書虞部員外郎。大中祥符元年卒。其子通，賜同學究出身。從孫琳，別傳。

論曰：五季爲國，不四、三傳輒易姓，其臣子視事君猶傭者焉，主易則他役，習以爲常。故唐方滅卽北面于晉，漢甫稱禪已相率下拜于周矣。君子傷之，此雜臣傳所繇立也。李穀、邊歸讜、竇貞固、李濤輩，或在廟堂，或侍帷幄，世主之所寵任，社稷之所倚賴，而更事異姓，不能以名節生死，倫義廢矣。且穀以籌策自名，乃不能料藝祖有容人之量，及受李筠餽遺，懼其見殺，遂以憂死，又何繆耶？嗚呼，魏范粲、齊顏見遠，宜見褒於前史也。

校勘記

〔二〕忠武軍節度王彥超副之「超」字原脫，據本書卷二五五本傳、舊五代史卷一一五周世宗紀、通

鑑卷二九二補。

〔三〕鳳翔 原作「鳳陽」，據東都事略卷二一管居潤傳改。

〔三〕張從賓 原作「張從賞」，據舊五代史卷九七本傳、通鑑卷二八一改。

〔四〕鹽判官 據本書卷一六二職官志，宋承前代設三司之職，包括鹽鐵、度支、戶部三部。職官分紀卷一三說：「國朝初承舊制，三司每部置判官一員。」可見當時鹽鐵合爲一部，「鹽」下應有一「鐵」字。

〔五〕宣政殿學士 「殿」字原置「學士」下，據遼史卷六穆宗紀乙正。通鑑卷二九〇作「勤政殿學士」。

〔六〕躬赴行部投狀 據文義和下文「即詣刑部投狀」，疑「行」當作「刑」。

〔七〕補福昌衛 按唐、五代、宋的縣官，都無縣衛之名，「衛」、「尉」音近，疑當作「補福昌尉」。

〔八〕建隆九年 按建隆無九年，東都事略卷三〇劉溫叟傳作「建隆初」；長編卷三，建隆三年四月，劉溫叟已以御史中丞繫銜上疏。疑「九」爲「元」字之誤。

〔九〕如理減外欠三選以上 「減」原作「選」。按上文有「理減外欠三選以下」語，按文義此處應作「理減外欠三選以上」；長編卷三所載正如此。據改。

〔三〕執扇 長編卷一二作「執扇」，疑以「執扇」爲是。

〔二〕天禧元年始置諫官 「諫官」原作「監官」。據下文和河南先生文集卷一三劉焯墓表、長編卷八九、東都事略卷三〇劉焯傳改。

宋史卷二百六十三

列傳第二十二

張昭

寶儀

弟儼 侑

呂餘慶

劉熙古

子蒙正 蒙叟

石熙載

子中立

李穆

弟肅

張昭字潛夫，本名昭遠，避漢祖諱，止稱昭。自言漢常山王耳之後，世居濮州范縣。祖楚平，壽張令。楚平生直，即昭父也。初，楚平赴調長安，值巢寇亂，不知所終。直幼避地河朔，既冠，以父失所在，時盜賊蠭起，道路榛梗，乃自秦抵蜀，徒行丐食，求父所在，積十年不能得。乃發哀行服，躬耕海濱。青州王師範開學館，延置儒士，再以書幣招直，署賓職。師範降梁，直脫難北歸，以周易、春秋教授，學者自遠而至，時號逍遙先生。

昭始七歲，能誦古樂府、詠史詩百餘篇；未冠，徧讀九經，盡通其義。處儕類中，緩步闊視，以爲馬、鄭不已若也。後至贊皇，遇程生者，專史學，以爲專究經旨，不通今古，率多

拘滯，繁而寡要；若極談王霸，經緯治亂，非史不可。因出班、范漢書十餘義商榷，乃授昭荀紀、國志等，後又盡得十三代史，五七年間，能馳騁上下數十百年事。又注十代興亡論。處亂世，躬耕負米以養親。

後唐莊宗入魏，河朔游士，多自效軍門，昭因至魏，攜文數十軸謁興唐尹張憲。憲家富文籍，每與昭燕語，講論經史要事，恨相見之晚，卽署府推官。同光初，奏授眞秩，加監察御史裏行。憲爲北京留守，昭亦從至晉陽。莊宗及難，聞鄴中兵士推戴明宗，憲部將符彥超合成兵將應之。昭謂憲曰：「得無奉表勸進爲自安之計乎？」憲曰：「我本書生，見知主上，位至保釐，乃布衣之極。苟覩顏求生，何面目見主於地下？」昭曰：「此古人之志也，公能行之，死且不朽矣。」相泣而去，憲遂死之，時論重昭能成憲之節。

時有害昭者，昭曰：「明誠所至，期不再生，主辱臣亡，死而無悔。」衆執以送彥超，彥超曰：「推官正人，無得害之。」又逼昭爲勝安撫軍民。事寧，以昭爲北京留守推官，加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官，賜緋。天咸三年，改安義軍節度掌書記。

時以武皇、莊宗實錄未修，詔正國軍節度盧質、西川節度副使何瓚、祕書監韓彥輝續錄事迹。瓚上言：「昭有史材，嘗私撰同光實錄十二卷，又聞其欲撰三祖志，并藏昭宗朝賜武皇制詔九十餘篇，請以昭所撰送史館。」拜昭爲左補闕，史館修撰，委之撰錄。昭以懿祖、獻

祖、太祖並不踐帝位，仍補爲紀年錄二十卷，又撰莊宗實錄三十卷上之。優詔褒美，遷都官員外郎。

時皇子競尙奢侈，昭疏諫曰：

帝王之子，長於深宮，安於逸樂，紛華之玩，絲竹之音，日接於耳目，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儻非天資英敏，識本清明，以此蕩心，焉能無惑。苟不豫爲教道，何以置之盤牙？臣見先帝時，皇子、皇弟盡喜無稽玩物之言，厭聞致治經邦之論，入則務飾姬姜，出則廣增僕馬；親賓滿坐，食客盈門，箴規者少，諧謔者多。以此而欲託以主鬯，不亦難乎？臣請諸皇子各置師傅，陛下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論道德。使一日之中，止記一事，一歲之內，所記漸多，每月終，令師傅具錄聞奏。或皇子上謁之時，陛下更令侍臣面問，十中得五，爲益良多，博識安危之理，深知成敗之由。

臣又聞古之人君，卽位而封太子、拜諸王，究其所由，蓋有深旨。使庶不亂嫡，疏不間親，禮秩有常，邪慝不作。近代人君，失於此道，以至邦家構患，釁隙萌生。昔隋祖聰明，煬帝亦傾楊勇；太宗齊聖，魏王終覆承乾。臣每讀古書，深悲其事。願於聖代，杜此厲階。其於卜貳封宗，在臣未敢輕議。臣請諸皇子於恩澤賜與之間，婚姻省侍之際，依嫡庶而爲禮秩，據親疏而定節文，示以等威，絕其徼幸，保宗之道，莫大於

斯。

明宗覽疏而不能用。

四年，上武皇以來功臣列傳三十卷，以本官知制誥。明宗好畋獵，昭疏諫曰：

太祖初鎮太原，每年打鹿於北鄙；先帝在位，暇日射鴈於近郊。此蓋軍務之餘，畋遊自適。洎先帝膺圖啓祚，嚮明御宇，則宜易彼諸侯之事，肅乎萬乘之儀。而猶因習舊風，失其威重，馳逐原獸，殆無虛日。

臣愚以爲事有可畏者四焉。洛都舊制，宮城與禁苑相連，人君宴遊，不離苑囿，御馬來往，輦路坦夷，不涉荒郊，何憂蹶失。今則驅馳驂服，涉歷榛蕪，此後節氣嚴凝，徑塗凍滑，萬一有銜轂之變，陛下縱自輕，奈宗廟社稷何？所可畏者一也。又陛下新有四海，宜以德服萬邦。今則江嶺未平，淮夷尙梗，彼初聞陛下革先朝之失政，還太古之淳風，御物以慈，節財以儉，有典有則，不矜不驕，彼必有三苗率服之心，七旬來格之意。如聞陛下暫遊近甸，彼卽以爲復好畋遊。所可畏者二也。臣又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如何？」且打鹿射鴈之事新，敗軌傾輶之轍在，常宜取鑒，不可因循。所可畏者三也。臣又聞「作事可法，貽厥孫謀」。若以陛下齊聖廣淵之機，聰明神武之量，其可以宴遊蒐狩之事，少累聖明，所謂「城中好廣眉，城外加半額」，爲法之

弊，靡不由茲。所可畏者四也。

伏望陛下居高慮遠，慎始圖終，思創業之艱難，知守成之不易，念老氏馳騁之戒，樹文王忠厚之基，約三驅之舊章，定四時之遊幸。始出有節，後不敢違。

疏奏，明宗嘉納之。

長興二年，丁內艱，賻絹布五十匹，米麥五十石。昭性至孝，明宗聞其居喪哀毀，復賜以錢幣。服除，改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充史館修撰。上言乞復本朝故事，置觀察使察民疾苦，御史彈事，諫官月給諫紙。並從之。又奏請勸農耕及置常平倉等數事。

明宗方務聽納，昭復上疏曰：「臣聞『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者，先儒之丕訓；『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前經之至戒。究觀列辟，莫不以驕矜怠惰，有虧盛德。恭惟太宗貞觀之初，玄宗開元之際，焦勞庶政，以致太平。及國富兵消，年高志逸，乃忽守約之道，或貽執簡之譏。陛下以慈儉化天下，以禮法檢臣隣，紂姦邪之黨，延正直之論，務遵純儉，以節浮費，信賞必罰，至公無私。其創業垂統之規，如貞觀、開元之始，然陛下有始有終，無荒無怠。臣又伏念保邦之道，有八審焉，願爲陛下陳之：夫委任審於材器，聽受審於忠邪，出令審於煩苛，興師審於德力，賞罰審於喜怒，毀譽審於愛憎，議論審於賢愚，嬖寵審於姦佞。推是八審，以決萬機，庶可以臻至治。」明宗覽之稱善。

清泰初，改駕部郎中、知制誥，撰皇后冊文，遷中書舍人，賜金紫。二年，加判史館兼點閱三館書籍，校正添補。預修明宗實錄，成三十卷以獻。三年，遷禮部侍郎，改御史中丞。

晉天福初，從幸汴州。昭請創宮闕名額及振舉朝綱、條疏百司廨舍。二年，改戶部侍郎，宰相桑維翰薦爲翰林學士。內署故事，以先後入爲次，不繫官序。特詔昭立位次承旨崔悅。晉祖嘗幸內署，與昭語及并、魏舊事，甚重之，錫賚頗厚。直以昭故，授著作佐郎致仕，至是卒。歸西洛，賻賜加等。五年，服闋，召爲戶部侍郎。以唐史未成，詔與呂琦、崔悅等續成之，別置史院，命昭兼判院事。昭又撰唐朝君臣正論二十五卷上之。改兵部侍郎。八年，遷吏部，判東銓，兼史館修撰、判館事。開運二年秋，唐書成二百卷，加金紫階，進爵邑。三年，拜尙書右丞，判流內銓，權知貢舉。

漢初，復爲吏部侍郎。時追尊六廟，定諡號、樂章、舞曲，命昭權判太常卿事，月餘卽眞。乾祐二年，加檢校禮部尙書。少帝年十九，猶有童心，昵比羣小。昭上言請聽政之暇，數召儒臣講論經義。

周廣順初，拜戶部尙書。子秉陽，爲陽翟主簿，抵罪，昭自以失教，奉表引咎，左遷太子賓客。歲餘，復舊官。嘗奏請興制舉，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閑吏治達於教化三科，職官、士流、黃衣、草澤並許應詔。諸州依貢舉體式，量試策論三道，共以

三千字以上爲準，考其文理俱優，解送尙書吏部，其登朝之官亦聽自舉。從之。

顯德元年，遷兵部尙書。世宗以昭舊德，甚重焉。二年，表求致仕，優詔不允，促其入謁。嘗詔撰制旨兵法十卷，又撰周祖實錄三十卷，及梁郢王均帝、後唐閔帝廢帝、漢隱帝五朝實錄；梁二主年紀寢遠，事皆遺失，遂不克修，餘三帝實錄，皆藏史閣。

世宗好拔奇俊，有自布衣及下位上書言事者，多不次進用。昭疏諫曰：「昔唐初，劉洎、馬周起於徒步，太宗擢用爲相；其後，柳璨、朱朴方居下僚，昭宗亦加大用。此四士者，受知於明主；然太宗用之而國興，昭宗用之而國亡，士之難知如此。臣願陛下存舊法而用人，當以此四士爲鑒戒。」世宗善之。詔令詳定經典釋文、九經文字、制科條式，及問六璽所出，并議三禮圖祭玉及鼎釜等。昭援引經據，時稱其該博。恭帝卽位，封舒國公。

宋初，拜吏部尙書。乾德元年郊祀，昭爲鹵簿使，奏復宮闕、廟門、郊壇夜警晨嚴之制。禮畢，進封鄭國公，與翰林承旨陶穀同掌選。穀嘗誣奏事，引昭爲證，昭免冠抗論。太祖不說，遂三拜章告老，以本官致仕，改封陳國公。開寶五年，卒，年七十九。

昭博通學藝，書無不覽，兼善天文、風角、太一、卜相、兵法、釋老之說，藏書數萬卷。尤好纂述，自唐、晉至宋，專筆削典章之任。嶺南平，擒劉鋹，將獻俘，莫能知其禮。時昭已致政，太祖遣近臣就其家問之，昭方臥病，口占以授使者。著嘉善集五十卷、名臣事迹五卷。

子秉圖進士及第，秉謙至尙書郎。

竇儀字可象。薊州漁陽人。曾祖遜，玉田令。祖思恭，媯州司馬。父禹鈞，與兄禹錫皆以詞學名。禹鈞，唐天祐末起家幽州掾，歷沂、鄧、安、同、鄭、華、宋、澶州支使判官。周初，爲戶部郎中，賜金紫。顯德中，遷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致仕。

儀十五能屬文，晉天福中舉進士。侍衛軍帥景延廣領夔州節度，表爲記室。延廣後歷滑、陝、孟、鄆四鎮，儀並爲從事。

開運中，楊光遠以青州叛，時契丹南侵，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光遠與儒遣人引契丹輕騎於馬家渡渡河。時延廣掌衛兵，顏衍知州事，卽遣儀入奏。儀謂執政曰：「昨與衍論事勢，有所預慮，所以乘驛晝夜不息而來。國家若不以良將重兵控博州渡，必恐儒引契丹踰東岸與光遠兵合，則河南危矣。」俄而儒果導契丹渡河，增置壘柵。少帝軍河上，卽遣李守貞等率兵萬人，水陸並進，守汶陽，據要害。契丹果大至，擊走之。漢初，召爲右補闕、禮部員外郎。

周廣順初，改倉部員外郎、知制誥。未幾，召爲翰林學士。周祖幸南御莊宴射，坐中賜

金紫。歷駕部郎中、給事中，並充職。

劉溫叟知貢舉，所取士有覆落者，加儀禮部侍郎，權知貢舉。儀上言：「請依晉天福五年制，廢明經、童子科。進士省卷，令納五軸以上，不得有神道碑誌之類；帖經對義，有三通爲合格；却復畫試二。其落第者，分爲五等：以詞理紕繆之甚者爲第五等，殿五舉；其次爲第四等，殿三舉；以次稍可者爲第三、第二、第一等，並許次年赴舉。其學究，請併周易、尚書爲一科，各對墨義三十道；毛詩依舊爲一科，亦對墨義六十道。及第後，並減爲七選集。諸科舉人，第一場十否，殿五舉；第二、第三場十否，殿三舉；三場內有九否，殿一舉。解試之官坐其罪。進士請解，加試論一首，以五百言以上爲準。」奏可。

俄以父病，上表解官。世宗親加慰撫，手封金丹，俾賜其父。父卒，歸葬洛陽。詔賜錢三十萬，米麥三百斛。終喪，召拜端明殿學士。從征淮南，判行在三司，世宗以其餉饋不繼，將罪之，宰相范質救解得免。淮南平，判河南府兼知西京留守事。恭帝卽位，遷兵部侍郎，充職。俄使南唐，既至，將宣詔，會雨雪，李景請於廡下拜受，儀曰：「儀獲將國命，不敢失舊禮。儻以霑服失容，請俟他日。」景卽拜命於庭。

建隆元年秋，遷工部尚書，罷學士，兼判大理寺。奉詔重定刑統，爲三十卷。會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待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

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處禁中，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再入翰林爲學士。

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並罷。越三日，始命趙普平章事。制書既下，太祖問翰林學士曰：「質等已罷，普敕何官當署？」承旨陶穀時任尙書，乃建議相位不可以久虛，今尙書乃南省六官之長，可以署敕。儀曰：「穀所陳非承平之制，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卽宰相之任。」太祖曰：「儀言是也。」卽命太宗署敕賜之。俄加禮部尙書。

時御史臺議，欲以左右僕射合爲表首，太常禮院以東宮三師爲表首。儀援典故，以僕射合爲表首者六，而謂三師無所據。朝議是之。四年秋，知貢舉。是冬卒，年五十三，贈右僕射。儀學問優博，風度峻整。弟儼、侃、僖，皆相繼登科。馮道與禹鈞有舊，嘗贈詩，有「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縉紳多諷誦之，當時號爲寶氏五龍。

初，周祖平兗州，議將盡誅脅從者。儀白馮道、范質，同請於周祖，皆得全活。顯德中，太祖克滁州，世宗遣儀籍其府庫。太祖復令親吏取藏中絹給麾下，儀曰：「太尉初下城，雖傾藏以給軍士，誰敢言者。今旣著籍，乃公帑物也，非詔不可取。」後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執守，欲相之。趙普忌儀剛直，乃引薛居正參知政事。及儀卒，太祖憫然謂左右曰：「天何奪我寶儀之速耶！」蓋惜其未大用也。

侃，漢乾祐初及第，至起居郎。僖，周廣順初及第，至左補闕。子諲、諤、誥，俱登進士第，諲至都官員外郎，諤至祕書丞。

儼字望之，幼能屬文。既冠，舉晉天福六年進士，辟滑州從事。府罷，授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出爲天平軍掌書記，以母憂去職。服除，拜左拾遺。開運中，諸鎮恣用酷刑，儼上疏曰：「案名例律，死刑二，絞、斬之謂也。絞者筋骨相連，斬者頭頸異處，大辟之目，不出兩端。淫刑之興，近聞數等，蓋緣外地不守通規，或以長釘貫人手足，或以短刀斲人肌膚，遷延信宿，不令就死。冤聲上達，和氣有傷，望加禁止。」從之。

儼仕漢爲史館修撰。周廣順初，遷右補闕，與賈緯、王仲同修晉高祖少帝、漢祖三朝實錄。改主客員外郎、知制誥。時儀自閣下入翰林，兄弟同日拜命，分居兩制，時人榮之。俄加金部郎中，拜中書舍人。

顯德元年，加集賢殿學士，判院事。父憂去職，服闋，復舊官。時世宗方切於治道，儼上疏曰：「歷代致理，六綱爲首：一曰明禮，禮不明則彝倫不敘。二曰崇樂，樂不崇則二儀不和。三曰熙政，政不熙則羣務不整。四曰正刑，刑不正則巨姦不懾。五曰勸農，農不勸則資澤不流。六曰經武，武不經則軍功不盛。故禮有紀，若人之衣冠；樂有章，若人之喉舌；

政有統，若人之情性；刑有制，若人之呼吸；農爲本，若人之飲食；武爲用，若人之手足。斯六者，不可斯須而去身也。陛下思服帝猷，寤寐獻納，亟下方正之詔，廓開藝能之路。士有一技，必得自効。故小臣不揆，輒陳禮、樂、刑、政、勸農、經武之言。」世宗多見聽納。

南征還，詔儼考正雅樂，俄權知貢舉。未幾，拜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儼校鍾磬筦籥之數，辨清濁上下之節，復舉律呂旋相爲宮之法，迄今遵用。

會詔中外臣僚，有所聞見，並許上章論議。儼疏曰：「設官分職，授政任功，欲爲政之有倫，在位官之無曠。今朝廷多士，省寺華資，無事有員，十乃六七，止於計月待奉，計年待遷。其中廉幹之人，不無愧恥之意。如非歷試，何展公才。請改兩畿諸縣令及外州府五千戶以上縣令爲縣大夫，升爲從五品下。畿大夫見府尹如赤令之儀，其諸州府縣大夫見本部長如賓從之禮。郎中、員外郎、起居、補闕、拾遺、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光祿少卿以下四品，太常丞以下五品等，並得衣朱紫。滿日，準在朝一任，約舊官遷二等。自拾遺、監察除授回日，卽爲起居、侍御史、中行員外郎。若前官不是三署，卽罷後一年方得求仕。如此，則士大夫足以陳力，賢不肖無以駕肩，各繫否臧，明行黜陟，利民益國，斯實良規。」又以爲：「家國之方，守穀帛而已，二者不出國而出於民。其道在天，其利在地，得其理者蕃阜，失其理者耗嗇。民之顓蒙，宜有勸教。請於齊民要術及四時纂要、韋氏月錄中，采其關

於田蠶園圃之事，集爲一卷，鏤板頒行，使之流布。」疏奏不報。

宋初，就轉禮部侍郎，代儀知貢舉。當是時，祠祀樂章、宗廟諡號多儼撰定，議者服其該博。車駕征澤潞，以疾不從。卒，年四十二。

儼性夷曠，好賢樂善，優游策府凡十餘年。所撰周正樂成一百二十卷，詔藏於史閣；其通禮未及編纂而卒。有文集七十卷。儼與儀尤爲才俊，對景覽古，皆形諷詠，更迭唱和至二百篇，多以道義相敦勵，並著集。

儼顯德中奉使荆南。荆南自唐季以來，高氏據有其地，雖名藩臣，車服多僭侈踰制，以至司賓賤隸、候館小胥，皆盛服影纓，與王人亢禮。儼諷以天子在上，諸侯當各守法度，悉令去之，然後宣達君命。

尤善推步星歷，逆知吉凶。盧多遜、楊徽之同任諫官，儼嘗謂之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又曰：「儼家昆弟五人，皆登進士第，可謂盛矣，然無及相輔者，唯儼稍近之，亦不久居其位。」卒如其言。儼有子早卒，以姪說爲嗣。

儼字日章，漢乾祐二年舉進士。周廣順初，補單州軍事判官，遷祕書郎，出爲絳州防禦判官。宋初，歷武寧軍掌書記、西京留守判官、天雄歸德軍節度判官。開寶六年，拜右補

闕，知宋州。嘗作遂命賦以自悼。太宗領開封尹，選僉判官。時賈琰爲推官，僉不樂其爲人。太宗嘗宴諸王，僉、琰預會，琰言矯誕，僉叱之曰：「巧言令色，心不獨愧乎。」上愕然，因罷會，出僉爲彰義軍節度判官。

太平興國五年，車駕幸大名府，召至行在所，拜比部郎中。時議北征，僉請休兵牧馬，以徐圖之，上從其言。歸，以僉爲樞密直學士，賜第一區。六年，遷左諫議大夫，充職。

七年，參知政事。上謂僉曰：「汝何能臻此？」僉曰：「陛下不忘舊臣。」太宗曰：「非也，卿能以公正責賈琰，朕旌直臣爾。」是秋卒，年五十八。車駕臨哭，贈工部尚書。

初，僉在涇州，與丁顥同官，顥子謂方幼，僉見之曰：「此兒必遠到。」以女妻之。後爲宰相、三公。太祖嘗謂宰相曰：「近朝卿士，竇儀質重嚴整，有家法，閨門敦睦，人無譟語，諸弟不能及。僉亦中人材爾，僉有操尚，可嘉也。」

呂餘慶，幽州安次人，本名胤，犯太祖偏諱，因以字行。祖亮，橫海軍節度判官。父琦，晉兵部侍郎。餘慶以蔭補千牛備身，歷開封府參軍，遷戶曹掾。晉少帝弟重睿領忠武軍節度，以餘慶爲推官。仕漢歷周，遷濮州錄事參軍。太祖領同州節制，聞餘慶有材，奏爲從事。

世宗問曰：「得非嘗爲濮州糾曹者乎？」卽以爲定國軍掌書記。世宗嘗鎮澶淵，濮爲屬郡，故知其爲人也。

太祖歷滑、許、宋三鎮，餘慶並爲賓佐。及卽位，自宋、亳觀察判官召拜給事中，充端明殿學士。清泰中，琦亦居是職，官秩皆同，時人榮之。未幾，知開封府。太祖征潞及揚，並領上都副留守。建隆三年，遷戶部侍郎。丁母憂。荆湖平，出知潭州，改襄州，遷兵部侍郎、知江陵府。召還，以本官參知政事。

蜀平，命知成都府。時盜賊四起，軍士恃功驕恣，大將王全斌等不能戢下。一日，藥市始集，街吏馳報有軍校被酒持刃奪賈人物。餘慶立捕斬之以徇，軍中畏伏，民用按堵。就加吏部侍郎。歸朝，兼劍南、荆南等道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等使。開寶六年，與宰相更知政事印，旋以疾上表求解機務，拜尙書左丞。九年，卒，年五十。贈鎮南軍節度。

餘慶重厚簡易，自太祖繼領藩鎮，餘慶爲元僚。及受禪，趙普、李處耘皆先進用，餘慶恬不爲意。未幾，處耘黜守淄州，餘慶自江陵還，太祖委曲問處耘事，餘慶以理辨釋，上以爲實，遂命參知政事。會趙普忤旨，左右爭傾普，餘慶獨辨明之，太祖意稍解，時稱其長者。至道中，以弟端爲宰相，特詔贈侍中。

劉熙古字義淳，宋州寧陵人，唐左僕射仁軌十一世孫。祖實進，嘗爲汝陰令。

熙古年十五，通易、詩、書；十九，通春秋、子、史。避祖諱，不舉進士。後唐長興中，以三傳舉。時翰林學士和凝掌貢舉，熙古獻春秋極論二篇、演例三篇，凝甚加賞，召與進士試，擢第，遂館於門下。

清泰中，驍將孫鐸以戰功授金州防禦使，表熙古爲從事。晉天福初，鐸移汝州，又辟以隨。熙古善騎射，一日，有鵝集戟門槐樹，高百尺，鐸惡之，投以瓦石不去，熙古引弓一發，貫鵝于樹。鐸喜，令勿拔矢，以旌其能。後二歲，鐸卒，調補下邑令。俄爲三司戶部出使巡官，領永興、渭橋、華州諸倉制置發運。仕漢，爲盧氏令。周廣順中，改亳州防禦推官，歷澶州支使。秦、鳳平，以爲秦州觀察判官。

太祖領宋州，爲節度判官。卽位，召爲左諫議大夫，知青州。車駕征惟揚，追赴行在。建隆二年，受詔制置晉州權鑾，增課八十餘萬緡。乾德初，遷刑部侍郎、知鳳翔府。未幾，移秦州。州境所接多寇患，熙古至，諭以朝廷恩信，取蕃部酋豪子弟爲質，邊鄙以寧。轉兵部侍郎，徙知成都府。六年，就拜端明殿學士。丁母憂。開寶五年，詔以本官參知政事，選名馬、銀鞍以賜。歲餘，以足疾求解，拜戶部尙書致仕。九年，卒，年七十四。贈右僕射。

熙古兼通陰陽象緯之術，作續聿斯歌一卷、六壬釋卦序例一卷。性淳謹，雖顯貴不改寒素。歷官十八，登朝三十餘年，未嘗有過。嘗集古今事迹爲歷代紀要五十卷。頗精小學，作切韻拾玉二篇，摹刻以獻，詔付國子監頒行之。子蒙正、蒙叟。

蒙正字頤正，善騎射。乾德中，以蔭補殿直，遷供奉官。王師征江南，命乘傳軍中承奉事。盧絳以舟師來援潤州，蒙正白部署丁德裕，請分精甲百人，出與絳戰，矢中左臂，戰愈力。及下潤州，獲知州劉澄、監軍崔諒，部送闕下。

嶺南陸運香藥入京，詔蒙正往規畫。蒙正請自廣、韶、江、汭流至南雄；由大庾嶺步運至南安軍，凡三鋪，鋪給卒三十人；復由水路輸送。

又掌朝服法物庫，會重製繡衣、鹵簿，多其規式。太平興國四年，轉內藏庫副使，進崇儀使。自創內藏庫，卽詔蒙正典領，凡二十餘年。

眞宗初，改如京使，出知滄、冀、磁三州。戎人犯境，蒙正調丁男乘城固守，有勞。未幾，以擅乘驛馬，責授亳州團練副使。咸平四年，卒，年七十二。

蒙叟字道民，乾德中，進士甲科。歷岳、宿二州推官，以所知論薦，授太子中允、知乾

興，拜監察御史，徙知濟州。俄以秦王子德恭判州事，就命爲通判，郡事皆決於蒙叟。遷右補闕，轉起居舍人、戶部鹽鐵判官。再遷屯田郎中，歷知廬、濠、滁、汝四州，遷都官。

咸平中，上疏曰：「陛下已周諒闇，方勤萬務，望崇儉德、守前規，無自矜能，無作奢縱，厚三軍之賜，輕萬姓之徭，使化育被於生靈，聲教加於中外。且萬國已觀其始，惟陛下慎守其終，思鮮克之言，戒性習之漸，則天下幸甚。」上嘉之，以本官直史館。

車駕北巡，令知中宮名。表獻宋都賦，述國家受命建號之地，宜建都，立宗廟。時雖未遑，後卒從之。會詔直館各獻舊文，以蒙叟所著爲嘉，改職方郎中。景德中，以足疾，拜太常少卿致仕。卒，年七十三。

蒙叟好學，善屬辭，著五運甲子編年曆三卷。

子宗儒，太子中舍；宗弼、宗誨，並進士及第。

石熙載字凝績，河南洛陽人。周顯德中，進士登第。疎俊有量，居家嚴謹，有禮法。宋初，太宗以殿前都虞候領泰寧軍節制，辟爲掌書記。及尹京邑，表爲開封府推官。授右拾遺，遷左補闕。丁外艱，將起復，以讒出爲忠武、崇義二軍掌書記。太宗卽位，復以左補闕

召，同知貢舉。時梅山洞蠻屢爲寇，以熙載知潭州。召還，擢爲兵部員外郎，領樞密直學士。未幾，簽書樞密院事，詔賜官第一區。

太平興國四年，親征河東，以給事中充樞密副使從行，還，遷刑部侍郎。五年，拜戶部尚書、樞密使，以病足在告，寢疾久之未愈。八年，上表求解職，詔加慰撫，授尚書右僕射。

九年，卒，年五十七。贈侍中，諡元懿。上爲悲歎累日，且謂其事君之心，純正無他，適當委用，而奄忽至此，深爲可惜。國朝大臣謝事而卒，車駕臨視者唯熙載焉。

熙載性忠實，遇事盡言，是非好惡，無所顧避。人有善，卽推薦之，時論稱其長者。初，游學時，爲養負米。嘗行嵩陽道中，遇一叟，熟視熙載曰：「眞人將興，子當居輔弼之位。」言訖不見。及居太宗幕下，頗盡誠節。典樞務日，上眷注甚篤，方將倚以爲相，俄遘疾不起。

熙載事繼母牛氏以孝聞。弟熙導，牛氏前夫子，隨母歸石氏。以熙載故，奏補殿直。從弟熙古、幼弟熙政，皆登進士第，熙載撫之如一。熙載卒時，子中孚、中立皆幼，熙政惡熙導以異姓居己上，乃詐傳上旨，令己籍熙導家財，由是交訟。有司歸罪熙導，上召問中孚、中立，令有司再鞫得實。熙導還本姓，中孚亦養子勿問，熙政坐除名。上素知熙載以母故育熙導甚厚，雖令還宗，而不奪其官，復以財產量給之。

咸平二年八月，熙載配饗太宗廟庭。熙政後至供備庫副使。中孚至尚書虞部員外郎，

子行簡，大中祥符進士。

中立字表臣，年十三而孤。性疎曠，好諧謔，人不以爲怒。初補西頭供奉官，後五年，改光祿寺丞。家財悉推與諸父，無所愛。擢直集賢院，與李宗諤、楊億、劉筠、陳越相厚善。校讎祕書，凡更中立者，人爭傳之。判三司理欠、憑由司。

帝幸亳，命修所過圖經。爲鹽鐵判官，累遷尙書禮部侍郎，判吏部南曹。注釋御集，爲檢閱官。改判戶部句院，遷戶部郎中、史館修撰，糾察在京刑獄。以吏部郎中、知制誥領審官院。又同知禮部貢舉，判集賢院。坐舉官不當，落史館修撰，罷審官院。頃之，復糾察刑獄，領三班院。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入爲翰林學士，判祕閣。會知制誥並知貢舉，詔中立與張觀兼行外制，遷尙書禮部侍郎，爲學士承旨兼龍圖閣學士。景祐四年，拜參知政事。明年，災異數見，諫官韓琦言：「中立在位，喜談笑，非大臣體。」與王隨、陳堯佐、韓億皆罷，以戶部侍郎爲資政殿學士，領通進、銀臺司，判尙書都省，進大學士。遷吏部侍郎、提舉祥源觀，以太子少傅致仕，遷少師。卒，贈太子太傅，諡文定。

中立練習臺閣故事，不汲汲近名。喜賓客，客至必與飲酒，醉乃得去。初，家產歲入百萬錢，末年費幾盡。帝聞其病，賜白金三百兩。旣死，其家至不能辦喪。子居簡，至太子中

允、集賢校理。

李穆字孟雍，開封府陽武人。父咸秩，陝州大都督府司馬。穆幼能屬文，有至行。行路得遺物，必訪主歸之。從酸棗王昭素受易及莊、老書，盡究其義。昭素謂曰：「子所得皆精理，往往出吾意表。」且語人曰：「李生異日必爲廊廟器。」以所著易論三十三篇授之。

周顯德初，以進士爲郢、汝二州從事，遷右拾遺。

宋初，以殿中侍御史選爲洋州通判。既至，剖決滯訟，無留獄焉。移陝州通判，有司調郡租輸河南，穆以本鎮軍食闕，不卽應命，坐免。又坐舉官，削前資。時弟肅爲博州從事，穆將母就肅居，雖貧甚，兄弟相與講學，意泊如也。

開寶五年，以太子中允召。明年，拜左拾遺、知制誥。五代以還，詞令尙華靡，至穆而獨用雅正，悉矯其弊。穆與盧多遜爲同門生，太祖嘗謂多遜：「李穆性仁善，辭學之外無所豫。」對曰：「穆操行端直，臨事不以生死易節，仁而有勇者也。」上曰：「誠如是，吾當用之。」時將有事江南，已部分諸將，而未有發兵之端。乃先召李煜入朝，以穆爲使。穆至諭旨，煜辭以疾，且言「事大朝以望全濟，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

甲兵精銳，物力雄富，恐不易當其鋒，宜熟思之，無自貽後悔。」使還，具言狀，上以爲所諭要切。江南亦謂其言誠實。

太平興國初，轉左補闕。三年冬，加史館修撰、判館事，面賜金紫。四年，從征太原還，拜中書舍人。預修太祖實錄，賜衣帶、銀器、繒綵。七年，以與盧多遜款狎，又爲秦王廷美草朝辭笏記，爲言者所劾，責授司封員外郎。

八年春，與宋白等同知貢舉，及侍上御崇政殿親試進士，上憫其顏貌癯瘁，卽日復拜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判館事。五月，召爲翰林學士。六月，知開封府，剖判精敏，姦猾無所假貸，由是豪右屏迹，權貴無敢干以私，上益知其才。十一月，擢拜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月餘，丁母憂，未幾，起復本官。穆三上表乞終制，詔強起之，穆益哀毀盡禮。九年正月，晨起將朝，風眩暴卒，年五十七。

穆自責授員外郎，復中書舍人，入翰林，參知政事，以至于卒，不及周歲。上聞其死，哭謂近臣曰：「穆國之良臣，朕方倚用，遽茲淪沒，非斯人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贈工部尙書。

穆性至孝，母嘗臥疾，每動止轉側，皆親自扶掖，乃稱母意。初，穆坐秦王事屬吏，其子惟簡給祖母以穆奉詔鞠獄臺中。及責授爲省郎，還家，亦不以白母。每隔日，陽爲入直，卽

訪親友，或游僧寺。免歸，暨于牽復，母終弗之知。及居喪，思慕以至滅性。

穆善篆隸，又工畫，常晦其事。質厚忠恪，謹言慎行，所爲純至，無有矯飾。深信釋典，善談名理，好接引後進，多所薦達。尤寬厚，家人未嘗見其喜愠。所著文章，隨卽毀之，多不留稿。

子惟簡，以父任將作監丞，多材藝，性冲澹，不樂仕進。去官家居二十餘年，人多稱之。眞宗素聞其有履行，景德三年，詔授惟簡子郊將作監主簿。大中祥符七年冬，召惟簡入對，特拜太子中允致仕，後加太常丞。天禧四年，卒，賜其家錢十萬，仍給郊月奉終制。郊後爲太子中舍。

肅字季雍，七歲誦書知大義，十歲爲詩，往往有警語。舉進士，登甲科。性嗜酒。歷濮、博二州從事，遷保靜軍節度推官。詔方下，一夕與親友會飲，酣寢而卒，年三十三。嘗作大宋樂章九首，取九成、九夏之義，以頌國家盛德，其文甚工。又作代周顒答北山移文、弔幽憂子文、病雞賦，意皆有所規焉。

論曰：張昭居五季之末，專以典章譔述爲事，博洽文史，旁通治亂，君違必諫，時君雖嘉尙之而不能從。宋興，敦獎碩儒，多所詢訪，庶幾獲稽古之效矣。竇氏弟昆以儒學進，並馳時望。儀之剛方清介，有應務之才，將試大用而遽淪亡。儼優游文藝，修起禮樂。太宗尹京，偁實元僚，沖淡回翔，晚著忠讜。若其門族宦業之盛，世或以爲陰德之報，其亦義方之效也。餘慶當太祖居潛，歷任幕府，名亞趙普、李處耘；及二人登用，一不介意，其後相繼爲衆所傾，乃能爲之辯釋。熙古居大任，自處如寒素。熙載立朝，言無顧避，喜薦善人。穆以文學孝行見稱於時。數賢雖當創業之始，而進退之際，藹然承平多士之風焉。宜宋治之日進於盛也。

校勘記

〔二〕畫試 當作「畫試」。本書卷二六二竇貞固傳說：「舊制進士夜試，繼以三燭。」長興二年改令畫試，貞固以畫晷短難盡士材，奏復夜試。「畫試」，殿、局本改作「盡試」，非。

宋史卷二百六十四

列傳第二十三

薛居正

子惟吉

沈倫

子繼宗

盧多遜

父億

宋琪

宋雄

薛居正字子平，開封浚儀人。父仁謙，周太子賓客。居正少好學，有大志。清泰初，舉進士不第，爲遣愁文以自解，寓意倜儻，識者以爲有公輔之量。踰年，登第。

晉天福中，華帥劉遂凝辟爲從事。遂凝兄遂清領邦計，奏署鹽鐵巡官。開運初，改度支推官。宰相李崧領鹽鐵，又奏署推官，加大理司直，遷右拾遺。桑維翰爲開封府尹，奏署判官。

漢乾祐初，史弘肇領侍衛親軍，威權震主，殘忍自恣，無敢忤其意者。其部下吏告民犯鹽禁，法當死。獄將決，居正疑其不實，召詰之，乃吏與民有私憾，因誣之，逮吏鞠之，具伏抵法。弘肇雖怒甚，亦無以屈。周廣順初，遷比部員外郎，領三司推官，旋知制誥。周祖征

兗州，詔居正從行，以勞加都官郎中。顯德三年，遷左諫議大夫，擢弘文館學士，判館事。六年，使滄州定民租。未幾，以材幹聞於朝，擢刑部侍郎，判吏部銓。

宋初，遷戶部侍郎。太祖親征李筠及李重進，並判留司三司，俄出知許州。建隆三年，入爲樞密直學士，權知貢舉。初平湖湘，以居正知朗州。會亡卒數千人聚山澤爲盜，監軍使疑城中僧千餘人皆其黨，議欲盡捕誅之。居正以計緩其事，因率衆翦滅羣寇，擒賊帥汪端，詰之，僧皆不預，賴以全活。

乾德初，加兵部侍郎。車駕將親征太原，大發民餽運。時河南府饑，逃亡者四萬家，上憂之，命居正馳傳招集，浹旬間民盡復業。以本官參知政事。五年，加吏部侍郎。開寶五年，兼淮南、湖南、嶺南等道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使事，又兼判門下侍郎事，監修國史；又監修五代史，踰年畢，錫以器幣。六年，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八年二月，上謂居正等曰：「年穀方登，庶物豐盛，若非上天垂佑，何以及斯。所宜共思濟物，或有闕政，當與振舉，以成朕志。」居正等益修政事，以副上意焉。

太平興國初，加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從平晉陽還，進位司空。因服丹砂遇毒，方奏事，覺疾作，遽出。至殿門外，飲水升餘，堂吏掖歸中書，已不能言，但指廡間儲水器。左右取水至，不能飲，偃閣中，吐氣如煙燄，輿歸私第卒。六年六月也，年七十。贈太尉、中書令，

諡文惠。

居正氣貌瓌偉，飲酒至數斗不亂。性孝行純，居家儉約。爲相任寬簡，不好苛察，士君子以此多之。自參政至爲相，凡十八年，恩遇始終不替。

先是，太祖嘗謂居正曰：「自古爲君者鮮克正己，爲臣者多無遠略，雖居顯位，不能垂名後代，而身陷不義，子孫罹殃，蓋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吾觀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非而不恥。以朕所見，不若自不爲之，使人無異詞。又觀古之人臣多不終始，能保全而享厚福者，由忠正也。」開寶中，居正與沈倫並爲相，盧多遜參知政事，九年冬，多遜亦爲平章事。及居正卒，而沈倫責授，多遜南流，論者以居正守道蒙福，果符太祖之言。

居正好讀書，爲文落筆不能自休。子惟吉集爲三十卷上之，賜名文惠集。咸平二年，詔以居正配饗太宗廟庭。

惟吉字世康，居正假子也。居正妻妬悍，無子，婢妾皆不得侍側，故養惟吉，愛之甚篤。少有勇力，形質魁岸，與京師少年追逐，角抵蹴鞠，縱酒不謹。雅好音樂，嘗與伶人游，居正不能知。蔭補右千牛衛備身，歷太子通奉舍人，改西頭供奉官。

太宗卽位，三相子皆越次拔擢，沈倫、盧多遜子並爲尙書郎，惟吉以不習文，故爲右千

牛衛大將軍。及居正卒，太宗親臨，居正妻拜於喪所，上存撫數四，因問：「不肖子安在，頗改行否？恐不能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竊聞上語，懼赧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謝絕所與游者，居喪有禮。既而多接賢士大夫，頗涉獵書史，時論翕然稱之。上知其改行，令知澶州，改揚州。上表自陳，遷左千牛衛大將軍。丁內艱，卒哭，起復本官，懇求終制，不許。俄詔知河南府，又知鳳翔府。

淳化五年，秦州溫仲舒以伐木爲蕃戶攘奪，驅其部落徙居渭北，頗致騷動。詔擇守臣安撫之，乃命惟吉與仲舒對易其任。未幾，遷左領軍衛大將軍。至道二年，移知延州，未行，卒，年四十二。

惟吉既知非改過，能折節下士，輕財好施，所至有能聲。然御家無法，及其死，家人爭財致訟，妻子辨對於公庭云。

沈倫字順宜，開封太康人。舊名義倫，以與太宗名字同，止名倫。少習三禮於嵩洛間，以講學自給。漢乾祐中，白文珂鎮陝，倫往依之。

周顯德初，太祖領同州節度，宣徽使咎居潤與倫厚善，薦於太祖，留幕府。太祖繼領

滑、許、宋三鎮，皆署從事，掌留使財貨，以廉聞。及受周禪，自宋州觀察推官召爲戶部郎中。奉使吳越歸，奏便宜十數事，皆從之。道出揚、泗，屬歲饑，民多死，郡長吏白於倫曰：「郡中軍儲尙百餘萬斛，儻貸於民，至秋復收新粟，如此則公私俱利，非公言不可。」還具以白。朝論沮之曰：「今以軍儲振饑民，若荐饑無徵，孰任其咎？」太祖以問倫，曰：「國家以粟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稔，豈復有水旱耶？」此當決於宸衷。」太祖卽命發廩貸民。

建隆三年，遷給事中。明年春，爲陝西轉運使。王師伐蜀，用爲隨軍水陸轉運使。先是，王全斌、崔彥進之入成都也，競取民家玉帛子女，倫獨居佛寺蔬食，有以珍異奇巧物爲獻者，倫皆拒之。東歸，篋中所有，纔圖書數卷而已。太祖知之，遂貶全斌等，以倫爲戶部侍郎、樞密副使。親征太原，領大內都部署、判留司三司事。

先是，倫第庫陋，處之晏如。時權要多冒禁市巨木秦隴間，以營私宅，及事敗露，皆自啓於上前。倫亦嘗爲母市木營佛舍，因奏其事。太祖笑謂曰：「爾非踰矩者。」知其未葺居第，因遣中使按圖督工爲治之。倫私告使者，願得制度狹小，使者以聞，上亦不違其志。

開寶二年，丁母憂，起復視事。六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提點荆南、劍南水陸發運事。雩祀西洛，以倫留守東京兼大內都部署。俄召赴行在，令預大禮。

太平興國初，加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親征太原，復以倫爲留守、判開封府

事。師還，加左僕射。五年，史官李昉、扈蒙撰太祖實錄五十卷，倫爲監修以獻，賜襲衣、金帶。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是歲疾作，自是多請告。

盧多遜事將發，倫已上表求致仕。明年多遜敗，以倫與之同列，不能覺察，詔加切責，降授工部尙書。其子都官員外郎繼宗，本由父蔭，不宜更在朝行，可落班簿。時倫病不能興，上表謝。未幾，倫再奉章乞骸骨，復授左僕射致仕。上以倫國初舊臣，遽復繼宗官以慰其心。雍熙四年，卒，年七十九。贈侍中。

倫清介醇謹，車駕每出，多令居守。好釋氏，信因果。嘗盛夏坐室中，恣蚊蚋嚙其膚，童子秉箠至，輒叱之，冀以徼福。在相位日，值歲饑，鄉人假粟者皆與之，殆至千斛，歲餘盡焚其券。

微時娶閻氏，無子，妾田氏生繼宗。及貴，閻以封邑固讓田，倫乃爲閻治第太康，田遂爲正室，摺紳非之。

初，有司議謚倫曰恭惠，繼宗上言曰：「亡父始從冠歲，卽事儒業，未遑從賊，遽赴賓招，叨遇明時，陟於相位。伏見國朝故相，薛居正謚文惠，王溥謚文獻，此雖近制，實爲典常。若以臣父起家不由文學，卽嘗歷集賢、修史之職，伏請改謚曰文。」

判太常禮儀院趙昂、判考功張洎駁曰：「沈倫逮事兩朝，早升台弼，有祇畏謹守之美，有

矜恤周濟之心。案諡法：不懈于位，與夫謹事奉上、執事堅固、執禮御賓、率事以信、接下不驕、能遠恥辱、賢而不伐、尊賢貴讓、愛民長悌、不懈爲德、既過能改，數者皆謂之『恭』。又云，慈民好與，與夫柔質慈民、愛民好柔、寬裕不苛、和質受諫，數者皆謂之『惠』。由漢以來，皆爲美諡。如唐相溫彥博之出納明允，止諡曰『恭』；竇易直之公舉無避，乃諡曰『恭惠』。而沈倫備位台衡，出於際會，徒能謹飭以自保全，以『恭』配『惠』，厥美居多。又按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忠信接禮曰『文』，寬不慢、廉不剋曰『文』，堅強不暴曰『文』，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曰『文』，德美才秀曰『文』，修治班制曰『文』。昔張說之諡文正，楊綰之諡文簡，人不謂然。蓋行義有所未充，雖蒙特賜，誠非至公。若夫大臣子孫，許其爲父陳請，則曲臺、考功之司爲虛器，而彰善癉惡之義微矣。繼宗以其父曾任集賢殿學士及監修國史之職，輒引薛居正、王溥爲比，則彼皆奮跡辭場，歷典誥命，以『文』爲諡，允合國章。至於集賢、國史，皆宰相兼領之任，非必由文雅而登。其沈倫諡，伏望如故。」從之。

繼宗字世卿，倫爲樞密副使，以蔭補西頭供奉官。倫作相，授水部員外郎，加朝散大夫。遷都官、職方，知浚儀縣，轉屯田郎中，出知單州。代歸，命使京東計度財賦。濮州土貢銀，課民織造，不折省稅；鄆州節度配屬縣納藥物，皆爲民病。繼宗歸，歷言於上以除其

弊。至道末，領淮南轉運使。

繼宗貴家子，倦於從吏，旣因疾，以將作少監致仕。東封歲，求扈從，復授職方郎中。禮畢，改太僕少卿、判吏部南曹，遷光祿少卿、判三司三勾院。

繼宗善營產業，厚於養生，不飲酒，不嗜音律，而喜接賓客，終日宴集無倦。大中祥符五年，卒，年五十五。前後錄其子惟溫、惟清、惟恭，並爲將作監主簿。惟溫後至祕書丞；惟清娶密王女，宜都縣主，至內殿承制。

盧多遜，懷州河內人。曾祖得一，祖眞啓，皆爲邑宰。

父億字子元，少篤學，以孝悌聞。舉明經，調補新鄉主簿。秩滿，復試進士，校書郎、集賢校理。晉天福中，遷著作佐郎，出爲鄆州觀察支使。節帥杜重威驕蹇黷貨，幕府賄賂公行，唯億清介自持。會景延廣鎮天平，表億掌書記；留守西洛，又表爲判官。時國用窘乏，取民財以助軍，河南府計出二十萬緡，延廣欲並緣以圖羨利，增爲三十七萬緡。億諫曰：「公位兼將相，旣富且貴。今國帑空竭，不得已而取貲於民，公何忍利之乎？」延廣慚而止。

漢初，以魏王承訓爲開封尹，授億水部員外郎，充推官。時侍衛諸軍驕恣，朝廷姑息之，軍士成美以驢負鹽入都門，閹者不敢執，反擒平民孟柔送侍衛司。柔自誣伏，論當棄市。億察其寃，言於漢祖而釋之。

周初，爲侍御史。漢末兵亂，法書亡失。至是，大理奏重寫律令格式，統類編敕。乃詔億與刑部員外郎曹匪躬、大理正段濤同加議定。舊本以京兆府改同五府，開封、大名府改同河南府，長安、萬年改爲次赤縣，開封、浚儀、大名、元城改爲赤縣。又定東京諸門薰風等爲京城門，明德等爲皇城門，啓運等爲宮城門，昇龍等爲宮門，崇元等爲殿門。廟諱書不成文，凡改點畫及義理之誤字二百一十有四。又以晉、漢及周初事關刑法敕條者，分爲二卷，附編敕，自爲大周續編敕，詔行之。俄以本官知雜事，加左司員外郎，遷主客度支郎中，並兼弘文館直學士。世宗晏駕，爲山陵判官，出爲河南令。

宋初，遷少尹。億性恬退，聞其子多遜知制誥，卽上章求解。乾德二年，以少府監致仕。

多遜，顯德初，舉進士，解褐祕書郎、集賢校理，遷左拾遺、集賢殿修撰。建隆三年，以本官知制誥，歷祠部員外郎。乾德二年，權知貢舉。三年，加兵部郎中。四年，復權知貢舉。

六年，加史館修撰、判館事。

開寶二年，車駕征太原，以多遜知太原行府事。移幸常山，又命權知鎮州。師還，直學士院。三年春，復知貢舉。四年冬，命爲翰林學士。六年，使江南還，因言江南衰弱可圖之狀。受詔同修五代史，遷中書舍人、參知政事。丁外艱，數日起復視事。會史館修撰扈蒙請復修時政記，詔多遜專其事。金陵平，加吏部侍郎。

太平興國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四年，從平太原還，加兵部尙書。

多遜博涉經史，聰明強力，文辭敏給，好任數，有謀略，發多奇中。太祖好讀書，每取書史館，多遜預戒吏令白己，知所取書，必通夕閱覽，及太祖問書中事，多遜應答無滯，同列皆伏焉。

先是，多遜知制誥，與趙普不協，及在翰林日，每召對，多攻普之短。未幾，普出鎮河陽。太宗踐祚，普入爲少保。數年，普子承宗娶燕國長公主女，承宗適知潭州，受詔歸闕成婚禮。未踰月，多遜白遣歸任，普由是憤怒。

初，普出鎮河陽，上言自愬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太祖手封其書，藏於宮中。至是，普復密奏：「臣開國舊臣，爲權倖所沮。」因言昭憲顧命及先朝自愬之事。上於宮中訪

得普前所上表，因感悟，卽留承宗京師。未幾，復用普爲相，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

會有以多遜嘗遣堂吏趙白交通秦王廷美事聞，太宗怒，下詔數其不忠之罪，責授守兵部尙書。明日，以多遜屬吏，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衛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知雜事滕中正雜治之。獄具，召文武常參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議曰：「謹案兵部尙書盧多遜，身處宰司，心懷顧望，密遣堂吏，交結親王，通達語言，咒詛君父，大逆不道，干紀亂常，上負國恩，下虧臣節，宜膏鈇鉞，以正刑章。其盧多遜請依有司所斷，削奪在身官爵，準法誅斬。秦王廷美，亦請同盧多遜處分，其所緣坐，望準律文裁遣。」

遂下詔曰：「臣之事君，貳則有辟，下之謀上，將而必誅。兵部尙書盧多遜，頃自先朝擢參大政，洎予臨御，俾正台衡，職在燮調，任當輔弼。深負倚毗，不思補報，而乃包藏姦宄，窺伺君親，指斥乘輿，交結藩邸，大逆不道，非所宜言。爰遣近臣，雜治其事，醜跡盡露，具獄已成，有司定刑，外廷集議，僉以梟夷其族，污瀦其宮，用正憲章，以合經義。尙念嘗居重位，久事明廷，特寬盡室之誅，止用投荒之典，實汝有負，非我無恩。其盧多遜在身官爵及三代封贈、妻子官封，並用削奪追毀。一家親屬，並配流崖州，所在馳驛發遣，縱經大赦，不在量移之限。朞周已上親屬，並配隸邊遠州郡。部曲奴婢縱之。餘依百官所議。中書吏

趙白、秦王府吏閻密、王繼勳、樊德明、趙懷祿、閻懷忠並斬都門外，仍籍其家，親屬流配海島。」

閻密初給事廷美左右，太宗卽位，補殿直，仍隸秦邸，恣橫不法。王繼勳尤廷美所親信，嘗使求訪聲妓，繼勳因怙勢以取貨賄。德明素與趙白游處，多遜因之傳達機事，以結廷美。又累遣懷祿私召同母弟軍器庫副使趙廷俊與語。懷忠嘗爲廷美使詣淮海國王錢俶遺白金、釵器、絹扇等，廷美又嘗遣懷忠齎銀器、錦綵、羊酒詣其妻父潘璘營宴軍校。至是皆伏罪。多遜累世墓在河內^三，未敗前，一夕震電，盡焚其林木，聞者異之。

多遜至海外，因部送者還，上表稱謝。雍熙二年，卒于流所，年五十二。詔徙其家於容州，未幾，復移置荆南。端拱初，錄其子雍爲公安主簿，還其懷州籍沒先塋。雍卒，諸弟皆特敕除州縣官。

初，億性儉素，自奉甚薄。及多遜貴顯，賜賚優厚，服用漸侈，愀然不樂，謂親友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暴至，吾未知稅駕之所。」後多遜果敗，人服其有識。

咸平五年，又錄雍弟寬爲襄州司士參軍。寬弟察，中景德進士，將廷試，特詔授以州掾。大中祥符二年，始改簿尉。三年，察奉多遜喪歸葬襄陽，又詔本州賜察錢三十萬。四年，仍錄其孫又玄爲襄州司士。

宋琪字叔寶，幽州薊人。少好學，晉祖割燕地以奉契丹，契丹歲開貢部，琪舉進士中第，署壽安王侍讀，時天福六年也。

幽帥趙延壽辟琪爲從事，會契丹內侵，隨延壽至京師。延壽子贊領河中節度，漢初改授晉昌軍，皆署琪爲記室。周廣順中，贊罷鎮，補觀城令。世宗征淮南，贊自右龍武統軍爲排陣使，復辟琪從征。及金陵歸款，以贊鎮廬州，表爲觀察判官。部有冤獄，琪辨之，免死者三人，特加朝散大夫。贊仕宋，連移壽陽、延安二鎮，皆表爲從事。

乾德四年，召拜左補闕、開封府推官。太宗爲府尹，初甚加禮遇，琪與宰相趙普、樞密使李崇矩善，出入門下，遂惡之，乃白太祖出琪知龍州，移閬州。開寶九年，爲護國軍節度判官。

太宗卽位，召赴闕。時程羽、賈琰皆自府邸攀附致顯要，抑琪久不得調。太平興國三年，授太子洗馬，召見詰責，琪拜謝，請悔過自新。遷太常丞，出知大通監。五年，召歸，將加擢用，爲盧多遜所沮，改都官郎中，出知廣州，將行，復以藩邸舊僚留判三司勾院。七年，與三司使王仁瞻廷辨事忤旨，責授兵部員外郎，俄通判開封府事，京府置通判自琪始。

八年春正月，擢拜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三月，改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是秋，上將以工部尙書李昉參預國政，以琪先入，乃遷琪爲刑部尙書。十月，趙普出鎮南陽，琪遂與昉同拜平章事。自員外郎歲中四遷至尙書爲相。上謂曰：「世之治亂，在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卽無不治；謂爲飾喜怒之具，卽無不亂，卿等慎之。」

九年九月，上幸景龍門外觀水磑，因謂侍臣曰：「此水出於山源，清冷甘美，凡近河水味皆甘，豈非餘潤之所及乎？」琪等對曰：「實由地脉潛通而然，亦猶人之善惡以染習而成也。」其年冬，郊祀禮畢，加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

一日，上謂琪等曰：「在昔帝王多以崇高自處，顏色嚴毅，左右無敢貢言者。朕與卿等周旋款曲，商榷時事，蓋欲通上下之情，無有壅蔽。卿等但直道而行，無得有所顧避。」琪謝曰：「臣等非才，待罪相府，陛下曲賜溫顏，令盡愚懇，敢不傾竭以副聖意。」會詔廣宮城，宣徽使柴禹錫有別第在表識內，上言願易官邸，上覽奏不悅。禹錫陰結琪，欲因白請盧多遜舊第，上益鄙之。先是，簡州軍事推官王澣引對，上嘉其雋爽，面授朝官。翌日，琪奏澣經學出身，一任幕職，例除七寺丞。上曰：「吾已許之矣，可與東宮官。」琪執不從，擬大理丞告牒進人，上批曰：「可右贊善大夫。」琪勉從命，上滋不悅。

初，上令琪娶馬仁瑀寡妻高繼冲之女，厚加賜與以助采。廣南轉運王延範，高氏之親

也，知廣州徐休復密奏其不軌，且言其依附大臣。上因琪與禹錫入對，問延範何如人，琪未
知其端，盛言延範強明忠幹，禹錫旁奏與琪同。上意琪交通，不欲暴其狀，因以琪素好談
諧，無大臣體，罷守本官；禹錫授左驍衛大將軍。琪將罷前數日，有異鳥集琪待漏之所，驅
之不去，及是罷相，人以爲先兆云。

疏謂：端拱初，上親耕籍田，以舊相進位吏部尚書。二年，將討幽薊，詔羣臣各言邊事。琪上

大舉精甲，以事討除，靈旗所指，燕城必降。但徑路所趨，不無險易，必若取雄、霸
路直進，未免更有陽城之圍。蓋界河之北，陂淀坦平，北路行師，非我所便。況軍行不
離於輜重，賊來莫測其淺深。欲望回轅，西適山路，令大軍會於易州，循孤山之北，漆
水以西，挾山而行，援糧而進，涉涿水，並大房，抵桑乾河，出安祖砦，則東瞰燕城，裁及
一舍，此是周德威收燕之路。

自易水距此二百餘里，並是沿山，村墅連延，溪澗相接，採薪汲水，我占上游。東
則林麓平岡，非戎馬奔衝之地，內排槍弩步隊，實王師備禦之方，而於山上列白幟以望
之，戎馬之來，二十里外可悉數也。

從安祖砦西北有盧師神祠，是桑乾出山之口，東及幽州四十餘里。趙德鈞作鎮之

時，欲遏西衝，曾壅此水。況河次半有崖岸，不可徑度，其平處築城護之，守以偏師，此斷彼之右臂也。仍慮步奚爲寇，可分雄勇兵士三五百人，至青白軍以來山中防遏，此是新州、嬀川之間，南出易州大路，其桑乾河水屬燕城北隅，繞西壁而轉。大軍如至城下，於燕丹陵東北橫堰此水，灌入高粱河，高粱岸狹，桑水必溢。可於駐蹕寺東引入郊亭淀，三五日瀾漫百餘里，卽幽州隔在水南。王師可於州北繫浮梁以通北路，賊騎來援，已隔水矣。視此孤壘，挾旬必克。幽州管內泊山後八軍，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蓋勢使然也。

然後國家命重臣以鎮之，數恩澤以懷之。奚、靺部落，當劉仁恭及其男守光之時，皆刺面爲義兒，服燕軍指使，人馬疆土少劣於契丹，自被脅從役屬以來，常懷骨髓之恨。渤海兵馬土地，盛於奚帳，雖勉事契丹，俱懷殺主破國之怨。其薊門、泊山、後雲、朔等州，沙陀、吐渾元是割屬，咸非叛黨。此蕃漢諸部之衆，如將來王師討伐，雖臨陣擒獲，必貸其死，命署置存撫，使之懷恩，但以罪契丹爲名。如此則蕃部之心，願報私憾，契丹小醜，克日殄平。其奚、靺、渤海之國，各選重望親嫡，封冊爲王，仍賜分器、鼓旗、車服戈甲_{〔四〕}以優遣之，必竭赤心，永服皇化。

俟克平之後，宣布守臣，令於燕境及山後雲、朔諸州，厚給衣糧料錢，別作禁軍名

額，召募三五萬人，教以騎射，隸於本州。此人生長塞垣，諳練戎事，乘機戰鬥，一以當十，兼得奚、靺、渤海以爲外臣，乃守在四夷也。

然自阿保機時至於近日，河朔戶口，虜掠極多，並在錦帳。平盧亦邇柳城，遼海編戶數十萬，耕墾千餘里，既殄異類，悉爲王民。變其衣冠，被以聲教，願歸者俾復舊貫，懷安者因而撫之，申畫郊圻，列爲州縣，則前代所建松漠、饒落等郡，未爲開拓之盛也。

琪本燕人，以故究知蕃部兵馬山川形勢。俄又上奏曰：

國家將平燕薊，臣敢陳十策：一、契丹種族，二、料賊衆寡，三、賊來布置，四、備邊，五、命將，六、排陣討伐，七、和蕃，八、饋運，九、收幽州，十、滅契丹。

契丹，蕃部之別種，代居遼澤中，南界潢水，西距邢山，疆土幅員，千里而近。其主自阿保機始強盛，因攻渤海，死於遼陽。妻述律氏生三男：長曰東丹；次曰德光，德光南侵還，死於殺胡林；季曰自在太子。東丹生永康，永康代德光爲主，謀起軍南侵，被殺於火神淀〔五〕。德光之子述律代立，號爲「睡王」。二年，爲永康子明記所篡。明記死，幼主代立。明記妻蕭氏，蕃將守興之女，今幼主，蕭氏所生也。

晉末，契丹主頭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皆精甲也，爲其爪牙。國母述律

氏頭下，謂之屬珊，屬珊有衆二萬，乃阿保機之牙將，當是時半已老矣。南來時，量分借得三五千騎，述律常留餘兵爲部族根本。其諸大首領有太子、偉王、永康、南北王、于越、麻荅、五押等。于越，謂其國舅也。大者千餘騎，次者數百騎，皆私甲也。

別族則有奚、靺，勝兵亦萬餘人，少馬多步。奚，其王名阿保得者，昔年犯闕時，令送劉瑋、崔廷勳屯河、洛者也。又有渤海首領大舍利高模翰步騎萬餘人，並髡髮左衽，竊爲契丹之飾。復有近界尉厥里、室韋、女真、党項亦被脅屬，每部不過千餘騎。其三部落，吐渾、沙陀，泊幽州管內、鴈門已北十餘州軍部落漢兵合二萬餘衆，此是石晉割以略蕃之地也。蕃漢諸族，其數可見矣。

每蕃部南侵，其衆不啻十萬。契丹入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東西一概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遊奕，百十里外，亦交相偵邏，謂之欄子馬。契丹主吹角爲號，衆卽頓合〔六〕，環繞穹廬，以近及遠。折木梢屈之爲弓子鋪，不設槍營塹柵之備。每軍行，聽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匝便行。未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我師，卽競乘之，所以新羈戰蹄有餘力也。且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土風曳柴〔七〕，饋餉自齎，退敗無恥，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也。中原所長，秋夏霖霖，天時也；山林河津，地利也；槍突劍弩，兵勝

也；財豐士衆，力強也。乘時互用，較然可知。

王師備邊破敵之計，每秋冬時，河朔州軍緣邊砦柵，但專守境，勿輒侵漁，令彼尋戈，其詞無措。或戎馬旣肥，長驅入寇，契丹主行，部落萃至，寒雲翳日，朔雪迷空，鞍馬相持，羶褐之利。所宜守陣坐甲，以逸待勞，令騎士並屯於天雄軍、貝磁相州以來，若分在邊城，緩急難於會合；近邊州府，只用步兵，多屯弩手，大者萬卒，小者千人，堅壁固守，勿令出戰。彼以全國之兵，此以一郡之衆，雖勇懦之有殊，慮衆寡之不敌也。國家別命大將，總統前軍，以遏侵軼，只於天雄軍、邢洛貝州以來，設犄戎之備。俟其陽春啓候，虜計旣窮，新草未生，陳芟已朽，蕃馬無力，疲寇思歸，逼而逐之，必自奔北。

前軍行陣之法，馬步精卒不過十萬，自招討以下，更命三五人藩侯充都監、副戎、排陣、先鋒等職，臨事分布，所貴有權。追戎之陣，須列前後，其前陣萬五千騎，陣身萬人，是四十指揮，左右梢各十指揮，是二十將。每指揮作一隊，自軍主、都虞候、指揮使、押當，每隊用馬突或刃子槍一百餘，並弓劍、骨朵。其陣身解鎧排之，俟與戎相搏之時，無問厚薄，十分作氣，槍突交衝，馳逐往來，後陣更進。彼若乘我深入，陣身之後，更有馬步人五千，分爲十頭，以撞竿、鎧弩俱進，爲回騎之舍。陣梢不可輕動，蓋防

橫騎奔衝，此陣以都監主之，進退賞罰，便可裁決。後陣以馬步軍八萬，招討董之，與前陣不得過三五里，展梢實心，布常山之勢，左右排陣分押之。或前陣擊破寇兵，後陣亦禁其馳驟輕進，蓋師正之律也。

牧誓云：「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慎重之戒也。是以開運中晉軍擣戎，未嘗放散，三四年間，雖德光爲戎首，多計桀黠，而無勝晉軍之處，蓋併力禦之。厥後以任人不當，爲彥澤之所誤。如將來殺獲驅攘之後，聖人務好生之德，設息兵之謀，雖降志難甘，亦和戎爲便。魏絳嘗陳五利，奉春僅得中策，歷觀載籍，前王皆然。易稱高宗用伐鬼方，詩美宣王薄伐玁狁，是知戎狄侵軼，其來尙矣。然則兵爲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精選使臣，不辱君命，通盟繼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

臣每見國朝發兵，未至屯戍之所，已於兩河諸郡調民運糧，遠近騷然，煩費十倍。臣生居邊土，習知其事。況幽州爲國北門，押蕃重鎮，養兵數萬，應敵乃其常事。每逢調發，惟作糗糧之備，入蕃旬浹，軍糧自齎，每人給麩斗餘，盛之於囊以自隨。征馬每匹給生穀二斗，作口袋，飼秣日以二升爲限，旬日之間，人馬俱無饑色。更以牙官子弟，戮力津擎裹送，則一月之糧，不煩饋運。俟大軍旣至，定議取捨，然後圖轉饟，亦未爲晚。臣去年有平燕之策，入燕之路具在前奏，願加省覽。

疏奏，頗採用之。

淳化二年，詔百官轉對，琪首應詔，建明堂、辟雍之議。五年，李繼遷寇靈武，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爲河西兵馬都部署以討之。西川賊帥李順攻劫州縣，以昭宣使王繼恩爲劍南西川招安使。琪又上書言邊事曰：

臣頃任延州節度判官，經涉五年，雖未嘗躬造夷落，然常令蕃落將和斷公事，歲無虛月，蕃部之事，熟於聞聽。大約党項、吐蕃風俗相類，其帳族有生戶、熟戶，接連漢界、入州城者謂之熟戶，居深山僻遠、橫過寇略者謂之生戶。其俗多有世讎，不相來往，遇有戰鬥，則同惡相濟，傳箭相率，其從如流。雖各有鞍甲，而無魁首統攝，並皆散漫山川，居常不以爲患。

党項界東自河西、銀、夏，西至靈、鹽，南距鄜、延，北連豐、會。厥土多荒隙，是前漢呼韓邪所處河南之地，幅員千里。從銀、夏至青、白兩池，地惟沙磧，俗謂平夏；拓拔，蓋蕃姓也。自鄜、延以北，多土山柏林，謂之南山；野利，蓋羌族之號也。

從延州入平夏有三路：一、東北自豐林縣葦子驛至延川縣接綏州，入夏州界；一、正北從金明縣入蕃界，至盧關四五百里，方入平夏州南界；一、西北歷萬安鎮經永安城，出洪門至宥州四五百里，是夏州西境。我師如入夏州之境，宜先招致接界熟戶，

使爲鄉導，其強壯有馬者，令去官軍三五十里踏白先行。緣此三路，土山柏林，溪谷相接，而復隘陬不得成列，躡此鄉導，可使步卒多持弓弩槍鋸（九）隨之，以三三千人登山偵邏，俟見坦塗寧靜，可傳號勾馬遵路而行，我皆嚴備，保無虞也。

長興四年，夏州李仁福死，有男彝超擅稱留後。當時詔延州安從進與李彝超換鎮，彝超據夏州，固不奉詔，朝廷命邠州藥彥稠總兵五萬送從進赴任。時頓兵城下，議欲攻取，軍儲不繼，遽命班師。而振旅之時，不能嚴整，失戈棄甲，遂爲邊人之利。

臣又聞党項號爲小蕃，非是勍敵，若得出山布陣，止勞一戰，便可盪除。深入則饋運艱難，窮追則窟穴幽隱，莫若緣邊州鎮，分屯重兵，俟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非爲養勇，亦足安邊。凡烏合之徒，勢不能久，利於速鬥，以騁兵鋒。莫若持重守疆，以挫其銳。彼無城守，衆乏餼糧，威賞不行，部族分散，然後密令覘其保聚之處，預於麟、府、鄜、延、寧、慶、靈、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齊進，絕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可以剪除無噍類矣。仍先告諭諸軍，擊賊所獲生口、資畜，許爲己有，彼爲利誘，則人百其勇也。

靈武路自通遠軍入青岡峽五百里，皆蕃部熟戶。向來使人、商旅經由，並在部族安泊，所求賂遺無幾，謂之「打當」，亦如漢界逆旅之家宿食之直也。此時大軍或須入

其境，則鄉導踏白，當如夏州之法。況彼靈州便是吾土，芻粟儲畜，率皆有備。緣路五七程，不煩供饋，止令逐都兵騎_二，裹糧輕齎，便可足用。諺所謂「磨鎌殺馬」，劫一時之力也，旬浹之餘，固無闕乏矣。

又臣曾受任西川數年，經歷江山，備見形勢要害。利州最是咽喉之地，西過桔柏江，去劍門百里，東南去閬州，水陸二百餘里，西北通白水、清川，是龍州入川大路，鄧艾於此破蜀，至今廟貌存焉。其外三泉、西縣、興、鳳等州，並爲要衝，請選有武略重臣鎮守之。

奏入，上密寫其奏，令繼隆擇利而行。

至道元年春，大宴於含光殿，上問琪年，對曰：「七十有九。」上因慰撫久之。二年春，拜右僕射，特令月給實奉一百千，又以其衰老，詔許五日一朝。是年九月被病，令其子貽序秉筆，授辭作多幸老民敕，大抵謂洪範五福，人所難全，而已兼有之，實天幸也。又口占遺表數百字而卒。贈司空，諡惠安。起復貽序爲右贊善大夫，貽庥爲大理評事，貽廣童子出身。貽序上表乞終喪制，從之。天禧初，錄其孫宗諒試祕書郎。

琪素有文學，頗諧捷。在使府前後三十年，周知人情，尤通吏術。在相位日，百執事有所求請，多面折之，以是取怨於人。

貽序嘗預修冊府元龜，筆札遒勁。未幾，坐事左遷復州副使，起爲殿中丞卒。

宋雄者，亦幽州人。初與琪齊名燕、薊間，謂之「二宋」。

雄仕契丹爲應州從事。雍熙三年，王師北伐，雄與其節度副使艾正以城降，授正本州觀察使，以雄爲鴻臚少卿同知州事。改光祿少卿，歷知均、唐二州。未幾，護河陰屯兵，以知河渠利害，因命領護汴口，均節水勢，以達轉漕，京師賴之。改太子詹事，復爲光祿少卿，遷將作監。所至職務修舉，公私倚任焉。

雄涉獵文史，善談論，有氣節，士流多推許之。景德元年，卒，年七十六。錄其子可久爲太常寺奉禮郎，賦祿終制。

論曰：自薛居正而下，嘗居相位者凡四人，其始終出處雖不同，然觀於其行事，概可見矣。初，朗州亡卒嘯聚爲盜，監軍使疑城中僧千餘人皆與謀，欲盡殺之，居正緩其事，賊禽而僧不與，卒賴以活。沈倫使吳越還，請以揚、泗軍儲百萬餘斛貸饑民，朝論難之。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稔，豈復有水旱？」得請乃已。太祖每取書史館，盧多

遜預戒吏令白己，知所取，必通夕閱覽，以是答問多中。宋琪始爲程羽、賈琰所抑，繼爲多遜所忌，其後自員外郎歲中四遷至尙書，居相位。卽此而觀，則守道蒙福者非幸致，而投荒竄死者非不幸也。宋雄善持論，有氣節，雖與琪齊名，而爵位不侔者，所遇不同焉爾。嗚呼，自昔懷材抱藝，而抑鬱下僚以終其身者多矣，豈特宋雄爲然哉！

校勘記

〔二〕潭州 原作「澤州」，據本書卷二五六趙普傳、長編卷二二改。

〔三〕多遜累世墓在河內 「河內」原作「河南」，據長編卷二三改。按盧多遜懷州河內人，累世祖墓當在懷州河內，下文「還其懷州籍沒先塋」可證。

〔三〕太祖出琪知龍州 「龍州」，東都事略卷三一宋琪傳所載同；太宗實錄卷七九、長編卷一九都作「隴州」。

〔四〕仍賜分器鼓旗車服戈甲 「車服」原作「軍服」，據長編卷二七、宋會要蕃夷一之一八改。

〔五〕火神淀 原作「大神淀」，據通鑑卷二九〇、宋會要蕃夷一之一四改。

〔六〕衆卽頓合 「合」原作「舍」，據長編卷二七、宋會要蕃夷一之一五改。

〔七〕土風曳柴 「土風」，長編卷二七、宋會要蕃夷一之一五都作「上風」，疑以「上風」爲是。

〔八〕方入平夏州南界，長編卷三五作「方入平夏，是夏州南界」，疑是。

〔九〕弓弩槍鋸，「鋸」，長編卷三五作「鋸」，疑是。

〔十〕止令逐都兵騎，「都」，長編卷三五作「部」，疑是。

宋史卷二百六十五

列傳第二十四

李昉

子宗訥 宗諤

孫昭述等

呂蒙正

張齊賢

子宗誨

賈黃中

李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父超，晉工部郎中、集賢殿直學士。從父右資善大夫沼無子，以昉爲後。二，蔭補齋郎，選授太子校書。漢乾祐舉進士，爲祕書郎。宰相馮道引之，與呂端同直弘文館，改右拾遺、集賢殿修撰。

周顯德二年，宰相李穀征淮南，昉爲記室。世宗覽軍中章奏，愛其辭理明白，已知爲昉所作，及見相國寺文英院集，乃昉與扈蒙、崔頌、劉衮、竇儼、趙逢及昉弟載所題，益善昉詩而稱賞之曰：「吾久知有此人矣。」師還，擢爲主客員外郎、知制誥、集賢殿直學士。四年，加史館修撰、判館事。是年冬，世宗南征，從至高郵，會陶穀出使，內署書詔填委，乃命爲屯田郎中、翰林學士。六年春，丁內艱。恭帝嗣位，賜金紫。

宋初，加中書舍人。建隆三年，罷爲給事中。四年，平湖湘，受詔祀南嶽，就命知衡州，踰年代歸。陶穀誣奏昉爲所親求京畿令，上怒，召吏部尙書張昭面質其事。昭老儒，氣直，免冠上前，抗聲云：「穀罔上。」上疑之不釋，出昉爲彰武軍行軍司馬，居延州爲生業以老。三歲當內徙，昉不願。宰相薦其可大用，開寶二年，召還，復拜中書舍人。未幾，直學士院。

三年，知貢舉。五年，復知貢舉。秋，預宴大明殿，上見昉坐盧多遜下，因問宰相，對曰：「多遜學士，昉直殿爾。」卽令眞拜學士，令居多遜上。昉之知貢舉也，其鄉人武濟川預選，旣而奏對失次，昉坐左遷太常少卿，俄判國子監。明年五月，復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冬，判吏部銓。時趙普爲多遜所構，數以其短聞於上，上詢於昉，對曰：「臣職司書詔，普之所爲，非臣所知。」普尋出鎮，多遜遂參知政事。

太宗卽位，加昉戶部侍郎，受詔與扈蒙、李穆、郭贇、宋白同修太祖實錄。從攻太原，車駕次常山，常山卽昉之故里，因賜羊酒，俾召公侯相與宴飲盡歡，里中父老及嘗與遊從者咸預焉。七日而罷，人以爲榮。師還，以勞拜工部尙書兼承旨。太平興國中，改文明殿學士。時趙普、宋琪居相位久，求其能繼之者，宿舊無踰於昉，遂命參知政事。十一月，普出鎮，昉與琪俱拜平章事。未幾，加監修國史，復時政記先進御而後付有司，自昉議始也。

雍熙元年郊祀，命昉與琪並爲左右僕射，昉固辭，乃加中書侍郎。王師討幽薊不利，遣

使分詣河南、東，籍民爲兵，凡八丁取一。昉等相率奏曰：「近者分遣使籍河南、東四十餘郡之民以爲邊備，非得已也。然河南之民素習農桑，罔知戰鬥，一旦括集，必致動搖，若因而嘯聚，更須剪除。如此，則河北閭閻旣困於戎馬，河南生聚復擾於萑蒲，矧當春和，有妨農作。陛下若以明詔旣頒，難於反汗，則當續遣使臣，嚴加戒飭，所至點募，人情若有不安，卽須少緩，密奏取裁，庶免後患。」上嘉納之。

端拱初，布衣翟馬周擊登聞鼓，訟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爲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屬籍田禮方畢，乃詔學士賈黃中草制，罷昉爲右僕射，且加切責。黃中言：「僕射，百僚師長，實宰相之任，今自工部尙書而遷是職，非黜責也。若曰文昌務簡，以均勞逸爲辭，斯爲得體。」上然之。會邊警益急，詔文武羣臣各進策備禦，昉又引漢、唐故事，深以屈己修好、弭兵息民爲言，時論稱之。

淳化二年，復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三年夏，旱蝗，旣雨。時昉與張齊賢、賈黃中、李沆同居宰輔，以燮理非材，上表待罪，上不之罪。四年，昉以私門連遭憂戚，求解機務，詔不允，遣齊賢等諭旨，復起視事。後數月，罷爲右僕射。先是，上召張洎草制，授昉左僕射，罷相，洎言：「昉居燮理之任，而陰陽乖戾，不能決意引退，俾居百僚師長之任，何以示勸？」上覽奏，乃令罷守本官。

晉侍中崧者，與昉同宗且同里，時人謂崧爲東李家，昉爲西李家。漢末，崧被誅。至是，其子璨自蘇州常熟縣令赴調，昉爲訟其父寃，且言：「周太祖已爲昭雪贈官，還其田宅，錄璨而官之。然璨年幾五十，尙淹州縣之職，臣昔與之同難，豈宜叨遇聖明。儻推一視之仁，澤及衰微之祚，則已往之寃獲伸於下，而繼絕之恩永光簡冊矣。」詔授璨著作佐郎，後官至右贊善大夫。

明年，昉年七十，以特進、司空致事，朝會宴饗，令綴宰相班，歲時賜予，益加厚焉。至道元年正月望，上觀燈乾元樓，召昉賜坐於側，酌御罇酒飲之，自取果餌以賜。上觀京師繁盛，指前朝坊巷省署以諭近臣，令拓爲通衢長廊，因論：「晉、漢君臣昏闇猜貳，枉陷善良，時人不聊生，雖欲營繕，其暇及乎？」昉謂：「晉、漢之事，臣所備經，何可與聖朝同日而語。若今日四海清晏，民物阜康，皆陛下恭勤所致也。」上曰：「勤政憂民，帝王常事。朕不以繁華爲樂，蓋以民安爲樂爾。」因顧侍臣曰：「李昉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可謂善人君子矣。」

二年，陪祀南郊，禮畢入賀，因拜舞仆地，臺吏掖之以出，臥疾數日薨，年七十二。贈司徒，諡文正。

昉和厚多恕，不念舊惡，在位小心循謹，無赫赫稱。爲文章慕白居易，尤淺近易曉。好

接賓客，江南平，士大夫歸朝者多從之遊。雅厚張洎而薄張昞，及昞罷相，洎草制深攻詆之，而昞朔望必詣昉。或謂昞曰：「李公待君素不厚，何數詣之？」昞曰：「我爲廷尉日，李公方秉政，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也。」

昉所居有園亭別墅之勝，多召故人親友宴樂其中。既致政，欲尋洛中九老故事，時吏部尙書宋琪年七十九，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李運年八十，水部郎中朱昂年七十一，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年七十九，太子中允致仕張好問年八十五，吳僧贊寧年七十八，議將集，會蜀寇而罷。

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昉於上，或以告昉，不之信。及入相，太宗言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上由此益重昉。

昉居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初，沼未有子，昉母謝方娠，指腹謂叔母張曰：「生男當與叔母爲子。」故昉出繼于沼。昉再相，因表其事，求贈所生父母官。詔贈其祖溫太子太傅，祖母權氏莒國太夫人，超太子太師，謝氏鄭國太夫人。

昉素病心悸，數歲一發，發必彌年而後愈，蓋典誥命三十餘年，勞役思慮所致。及居相位，益加憂畏。有文集五十卷。子四人：宗訥、宗誨、宗諤、宗諒。宗誨，右贊善大夫。宗諒，主賓客員外郎。

宗訥字大辨，以蔭補太廟齋郎，遷第四室長。代謁吏部銓，邊光範意其年少，未能屬辭，語之曰：「苟援筆成六韻詩，雖不試書判，可入等矣。」宗訥易之，光範試詩賦，立就。明日，擬授祕書省正字；又明日，上命擢國子監丞。蓋上居藩邸時，每有篇詠，令昉屬和，前後數百章，皆宗訥繕寫，上愛其楷麗，問知爲宗訥所書，故有是命。太平興國初，詔賈黃中、陳希範、王祐、李昉、宋琪、呂文仲、杜鎬、舒雅皆預焉。雍熙初，昉在相位，上欲命宗訥爲尙書郎，昉懇辭，以爲非承平故事，止改祕書丞，歷太常博士。

宗訥頗習典禮。淳化中，呂端掌禮院，引宗訥同判，累遷比部郎中。咸平六年，卒，年五十五。子昭迴，大中祥符五年獻文，召試賜進士第，後爲屯田員外郎。昭遜，太子中舍。

宗諤字昌武，七歲能屬文，恥以父任得官，獨由鄉舉，第進士，授校書郎。明年，獻文自薦，遷祕書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先是，後苑陪宴，校理官不與，京官乘馬不得入禁

門。至是，皆因宗諤之請復之，遂爲故事。

眞宗卽位，拜起居舍人，預重修太祖實錄。從幸大名，上疏曰：「國家馭邊之術，制勝之謀，將帥之短長，兵衛之衆寡，宸算廟謨，盡在吾術中矣。今之言事者，不過請陛下益兵貯糧，分道掩殺，言之甚易，行之則難。始受命則無不以攻堅陷陣爲壯圖，及遇敵則惟以閉壘塞關爲上計，孤君父之重委，致生靈之重困，興言及此，誠可嘆息。自古行軍出師，無不首擇將帥。夫將帥隨材任使，守一郡，控一城，分領驍勇，爭據要害，又豈直三路主帥之名，然後能制六師生死之命乎？今陛下選任非不至也，權位非不重也，告戒非不丁寧也，處置非不專一也；而外敵犯塞，車駕親征，曾不聞出丁人一騎爲之救助，不知深溝高壘，秣馬厲兵，欲安用哉？臣以爲臨軍易帥，拔卒爲將，在此時也。有功者拔於朝，不用者戮於市，亦此時也。惟陛下圖之。然後下哀痛之詔，行蠲復之恩，回鸞上都，垂衣當宇，豈不盛哉。」

遷知制誥、判集賢院，纂西垣集制，刻石記名氏。嘗牒御史臺不平空，中丞呂文仲移文詰之，往復再三，宗諤執言兩省故事與臺司不相統攝者凡八。事聞，卒如宗諤議。

景德二年，召爲翰林學士。是秋，將郊，命判太常大樂、鼓吹二署。先是，樂工率以年勞遷補，至有抱其器而不知聲者。宗諤素曉音律，遂加審定，奏斥謬濫者五十人。因修完器具，更署職名，條上利病二十事，帝省閱而賞歎之。事具樂志。又著樂纂以獻，命付史館，

自是月再肄習焉。

時諸神祠壇多闕外壇之制，因深塹列樹以表之，營葺齋室，舊典因以振起。屬契丹遣使來賀承天節，詔宗諤爲館伴使，自郊勞至飲餞，皆刊定其儀。

大中祥符初，從封泰山，改工部郎中。二年，始建昭應宮，命副丁謂爲同修宮使。三年，知審官院。屬祀汾陰后土，命爲經度制置副使，同權河中府事。禮成，優拜右諫議大夫。

嘗侍宴玉宸殿，上謂曰：「聞卿至孝，宗族頗多，長幼雍睦。朕嗣守二聖基業，亦如卿之保守門戶也。」又曰：「翰林，清華之地，前賢敷歷，多有故事，卿父子爲之，必周知也。」宗諤嘗著翰林雜記，以紀國朝制度，明日上之。

宗諤究心典禮，凡創制損益，靡不與聞。修定皇親故事、武舉武選入官資敘、閣門儀制、臣僚導從、貢院條貫，餘多裁正。

五年，迎眞州聖像，副丁謂爲迎奉使。五月，以疾卒，年四十九。帝甚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將相家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唯昉與曹彬家爾。宗諤方期大用，不幸短命，深可惜也。」既厚賻其家，以白金賜其繼母，又錄其子若弟以官焉。

初，昉居三館、兩制之職，宗諤不數年，皆踐其地。風流儒雅，藏書萬卷。內行淳至，事

繼母符氏以孝聞。二兄早世，奉嫂字孤，恩禮兼盡。與弟宗諤友愛尤至，覃恩所及，必先羣從，及歿而已子有未仕者。程宿早卒，有弟無所依，宗諤爲表請於朝而官之。勤接士類，無賢不肖，恂恂盡禮，獎拔後進，唯恐不及，以是士人皆歸仰之。

宗諤工隸書。有文集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嘗預修續通典、大中祥符封禪汾陰記、諸路圖經，又作家傳、談錄，並行于世。子昭適、昭述、昭適。

昭述字仲祖，以父蔭爲祕書省校書郎。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爲刑部詳覆官，累遷祕書丞。羣牧制置使曹利用薦爲判官，鄆州牧地侵於民者凡數千頃，昭述悉復之。以太常博士知開封縣，特遷尙書屯田員外郎、開封推官。坐嘗被曹利用薦，出知常州，遷爲三司度支判官，改河北轉運使。江陵屯兵謹言倉粟陳腐，欲以動衆。昭述取以爲奉，且以飯其僚屬，衆遂定。

徙湖南潭州，戍卒憤監軍酷暴，欲構亂，或指昭述謂曰：「如李公長者，何可負？」其謀遂寢。昭述聞之，以戒監軍，監軍自是不復爲暴。比去，衆遮道羅拜，指妻子曰：「嚮非公，無噍類矣。」

徙淮南轉運使兼發運使，加直史館。徙陝西轉運使，糾察在京刑獄，爲三司戶部副使，

累遷刑部郎中。陝西用兵，提點陝西計置糧草，還授度支、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爲河北都轉運使。

河決澶淵，久未塞。會契丹遣劉六符來，乃命昭述城澶州，以治隄爲名，調兵農八萬，逾旬而就。初，六符過之，真以爲隄也，及還而城具，甚駭愕。初置義勇軍，人情訥訥，昭述乘疾置日行數舍，開諭父老，衆始安。宣撫使表其能，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澶州，又爲樞密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使。

河北始置四路，以爲眞定府路安撫使、知成德軍。大水，民多流亡，籍僧舍積粟爲粥糜，活飢民數萬計。改龍圖閣學士、知秦州。諫官、御史言昭述庸懦，不可負重鎮，留眞定府。居四年，入領三班院，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鄭州。未幾，知通進銀臺司，判太常寺，復領三班，累遷尙書右丞。從祐享致齋於朝堂，得暴疾卒。贈禮部尙書，謚恪。

李氏居京城北崇慶里，凡七世不異爨，至昭述稍自豐殖，爲族人所望，然家法亦不墮。

昭邁字逢吉，宗諤從子也，以蔭爲將作監主簿。

幼時，楊億嘗過其家，出拜，億命爲賦，旣成，億曰：「桂林之下無雜木，非虛言也。」其後薦之，召試，授館閣校勘，改集賢院校理。坐失誤落秩。未幾，復爲鹽鐵判官。

初，議罷天下職田及公使錢，昭遘以爲不可。三司使姚仲孫惡其異己，請詰所以興利之實，昭遘爭不屈，遂罷判官，爲白波發運使。因入奏事，仁宗謂曰：「前所論罷職田等事，卿言是也。」遷直史館、知陝州。諫官歐陽脩言：「陝府，關中要地，昭遘無治劇材，不宜遣。」改判三司理欠司，徙度支判官。

使契丹還，道除陝西轉運使。坐家僮盜遼人銀酒盃，降知澤州。陽城冶鑄鐵錢，民冒山險輸礦炭，苦其役，爲奏罷鑄錢。又言：「河東鐵錢眞僞淆雜，不可不革。」

後復直史館、知陝州。城中舊無井，唐武德中，刺史長孫操始疏廣濟渠水入城，衆賴其利。昭遘至，立廟祠之。歸爲三司戶部判官，糾察在京刑獄，進直龍圖閣，改集賢殿修撰，累遷尙書工部郎中。歷知鳳翔、河中府、晉州，遷管勾登聞檢院。擢天章閣待制、知滄州，用諫官吳及言，復改知陝州，徙鄭州卒。昭遘性和易，不忤物，能守家法。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祖夢奇，戶部侍郎。父龜圖，起居郎。蒙正，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昇州。陛辭，有旨，民事有不便者，許騎置以聞，賜錢二十萬。代還，會征太原，召見行在，授著作郎、直史館，加左拾遺。五年，親拜左補闕、知制誥。

初，龜圖多內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蹟窘乏，劉誓不復嫁。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備至。龜圖旋卒，詔起復。未幾，遷都官郎中，入爲翰林學士，擢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賜第麗景門。上謂之曰：「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于理者，則怏怏于心；及列於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雖言未必盡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爲愈也。」時皆服其量。

李昉罷相，蒙正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尙書、平章事，監修國史。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上嘉其無隱。趙普開國元老，蒙正後進，歷官一紀，遂同相位，普甚推許之。俄丁內艱，起復。

先是，盧多遜爲相，其子雍起家卽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爲常。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霑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懼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

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之蒙正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歎服。

淳化中，左正言宋沆〔四〕上疏忤旨，沆，蒙正妻族，坐是罷爲吏部尙書，復相李昉。四年，昉罷，蒙正復以本官入相。因對，論及征伐，上曰：「朕比來征討，蓋爲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燼亡盡矣。」蒙正對曰：「隋、唐數十年中，四征遼碣，人不堪命。煬帝全軍陷沒，太宗自運土木攻城，如此卒無所濟。且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上聽之。

嘗燈夕設宴，蒙正侍，上語之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懼剽掠，下則火災，上則彗孛，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多其直諒。

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上曰：「卿何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固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悚息不敢動。上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蒙正所薦，果稱職。

至道初，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蒙正至洛，多引親舊歡宴，政尙寬靜，委任

僚屬，事多總裁而已。

眞宗卽位，進左僕射。會營奉熙陵，蒙正追感先朝不次之遇，奉家財三百餘萬以助用。葬日，伏哭盡哀，人以爲得大臣體。咸平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國朝以來三入相者，惟趙普與蒙正焉。郊祀禮成，加司空兼門下侍郎。六年，授太子太師，封萊國公，改封徐，又封許。

景德二年春，表請歸洛。陛辭日，肩輿至東園門，命二子掖以升殿，因言：「遠人請和，弭兵省財，古今上策，惟願陛下以百姓爲念。」上嘉納之，因遷從簡太子洗馬，知簡奉禮郎。蒙正至洛，有園亭花木，日與親舊宴會，子孫環列，迭奉壽觴，怡然自得。大中祥符而後，上朝永熙陵，封泰山，祠后土，過洛，兩幸其第，錫賚有加。上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見知於上。

富言者，蒙正客也。一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勲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卽弼也。後弼兩入相，亦以司徒致仕。其知人類如此。

許國之命甫下而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諡曰文穆。

蒙正初爲相時，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於上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勾索

不如意，今報之爾。」上命卽復紳官，蒙正不辨。後考課院得紳實狀，復黜爲絳州團練副使。及蒙正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贓。」蒙正不辨亦不謝。在西京日，上數遣中貴人將命至，蒙正待之如在相位時，不少貶，時人重焉。

子從簡，再爲國子博士；惟簡，太子中舍；承簡，司門員外郎；行簡，比部員外郎；務簡，亦國子博士；居簡，殿中丞；知簡，太子右贊善大夫。

蒙正弟蒙休，咸平進士，至殿中丞。

龜圖弟龜祥，殿中丞，知壽州。子蒙亨，舉進士高等，旣廷試，以蒙正居中書，故報罷。後歷下蔡武平主簿。至道初，考課州縣官，蒙亨引對，文學、政事俱優，命爲光祿寺丞，改大理寺丞，卒。次子蒙巽，虞部員外郎；蒙周，淳化進士及第。蒙亨子卽夷簡也。次子宗簡，亦進士及第。

慶曆中，居簡提點京東刑獄，時夏竦有憾於石介，介死，竦言於上曰：「介未嘗死，北走鄰國矣。」乃遣中使發棺驗之。居簡謂曰：「萬一介果死，則朝廷爲無故發人之墓，奈何？」中使曰：「於君何如？」居簡曰：「介死，當時必有內外親族及門生會葬，問之可也。」中使乃令結狀保證以聞，介事乃白。居簡長者，其行事多類此。

徐州妖人孔直溫挾左道誘軍士爲變，或詣轉運使告，不受詞。居簡令易其牒，盡捕究

黨與，貸註誤者，請於朝，斬直溫等。濮州復叛，都民驚潰，居簡馳往，獲首惡誅之。因大閱兵享勞，姦不得發。用二事，遷秩鹽鐵判官，拜集賢院學士，知梓州、應天府，徙荆南，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陶甃甃城，人以爲便。以兵部侍郎判西京御史臺，卒，年七十二。

張齊賢，曹州冤句人。生三歲，值晉亂，徙家洛陽。孤貧力學，有遠志，慕唐李大亮之爲人，故字師亮。

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召至行宮，齊賢以手畫地，條陳十事：曰下井、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孝，曰舉賢，曰太學，曰籍田，曰選良吏，曰慎刑，曰懲姦。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爲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爾。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爲相也。」

太宗擢進士，欲置齊賢高第，有司偶失掄選，上不悅，一榜盡與京官，於是齊賢以大理評事通判衡州。時州鞫劫盜，論皆死，齊賢至，活其失入者五人。自荆渚至桂州，水遞鋪夫數千戶，困於郵役，衣食多不給，論奏減其半。四年，代還，會親征晉陽，齊賢上謁，遷祕書丞。忻州新下，命知州事。明年召還，改著作佐郎，直史館，改左拾遺。冬，車駕北征，議者

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

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尙衆，幽燕未下，輦運爲勞？臣愚以爲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典吏，皆云自山後轉般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爲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砦，入寇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

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績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敵人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爲寇哉？

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強弱之勢而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

舜之道無他，在乎安民而利之爾。民既安利，則遠人斂衽而至矣。陛下愛民人、利天下之心，眞堯、舜也。臣慮羣臣多以纖微之利，尅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爲功能。至于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斂怨速尤，無大于此。伏望愼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荊湖、西川、嶺南、河東，凡前日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利于民者，委長吏以聞。敢循故常者，重置之法。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

六年，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冬，改右補闕，加正使。齊賢至官，詢知饒、信、虔州土產銅、鐵、鉛、錫之所，推求前代鑄法，取饒州永平監所鑄以爲定式，歲鑄五十萬貫，凡用銅八十五萬斤，鉛三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詣闕面陳其事，敷奏詳確，議者不能奪。

先是，諸州罪人多錮送闕下，路死者十常五六。齊賢道逢南劍、建昌、虔州所送，索牒視之，率非首犯，悉伸其冤抑。因力言于朝，後凡送囚至京，請委強明吏慮問，不實，則罪及原問官屬。自是江南送罪人者爲減太半。

先是，江南諸州小民，居官地者有地房錢，吉州緣江地雖淪沒，猶納勾欄地錢，編木而浮居者名水場錢，皆前代弊政，齊賢悉論免之。

初，李氏據有江南，民戶稅錢三千已上者戶出丁一人，黥面，自備器甲輸官庫，出卽給之，日支糧二升，名爲義軍。旣內附，皆放歸農。至是，言者以爲此輩久在行伍，不樂耕農，乞遣使選充軍伍，并其家屬送闕下。齊賢上言：「江南義軍，例皆良民，橫遭黥配，無所逃避。克復之後，便放歸農，久被皇風，並皆樂業。若逐戶搜索，不無驚擾。法貴有常，政尙清淨，前敕旣放營農，不若且仍舊貫。」齊賢居使職，勤究民弊，務行寬大，江左人思之不忘。召還，拜樞密直學士，擢右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

雍熙初，遷左諫議大夫。三年，大舉北伐，代州楊業戰沒。上訪近臣以策，齊賢請行，卽授給事中、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遼兵自湖谷入寇，薄城下，神衛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賁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慷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

先是，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無何，間使爲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旣漏，且虞美衆爲遼所乘。旣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至柏井〔六〕，得密詔，東師敗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于時遼兵塞川，齊賢曰：「賊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

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捷奏，且歸功漢贊。

端拱元年冬，拜工部侍郎。遼人又自大石路南侵，齊賢預簡廂兵千人爲二部，分屯繁峙、崞縣。下令曰：「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繁峙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爲繁峙兵所敗。

二年，置屯田，領河東制置方田都部署，入拜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淳化二年夏，參知政事，數月，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齊賢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每入謁禁中，上歎其福壽、有令子，多手詔存問，加賜與，搢紳榮之。

初，王延德與朱貽業同掌京庾，欲求補外，貽業與參政李沆有姻婭，託之以請於沆，沆爲請於齊賢，齊賢以聞。太宗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祈執政，召見詰責。延德、貽業皆諱不以實對，齊賢不欲累沆，獨任其責。四年六月，罷爲尙書左丞。十月，命知定州，以母老不願往。未幾，丁內艱，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啖粥一器，終喪不食酒肉蔬菜。尋復轉禮部尙書、知河南府。時獄有大辟將決，齊賢至，立辨而釋之。三日，徙知永興軍。時閣門祇候趙贊以言事得幸，提點關中芻糧，所爲多豪橫。齊賢論列其罪，卒抵於法。俄徙襄州，移荆南，又徙安州。踰年，加刑部尙書。

眞宗卽位，召拜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嘗從容爲上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

然，且言：「臣受陛下非常恩，故以非常爲報。」上曰：「朕以爲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又入宮自訴。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上俞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歟。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之。明日奏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郊祀，加門下侍郎。與李沆同事，不相得。坐冬至朝會被酒失儀，免相。

四年，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爲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略使，以右司諫梁顥爲之副。齊賢上言謂：「清遠軍陷沒以來，青岡砦燒棄之後，靈武一郡，援隔勢孤，此繼遷之所覬覦而必至者也。以事勢言之，加討則不足，防遏則有餘。其計無他，蕃部大族首領素與繼遷有隙者，若能啗以官爵，誘以貨利，結之以恩信，而激之以利害，則山西之蕃部族帳，靡不傾心朝廷矣。臣所領十二州軍，見二萬餘人，若緣邊料東本城等軍，更得五萬餘人，招致蕃部，其數又踰十數萬。但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擊，使之奔走不暇，何能爲我患哉？今靈武軍民不翅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若繼遷來春於我兵未舉之前，發兵救援靈武，盡驅其衆，并力攻圍，則靈州孤城必難固守。萬一失陷，賊勢益增，縱多聚甲兵，廣積財貨，亦難保必勝矣。臣所以乞封潘羅支爲六谷王而厚以金帛者，恐繼遷旦暮用兵斷彼賣馬之路也。苟朝廷信使得達

潘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集。西南既稟命，而緣邊之勢張，則鄜、延、環、慶之淺蕃，原、渭、鎮戎〔七〕之熟戶，自然歸化。然後使之與對替甲兵及駐泊軍馬互爲聲援，則萬山聞之，必不敢於靈州、河西頓兵矣。萬山既退，則賀蘭蕃部亦稍稍叛繼遷矣。若曰名器不可以假人，爵賞不可以濫及，此乃聖人爲治之常道，非隨時變易之義也。」

齊賢又請調江淮、荆湘丁壯八萬以益防禦，朝議以爲動搖，兼澤國人民，遠戍西鄙亦非便，計遂寢。

齊賢又言：「靈州斗絕一隅，當城鎮完全、磧路未梗之時，中外已言合棄，自繼遷爲患已來，危困彌甚。南去鎮戎約五百餘里，東去環州僅六七日程，如此畏途，不須攻奪，則城中之民何由而出，城中之兵何由而歸？欲全軍民，理須應接。爲今之計，若能增益精兵，以合西邊屯駐、對替之兵，從原、渭、鎮戎之師，率山西熟戶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設若繼遷分兵以應敵，我則乘勢而易攻。且奔命途道，首尾難衛，千里趨利，不敗則禽。臣謂兵鋒未交，而靈州之圍自解。然後取靈州軍民，而置砦於蕭關、武延川險要處以僑寓之，如此則蕃漢土人之心有所依賴。裁候平寧，却歸舊貫，然後縱蕃漢之兵，乘時以爲進退，則成功不難矣。」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

閏十二月，拜右僕射、判邠州〔八〕，不行，改判永興軍兼馬步軍部署。時薛居正、子惟吉

妻柴氏無子早寡，盡畜其貨產及書籍論告，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上訴其事。上不欲置于理，命司門員外郎張正倫就訊，柴氏所對與安上狀異。下其事於御史，乃齊賢子太子中舍宗誨教柴氏爲詞。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宗誨貶海州別駕。

景德初，起爲兵部尚書、知青州。上幸澶淵，命兼青、淄、濰州安撫使。二年，改吏部尚書。上疏言曰：「臣在先朝，常憂靈、夏兩鎮終爲繼遷并吞，言事者以臣所慮爲太過，略舉既往之事以明本末。當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是懷戀父祖舊地，別無他心，先帝與以銀州廉察，庶滿其意。爾後攻刼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協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獎未厚。洎陛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姦威愈滋，逆志尤暴。屢斷靈州糧路，復撓緣邊城池，數年之間，靈州終爲吞噬。當靈池、清遠軍垂欲陷沒，臣方受經略之命。臣思繼遷須是得一兩處強大蕃族與之爲敵，此乃以蠻夷攻蠻夷，古今之上策也。遂請以六谷名目封潘羅支，俾其展効。其時近臣所見，全與臣謀不同，多爲沮撓。及繼遷爲潘羅支射殺，邊患謂可少息。今其子德明依前攻刼，析連、遊龍、鉢等盡在部下，其志又似不小。臣慮德明乘大駕東幸之際，去攻六谷，則瓜、沙、甘、肅、于闐諸處漸爲控制矣。向使潘羅支尙在，則德明未足爲虞；今潘羅支已亡，廝鐸督恐非其敵。望委大臣經制其事。」

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時建玉清昭應宮，齊賢言繪畫符瑞，有損謙德，又違奉天之

意，屢請罷其役。

三年，出判河陽，從祀汾陰還，進左僕射。五年，代還，請老，以司空致仕。入辭，便坐，方拜而仆，上遽止之，許二子扶掖升殿，命益坐茵爲三。

歸洛，得裴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盛，日與親舊觴詠其間，意甚曠適。七年夏，薨，年七十二。贈司徒，謚文定。

齊賢姿儀豐碩，議論慷慨，有大略，以致君自負。留心刑獄，多所全活。喜提獎寒雋。少時家貧，父死無以爲葬，河南縣吏爲辦其事，齊賢深德之，事以兄禮，雖貴不替也。仲兄昭度嘗授齊賢經，及卒，表贈光祿寺丞。又嘗依太子少師李肅家，肅死，爲營葬事，歲時祭之。趙普嘗薦齊賢於太宗，未用，普卽具前列事，以謂：「陛下若進齊賢，則齊賢他日感恩，更過於此。」上大悅，遂大用。种放之起，齊賢所薦也。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其比。居相日，數起大獄，又與寇準相傾，人或以此少之。

齊賢諸子皆能有立：宗信，內殿崇班；宗理，大理寺丞；宗諒，殿中丞；宗簡，閣門祇候；宗訥，太子中舍；宗禮最賢，雖累資登朝，而畏羈束，故多居田里。

宗誨字習之，齊賢第二子也。少喜學兵法，陰陽、象緯之書無不通究。以父任爲秘書

省正字，遷至太子中舍，貶海州別駕。嘗通判河陽，徙知富順監。會夷人斗郎春叛，羣獠皆騷動，宗誨將郡兵攻破之。擢開封府判官、三司度支勾院。宗誨在開封日，御史王沿劾其嗜酒廢事，及爲河北轉運使，乃發沿居喪假官舟賈販，朝論惡之。

會以調發擾民，徙知徐州。累遷太常少卿，後爲永興軍兵馬鈐轄，又徙鄜延路兼知鄜州。元昊寇延安，劉平、石元孫敗沒，鈐轄黃德和遁還，延州不納，又走鄜州。宗誨曰：「軍奔將無所歸，激之則爲亂矣。」乃納之，拘德和以聞。是時鄜城不完，且無備，傳言寇兵至，人心不安。宗誨乃嚴斥候，籍入而禁出，使老幼併力守禦之，敵亦自引去。領興州防禦使，復徙永興鈐轄兼知邠州，以秘書監致仕。

嘗事干謁，其子曰：「昔賀祕監以道士服東歸會稽，明皇賜以鑑湖，以爲休老之地。今洛下雖無鑑湖，而嵩、少、伊、瀍天下佳處，雖非朝廷所賜，皆閑逸之人所有爾。大人盍衣羽服以優游，何必更事請謁乎？」宗誨曰：「吾作白頭老監祕書而眠，何以賀老流沙之服爲哉？」時以爲名言。

初，齊賢守代州，宗誨嘗預計畫，其保任親族不問疎近，以年爲先後。然性貪，雖謝事，猶事貨殖，以至于卒。

子二人。子臯字叔謨，少有才名而不自負，人樂與之游。最善尹洙，洙曰：「吾交天下

士多矣，不以通否易意者，子臯也。」舉進士，試祕書郎、知新鄭縣。以齊賢相，遷校書郎，館閣獻頌，擢著作佐郎，進直史館，累官至尙書司封員外郎。

子憲字彥章，以蔭將作監主簿，以獻文賜同進士出身，累遷尙書刑部郎中、知光化軍。戍卒逐其帥韓綱，餘黨作亂，子憲招降之。征稅重，人多逋負，子憲奏除之。歷太常少卿、三司鹽鐵判官、直史館、知洪州。遷右諫議大夫、知桂州，不赴，御史劾之，降祕書監。復爲光祿卿，加直祕閣、知廬州，遷祕書監，累職徙揚州，卒。

賈黃中字渦民，滄州南皮人，唐相耽四世孫。父玘字仲寶，晉天福三年進士，解褐。宋初，爲刑部郎中，終水部員外郎、知浚儀縣，年七十卒。玘嚴毅，善教子，士大夫子弟來謁，必諄諄誨誘之。初，通判鎮州，葬鄉黨羣從之未葬者十五喪，孤貧不自給者，咸教育而婚嫁之。

黃中幼聰悟，方五歲，玘每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詠。父常令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舉進士，授校書郎、集賢校理，遷著作佐郎、直史館。

建隆三年，遷左拾遺，歷左補闕。開寶八年，通判定州，判太常禮院。黃中多識典故，每詳定禮文，損益得中，號爲稱職。

嶺南平，以黃中爲採訪使，廉直平恕，遠人便之。還奏利害數十事，皆稱旨。會克江表，選知宣州。歲饑，民多爲盜，黃中出已奉造糜粥，賴全活者以千數，仍設法弭盜，因悉解去。

太宗卽位，遷禮部員外郎。太平興國二年，知昇州。時金陵初附，黃中爲政簡易，部內甚治。一日，案行府署中，見一室扃鑰甚固，命發視之，得金寶數十匱，計直數百萬，乃李氏宮閣中遺物也，卽表上之。上覽表謂侍臣曰：「非黃中廉恪，則亡國之寶，將汙法而害人矣。」賜錢三十萬。丁父憂，起復視事。五年，召歸闕。

有薦黃中文學高第，召試中書，拜駕部員外郎、知制誥。八年，與宋白、呂蒙正等同知貢舉，遷司封郎中，充翰林學士。雍熙二年，又知貢舉，俄掌吏部選。端拱初，加中書舍人。二年，兼史館修撰。凡再典貢部，多柬拔寒俊，除擬官吏，品藻精當。淳化二年秋，與李沆並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眞孟母矣。」作詩以賜之，頒賜甚厚。

黃中素重呂端爲人，屬端出鎮襄陽，黃中力薦於上，因留爲樞密直學士，遂參知政事。

當世文行之士，多黃中所薦引，而未嘗言，人莫之知也。然畏愼過甚，中書政事頗留不決。

四年冬，與沆並罷守本官。明年，知襄州，上言母老乞留京，改知澶州。辭日，上戒之曰：「夫小心翼翼，君臣皆當然；若太過，則失大臣之體。」黃中頓首謝。上因謂侍臣曰：「朕嘗念其母有賢德，七十餘年未覺老，每與之語，甚明敏。黃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因目參知政事蘇易簡曰：「易簡之母亦如之。自古賢母不可多得。」易簡前謝曰：「陛下以孝治天下，獎及人親，臣實何人，膺茲榮遇。」

至道初，黃中遘疾，詔令歸闕。會建儲宮，擇大臣有德望者爲賓友，黃中在選中。以久疾，改命李至、李沆兼賓客，黃中亦特拜禮部侍郎，代至兼祕書監。黃中素嗜文籍，既居內閣，甚以爲慰。

二年，以疾卒，年五十六，其母尙無恙，卒如上言。贈禮部尙書。上聞其素貧，別賜錢三十萬。既葬，其母入謝，又賜白金三百兩。上謂之曰：「勿以諸孫爲念，朕當不忘也。」

黃中端謹，能守家法，廉白無私。多知臺閣故事，談論亶亶，聽者忘倦焉。在翰林日，太宗召見，訪以時政得失，黃中但言：「臣職典書詔，思不出位，軍國政事，非臣所知。」上益重之，以爲謹厚。及知政事，卒無所建明，時論不之許。有文集三十卷。

子守謙，雍熙二年進士；守正，獻文召試，賜進士第，後爲虞部員外郎；守約，國子博

士；守文，殿中丞；守訥，右贊善大夫。

論曰：詩云：「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言有是君則有是臣，有是臣則足以相是君也。太宗勵精庶政，注意輔相，以昉舊德，亟加進用；繼擢蒙正、齊賢，迭居相位；復進黃中，俾參大政。而四臣者將順德美，修明庶政，以致承平之治，可謂君臣各盡其道者矣。君子謂李昉爲多遜所毀而不校，蒙正爲張紳所污而不辨，齊賢爲同列所累而不言，黃中多所薦引而不有其功，此固人之所難也。而況四臣者皆賢宰輔，又能進退有禮，皆以善終，非盛德君子，其孰能與於斯？

校勘記

〔二〕從父右資善大夫沼無子以昉爲後。「從父」，原作「從大父」。按下文有「當與叔母爲子」句，太宗實錄卷七六也說：「昉自襁褓，叔父沼養爲己子。」據此李沼實爲李昉從父，「大」字衍，故刪。

〔三〕沼未有子。「沼」原作「超」，據上下文和宋會要儀制一〇之一四、太宗實錄卷七六改。下文「故昉出繼于沼」句同改。

〔三〕宗諤從子也。按東都事略卷三二李宗諤傳，昭遘是宗諤之子。

〔四〕左正言宋沆。原作「右正言宋抗」，據本書卷二八七宋湜傳，長編卷三二改。

〔五〕封萊國公改封徐。「萊」原作「蔡」，「徐」原作「隨」。據琬琰集上編卷一五呂蒙正神道碑、東都事略卷三二本傳改。蒙正封萊國公，又見本書卷七眞宗紀、長編卷五五。

〔六〕柏井。原作「北井」，琬琰集下編卷二張齊賢傳、長編卷二七都作「柏井」，據改。

〔七〕鎮戎。原作「振戎」，據長編卷四九、本書卷八七地理志、武經總要前集卷一八上改。

〔八〕邠州。原作「汾州」，據長編卷五一、東都事略卷三二本傳改。

〔九〕寶維阿衡。「維」原作「爲」，據詩商頌長發改。

宋史卷二百六十六

列傳第二十五

錢若水

從弟若冲

蘇易簡

郭贊

李至

辛仲甫

王沔

溫仲舒

王化基

子舉正舉元孫詔

錢若水字澹成，一字長卿，河南新安人。父文敏，漢青州帥劉銖辟爲錄事參軍，歷長水、鄆都尉、扶風令、相州錄事參軍。先是，府帥多以筆牘私取官庫錢，韓重贇領節制，頗仍其弊。文敏不從，重贇假他事廷責之，文敏不爲屈。太祖嘉其有守，授右贊善大夫、知瀘州，召見講武殿，謂曰：「瀘州近蠻境，尤宜綏撫。聞知州郭思齊、監軍郭重遷掊斂不法，恃其荒遠，謂朝廷不知爾。至，爲朕鞫之，苟一毫有侵於民，朕必不赦。」至郡，有政迹，夷人詣闕借留。詔改殿中丞，許再任。三遷司封員外郎，又知洛州、建昌軍。卒，年七十二。

若水幼聰悟，十歲能屬文。華山陳搏見之，謂曰：「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

但忌太速爾。」雍熙中，舉進士，釋褐同州觀察推官，聽決明允，郡治賴之。淳化初，寇準掌選，薦若水、洎、王扶、程肅、陳充、錢熙五人文學高第，召試翰林，若水最優，擢秘書丞、直史館。歲餘，遷右正言、知制誥。會置理檢院於乾元門外，命若水領之。俄同知貢舉，加屯田員外郎。詔詣原、鹽等州制置邊事，還奏合旨，翌日改職方員外郎、翰林學士，與張洎並命。俄知審官院、銀臺通進封駁司。嘗草賜趙保忠詔，有云：「不斬繼遷，開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大以爲當。

至道初，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眞宗卽位，加工部侍郎。數月，以母老上章求解機務，詔不許。若水請益堅，遂以本官充集賢院學士、判院事。俄詔修太宗實錄，若水引柴成務、宗度、吳淑、楊億同修，成八十卷。眞宗覽書流涕，錫賚有差。

初，太宗有畜犬甚馴，常在乘輿左右。及崩，鳴號不食，因送永熙陵寢。李至嘗詠其事，欲若水書之以戒浮俗，若水不從。呂端雖爲監修，以不涖局不得署名，至挾其事以爲專美。若水稱詔旨及唐朝故事以折之，時議不能奪。既又重修太祖實錄，參以王禹偁、李宗諤、梁顥、趙安仁，未周歲畢。安仁時爲宗正卿，上言夔王於太宗屬當爲兄，實錄所紀繆誤。若水援國初詔令，廷諍數四乃定。

俄判吏部流內銓。從幸大名，若水陳禦敵安邊之策，有曰：

孫武著書，以伐謀爲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爲先。伐謀者，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傳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銳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斬潛以徇，然後擢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強弩，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莫不用命，退則有死，豈獨思遁，抑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天威懾於四海矣。

臣嘗讀前史，周世宗卽位之始，劉崇結敵入寇，敵遣其將楊衮領騎兵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卽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後收淮南，下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

若將來安邊之術，請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

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

俄知開封府。時北邊未寧，內出手札訪若水以策。若水陳備邊之要有五：

一曰擇郡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芻粟，四曰革將帥，五曰明賞罰。

何謂擇郡守？今之所患，患在戰守不同心。望陛下選沉厚有謀諳邊事者，任爲邊郡刺史，令兼緣邊巡檢，許召勇敢之士爲隨身部曲。廩贍不充則官爲支給。然後嚴亭障，明斥候，每得事宜，密相報示。寇來則互爲救應，齊出討除；寇去則不令遠追，各務安靜。苟無大過，勿爲替移；儻立微功，就加爵賞。如此則戰守必能同心，敵人不敢近塞矣。

何謂募鄉兵？今之所患，患在不知敵情。望詔逐州沿邊民爲招收軍，給與糧賜，蠲其賦租。彼兩地之中，各有親族，使其懷惠，來布腹心。彼若舉兵，此必預知，苟能預知，則百戰百勝矣。

何謂積芻粟？今之所患，患在困民力。望陛下令緣邊各廣營田，以州郡長官兼其

使額，每歲秋夏，較其課程，立鼓旗以齊之，行賞罰以勸之。仍縱商人入粟緣邊。儻鎮戍有三年之備，則敵人不敢動矣。

何謂革將帥？今之所患，患在重兵居外，輕兵居內。去歲傅潛以八萬騎屯中山，魏、博之間鎮兵全少，非鑾輅親征，則城邑危矣。望陛下慎選將臣任河北近鎮，仍依舊事節制邊兵，未能削部署之名，望且減行營之號；有警則暫巡邊徼，無事則却復舊藩。豈惟不啓戎心，況復待勞以逸。如此則不失備邊之要，又無舉兵之名，且使重兵不屯一處，進退動靜，無施不可矣。

何謂明賞罰？今之所患，患在戎卒驕惰。臣自知府以來，見侍衛、殿前兩司送到邊上亡命軍卒，人數甚多。臣試訊之，皆以思親爲言，此蓋令之不嚴也。平時尙敢如此，況臨大敵乎？望陛下以此言示將帥，俾申嚴號令，以警其下。古人云：「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又曰：「法不可移，令不可違。」臣嘗聞郭進出鎮西山，太祖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等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未嘗少訇。陛下能鑒前日之事，卽今日之元龜也。

若水又言：「邊部用兵，唯視太白與月爲進退者，誠以太白者將軍也，星辰者廷尉也。合則有戰，不合則無戰；合於東則主勝，合於西則客勝。陛下能用臣言以謹邊備，則邊部

不召而自來矣。太祖臨御十七年間，未嘗生事疆場，而敵人往往遣使乞和者，以其任用得人而備禦有方也。陛下苟思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而不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則守在四夷，而常獲靜勝，此備禦之上策也。」

未幾，出知天雄軍兼兵馬部署。時言事者請城綏州，屯兵積穀以備党項。邊城互言利害，前後遣使數輩按視，不能決。時已大發丁夫，將興其役，詔若水自大名馳往視之。若水上言：「綏州頃爲內地，民賦登集，尙須旁郡轉餉。自賜地趙保忠以來，人戶凋殘，若復城之，卽須增戍。芻糧之給，全仰河東。其地隔越黃河、鐵碣二山，無定河在其城下，緩急用兵，輸送艱阻。且其地險，若未葺未完，邊寇奔衝，難於固守。況城邑焚毀，片瓦不存，所過山林，材木匱乏。城之甚勞，未見其利。」復詣闕面陳其事，上嘉納之，遂罷役。初，若水率衆過河，分布軍伍，咸有節制，深爲戍將推服。上謂左右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是秋，又遣巡撫陝西緣邊諸郡，令便宜制置邊事。還拜鄧州觀察使，并代經略使、知并州事。

六年春，因疾灸兩足，創潰出血數斗，自是體貌羸瘵，手詔慰勞之，俾歸京師。數月，始赴朝謁，因與僚友會食僧舍，假寢而卒，年四十四。贈戶部尙書，賜其母白金五百兩。子延年甫七歲，錄爲太常奉禮郎。

若水美風神，有器識，能斷大事，事繼母以孝聞。雅善談論，尤輕財好施。所至推誠待

物，委任僚佐，總其綱領，無不稱治。汲引後進，推賢重士，襟度豁如也。精術數，知年壽不永，故懇避權位。其死也，士君子尤惜之。有集二十卷。

兄若愚，比部員外郎。從弟若冲，大中祥符中，調河陽令。有僕酗酒，杖之百數。僕挾刀夜潛室中，斷其臂，若冲大呼；又害其幼子。詔磔僕於其門。眞宗念若水母老，遣使存問，賜緡、綿、羊、酒；且賜若冲帛三十端，補孟州別駕。延年後以獻文賜進士出身，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

蘇易簡字太簡，梓州銅山人。父協舉蜀進士，歸宋，累任州縣，以易簡居翰林，任開封縣兵曹參軍，俄遷光祿寺丞，卒，特贈秘書丞。

易簡少聰悟好學，風度奇秀，才思敏贍。太平興國五年，年踰弱冠，舉進士。太宗方留心儒術，貢士皆臨軒覆試。易簡所試三千餘言立就，奏上，覽之稱賞，擢冠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昇州，遷左贊善大夫。八年，以右拾遺知制誥。雍熙初，以郊祀恩進秩祠部員外郎。二年，與賈黃中同知貢舉。有詔，凡親屬就舉者，籍名別試。易簡妻弟崔範，匿父喪充

貢，奏名在上第；又王千里者，水部員外郎孚之子，協爲孚門生，千里預薦。上聞，坐範及千里罪。易簡緣是罷知制誥，以本官奉朝請。未幾，復知制誥。三年，充翰林學士。初，易簡充貢，宋白掌貢部，至是裁七年。易簡幼時隨父河南，賈黃中來使，嘗教之屬辭；及是，悉爲同列。易簡連知貢舉，陳堯叟、孫何並甲廷試。

淳化元年，丁外艱。二年，同知京朝官考課，遷中書舍人，充承旨。先是，曲宴將相，翰林學士皆預坐，梁迥啓太祖罷之；又皇帝御丹鳳樓，翰林承旨侍從升樓西南隅，禮亦廢。至是，易簡請之，皆復舊制。易簡續唐李肇翰林志二卷以獻，帝賜詩以嘉之。帝嘗以輕綃飛白大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易簡榜於廳額。易簡會韓伾、畢士安、李至等往觀。上聞，遣中使賜宴甚盛，至等各賦詩紀其事，宰相李昉等亦作詩頌美之。他日，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欂櫨。上密聞之，因晚朝，問曰：「卿所玩得非欂櫨耶？」易簡曰：「然，江南徐邈所作也。」命取試之。易簡奏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以固丕基，則天下幸甚。」

會郊祀，充禮儀使。先是，扈蒙建議以宣祖升配。易簡引唐故事，請以宣祖、太祖同配。從之。知審官院，言初任京朝官，未嘗歷州縣，不得擬知州、通判。詔可。改知審刑院，俄掌吏部選，遷給事中、參知政事。時趙昌言亦參知政事，與易簡不協，至忿爭上前，上皆優容

之。未幾，昌言出使劍南，中路命改知鳳翔府。明年，易簡亦以禮部侍郎出知鄧州，移陳州。至道二年，卒，年三十九，贈禮部尚書。

易簡外雖坦率，中有城府。由知制誥入爲學士，年未滿三十。屬文初不達體要，及掌誥命，頗自刻勵。在翰林八年，眷遇夙絕倫等。李沆後入，在易簡下，先參知政事，故以易簡爲承旨，錫賚均焉。太宗遵舊制，且欲稔其名望而後正台輔，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亟言時政闕失，遂參大政。

蜀人何光逢，易簡之執友也，嘗任縣令，坐賂削籍，流寓京師。會易簡典貢部，光逢代人充試以取貲，易簡於稠人中屏出之。光逢遂造謗書，斥言朝廷事，且譏易簡。易簡得其書以聞，逮捕光逢，獄具，坐棄市。易簡以殺光逢非其意，居常怏怏。母薛氏以殺父執切責之，易簡泣曰：「不謂及此，易簡罪也。」及易簡參知政事，召薛氏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眞孟母也。」易簡性嗜酒，初入翰林，謝日飲已微醉，餘日多沉湎。上嘗戒約深切，且草書勸酒二章以賜，令對其母讀之。自是每入直，不敢飲。及卒，上曰：「易簡果以酒死，可惜也。」易簡常居雅善筆札，尤善談笑，旁通釋典，所著文房四譜、續翰林志及文集二十卷，藏於秘閣。三子曰宿、曰壽、曰耆，大中祥符間，皆祿之以官云。

郭贊字仲儀，開封襄邑人。乾德中，舉進士，中首薦。太宗尹京，因事藩邸。太平興國初，擢爲著作佐郎、右贊善大夫。俄兼皇子侍講，賜緋魚。太宗至東宮，出戒子篇命贊注解，且令委曲講說，以喻諸王。三年，與劉兼、張洎、王克正同知貢舉，遷右補闕，與宋白並拜中書舍人，賜金紫。五年，復與程羽、侯陟、宋白同知貢舉。置京朝官差遣院，凡將命出入、受代歸闕官，悉考校勞績，銓量才品，命贊洎滕中正、雷德驥領之。

七年，以本官參知政事。曹彬爲弭德超所誣，贊極言救解，深爲宰相趙普所重。嘗因論事奏曰：「臣受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太宗曰：「愚直何益於事？」贊言：「雖然，猶勝姦邪。」無何，以入對宿醒未解，左遷秘書少監、知荆南府。府俗尙淫祀，屬久旱，盛陳禱雨之具。贊始至，命悉撤去，投之江，不數日大雨。就加左諫議大夫，入爲鹽鐵使。時諸路積逋欠犯人，雖死猶繫其子孫。贊條陳其事，多所蠲貸。籍田，超拜工部侍郎。淳化中，知澶州，坐河決免所居官。久之，起爲給事中，復工部侍郎，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

眞宗卽位，拜刑部，出知天雄軍。翌日，贊入對，懇辭。上曰：「全魏之地，所寄尤重，卿宜亟去。」入判太常寺、吏部流內銓，加集賢院學士、判院事。知河南府，歸朝，獻詩自陳，進

秩吏部，俄兼秘書監。

初，眞宗未出閣，贊已授經，上嘗至其家；後楊可法繼其任，上以爲輔導不及贊，嘗稱贊純厚長者。至是，在秘府，屢賜對，詢訪舊事。且愍其已老，特拜工部尙書、翰林侍讀學士，作詩賜之，有「啓發冲言曉典常」語。東封，遷禮部尙書。太宗在晉邸時，凡製篇咏，多令屬和。眞宗嘗訪其賜本，贊集爲四卷以獻，詔獎之。大中祥符三年，卒，年七十六。上以舊學之故，特親臨哭之，贈左僕射，謚文懿。錄其子昭度爲大理寺丞，昭升、昭用並大理評事，昭允左贊善大夫。

贊屬文敏速而不雕刻，昭度集爲三十卷上之，賜名文懿集。性溫和，頗能延譽時雋。宋白以文學沉下位，贊薦引之，遂同掌誥命。趙昌言兒時，一見器之，及掌貢部，以爲奏名之首，後卒貴顯。贊初充賦有聲，邑人同在籍中者忌之，潛加構毀，自是連上不中選。洎贊再知貢舉，邑人子以明經充薦，詔下日，悔泣而去。贊聞之，命其所親召還，慰諭俾就舉，遂預薦中第。然吝嗇，切於治生，晚節不事事，人頗以是少之。

李至字言幾，眞定人。母張氏，嘗夢八仙人自天降，授字圖使吞之，及寤，猶若有物在胸

中，未幾，生至。七歲而孤，鞠於飛龍使李知審家。幼沉靜好學，能屬文。及長，辭華典贍。舉進士，釋褐將作監丞，通判鄂州。旋擢著作郎、直史館。會征太原，命督澤、潞芻糧，累遷右補闕、知制誥。太平興國八年，轉比部郎中，爲翰林學士。冬，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雍熙初，加給事中。時議親征范陽，至上疏以爲：「兵者凶器，戰者危事，用之之道，必務萬全。幽州爲敵右臂，王師所嚮，彼必拒張，攻城數萬，兵食倍之。今日邊庾未充，况范陽之傍，坦無陵阜，去山既遠，取石尤難。金湯之堅，必資機石，儻有未備，願且繕完。畜威養銳，觀釁以伐謀，更縱彌年，亦未爲晚。必若聖心獨斷，在於必行，則京師天下之本，陛下恭守宗廟，不離京國，示敵人以閒暇，慰億兆之仰望，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或暫駐鑾輅，揚言自將，以壯軍威，策之中也。若乃遠提師旅，親抵邊陲，北有契丹之虞，南有中原之慮，則曳裾之懇切，斷鞅之狂愚，臣雖不肖，恥在二賢後也。」至以目疾累表求解機政，授禮部侍郎，進秩吏部。

會建秘閣，命兼秘書監，選三館書置閣中，俾至總之。至每與李昉、王化基等觀書閣下，上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與焉。至是昇秘閣，次於三館，從至請也。上嘗臨幸秘閣，出草書千字文爲賜，至勒石，上曰：「千文乃梁武得破碑鍾繇書，命周興嗣次韻而成，理無足取。若有資於教化，莫孝經若也。」乃書以賜至。薦潘慎修、舒雅、杜鎬、吳淑等入充直

館校理。請購亡書，間以新書奏御，必便坐延見，恩禮甚厚。淳化五年，兼判國子監。至上言：「五經書疏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備，豈副仁君垂訓之意。今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偓佺皆勵精強學，博通經義，望令重加讎校，以備刊刻。」從之。後又引吳淑、舒雅、杜鎬檢正譌謬，至與李沆總領而裁處之。

至道初，眞宗初正儲位，以至與李沆並兼賓客，詔太子事以師傅禮。眞宗每見必先拜，至等上表，不敢當禮。詔答曰：「朕旁稽古訓，肇建承華，用選端良，資於輔導。藉卿宿望，委以護調，蓋將勗以謙冲，故乃異其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知子之心。」至等相率謝。太宗謂曰：「太子賢明仁孝，國本固矣。卿等可盡心規誨，若動皆由禮，則宜贊助，事有未當，必須力言。至於禮、樂、詩、書義有可裨益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之言諭也。」

眞宗卽位，拜工部尙書、參知政事。一日，上訪以靈武事，至上疏曰：「河湟之地，夷夏雜居，是以先王置之度外。繼遷異類，騷動疆場，然膂不足弭其患，擢髮不足數其罪。然聖人之道，務屈己含垢以安億民，蓋所損者小，所益者大。望陛下以元元爲念，不以巨慙介意。料彼脅從亦厭兵久矣，苟朝廷舍之不問，啖以厚利，縻以重爵，亦安肯迷而不復訖於淪胥哉？昨鄭文寶絕青鹽使不入漢界，禁粒食使不及羌夷，致彼有詞，而我無謂，此之失策，雖悔何追。今若復禁止不許通糧，恐非制敵懷遠、不戰屈人之意。昔唐代宗雖罪田承嗣而

不禁魏鹽，陛下宜行此事，以安邊鄙。使其族類有無交易，售鹽以利之，通糧以濟之，彼雖遠夷，必然向化，互相誥諭。一旦懷恩，舍逆效順，則繼遷豎子孤而無輔，又安能爲我蜂蠆哉！今靈州不可不棄，非獨臣愚以爲當然，若移朔方軍額於環州，亦一時之權也。或指靈州爲咽喉之地，西北要衝，安可棄之以爲敵有，此不智之甚，非臣之所敢知也。」後靈武卒不能守。

咸平元年，以目疾求解政柄，授武信軍節度使，入辭節制，不允。居二年，徙知河南府。四年，以病求歸本鎮，許之。詔甫下，卒，年五十五。贈侍中，詔給其子惟良、惟允、惟熙等奉終制。

至嘗師徐鉉，手寫鉉及其弟鍇集，置於几案。又賦五君詠，爲鉉及李昉、石熙載、王祐、李穆作也。至剛嚴簡重，人士罕登其門。性吝嗇。幼育於知審，及貴，卽逐其養子以利其資。知審因至亦至右金吾衛大將軍。

辛仲甫字之翰，汾州孝義人。曾祖實，石州推官。祖迪，壽陽令。父藩，河東節度判官。仲甫少好學，及長，能吏事，偉姿儀，器局沉厚。

周廣順中，郭崇掌親軍，領武定節制，署仲甫掌書記。顯德初，出鎮澶淵，仍署舊職。崇所親吏爲廂虞候，部民有被劫殺者，訴陰識賊魁，卽捕盜吏也，官不敢詰。仲甫請自捕逮，鞫之，吏故稽其獄，仲甫曰：「民被寇害而使自誣服，蠹政甚矣，焉用僚佐爲？」請易吏以雪冤憤。崇悟，移鞫之，乃得實狀。崇移鎮眞定，改深、趙、鎮觀察判官。

太祖受命，以崇爲監軍陳思誨密奏崇有姦狀，上怒且疑，遣中使馳往驗之。未至，崇憂懣失據，謂賓佐曰：「苟王人不察，爲之奈何？」皆愕相視。仲甫曰：「皇帝膺運，公首效節，軍民處置，率循常度，且何以加辭。第遠偵使者，率僚屬盡郊迎禮，聽彼伺察，久當自辨矣。」崇如其言。使者至，視崇無他意，還奏，上大喜，歸罪於思誨。仲甫又隨崇爲平盧軍節度判官。崇卒，改鄆、齊觀察判官，累雪冤枉。

乾德五年，入拜右補闕，出知光州。州有橫河與城直（三），會霖潦暴疾，水溢潰廬舍。仲甫集船數百艘，軍資民儲，皆賴以濟。六年，移知彭州。州卒誘營兵及諸屯戍，謀以長春節宴集日爲亂。屬春初，仲甫出城巡視，見壕中草深，意可藏伏，命燒薙之。兇黨疑謀泄，有自首者。禽百餘人，盡斬之。先是州少種樹，暑無所休。仲甫課民栽柳蔭行路，郡人德之，名爲「補闕柳」。太祖問羣臣文武兼資者爲誰，趙普以仲甫對。徙益州兵馬都監，代還，選爲三司戶部判官。

太平興國初，遷起居舍人，奉使契丹。遼主問：「党進何如人？如進之比有幾？」仲甫曰：「國家名將輩出，如進鷹犬材耳，何足道哉！」遼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遼主竟不能屈。使還，以刑部郎中知成都府。既至，奏免歲輸銅錢，罷權酤，政尚寬簡，蜀人安之。八年，加右諫議大夫。時彭州盜賊連結爲害，詔捕未獲。仲甫誘令自縛詣吏者凡百餘人，餘因散去。

九年，入知開封府，拜御史中丞。雍熙二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端拱中，進戶部侍郎。時呂蒙正以長厚居相位，王沔任事，仲甫從容其間而已。淳化二年，以足疾罷爲工部尚書，出知陳州。代歸，會蜀有寇，以仲甫素著恩信，將令與疾招撫，以疾未行。無何，以太子少保致仕。眞宗卽位，加太子少傅。咸平三年，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子若沖、若虛、若蒙、若濟、若渝，皆能其官。孫有孚、有隣，俱中進士。

王沔字楚望，齊州人。太平興國初，舉進士，解褐大理評事。四年，太宗親征太原，見於行在，授著作郎、直史館。遷右拾遺，出爲京西轉運副使。明年，加右補闕、知懷州。八年春，與宋白、賈黃中等同知貢舉，擢膳部郎中、樞密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同簽書樞密

院事，賜第崇德坊。雍熙元年，加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端拱初，改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淳化初，宰相趙普出守西洛。呂蒙正以寬簡自任，政事多決於沔，沔與張齊賢同掌樞務，頗不叶，齊賢出知代州，沔遂爲副使，參預政事。陳恕好苛察，亦嘗與沔忤。淳化二年，齊賢洎恕參知政事，沔不自安，慮僚屬有以中書舊事告齊賢等。會左司諫王禹偁上言：「自今宰相及樞密使不得於本廳見客，許於都堂延接。」沔喜，卽奏行之。直史館謝泌以爲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疏駁之。太宗追還前詔，沔暨恕因是罷守本官。翌日，蒙正亦罷。沔見上，涕泣，不願離左右。未幾，鬚鬢皆白。會省吏事發，連中書，因有奏毀者。上語毀者曰：「呂蒙正有大臣體，王沔甚明敏。」毀者慙而止。

三年，上欲黜陟官吏，命沔與謝泌、王仲華同知京朝官考課。沔上言，應京朝官殿犯，乞令刑部條報，以贓及公私罪分三等以聞。立法苛察，欲因是以求再用。受命甫旬日，方視事，以暴疾卒，年四十三，贈工部尙書。

沔聰察敏辯，有適時之用，上前言事，能委曲敷繹。每對御讀所試進士辭賦，音吐明暢，經讀者多中高第。性苛刻，少誠信。掌機務日，凡謁見者必啗以甘言，皆喜過望，旣而進退非允，人胥怨之。

沔弟淮，太平興國五年進士，任殿中丞，嘗掌香藥權易院，坐贓論當棄市。以沔故，詔

杖一百，降定遠主簿。沔以是頻爲寇準所詆云。

溫仲舒字秉陽，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爲大理評事，通判吉州。再遷秘書丞，知汾州，坐事除名。未幾，復起爲右贊善大夫，通判睦州。端拱初，拜右正言、直史館、判戶部，憑由司。三年，拜工部郎中、樞密直學士，知三班院。秋，彗星見，召對別殿，仲舒以爲「國家平太原以來，燕、代之交，城守年深，殺傷剽掠，彼此迭見。大河以北，農桑廢業，戶口減耗。凋弊之餘，極力奉邊。丁壯備徭，老弱供賦。遺廬壞堵，不亡卽死。邪人媚上，猶云樂輸。加以兵卒踐更，行者辛苦，居者怨曠。願推恩宥，以綏民庶」。太宗嘉納之，遂赦河北。

淳化二年，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樞密院事。四年，罷知秦州。先是，俗雜羌、戎，有兩馬家、朵藏、臬波等部，唐末以來，居於渭河之南，大洛、小洛門砦，多產良木，爲其所據。歲調卒采伐給京師，必以貲假道於羌戶。然不免攘奪，甚至殺掠，爲平民患。仲舒至，部兵歷按諸砦，諭其酋以威信，諸部獻地內屬。旣而悉徙其部落於渭北，立堡砦以限之。民感其惠，爲畫像祠之。會有言仲舒生事者，上謂近臣曰：「仲舒嘗總樞密之職，在吾

左右，當以綏懷爲務。古者伊、洛之間，尚有羌、渾雜居，況此羌部內屬，素居渭南，土著已久，一旦擅意斥逐，或至騷動，又煩吾關右之民。」乃命知鳳翔薛惟吉與仲舒對易其任。連知興元、江陵二府，加給事中。會內侍藍繼宗使秦州還，言得地甚利。乃召仲舒，拜戶部侍郎，尋參知政事。二砦後爲內地，歲獲巨木之利。

咸平初，拜禮部尚書，罷政，出知河陽。踰年，知開封府。五年，以京府務劇求罷，遂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尋遷刑部尚書、知天雄軍，徙河南。景德中，并州缺守，上以北門重鎮，須大臣鎮撫，非張齊賢、溫仲舒不可，令宰相諭旨，皆不願往。未幾，復知審官院。大中祥符中，進秩戶部尚書。三年，判昭文館大學士，命下，卒，年六十七。贈左僕射，諡恭肅。

仲舒敏於應務。少與呂蒙正契厚，又同登第。仲舒黜廢累年，蒙正居中書，極力援引，及被任用，反攻蒙正，士論薄之。自爲正言至貳樞密，皆與寇準同進，時人謂之「溫寇」。子嗣宗、嗣良、嗣先、嗣立。仲舒既卒，帝憫其孤弱，並祿以官。

王化基字永圖，眞定人〔四〕。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爲大理評事，通判常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知嵐州。時趙普爲相，建議以驟用人無益于治，改淮南節度判官，入爲著作郎，

遷右拾遺，抗疏自薦。太宗覽奏曰：「化基自結人主，慷慨之士也。」召試，知制誥，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一日，侍便殿，問以邊事，對曰：「治天下猶植木焉，所患根本未固，固則枝幹不足憂。朝廷治，則邊鄙何患乎不安？」又嘗令薦士，卽一疏數十人，王嗣宗、薛映、耿望，皆其人也。

化基嘗慕范滂爲人，獻澄清略，言時事有五：

其一，復尙書省，曰：國家立制，動必法天。尙書省上應玄象，對臨紫垣，故六卿擬喉舌之官，郎吏應星辰之位，斯實乾文昭著，故事具明。方今省署，名實未稱。夫三司使額，乃近代權制；判官、推官、勾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孔目、勾押、前後行，皆州郡吏局之名。請廢三司，止於尙書省設六尙書分掌其事；廢判官、推官，設郎官分掌二十四司及左右司公事，使一人掌一司；廢孔目、勾押、前後行爲都事、主事、令史；廢勾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等司歸比部及左右司。如此卽事益精詳，且盡去州郡吏局之名也。六卿如闕，卽選名品相近、有才望者權之；郎官如闕，則於兩省三院選名幹有清望者，依資除之。其二十四司公事，若繁簡不同，望下本省府屬參酌其類，均而行之。

其二，慎公舉，曰：朝廷頻年下詔，以類求人。但聞例得舉官，未見擇其舉主。欲

望自今先責朝官有聲望者，各舉所知，其舉得官員則置籍，并舉主名姓籍之。所舉之官，實著廉能，則特旌舉主；若所舉貪冒敗事，連坐舉主。陛下自登寶位，十年于茲，七經選掄，得人多矣。然下僚遠官，不無沉滯。望令採訪司及州郡長吏，廉察以聞，籍以待用，則下無遺材矣。

其三，懲貪吏，曰：貪吏之於民，其損甚大。屈法煩刑，徇私肆虐，使民之受害甚於木之受蠹。若乃用非其人而不繩以法，雖夷、齊、顏、閔不能自見。蓋中人之性，如水之在器，方員不常，顧用之者何如爾。望令諸路轉運使副兼採訪之名，責以覺察州、府、軍、監長吏得失，俟其澄清部內，則待以不次之擢，置於侍從之間。所貴周知物理，能備顧問，且足爲外官之勸也。

其四，省冗官，曰：古人建官，初不必備者，惟得其人也。國家封疆雖踰前世，而分設庶官實倍常數，意欲盡籠天下之利，而民物轉加凋弊。二十年前，江、淮諸郡，揚、楚最居要衝，務穰事衆，地廣民繁。然止設知州一人署領官事，其餘通判官、推官及州官等，悉皆分筦樞務、倉庫。當時事無不集，兼少獄訟。其後十年，臣任揚州時，朝廷添置監臨、使臣等職，實踰本州官數。諸州冗員，似此非一。今以朝官、諸色使臣及縣令、簿、尉等高卑相折而計之，一人月費不啻十千，以千人約之，歲計用十餘萬。

千，更倍萬約之，萬又過倍。使皆廉吏，止糜公帑；設或貪夫參錯其間，則取於民者又加倍焉。望委各路轉運使副，與知州同議裁減。若縣令、簿、尉等官自前多不備置，可兼者兼之，如此則冗官汰矣。

其五，擇遠官，曰：負罪之人，多非良善，貪殘凶暴，無所不至。若授以遠方牧民之官，其或怙惡不悛，恃遠肆毒。小民罹殃，卒莫上訴，甚非撫綏遠人之意也。若自今以往，西川、廣南長吏不任負罪之人，則遠人受賜矣。

書奏，太宗嘉納之。

初，柴禹錫任樞密，有奴受人金，而禹錫實不知也。參知政事陳恕欲因以中禹錫。太宗怒，引囚訊其事，化基爲辨其誣。太宗感悟，以化基爲長者。淳化中，拜中丞，俄知京朝官考課，遷工部侍郎。至道三年，超拜參知政事。咸平四年，以工部尚書罷知揚州。移知河南府，進禮部尚書。大中祥符三年，卒，年六十七。贈右僕射，諡惠獻。化基寬厚有容，喜愠不形，僚佐有相凌慢者，輒優容之。在中書，不以蔭補諸子官，然善教訓，故其子舉正、舉直、舉善、舉元皆有所立。

舉正字伯仲，幼嗜學，厚重寡言。化基以爲類己，器愛異諸子，以蔭補秘書省校書郎。

進士及第，知伊闕、任丘縣，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眞宗實錄院檢討、國史編修官。三遷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修三朝寶訓，同修起居注，擢知制誥。其妻父陳堯佐爲相，改龍圖閣待制。堯佐罷，以兵部郎中復知制誥，爲翰林學士，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前一日，吏有馳報者，舉正方燕居齋舍，徐謂吏曰：「安得漏禁中語？」既入謝，仁宗曰：「卿恬於進取，未嘗干朝廷以私，故不次用卿。」

時陝西用兵，呂夷簡以宰相判樞密院，舉正曰：「判名重，不可不避也。」乃改兼樞密使。遷給事中。御史臺舉李徽之爲御史，舉正友壻也，格不行。徽之訟曰：「舉正妻悍不能制，如謀國何？」歐陽脩等亦論舉正懦默不任事，舉正亦自求去，遂以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許州。光化軍叛卒轉寇傍境，而州兵有謀起爲應者，舉正潛捕首惡者斬之。徙知應天府，累遷左丞。

皇祐初，拜御史中丞，乃奏：「張堯佐庸人，緣妃家，一日領四使，使賢士大夫無所勸。」不報，舉正因留班廷諍，乃奪宣徽、景靈二使。又曰：「先朝用人，雖守邊累年者，官止遙郡刺史。今所用未盡得人，而尅期待遷，使後有功者何所勸耶？且轉運使察官吏能否，生民休戚賴焉。命甫下而數更，不終歲而再易，恩澤所以未宣，民疾所以未瘳者，職此故也。」御史唐介坐言事貶春州，舉正力言之，介得徙英州。居半歲，堯佐復爲宣徽使。家居

凡七上疏。及狄青爲樞密使，又言青出兵伍不可爲執政，力爭不能奪，因請解言職。帝稱其得風憲體，遣賜就第，賜白金三百兩，除觀文殿學士、禮部尙書、知河南府，入兼翰林侍讀學士。每進讀及前代治亂之際，必再三諷諭。

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安簡，賜黃金百兩。文章雅厚如其爲人，有平山集、中書制集、內制集五十卷。

舉元字懿臣，以上父章賜進士出身。知潮州，江水敗隄，盜乘間竊發，舉元夜召里豪計事，盜旣獲，乃治隄。爲河陰發運判官。或言大河決，將犯京師。舉元適入對，具論地形證其妄，已而果然。歷羣牧、戶部判官^(六)、京東轉運使。沙門島多流人，守吏顧貨橐，陰殺之。舉元請立監以較賞罰，自是全活者衆。徙淮南、河東。夏人來爭屈野地。舉元從數騎度河，設幕與之議，示以赤心，夏人感服。

治平中，又徙成都。卽井鹽歲入二百五十萬，爲丹稜卓筒所侵^(七)，積不售，下令止之，鹽登於舊。召提舉在京修造，英宗勞之曰：「官廬舍害於水，僅有存者，卿究心公家，毋憚其勞。」俄進鹽鐵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滄州，改河北都轉運使，知永興軍。慶人^(七)夏人屯境上，有窺我意。舉元使二裨將以千騎扼其要害。長安遣從事來會兵涇原，戒勿輕舉。大

將竇舜卿銳意請行，不聽。舉元曰：「不過三日，虜去矣。」至期果去。神宗以細札諮攻守策，舉元請省官減戍，益備去兵，勿營亭障。輿論不合，遂引疾求解，徙陳州，未行而卒。官至給事中，年六十二。子詔。

詔字景獻，用蔭補官，通判廣信軍事，知博州。魏俗尙椎剽，姦盜相囊橐，詔請開反告殺并贖罪法，以携其黨。元祐初，朝廷起回河之議，未決，而開河之役遽興。詔言河朔秋潦，水淫爲菑，民人流徙，賴發廩振贍恩，稍蘇其生，謂宜安之，未可以力役傷也。從之。擢開封府推官。富民貸後絕僧牒爲緡錢十三萬，踰期復責倍輸，身死貲籍，又錮其妻子，詔請免之。出爲滑州。州屬縣有退灘百餘頃，歲調民刈草給河隄，民病其役，詔募人佃之，而收其餘。爲度支郎中，使契丹。時方討西夏，迓者耶律誠欲嘗我，言曰：「河西無禮，大國能容之乎？」詔曰：「夏人侮邊，既正其罪矣，何預兩朝和好事？」入賀，故事，跪而飲，蓋有誤拜者，乃疆詔。詔曰：「南北百年，所守者禮，其可紛更耶？」卒跪飲之。

崇寧中，由大理少卿爲卿，徙司農。御史論詔在滁日請蘇軾書醉翁亭碑，罷主崇福宮。詔知汝州，鑄錢卒罵大校，詔斬以徇，而上章待罪。除直秘閣，言者復挾滁州事，罷去。起知深、亮二州，徙同州，過闕，留爲左司郎中，遷衛尉、太府卿、刑部侍郎，詳定敕令。舊借緋紫

者不佩魚，詔言：「章服所以辨上下，今與胥吏不異。」遂皆佩魚。歷工、兵、戶三部侍郎，轉開封尹。時子璠使京西，攝尹洛。父子兩京相望，人以爲榮。

進刑部尙書，拜延康殿學士，提舉上清寶籙宮，復爲工部尙書。徽宗閱其老，命毋拜，詔皇恐，於是但朝朔望。俄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九。

論曰：自昔參大政、贊機務，非明敏特達之士，不能勝其任。若又飭以文雅，濟以治具，則盡善矣。若水機鑒明敏，儒而知兵；李至剛嚴簡重，好古博雅，其於柄用宜矣。王沔臨事精密，能遠私謁，而考課之議，頗傷苛刻；仲甫以吏事爲時用，未免苟容之誚，瑕瑜固不相掩也。仲舒見舉於蒙正，而反攻其短；易簡不能周恤光逢，而置之死地，其不可與郭贇辨曹彬之誣、化基仲禹錫之枉同日而語也明矣。此純厚長者之稱，所以獨歸於二子歟！舉正繼踐台佐，得風憲體；舉元任職邊郡，有持重稱。矧詔之父子又並尹兩京，克濟其美，何王氏子孫之多賢也！

校勘記

〔二〕敵人聞我將帥莫不用命 「莫」字原脫，據長編卷四五補。

〔三〕武信軍節度 「武信軍」，本書卷六真宗紀、長編卷四八、宋宰輔編年錄卷三、東都事略卷三六李至傳都作「武勝軍」，疑此誤。

〔三〕州有橫河與城直 按光州與城相直的河流，只有黃水，亦名潢河，此處「橫」字疑爲「黃」或「潢」之誤。

〔四〕眞定人 原作「鎮定人」，據隆平集卷六、東都事略卷三七本傳、長編卷二七改。

〔五〕羣牧戶部判官 「羣」原作「郡」。按宋代職官無「郡牧判官」之名，本書卷一六四職官志「太僕寺」條有羣牧判官；宋會要職官二三之七，羣牧判官「以朝臣歷一任知州、館職一任通判者爲之」。舉元資歷正與相合。「郡」字當爲「羣」字之訛，據改。

〔六〕邛井鹽歲入二百五十萬爲丹稜卓箇所侵 按宋無「邛井鹽」，據本書卷八九地理志，成都府路邛州蒲江縣有鹽井，朝野雜記甲集卷一四蜀州官鹽條謂爲大井，疑此「邛井」爲「邛井」之誤。又據宋會要食貨二三之一一，眉州有卓箇井鹽七井。卓箇係民間小井采用的取鹽之法，見文同丹淵集卷三四和同上朝野雜記。丹稜爲眉州屬縣，此處之「丹稜卓箇」疑當爲「丹稜卓箇」。熙寧前，

成都府曾閉卓筒井以保障官鹽，見本書卷一八三食貨志，亦同舉元此事相類。

〔七〕慶人 按長編卷二〇八、東都事略卷一二八西夏傳，都有治平三年夏人進攻慶州大順城的記載，疑此二字有誤。

宋史卷二百六十七

列傳第二十六

張宏

趙昌言

陳恕

魏羽附

劉昌言

張洎

李惟清

張宏字巨卿，青州益都人。高祖茂昭，唐易、定節度使。曾祖玄，易州刺史。祖持，蒲城令。父峭，業春秋，一舉不第，退居丘園，後唐天成中以賢帥後補協律郎，至平利令。

宏，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爲將作監丞，通判宣州。改太子中允、直史館，遷著作郎，賜緋魚，預修太平御覽，歷左拾遺。六年，出爲峽路轉運副使，就加左補闕。會省副使，知遂州，以勤幹聞，入爲度支員外郎。

雍熙中，呂蒙正、李至、張齊賢、王沔薦其文行，改主客郎中、史館修撰。數日，以本官充樞密直學士，賜金紫。太宗召對便殿，謂曰：「成都重地，卿爲朕鎮之。」因厚賜以遣。至鄭州，促召歸闕，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會太宗親試禮部不合格貢士，令樞密院給牒，

因謂宏曰：「朕自御極以來，親擇羣材，大者爲棟梁，小者爲榱桷，卿與呂蒙正皆中朕選，大臣頗有沮議。非朕獨斷，豈能及此乎？」宏頓首謝。

時河朔用兵，宏居位無所建白，御史中丞趙昌言多言邊事，乃以昌言副樞密，宏爲中丞，兩更其任。端拱初，改工部侍郎，再爲樞密副使。淳化二年，以吏部侍郎罷，俄判吏部銓，權知開封府。太宗御便殿，慮囚，以府獄多壅，詔劾其官屬，宏等頓首請罪，乃釋之。眞宗尹京，宏罷奉朝請。至道初，出知潞州。二年，就轉右丞。眞宗卽位，加工部尙書。咸平初，還朝，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二年，眞宗以上封者衆，慮其稽留，命宏與王旦知登聞鼓院，再掌吏部選。四年，卒，年六十三。廢朝，贈右僕射，命中使蒞葬事。錄其子可久大理評事，可道太祝，可度奉禮郎。

宏循謹守位，不求赫赫之譽，歷踐通顯，未嘗敗事。可久至虞部員外郎，可道國子博士，可度太子中舍。

趙昌言字仲謨，汾州孝義人。父叡，從事使府，太宗尹開封，選爲雍丘、太康二縣令，後終安、申觀察判官。

昌言少有大志，趙逢、高錫、寇準皆稱許之。太平興國三年，舉進士，文思甚敏，有聲於場屋，爲貢部首薦。廷試日，太宗見其辭氣俊辯，又覩其父名，謂左右曰：「是嘗爲東畿宰，朕之生辰，必獻詩百韻爲壽，善訓其子，亦可嘉也。」擢置甲科，爲將作監丞，通判鄂州。拜右拾遺、直史館，賜緋魚。選爲荆湖轉運副使，遷右補闕，會省副職，改知青州。入拜職方員外郎，知制誥，預修文苑英華。雍熙初，加屯田郎中。明年，同知貢舉，俄出知天雄軍。時曹彬、崔彥進、米信失律于歧溝，昌言遣觀察支使鄭蒙上疏，請誅彬等。優詔褒答，召拜御史中丞。太宗宴金明池，特召預焉。憲官從宴，自昌言始也。

河朔用兵，樞密副使張宏循默守位，昌言多條上邊事，太宗卽以昌言爲左諫議大夫，代宏爲樞密副使，遷工部侍郎。時鹽鐵副使陳象輿與昌言善，知制誥胡旦、度支副使董儼皆昌言同年，右正言梁顥嘗在大名幕下。四人者，日夕會昌言之第。京師爲之語曰：「陳三更，董半夜。」有傭書翟穎，性險誕，與旦狎，旦爲作大言之辭，使穎上之，爲穎改姓名馬周，以爲唐馬周復出也。其言多毀時政，自薦爲大臣，及歷舉數十人皆公輔器，期昌言爲內應。陳王尹開封，廉知以聞，詔捕穎繫獄，鞠之，盡得其狀。昌言坐貶崇信軍節度行軍司馬，穎杖脊黥面，流海島，禁錮終身。

初，太宗厚遇昌言，垂欲相之。趙普以勳舊復入，惡昌言剛戾，乃相呂蒙正。裁數月，

會有顯獄，普以昌言樹黨，再勸太宗誅之，太宗特寬焉。淳化二年，起昌言知蔡州，逾年，召拜右諫議大夫。或議弛茶鹽禁，以省轉漕。命昌言爲江淮、兩浙制置茶鹽使，昌言極言非便，太宗不納，趣昌言往。昌言固執如初。卽以戶部副使雷有終代之，卒以無利而罷。

昌言復知天雄軍，賜錢二百萬。大河貫府境，豪民時芻茭圖利，誘姦人潛穴隄防，歲仍決盜。昌言知之。一日，隄吏告急，命徑取豪家廩積以給用，自是無敢爲姦利者。屬澶州河決，流入御河，漲溢浸府城，昌言籍府兵負土增隄，數不及千，乃索禁卒佐役，皆偃蹇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汝輩食厚祿，欲坐觀耶？敢不從命者斬。」衆股慄赴役，不浹旬城完。太宗手詔褒諭之，召拜給事中、參知政事，俾乘疾置以入，卽赴中書。

時京城連雨，昌言請出廐馬分牧外郡。或以盛秋備敵，馬不可闕。昌言曰：「塞下積水，敵必不至。」太宗從之。未幾，王小波、李順構亂于蜀，議遣大臣撫慰。昌言獨請發兵，無使滋蔓，廷論未決。會嘉、眉連陷，始命王繼恩等分路進討。昌言攝祭太廟，宿齋中，因召對滋福殿，復贊兵計，遂遣使督繼恩戰。繼恩御衆寡術，餘寇未殄，握兵留成都，士無鬥志，郡縣復有陷者。太宗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訖今三十年矣。」昌言知意，卽前指畫攻取之策。太宗喜，命昌言爲川峽五十二州招安行營馬步軍都部署。昌言懇辭，敦諭不許，賜精鎧、良馬、白金五千兩，別賜手札數幅，皆討賊方略。自繼恩以下，並

受節度。既行，有奏昌言無嗣，鼻折山根，頗有反相，不宜遣握兵入蜀。後旬日，召宰相於北苑門曰：「昨令昌言入蜀，朕思之有所未便。且蜀賊小醜，昌言大臣，未易前進。且令駐鳳翔，止遣內侍衛紹欽齎手書指揮軍事，亦可濟也。」詔書追及，昌言已至鳳州，留候館百餘日。賊平，改戶部侍郎，罷政事，知鳳翔府。徙澶、涇、延三州。

眞宗卽位，遷兵部侍郎、知陝州，表求還京，不許。未幾，移知永興軍。咸平三年，與呂蒙正、寇準同召，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知審官院。有言門資官不宜任親民，昌言手疏，以才不才在人，豈以寒進世家爲限，遂罷其議。加工部尙書，仍兼中丞。

先時，多遣臺吏巡察羣臣踰越法式者，昌言建議請準故事，令左右巡使分領之。會知審刑院趙安仁、判大理寺韓國華斷獄失中解職，昌言因上言：「詳斷官宜加慎擇，自今有議刑不當，嚴示懲罰，授以遠官，若有罪被問不卽引伏者，許令追攝。又天下大辟斷訖，皆錄款聞奏，付刑部詳覆，用刑乖理者皆行按劾。惟開封府未嘗奏案，或斷獄有失，止罪元勘官吏，知府、判官、推官、檢法官皆不及責，則何以辨明枉濫，表則方夏？望自今如外州例施行。」從之。會孟州民常德方訟臨津尉任懿以賄登第，事下御史，乃知舉王欽若受之，昌言以聞。欽若自訴，詔邢昺覆按，坐昌言故入，奪官，貶安遠軍行軍司馬，移武勝軍。

景德初，拜刑部侍郎。求兼三館職，命判尙書都省。眞宗幸澶淵，以盟津居要，增屯

兵，命知河陽。歷知天雄軍府。境內有小盜，昌言榜諭：「能告賊者給賞，牙吏卽遷職。」樞密使王繼英以爲小盜不當擅爲賞格，乃詔昌言易其榜，有勞者俟朝旨。未幾，徙知鎮州，遷戶部侍郎。大中祥符二年，卒，年六十五。贈吏部尙書，謚曰景肅。錄其子慶嗣爲國子監丞，賦祿終喪。姪孫允明同學究出身。

昌言喜推獎後進，掌漕湖外時，李沆通判潭州，昌言謂有台輔之量，表聞于朝。王旦宰岳州平江，昌言一見，識其遠大，以女妻之，後皆爲賢相。王禹偁自卑秩擢詞職，亦昌言所薦也。

昌言強力尙氣概，當官無所顧避，所至以威斷立名，雖屢經擯斥，未嘗少自抑損。然剛愎縱率，對僚吏倨慢，時論以此少之。慶嗣至太子洗馬。

陳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人。少爲縣吏，折節讀書。江南平，禮部侍郎王明知洪州，恕以儒服見，明與語，大奇之，因資送令預計偕。太平興國二年進士，解褐大理評事、通判洪州，恕以鄉里辭。改澧州。澧自唐季爲節鎮兼領，吏多緣簿書乾沒爲姦。恕盡擿發其弊，郡中稱爲強明，以吏幹聞。

召入，爲右贊善大夫，同判三司勾院，遷左拾遺，充度支判官。與判使王仁瞻廷爭本司事，仁瞻屈伏，坐貶秩；擢恕爲度支員外郎，仍舊職。

再遷工部郎中、知大名府。時契丹內寇，受詔增浚城隍，其器用取於民者不時集，恕立擒府中大豪一人，會將吏將斬之。宗族號慙，賓佐競前請救，大豪叩頭流血，請翌日集事，違期甘死。恕令械之以徇，民皆恐懼，無敢後期者，數日功就。

會契丹引去，召入爲戶部郎中、戶部副使，遷右諫議大夫、知澶州。驛召爲河北東路營田制置使。太宗諭以農戰之旨，恕對曰：「古者兵出於民，無寇則耕，寇至則戰。今之戎士皆以募致，衣食仰給縣官，若使之冬持兵禦寇，春執耒服田，萬一生變，悔無及矣。」太宗曰：「卿第行，朕思之。」恕行數日，果有詔，止令修完城堡、通導溝瀆而已，營田之議遂寢。俄知代州，入判吏部選事，拜鹽鐵使。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眞鹽鐵陳恕。」

遷給事中、參知政事。數月，太宗言及戶部使樊知古所部不治。恕與知古聯事，情好款洽，密以語之，欲知古修舉其職。知古慙於太宗，太宗怒恕泄禁中語，罷守本官。旋出知江陵府，大發羣吏姦賊，坐徒、流、停、廢者甚衆，郡內惕息。

淳化四年，太宗從魏羽、段惟一之請，分三司爲十道，置左右計使，以魏羽、董儼分主

之；召恕爲工部侍郎，充總計使，判左右計事。左右計使分判十道事，凡議論、計度並令恕等參預。恕以官司各建，政令互出，難以經久，極言其非便。歲餘，果罷，復以恕爲鹽鐵使。

時太宗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二十七人對於崇政殿，詢以計司利害。溥等言條目煩多，不可以口占，願給筆札以對。太宗遣中黃門送詣相府，限五日悉條上之。溥等共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行之，其十九事下恕等議可否。遣知雜御史張秉、中使張崇貴監議，令中書籍其事，專檢舉之，無致廢格。賜溥等白金緡錢，悉補侍禁、殿直，領其職。太宗謂宰相曰：「溥等條奏事頗有所長。朕嘗語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若錢穀利病，頗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恕等剛強，終不肯降意詢問。呂端對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寇準曰：「夫子入太廟，每事問，乃以貴下賤，先有司之義。」

後數日，太宗又曰：「國家歲入財數倍於唐。唐中葉以降，藩鎮擅命，征賦多不入公家，下陵上替，經制隳壞。若前代爲得，卽已致太平，豈復煩朕心慮也。」因召恕等責以職事曠廢。恕等對曰：「今土宇至廣，庶務至繁，國用軍須，所費浩瀚，又遇諸州凡有災沴，必盡蠲其租。臣等每舉權利，朝廷必以侵民爲慮，皆尼而不行。縱使耿壽昌、桑弘羊復生，亦所不逮。臣等駑力，惟盡心簿領，終不足上裨聖治。」太宗曰：「卿等清而不通，專守繩墨，終

不能爲國家度長絜大，剖煩析滯。只如京城倉庫，主吏當改職者，簿領中壹處節目未備，卽至十年五年不決，以致貧無資給，轉徙溝壑。此卿等之過，豈不傷和氣哉？」恕等頓首謝。五年，賜三司錢百萬，募吏有能言本司不便者，令恕等量事大小，以錢賞之，錢盡更給。

至道二年，欲併三司，命官總判。其勾院、磨勘、理欠、憑由、支收、行帳、提點等司，令恕條列其事以聞。恕奏曰：「伏以封域寢廣，財穀繁多，三司之中，簿牒填委，朝廷設法，督責尤嚴，官吏救過不暇。若爲三部各設主司，擇才非難，辦事亦易。事辦過鮮，不撓上心，此亦一時之良策也。其勾院、磨勘兩司，出於舊制，關防之要，莫加於此。理欠、憑由二司，雖非舊設，自理欠失序，憑由散落，故設二司專令典掌。綱目咸具，制置有倫，逋欠無失理之名，憑由鮮流散之弊，實亦要切，不可廢除。若兩司併委一官，方及判官一員之事。其主轄支收司，先因從京支度財貨，轉輸外地，此除彼附，照驗稽滯，若京城得賢主史，使居此司，專行檢轄，凡支撥官物，便給除破文憑，却於所司置簿記錄，催到收附文記，卽乃勾銷簿書取捷之門，亦爲允當。其行帳司近日權置，了絕舊帳，帳目告盡，司額自除。提點司是中旨特置，提振三司廢怠之事，固非有司敢得擬議也。」詔三司都憑由、理欠司宜令爲一處，命官兼判。應諸道逋負官物，令三司逐部理約，理欠司但總其所逋之數糾督之。餘悉從恕奏。

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爲三等，語副使宋大初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爲三法行之，貨財流通。

峽路諸州，承孟氏舊政，賦稅輕重不均，閬州稅錢千八百爲一絹，果州六百爲一絹。民前後擊登聞鼓陳訴，歷二十年，詔下本道官吏，因循不理。轉運副使張曄年少氣銳，會受詔按覆，即便宜行之。恕奏曄擅改法，計果州一歲虧上供絹萬餘，曄坐削一任免。

恕每便殿奏事，太宗或未深察，必形誚讓。恕斂板蹙縮，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容。俟意稍解復進，懇執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三四。太宗以其忠，多從之。遷禮部侍郎。眞宗卽位，加戶部，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臣是以不敢進。」眞宗嘉之。

咸平二年，帝北巡，充行在轉運使。俄以母老求解，拜吏部侍郎，知通進銀臺封駁司、審官院。上言：「封駁之任，實給事中之職，隸於左曹。雖別建官局，不可失其故號。請以門下封駁事隸銀臺司。」從之。五年，知貢舉。恕自以洪人避嫌，凡江南貢士悉被黜退。又援貢舉非其人之條，故所取甚少，而所取以王曾爲首，及廷試糊名考校，曾復得甲科，時議稱之。恕每自歎曰：「吾得曾，名世才也，不愧於知人矣。」

恕事母孝，母亡，哀慕過甚，不食葷茹，遂至羸瘠。起復視事，遷尙書左丞、權知開封府。恕已病，猶勉強親職，數月增劇，表求館殿之職，獲奉以濟其貧。眞宗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是時寇準罷樞密使，恕卽薦以自代，遂以準爲三司使，恕爲集賢學士、判院事。準卽檢尋恕前後改革興立之事，類以爲冊，及以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至李諮爲三司使，始改茶法，恕之規模漸革矣。

帝重恕，詔太醫診療。百日，有司請停奉，不許，未幾，卒，年五十九。恕將卒，口占遺奏及約束後事，送終之具，無不周悉。眞宗悼惜，廢朝，贈吏部尙書。錄其子執中爲太常寺太祝，執古爲奉禮郎。

恕頗涉史傳，多識典故，精於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前後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有稱職之譽。善談論，聽者忘倦。素不喜釋氏，嘗請廢譯經院，辭甚激烈。眞宗曰：「三教之興，其來已久，前代毀之者多矣，但存而不論可也。」

恕性吝，怒子淳私用錢。及寢疾，上言淳不率教導，多與非類遊，常習武藝，願出爲外州軍校。眞宗曰：「戎校管鎮兵，非丞郎家子弟所蒞也。」以爲滁州司馬。恕卒，召復舊官，後竟以賄敗。執中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別有傳；執古至虞部員外郎；執方、執禮，並太

子中舍。

魏羽者，字垂天，歙州婺源人。少能屬文，上書李煜，署弘文館校書郎。時建當塗縣爲雄遠軍，以羽爲判官。宋師渡江出其境，羽以城降，太祖擢爲太子中舍，仍舊職。金陵平，入朝，出知興州。

太平興國初，知棣州，改京兆府。六年，受詔詣瀛州覆軍市租，得隱漏數萬計。因上言：「本州錄事參軍郭震十年未代；河間令崔能前任卽墨，未滿歲遷秩。有司調選失平，疏遠何由聞達，請罪典司，以肅欺弊。」上賜詔褒諭。復命，遷太常博士、知宋州，又徙閬州，就改膳部員外郎。丁外艱，起復蒞事，入判大理寺。歷度支、戶部二判官，召拜本曹郎中。因上疏言三司職官頗衆，願省其半，可以責成，仍條列利病凡二十事。詔下有司詳議，皆以爲便。改鹽鐵判官。時北邊多警，朝議耕戰之術，以羽爲河北東路營田副使，改兩浙轉運使，遷兵部郎中。

淳化初，選爲秘書少監，踰月，遷左諫議大夫，俄拜度支使，改鹽鐵使。四年，併三部爲一司，以羽判三司。先是，三司簿領堆積，吏緣爲姦，雖嘗更立新制，未爲適中。是冬，羽上言：「依唐制天下郡縣爲十道，兩京爲左右計，各署判官領之。」制三司使二員，以羽爲左計

使董儼爲右計使，中分諸道以隸焉。未久，以非便罷，守本官，出知滑州。丁內艱，起復，加給事中，徙潭州，遣使諭旨。眞宗卽位，遷工部侍郎，連徙杭、揚二州，召權知開封府。車駕北巡，判留司三司，再爲戶部度支使。

咸平四年，以疾解職，拜禮部侍郎。謝日，召升便殿，從容問諭，勉以醫藥。月餘卒，年五十八。

羽涉獵史傳，好言事。淳化中，許王暴薨，或有以宮府舊事上聞者。太宗怒，追捕僚吏，將窮究之。羽乘間上言曰：「漢戾太子竊弄父兵，當時言者以其罪當咎耳。今許王之過，未甚於是。」太宗嘉納之，繇是被劾者皆獲輕典。嘗建議有唐以來，凡制詔皆經門下省審，有非便者許其封駁，請遵故事，擇名臣專領其職，迄今不廢。

羽強力有吏幹，尤小心謹事。太宗嘗謂左右曰：「羽有心計，亦明吏道，但無執守，與物推移耳。歷劇職十年，始踰四十，鬚鬢盡白，亦可憐也。」羽出入計司凡十八年，習知金穀之事，然頗傷煩急，不達大體。

景德二年，長子玠卒，其妻自陳家貧無祿，上憫之。次子校書郎瓘爲奉禮郎，後爲殿中丞；琰爲太子中舍。孫平仲，天禧三年同進士出身。

羽同時有劉式者，亦久居計司，創端拱中三年磨勘之法，首以式主之。

式字叔度，袁州人也。李煜時，舉三傳中第。歸宋，歷遷大理寺丞、贊善大夫、監通州、豐利監及主三司都磨勘司，仍賜緋。式又建議置主轄支收司，以謹財賦出納，時以爲當。遷祕書丞，與陳靖使高麗。至道中，併三勾院爲一，命式領之。再轉工部員外郎，賜金紫。遷刑部。式深究簿領之弊，江、淮間舊有橫賦，逋積至多，式奏免之，人以爲便。然多所條奏，檢校過峻，爲下吏所訟，免官，卒。

眞宗追錄前效，賜其子立本學究出身。次子立之，後爲國子博士。立德、立禮，並進士及第，立禮爲殿中丞。

劉昌言字禹謨，泉州南安人。少篤學，文詞靡麗。本道節度陳洪進辟功曹參軍，掌牋奏。洪進遣子文顯入貢，令昌言偕行，太祖親勞之。

太平興國三年，洪進歸朝，改鎮徐州，又辟推官。五年，舉進士入格，太宗初惜科第，止授歸德軍掌書記。八年，復舉得第，遷保信、武信二鎮判官。宰相趙普鎮南陽，重昌言有吏幹。錢俶帥鄧，表薦之。移泰寧軍節度判官。入爲左司諫、廣南安撫使。淳化初，趙普留守西京，表爲通判，委以府政。普疾，屬昌言後事。普卒，昌言感普知己，經理其家事。

太宗以爲忠於所舉，拜起居郎，賜金紫、錢五十萬。連對三日，皆至日旰。昌言捷給談詭，能揣人主意，無不稱旨。太宗謂宰相曰：「昌言質狀非偉，若以貌取，失之子羽矣。」遷工部郎中，踰月，守本官，充樞密直學士，與錢若水同知審官院。二十八日，遷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

昌言驟用，不爲時望所伏，或短其閔語難曉，太宗曰：「惟朕能曉之。」又短其委母妻鄉里，十餘年不迎侍，別娶旁妻。太宗既寵之，詔令迎歸京師，本州給錢辦裝，縣次續食。時又有光祿丞何亮家果州，秘書丞陳靖家泉州，不迎其親。下詔戒諭文武官，父母在劍南、峽路、潭泉、福建、嶺南，皆令迎侍，敢有違者，御史臺糾舉以聞。

昌言自以登擢非次，懼人傾奪。會誅凶人趙贊，昌言與贊素善，前在河南嘗保任之，心不自安。因太宗言及近侍有與贊交者，昌言蹶然出位，頓首稱死罪。太宗慰勉之，然自此惡其爲人。以給事中罷，出知襄州。上言：「水旱民輸稅愆期。舊制六月開倉，臣令先一月許所在縣驛輸納以便民。獲盜當部送闕下，臣恐吏柔懦不能制，再亡命，配隸軍籍。此二事，臣從便宜，不如詔書，慮讒慝因而浸潤，願陛下察之。」太宗下詔責其不循舊章，斂怨於民，自今敢背棄詔條，譴責不復恕。

至道二年，徙知荆南府。眞宗卽位，就拜工部侍郎。咸平二年，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尙

書。子有方，比部員外郎；有政，虞部員外郎。

張洎，滁州全椒人。曾祖旼，澄城尉。祖蘊，泗上轉運巡官。父煦，滁州司法掾。

洎，少有俊才，博通墳典。江南舉進士，解褐上元尉。李景長子弘冀卒，有司諡武宣。洎議以爲世子之禮，但當問安視膳，不宜以「武」爲稱。旋命改諡，擢監察御史。洎自以論事稱旨，遂肆彈擊無所忌，大臣游簡言等嫉之。會景遷國豫章，留煜居守，卽薦洎爲煜記室，不得從。未幾，景卒，煜嗣。擢工部員外郎、試知制誥；滿歲，爲禮部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清輝殿學士，參預機密，恩寵第一。

洎舊字師黯，改字偕仁。清輝殿在後苑中，煜寵洎，不欲離左右，授職內殿，中外之務一以諮之。每兄弟宴飲，作妓樂，洎獨得預。爲建大第宮城東北隅，及賜書萬餘卷。煜嘗至其第，召見妻子，賜予甚厚。

洎尤好建議，每上言，未卽行，必稱疾，煜手札慰諭之，始復視事。及王師圍城，踰年，城危甚，洎勸煜勿降，每引符命云：「玄象無變，金湯之固，未易取也。」北軍旦夕當自引退。苟一旦不虞，卽臣當先死。」旣而城陷，洎攜妻子及橐裝，自便門入止宮中，紿光政使陳喬同

升閣，欲與俱死。喬自經氣絕，洎反下見煜曰：「臣與喬同掌樞務，國亡當俱死。又念主在，誰能爲主白其事，不死，將有以報也。」

歸朝，太祖召責之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圍城日洎所草詔，召上江救兵蠟丸書也。洎頓首請罪曰：「實臣所爲也。犬吠非其主，此其一爾，他尙多有。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上奇之，貸其死，謂曰：「卿大有膽，不加卿罪。今之事我，無替昔日之忠也。」拜太子中允，歲餘，判刑部。太宗卽位，以其文雅，選直舍人院，考試諸州進士。未幾，使高麗，復命，改戶部員外郎。太平興國四年，出知相州。明年夏，徙貝州。是冬，又知相州。部內不治，轉運使田錫言其狀，代還。洎求見廷辯，上以其儒生，不責以吏事，詔不問。令以本官知譯經院，遷兵部員外郎、禮戶二部郎中。雍熙二年，同知貢舉。

端拱初，契丹寇邊，詔羣臣言事。洎上奏，以練兵聚穀，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勿追爲要略。會錢俶薨，太常定謚忠懿。洎時判考功，爲覆狀，經尙書省集議。虞部郎中張泌奏駁曰：「按考功覆狀一句云『亢龍無悔』，實非臣子宜言者。況錢俶生長島夷，夙爲荒服，未嘗略居尊位，終是藩臣，故名不可稱龍，位不可爲亢。其『亢龍無悔』四字，請改正。」事下中書，以詰洎。對狀曰：「竊以故秦國王明德茂勳，格于天壤，處崇高之富貴，絕纖介之譏嫌。太常

禮院稽其功行，定茲嘉謚，考功詳覆之際，率遵至公，故其議狀云：『茲所謂受寵若驚，居亢無悔者也。』謹按易乾之九三云：『君子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王弼注云：『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履重剛之險，因時而惕，不失其幾，可以無咎。處下卦之極，愈於上九之亢。』易例云：『初九爲元士，九二爲大夫，九三爲諸侯。』正義云：『易之本理，以體爲君臣。九三居下體之極，是人臣之體也。其免亢龍之咎者，是人臣之極，可以慎守免禍。故云免亢極之禍也。』漢書梁商傳贊云：『地居亢滿，而能以謹厚自終。』楊植許由碑云：『錙銖九有，亢極一夫。』杜鴻漸讓元帥表云：『祿位亢極，過踰涯量。』盧杞郭子儀碑云：『居亢無悔，其心益降。』李翰書霍光傳云：『有伊、周負荷之明，無九三亢極之悔。』張說祁國公碑云：『一無目牛之全，一無亢龍之悔也。』況考功狀內止稱云：『受寵若驚，居亢無悔。』卽本無『亢龍無悔』之語。斯蓋張泌擅改公奏，罔冒天聰。請以元狀看詳，反坐其人，以懲姦妄。俄下詔曰：『張洎援引故實，皆有依據。張泌學識甚淺，敷陳失實，尙示矜容，免其黜降，可罰一月俸。』洎未幾選爲太僕少卿、同知京朝官考課，拜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又充史館修撰、判集賢院事。淳化中，上令史館修撰楊徽之等四人修正入閣舊圖，洎同奉詔，因討論故事，獨草奏以聞。洎又言：

按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爲三署，謂侍從供奉之官。今起居日侍從官先入殿

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東西列拜，甚失北面朝謁之儀。請準舊儀，侍從官先入起居，行畢，分侍立於丹墀之下，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雅合於禮。

臣又聞古之王者，躬勤庶務，其臨朝之疏數，視政事之繁簡。唐初五日一朝，景雲初，始修貞觀故事。自天寶兵興之後，四方多故，肅宗而下，咸隻日臨朝，隻日不坐。其隻日或遇陰霾、盛暑、大寒、泥濘，亦放百官起居。隻日宰相當奏事，即特開延英召對。或夷蠻入貢，勳臣歸朝，亦特開紫宸殿引見。陛下自臨大寶，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鷄鳴而起，聽天下之政，雖剛健不息，固天德之常然，而游焉息焉，亦聖人之謨訓。儻君父焦勞於上，臣子緘默於下，不能引大體以爭，則忠良之心，有所不至矣。

臣欲望陛下依前代舊規，隻日視朝，隻日不坐。其隻日遇大寒、盛暑、陰霾、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隻日於崇德、崇政兩殿召對宰臣。常參官以下及非時蠻夷入貢，勳臣歸朝，亦特開上閣引見，並請準前代故事處分。

奏入不報。

時，上令以儒行篇刻於版，印賜近臣及新第舉人。洎得之，上表稱謝，上覽而嘉之。翌日，謂宰相曰：「羣臣上章獻文，朕無不再三省覽。如張洎一表，援引古今，甚不可得。可召

至中書，宣諭朕意。」數月，擢拜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上顧謂近臣曰：「學士之職，清要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爲之。」故事，赴上日設燕，教坊以雜戲進，久罷其事。至是，令盡設之，仍詔樞密直學士呂端、劉昌言及知制誥柴成務等預會，時以爲榮。

俄判吏部銓。嘗引對選人，上顧之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尙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洎與錢若水同在禁林，甚被寵顧。時劉昌言驟擢樞要，人望甚輕，董儼方掌財賦，欲以計傾之。會楊徽之、錢熙嘗言洎及若水旦夕當大用。熙以語昌言，昌言曰：「洎必參政柄。若水後進年少，豈遽及此。」時翰林小吏諮事在側，昌言慮洎聞之，卽對小吏盡述熙言，令告洎。洎方修飭邊幅以固恩寵，疑徽之遣熙以搆飛語中已，遂白於上。上怒，召昌言質之，以徽之爲鎮安軍行軍司馬。熙罷職，通判朗州。

會皇子益王元傑改封吳王，行揚州、潤州大都督府長史，領淮南、鎮江兩軍節制。洎當草制，因上疏議曰：「謹按前史，皇子封王，以郡爲國，置傅相及內史、中尉等，佐王爲治。自漢、魏以降，所封之王始不之國，朝廷命卿大夫臨郡，卽稱內史行郡事。東晉永和、泰元之際，有瑯邪王、會稽王、臨川王，故謝靈運、王羲之等爲會稽、臨川內史，卽其事也。唐有天下，以揚、益、潞、幽、荆五郡爲大都督，署長史、司馬爲上佐，卽前代內史之類也。其大都督之號，非親王不授；其揚、益等郡，或有親王遙領，朝廷命大臣臨郡者，卽皆長史、副大使知

節度事也。臣請質之前代，段文昌出鎮揚州，云『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載義鎮幽州，云『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卽其例也。今益王以揚、潤二郡建社爲吳國王，居大都督之任，又已正領節度事，豈宜却加長史之號，乃是國王自爲上佐矣。若或朝廷且以長史拜受，其加銜內又無副大使、知節度使之目，倘或他日別命守將，俾臨本郡，卽不知以何名目而授除也。臣草制之夕，便欲上陳，慮奏報往反，有妨明日宣降。茲事有關國體，況吳王未領恩命，尙可改正，乞付中書門下，商議施行。」宰相以制命已行，難於追改。洎又上表論列，呂蒙正言：「越王領福州長史，今吳王獨爲大都督，居越王之上，非便。」上令俟異日除授，并改正之。至明年，上郊祀覃慶，遂改焉。

俄奉詔與李至、范杲〔曾〕、張昞同修國史，又判史館。洎博涉經史，多知典故。每上有著述，或賜近臣詩什，洎必上表，援引經傳，以將順其意。上因賜詩褒美，有「翰長老儒臣」之句。與蘇易簡同在翰林，尤不協，及易簡參知政事，洎多攻其失。旣而易簡罷，卽以洎爲給事中、參知政事，與寇準同列。

先是，準知吏部選事，洎掌考功，爲吏部官屬。準年少，新進氣銳，思欲老儒附己以自大。洎夙夜坐曹視事，每冠帶候準出入於省門，揖而退，不交一談。準益重焉，因延與語。

洎捷給善持論，多爲準規畫，準心伏，乃兄事之，極口誇洎於上。^{〔五〕}上欲進用，又知其在江左日多，讒毀良善，李煜殺潘佑，洎嘗預謀，心疑之。翰林待詔尹熙古、吳郢皆江東人，洎嘗善待之。上一夕召熙古輩侍書禁中，因問以佑得罪故。熙古言煜忿佑諫說太直耳，非洎謀也。自是洗然，遂加擢用，蓋準推挽之也。既同秉政，奉準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參預。專修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後因奏事異同，準復忌之。

至道二年五月，四方館使曹璨自河西馳騎入奏邊事，言繼遷率萬餘衆寇靈州。上詔宰相呂端、知樞密院事趙鎔等各以所見畫策，即日具奏來上。呂端相率詣長春殿見上，言曰：「臣等若各述所見，則非詢謀僉同之議，望許共爲一狀，陳其利害。」洎越次奏曰：「端等備位輔弼，上有所詢問，反緘默不言，深失訐謨之體。」端曰：「洎欲有言，不過揣摩陛下意耳，必無鯁切之理。」上默然。翌日，洎上疏引賈捐之棄珠崖事，願棄靈武以省關西饋運。上嘗有此意，既而悔之，洎果迎合，覽奏不悅。既以疏付洎，謂之曰：「卿所陳，朕不曉一句。」洎惶恐而退。上召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等謂曰：「張洎上言，果爲呂端所料，朕已還其疏矣。」

洎既議事不稱旨，恐懼，欲自固權位。上已嫉準專恣，恩寵衰替。洎慮一旦同罷免，因奏事，大言寇準退後多誹謗。準但色變，不敢自辯。上由是大怒，準旬日罷。未幾，洎病在告，滿百日，力疾請對，方拜，跽於上前，左右掖起之。明日，上章求解職，優詔不允。後月

餘，改刑部侍郎，罷知政事。奉詔鳴咽，疾遂亟，十餘日卒，年六十四。贈刑部尚書，以其二子皆爲京官。

洎風儀灑落，文采清麗，博覽道釋書，兼通禪寂虛無之理。終日清談，亹亹可聽。尤險詖，好攻人之短。李煜既歸朝，貧甚，洎猶丐索之。煜以白金類面器與洎，洎尙未滿意。時潘慎修掌煜記室，洎疑慎修教煜，素與慎修善，自是亦稍疎之。煜子仲寓雅好蒲博飲宴，洎因切諫之，仲寓謝過。後數月，人有言仲寓蒲博如故，洎遂與之絕。及仲寓死郢州，葬京師，洎亦不赴弔。與張昺議事不協，遂爲讎隙，始以從父禮事昺，既而不拜。尤善事內官，在翰林日，引唐故事，奏內供奉官藍敏政爲學士使，內侍裴愈副之。上覽奏，謂曰：「此唐室弊政，朕安可踵此覆轍，卿言過也。」洎慚而退。性鄙吝，雖親戚無所需，及江表故舊，亦罕登其門。素與徐鉉厚善，後因議事相忤，遂絕交。然手寫鉉文章，訪求其筆札，藏篋笥，甚於珍玩。洎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世。

子安期，至國子博士；方回，後爲虞部員外郎。方回子懷玉，王欽若壻，賜進士及第，大理寺丞，祕書校理。

李惟清字直臣，下邑人。父仲行，爲章丘簿，因徙家焉。惟清開寶中，以三史解褐涪陵尉。蜀民尙淫祀，病不療治，聽於巫覡，惟清擒大巫笞之，民以爲及禍。他日又加箠焉，民知不神。然後教以醫藥，稍變風俗。時遣宦官督輸造船木，縱恣不法，惟清奏殺之，由是知名。秩滿，遷大理寺丞。

太平興國三年，遷爲荆湖北路轉運判官。五年，改左贊善大夫，充轉運副使，升正使，就改監察御史，兼總南路。嘗入奏事，太宗問曰：「荆湖累年豐稔，又無徭役，民間蘇否？」惟清曰：「臣見官賣鹽斤爲錢六十四，民以三數斗稻價，方可買一斤。」乃詔斤減十錢。徙京西轉運使，入爲度支判官，改主客員外郎。

雍熙三年，大舉取幽州，惟清以爲兵食未豐，不可輕動。朝廷業已興師，奏入不報。判度支許仲宣建議通鹽法，以賣鹽歲課賦于鄉村，與戶稅均納。惟清奉詔往荆湖諸路詳定，奏言以鹽配民非便，遂罷。使還，上又問民間苦樂不均事，惟清言：「前在荆湖，民市清酒務官釀轉鬻者，斗給耗二升，今三司給一升，民多他圖，而歲課甚減。」詔復其舊。未幾，出爲京東轉運使。會募丁壯爲義軍，惟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諫，繇是獨選河北，而餘路悉罷。擢屯田郎中、度支副使。

端拱初，遷右諫議大夫，歷戶部使，改度支使。會遣使河朔治方田，大發兵。惟清以盛

春妨農，懇求罷廢。太宗曰：「兵夫已發矣。止令完治邊城而已。」淳化三年，遷給事中，充鹽鐵使，遂以帳式奏御。太宗曰：「費用若此，民力久何以堪？如可減省，即便裁度。」惟清曰：「比開寶軍興之際，其數倍多，蓋以將帥未得其人，邊事未寧，屯兵至廣也。臣聞漢有衛青、霍去病，唐有郭子儀、李晟，西北望而畏之。如此則邊事息而支用減矣。望慎擢將帥，以有威名者俾安邊塞，庶節費用。」上言：「彼一時，此一時也。今之西北變詐，與古不同。選用將帥，亦須深體今之幾宜。韓、彭雖古之名將，以彼時之見，制今之敵，亦恐不能成功。今縱得人，未可便如古委之。此乃機事，卿所未知也。」

淮南榷貨務賣岳茶，斤爲錢百五十。主吏言陳惡者二十六萬六千餘斤，惟清擅減斤五十錢，不以聞。滁泗濠楚州、漣水軍亦以岳茶陳惡，減價市之。計虧錢萬四千餘貫，爲勾院吏盧守仁所發，左授衛尉少卿，黜判官李瑄爲本曹員外郎，賜守仁錢十五萬。俄出知廣州。至道初，就拜右諫議大夫。太宗聞其廉平，詔獎之。二年，徙廣南東、西路都轉運使，尋召拜給事中。踰月，同知樞密院事。

惟清倜儻自任，有鉤距。臨事峻刻，所至稱強幹。然以俗吏進，無人望。纔數月，眞宗卽位，加刑部侍郎，復除御史中丞。既去樞要，怫鬱尤甚，肆情彈擊。咸平元年，卒，年五十六，贈戶部尚書。

子永錫，蔭至光祿寺丞。頗涉學屬辭，尙氣少檢，喜交結。馮拯、王濟、皇甫選多與之游，日聚舉子於家，談議時政。眞宗將幸河朔，永錫猶服父喪，上章大言，列詆近臣，自謂有致太平滅敵之術。選爲戶部判官，因對，袖表以獻，又自薦揚。眞宗駐蹕大名，召赴行在，試策不中，貶灋水縣主簿。選爲南劍州團練副使，俄復光祿寺丞。六年，又坐交游非類，監和州商稅，後至右贊善大夫。

次子永德，至殿中丞。

論曰：張宏爲樞副，當用兵之際，循默備位；趙昌言爲御史中丞，屢上書言兵，乃兩易之。中丞可使循默者居之乎？宋失政矣。昌言識李沆，器王旦；陳恕取士得，王曾，舉代得寇準；皆可謂知人之明。然趙好獎拔，而頗樹黨與，終以取敗；陳典貢舉，務黜南士，以避嫌疑，皆非君子所爲也。昌言尙氣敢言，恕爲宋人能吏之首，庶足稱矣。劉昌言感趙普之遇，身後經理其家；然委親鄉里，十年而不迎侍，厚薄失措，又何取乎？張洎初勸李煜勿降，既而不能死之，「犬吠非主」之對，徒以辯舌，僥倖得免。厥後揣摩百端，讒毀正直，利口之士，鮮不爲反覆小人也。李惟清居臺端，恨失政柄，恣情驚擊。舊史稱爲俗吏，又奚責焉。

校勘記

〔二〕耿壽昌 原作「耿受昌」，據漢書卷二四食貨志、長編卷三七改。

〔三〕令三司逐部理約 長編卷四〇作「令三司逐部理納」，宋會要職官五之三四作「並令三司逐部行遣催納」，疑「約」爲「納」之誤。

〔三〕太平興國三年 「三」原作「二」，據本書卷四太宗紀、長編卷一九改。

〔四〕范杲 原作「范果」，據本書卷二四九本傳、長編卷三五改。

〔五〕極口誇泊於上 「誇」原作「談」，太宗實錄卷八〇作「誇」，據改。

〔六〕荊湖北路轉運判官 「荆」原作「京」。按北宋無「京湖北路」之名，下文太宗問話有「荆湖累年豐稔」一語，東都事略卷三七本傳作「荆湖」，「京」當爲「荆」之訛，據改。

〔七〕比開寶軍興之際 「比」原作「此」。長編卷三二作「比」，按文義，作「比」是。據改。

宋史卷二百六十八

列傳第二十七

柴禹錫 張遜 楊守一 趙鎔 周瑩 王繼英 王顯

柴禹錫字玄圭，大名人。少時，有客見之曰：「子質不凡，若輔以經術，必致將相。」禹錫由是留心問學。時太宗居晉邸，以善應對，獲給事焉。

太平興國初，授供奉官。三年，改翰林副使，遷如京使，仍掌翰林司。每夜直，上以藩府舊僚，多召訪外事。遷宣徽北院使，賜第寶積坊。告秦王 廷美陰謀，擢樞密副使。踰年，轉南院使。服勞既久，益加勤敏。

雍熙中，議廣宮城。禹錫有別業在表識中，請以易官邸，上因是薄之。又與宰相宋琪厚善。會廣州 徐休復密奏轉運王延範不軌狀，且言倚附大臣，無敢動搖者。上因訪琪及禹錫曰：「延範何如人？」延範與琪妻爲疎屬，甚言其忠勤，禹錫亦傍贊之。上意其交通，滋不

悅。禹錫又爲琪請盧多遜故第，上益惡其朋比。坐琪以諛諧罷相，不欲顯言之也。下詔切責禹錫，以驍衛大將軍出知滄州。在任勤於政治，部民詣濱州列狀以聞。改涪州觀察使，徙澶、鎮二州駐泊部署。俄知潞州，州民乞留三載，詔獎之。徙知永興軍府，再召爲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

至道初，制受鎮寧軍節度、知涇州。入謝曰：「由宣徽罷者不過防禦使爾，今委卿旌節，兼之重鎮，可謂優異矣。」禹錫流涕哽咽而已。咸平中，移知貝州。是歲，契丹兵奄至城下，禹錫內嚴備禦，寇尋引去。明年，徙陝州。

景德初，子宗慶選尚，召禹錫歸闕，令公主就第謁見，行舅姑禮，固辭不許。頃之，還鎮。未幾，卒，年六十一，贈太尉。子宗亮，太子中允；宗慶，永清軍節度。

張遜，博州高唐人。數歲喪父，養於叔父職方員外郎幹，後隨母歸魏仁浦家，駙馬都尉咸信，其異父弟也。太宗在晉邸，召隸帳下。

太平興國初，補左班殿直。從征太原還，遷文思副使，再遷香藥庫使。嶺南平後，交趾歲入貢，通關市。並海商人遂浮舶販易外國物，闍婆、三佛齊、渤泥、占城諸國亦歲至朝貢，

由是犀象、香藥、珍異充溢府庫。遜請於京置榷易署，稍增其價，聽商入金帛市之，恣其販鬻，歲可獲錢五十萬緡，以濟經費。太宗允之，一歲中果得三十萬緡。自是歲有增羨，至五十萬。

雍熙二年，錄其勞，遷領媯州刺史。三年，與安忠並命爲東上閣門使。數月，會許仲宣罷判度支，即以遜爲度支使。端拱初，遷鹽鐵使。二年，授宣徽北院使、簽署樞密院事。未幾，兼樞密副使、知院事。與同列寇準不協，每奏事，頗相矛盾。

一日，遜等晚歸私第，準與溫仲舒並轡，有狂民迎馬首拜呼萬歲。街使王賓舊與遜同事晉邸，遜又嘗舉賓，雅相厚善，因奏民迎準拜呼萬歲。準自辯：「實與仲舒同行，蓋遜令賓獨奏斥臣。」辭意俱厲，因互發其私。太宗惡之，下詔切責，遜左降右領軍衛將軍，準亦罷職。會判右金吾街仗蔡玉冒奏富人子爲州大校，黜官，命遜代掌其事。

西蜀李順爲亂，詔發兵水陸進討，以荆渚居其要害，命遜爲右驍衛大將軍、知江陵府，賜錢二百萬，白金三千兩。遜既至，會峽路諸漕卒數千人聚江陵，有告其謀變以應蜀寇，府中議欲盡誅之。遜止捕首惡楊承進等二十一人斬於市，餘黨親加慰撫，飛奏以聞。太宗嘉之，詔以其卒分配州郡。數月，遜卒，年五十六，時至道元年也。贈桂州觀察使，歸葬京師。遜小心謹慎，徒以攀附至貴顯，其訐謀獻替無聞焉。

子敏中，初補供奉官。遜在宣徽，表言嘗業文，願改秩，卽換大理寺丞，累至比部郎中。次子虛中，娶宗室申國公女，至供奉官、閣門祗候。敏中子先，進士及第。

楊守一字象先，其先河南洛陽人。唐末避亂，徙家宋、鄭間。守一稍通周易及左氏春秋，事太宗於晉邸。

太宗卽位，補右班殿直。太平興國中，出護登州兵。召還，監儀鸞司。累遷西頭供奉官，其下多貴族子弟，頗豪縱徼幸。始置三班院，令守一專其事，考覈授任，漸有條制。歲餘，改翰林學士〔二〕。守一初名守素，至是詔改之。

七年，與趙鎔、柴禹錫、相里勳等告秦王廷美陰謀事，擢東上閣門使兼樞密都承旨。八年，改判四方館事。雍熙中，詔護遷雲、朔歸附安慶兵屯于潞州。三年，轉內客省使，仍兼都承旨。端拱元年，授宣徽北院使、簽署樞密院事。是秋，卒，年六十四。贈太尉，中使護葬。守一性質直勤謹，無他材術，徒以肇自王府，久事左右，適會時機，故歷職通顯，飾終之禮，率加常數焉。

子安期歷國子博士，坐事貶卒。安期子夢得，進士及第。

趙鎔字化鈞，滄州樂陵人。以刀筆事太宗於藩邸，卽位，補東頭供奉官。因使吳越賜國信，及錢俶納土，遣檢校帑廩，轉內酒坊副使。以告秦王，廷美陰事，遷六宅使，領羅州刺史。掌翰林司，擢東上閤門使。

郭贇參知政事，鎔以同府之舊，嘗有所請託，贇不從。鎔撫堂吏過失以聞，贇見上，白鎔私謁，卽召鎔廷辯。詞屈，出爲梓、遂州都巡檢使，改左驍衛大將軍，領郡如故。代還，知滄州兼兵馬部署。鎔在郡完城塹，嚴戰具。寇嘗數百騎至境上，聞有備，引去。遷左神武大將軍。會崔翰知州，改鎔爲本州鈐轄。

又知廬州，因對，自陳願留，不許。踰年，召爲樞密都承旨，同掌三班，俄拜宣徽北院使、同知樞密院事，與柴禹錫並掌機務。嘗遣吏卒變服，散之京城察事。卒乘醉與賣書人韓玉門毆，不勝，因誣玉言涉指斥。禹錫等遽以聞，玉坐抵法。太宗尋知其冤，自後廉事不復聽。禹錫出鎮，鎔加知院事。眞宗卽位，改南院使、檢校太傅，以心疾求解。是秋，授壽州觀察使。咸平元年三月，卒，年五十五。贈忠正軍節度，錄其三子官。

鎔少涉獵文史，美書翰，委質晉邸，以勤謹被眷。本名容，太宗改爲鎔，曰：「陶鎔所以

成器也。」鎔性好佛，多蓄古書畫。三子：忠輔，西京左藏庫副使；忠愿，虞部員外郎；忠厚，內殿崇班。

周瑩，瀛州景城人。右領軍衛上將軍景之子也。景家富財，好交結，歷事唐、漢、周。習水利，嘗浚汴口，導鄭州郭西水入中牟渠，修滑州河堤，累遷至是官。

太宗潛邸時，瑩得給事左右。卽位，補殿直，領武騎卒巡警泉、福州。卒纔數百，捕劇賊千餘，遷供奉官。天雄軍節度孫永祐、轉運使楊緘稱薦之，又使綏、銀州按邊事，還奏稱旨，擢鞍轡庫副使。

雍熙二年，爲杭、睦五州都巡檢使兼杭州都監。會妖僧紹倫爲變，瑩擒獲之，逮捕就戮者三百餘人，人以爲酷濫。代還，改崇儀使、滄州都監。召拜西上閤門使，領鎮、定、高陽關都監，加判四方館事。與郝守濬護塞宋州決河，俄改三路排陣鈴轄，歷知天雄軍、眞定二府，就遷引進使。

至道二年，代還。會李繼隆討西夏，詔瑩詣軍前，授以機事，還拜客省使，簽書樞密院諸房公事，俄兼提點宣徽諸房、鼓司、登聞院，與劉承珪並任。

眞宗嗣位，承珪分使河北告諭，加領富州刺史。上聞其母老病，閱之，特封武功郡太夫人。秋，拜宣徽北院使。先是，宣徽著位在樞密副使上，瑩表請居下，從之。咸平二年，大閱，命爲隨駕部署。從征河朔，又爲駕前馬步都部署。

三年，遷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會蜀平，部送脅從者數十百人至闕下。西川轉運使馬亮因入奏，請赦其罪遣還。瑩以爲當盡誅之。令瑩、亮廷議，上是亮議，悉原其罪。

五年，高陽關都部署闕，藩侯無足領之者，宰相請輟宣徽使以居其任。時王繼英任北院，上以瑩練達軍事，乃拜永清軍節度，兼領其任，爲三路排陣使。瑩隸人有錢仁度者，頗有軍功，與虎翼小校劉斌相競，爲殿直閻渥所發。以瑩故，詔勿問，止徙斌隸他軍。契丹入寇，詔步兵赴寧邊軍爲援。瑩至，則寇兵已去，即日還屯所。上聞曰：「瑩何不持重少留，示以不測。輕於舉措，非將帥體也。」

景德初，丁內艱，起復，代王顯爲天雄軍都部署兼知軍府事。嘗召洛州騎士千五百人赴大名，道與寇直，力戰，有死傷者，瑩猶謂其玩寇，將悉誅之。詔賜金帛，諭瑩勿治其罪。車駕北巡，爲駕前東面貝冀路都部署（三）。明年，改知陝州，俄徙永興軍府，又移邠州，兼環慶路都部署。時夏州內屬，詔省戍兵還營，以減饋餉之費。仍手詔諭瑩，瑩遽奏乞留，以張邊威。上謂瑩庸懦不智，以曹瑋代之，徙知澶州。

大中祥符初，改天平軍節度。明年，爲鎮定都部署兼知定州。轉運使奏其曠弛，徙知澶州，境內屢有寇盜，宰相以瑩任居將帥，不能以威望鎮靖，請徙他郡。上曰：「處之閑僻，適使其自偷爾。」遂下詔督責，令其擒捕。時發卒修河防，而軍中所給糗糧，多腐敗不可食；又役使不均，瑩不加恤，以故亡命者衆。

七年，入朝，復遣還鎮。又以澶淵當契丹之衝，藉其廩給之厚，復命知澶州。九年，被疾，求還京師。卒，年六十六，贈侍中。初諡忠穆，後改元惠。錄其二子供奉官普，顯爲內殿崇班，二孫永昌、永吉爲殿直。

瑩居樞近，無他謀略，及涖軍旅，歷藩鎮，功業無大過人者。故事，大禮覃慶，外藩無賜物例。東封歲，瑩鎮澶淵，車駕所經，故特有襲衣、金帶、器帛之賜。祀汾陰，瑩知定州，乃預上言：「禮成，所賜望於治所支給。」人咸笑之。普後爲崇儀副使，顯至內殿承制。

王繼英，開封祥符人。少從趙普給筆札，普自罷河陽，爲少保，從者皆去，繼英趨事逾謹。普再入相，繼英隸名中書五房、院。

時眞宗在藩邸，選爲導吏兼內知客事。太宗召見，謂曰：「汝昔事趙普，朕所備知。今奉

親賢，尤宜盡節。」及建儲，授左清道率府副率兼左春坊謁者。謁者本宦職，副率品秩頗崇，非趨走左右者所宜爲，俾兼領之，執政之誤也。

眞宗卽位，擢爲引進使。咸平初，領恩州刺史兼掌閣門使，遷左神武大將軍、樞密都承旨，改客省使。契丹入寇，繼英密請車駕北巡，上從之，卽命繼英馳傳詣鎮定、高陽關閱視行宮儲頓，宣諭將士。俄充澶州鈐轄。會大將傅潛逗撓得罪，令繼英卽軍中召還屬吏。

尋掌三班，拜宣徽北院使，與周瑩同知樞密院事。瑩出鎮，繼英遂冠樞宥，小心愼靖，以勤敏稱，上倚賴之。

景德初，授樞密使。舊制，樞密院使祖母及母止封郡太夫人，有詔特加國封。嘗因進補軍校，白上曰：「疎外之人急於攀附者，謂臣蒙蔽不爲薦引。」上曰：「此輩雖有夤緣，亦須因事立功，方許擢用，不可過求僥倖，卿勿復言也。」

從幸澶州，契丹請和，諏訪經略，繼英預焉。明年郊祀，加特進、檢校太傅。三年，卒，年六十一。上臨哭之，賜白金五千兩，贈太尉、侍中，諡恭懿。且爲葬其祖父，贈其妻賈長樂郡太夫人，錄其子壻、門下親吏數十人。

初，繼英幼孤，寄育外氏。旣貴，外王父、諸舅有旅殯者，時方奏遣其子營葬，會卒，特詔有司給辦焉。

子遵式、遵誨、遵度、遵範，皆至顯宦。

王顯字德明，開封人。初爲殿前司小吏，太宗居藩，嘗給事左右。性謹介，不好狎，未嘗踐市肆。卽位，補殿直，稍遷供奉官。

太平興國三年，授軍器庫副使，遷尙食使。逾年，與郭昭敏並爲東上閣門使。八年春，拜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是夏，制授樞密使。上謂之曰：「卿世家本儒，少遭亂失學，今典朕機務，無暇博覽羣書，能熟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牆矣。」因取是書及道德坊宅一區賜之。其後居位既久，機務益繁，副使趙昌言、寇準鋒氣皆銳，慢顯，顯或失誤，護短終不肯改，上每面戒之。淳化二年〔四〕八月，詔加切責，黜授隨州刺史，充崇信軍節度、觀察等使，遣之任。

俄知永興軍，徙延州。時夏臺、益部寇擾，顯上疏曰：「間歲以來，戎事未息，李繼遷負恩於靈夏，王小波干紀於巴邛，河右坤維並興師旅。而繼遷翻然向化，遣弟入覲〔五〕，願修職貢。陛下曲加容納，許其內附，示以德信，伸以恩錫，所以綏懷之者至矣。然而狼子野心，未可深信。所宜謹屯戍，固城壘，積芻糧，然後遴選才勇，付以邊任，縱有緩急，則備禦有

素，彼又奚能爲患哉？至若蜀寇未平，神人共憤，謂宜申飭將帥，速期蕩平，既免老師以費財，且防事久則生變。又况邛蜀物產殷富，其間士卒驕怠，遲留顧戀，實兼有之。莫若勿憚往來，潛爲更代，既可均其勞逸，抑可免於遷延。至於河北關防所當加謹者，誠以國家方事西南，密謀興舉，若分中朝之勢力，則長外寇之姦謀矣。」

時制，沿邊糧斛不許過河西，河西青鹽不得過界販鬻，犯者不以多少，處斬。顯請犯多者依法，自餘別爲科斷，以差其罪。章上未報，移知秦州。

初，溫仲舒知州日，開拓山林，諷蕃部獻其地。後朝廷雖嘗給還，而採伐如故。轉運使盧知翰請量給蕃部茶綵，以酬所獻，詔遣張從式與顯同往規度。顯言：「乃者朝命以趙保吉修貢，邊城務使安靜，若今動衆開斥疆境，非便。」議遂罷。

咸平初，入朝，改橫海軍節度，出知鎮州。二年，曹彬卒，復拜樞密使。郊祀，加檢校太師。眞宗幸大名，內樞惟顯與副使宋湜從，言者多謂顯專司兵要，謀略非長。會湜卒，乃以參知政事向敏中權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春，改授山南東道節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定州路行營都部署、河北都轉運使兼知定州。秋，吏民詣駐泊都部署孔守正言顯治狀，願借留。守正以聞。明年秋，加鎮、定、高陽關三路都部署，許便宜從事。十月，契丹入寇，前軍過威虜軍。比時方積雨，契丹以皮爲弦，濕緩不堪用，顯因大破之，梟獲名王、貴將十五人及羽

林印二鈕，斬首二萬級。顯上言：「先奉詔令於近邊布陣，及應援北平控扼之路。無何，敵騎已越亭障，顯之前陣雖有捷克，終違詔命。」上章請罪。上降手札，以慰其憂悸。

明年，求致仕，不許，改河陽三城節度。將之鎮，時議親征契丹，顯言：「盛寒在序，敵未犯塞，鑾輿輕舉，直抵窮邊，寇若不逢，師乃先老。況今繼遷未滅，西鄙不寧，儻北邊部落，與之結援，則中國之患，未可量也。議者乃於此時請復幽薊，非計之得也。凡建議大事，上下協力，舉必成功。今公卿士大夫以至庶人，尙有異同，未可謂爲萬全之舉。若能選擇將帥，訓練士卒，堅城壘而繕甲兵，亦足以待敵矣。必欲復燕薊舊地，則必修文德、養勇銳，伺時之利，以奉行天罰而後可。」

景德初，徙知天雄軍府。又言：「祖宗以來，多命近臣統領軍旅。今後宣徽使，宜於文武羣臣中擇曉達邊事者爲之。蓋位高則威名著，識遠則勳勞立故也。武臣以罪黜者，宜加容貸，不以一眚遂廢，苟用之有恩，必得其死力，故曰使功不如使過也。至若臨敵命將，則貴專任，出師應敵，則約束將校，使相應援。全是數者，則軍威倍壯，人心增勇矣。」既而上表請赴行在，從之。是年秋，遣還鎮。

契丹入寇，上議親征。顯復陳三策，謂：「大軍方在鎮定〔六〕，契丹必不南侵，車駕止駐澶淵，詔鎮定出兵，會河南軍，合擊之可也。若契丹母子虛張聲勢，以抗我師，潛遣銳兵南攻

駕前諸軍，則令鎮定之師直衝戎帳，攻其營砦，則沿河遊兵不戰而自屈矣。否則遣騎兵千、步兵三千於濮州渡河，橫掠澶州，繼以大軍追北掩擊，亦可出其不意也。」已而契丹請盟，趙德明遣使修貢稱藩，朝廷加賞錫，且許通青鹽以濟邊民，從顯之請也。

三年冬，被病，詔中使偕尙醫療視。明年正月，許還京師。時車駕上陵，顯謂賓佐曰：「余年位偕極，今天子道出虎牢，不得一拜屬車之塵，是遺恨也。」言訖涕下，至京，信宿卒，年七十六。車駕至鄭州，聞之，遣宮苑使鄧永遷馳還護喪，贈中書令，諡忠肅。錄其二子。

顯自三班不數年正樞任，獎擢之速，時無儼之者。顯吏軍司時，張永德以滑州節制爲殿前都點檢。及顯自樞密鎮孟津兼相帥，永德由太子太師爲相帥，同日宣制，永德兼大夫反在顯下，時人訝之。顯居中執政，矯情以厚胥吏，齷齪自固而已。在藩鎮頗縱部曲擾下，論者非之。

子希逸字仲莊，以蔭補供奉官。好學，尤熟唐史，聚書萬餘卷。換秩授朝奉大夫、太子中允。咸平初，改殿中丞、直史館，預修冊府元龜，加祠部員外郎，卒。希範至如京副使。

論曰：自柴禹錫而下，率因給事藩邸，以攀附致通顯者凡七人。若守一之質直，趙鎔之

勤謹。服勞雖久而益修乃職，則其被眷遇也宜矣。張遜優於理財而未免於媚嫉，周瑩練習軍旅而頗傷於酷濫，禹錫素稱勤敏而不能不涉於朋比，王顯雖謹介自將而昧於學識，故莫逃於齷齪之譏。若以勤謹被信任，耆德冠樞宥，而善終如始者，其惟繼英乎。易曰：「君子有終，吉。」此之謂也。

校勘記

〔一〕改翰林學士「學士」當作「副使」，見隆平集卷九、東都事略卷三三本傳和長編卷二三。

〔二〕東面貝冀路都部署「東面」原作「東西」，據長編卷五七改。

〔三〕外王父諸舅有旅殯者「旅殯」原作「族殯」，據長編卷六二改。

〔四〕淳化二年「二年」原作「三年」。按本書卷二一〇宰輔表，王顯自檢校太傅樞密使責授隨州刺史，崇信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是在淳化二年九月；宋會要職官七八之五和東都事略卷四三本傳同。據改。

〔五〕遣弟入覲「弟」原作「子」。按王顯此疏上於淳化五年，是年七月，繼遷遣弟廷信來獻馬及駱駝，見本書卷四八五夏國傳。長編卷三六作「遣弟入覲」，據改。

〔六〕大軍方在鎮定「軍」上原衍「將」字，據長編卷五七刪。

宋史卷二百六十九

列傳第二十八

陶穀

扈蒙

王著

王祐

〔二〕

子旭

孫質

楊昭儉

魚崇諒

張澹

高錫

從子冕

陶穀字秀實，邢州新平人。本姓唐，避晉祖諱改焉。歷北齊、隋、唐爲名族。祖彥謙，歷慈、絳、澧三州刺史，有詩名，自號鹿門先生。父渙，領夷州刺史，唐季之亂，爲邢帥楊崇本所害。時穀尙幼，隨母柳氏育崇本家。

十餘歲，能屬文，起家校書郎、單州軍事判官。嘗以書干宰相李崧，崧甚重其文。時和凝亦爲相，同奏爲著作佐郎、集賢校理。改監察御史，分司西京，遷虞部員外郎、知制誥。會晉祖廢翰林學士，兼掌內外制。詞目繁委，穀言多委愜，爲當時最。少帝初，賜緋袍、靴、笏、黑銀帶。天福九年，加倉部郎中。

初，崧從契丹以北，高祖入京師，以崧第賜蘇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皆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言。其後逢吉乃誘告崧與弟嶼、義等下獄，崧懼，移病不出。

崧族子昉爲祕書郎，嘗往候崧，崧語昉曰：「邇來朝廷於我有何議？」昉曰：「無他聞，唯陶給事往往於稠人中厚誣叔父。」崧歎曰：「穀自單州判官，吾取爲集賢校理，不數年擢掌誥命，吾何負於陶氏子哉？」及崧遇禍，昉嘗因公事詣穀，穀問昉：「識李侍中否？」昉斂衽應曰：「遠從叔爾。」穀曰：「李氏之禍，穀出力焉。」昉聞之汗出。

穀性急率，嘗與兗帥安審信集會，杯酒相失，爲審信所奏。時方姑息武臣，穀坐責授太常少卿。嘗上言：「頃蒞西臺，每見臺司詳斷刑獄，少有卽時決者。至於閭閻夫婦小有爭訟，淹滯積時，坊市死亡喪葬，必俟臺司判狀，奴婢病亡，亦須檢驗。吏因緣爲姦，而邀求不已，經旬不獲埋瘞。望申條約以革其弊。」從之。俄拜中書舍人。嘗請教習樂工、停二舞郎，及禁民伐桑棗爲薪，並從其請。開運三年，賜金紫。

契丹主北歸，脅穀令從行。穀逃匿僧舍中，衣布褐，陽爲行者狀。軍士意其詐，持刃陵脅者日數四。穀頗工歷數，謂同輩曰：「西南五星連珠，漢地當有王者出。契丹主必不得歸國。」及耶律德光死，有孛光芒指北，穀曰：「自此契丹自相魚肉，永不亂華矣。」遂歸漢，爲給

事中。乾祐中，令常參官轉對。穀上言曰：「五日上章，曾非舊制。百官敍對，且異昌言。徒洩天聰，無益時政，欲乞停轉對。」在朝羣臣有所聞見，即許不時詣闕聞奏。」從之。

仕周爲右散騎常侍，世宗卽位，遷戶部侍郎。從征太原，時魚崇諒迎母後至，穀乘間言曰：「崇諒宿留不來，有顧望意。」世宗頗疑之。崇諒又表陳母病，詔許歸陝州就養，以穀爲翰林學士。

世宗嘗謂宰相曰：「朕觀歷代君臣治平之道，誠爲不易。又念唐、晉失德之後，亂臣黠將，僭竊者多。今中原甫定，吳、蜀、幽、并尙未平附，聲教未能遠被，宜令近臣各爲論策，宣導經濟之略。」乃命承旨徐台符以下二十餘人，各撰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平邊策以進。其策率以修文德、來遠人爲意，惟穀與竇儀、楊昭儉、王朴以封疆密邇江、淮，當用師取之。世宗自克高平，常訓兵講武，思混一天下。及覽其策，忻然聽納，由是平南之意益堅矣。

顯德三年，遷兵部侍郎，加承旨。世宗留心稼穡，命工刻木爲耕夫、織婦、蠶女之狀，置於禁中，思廣勸課之道，穀爲贊辭以進。顯德六年，加吏部侍郎。

宋初，轉禮部尙書，依前翰林承旨。穀在翰林，與竇儀不協，儀有公望，慮其軋己，嘗附宰相趙普與趙逢、高錫輩共排儀，儀終不至相位。

乾德二年，判吏部銓兼知貢舉。再爲南郊禮儀使，法物制度，多穀所定。時范質爲大

禮使，以鹵簿清游隊有甲騎具裝，莫知其制度，以問於穀。穀曰：「梁貞明丁丑歲，河南尹張全義獻人甲三百副、馬具裝二百副。其人甲以布爲裏，黃絙表之，青綠畫爲甲文，紅錦緣青絙爲下幫，絳韋爲絡，金銅玦，長短至膝。前膺爲人面二目，背連膺纏以紅錦騰蛇。馬具裝蓋尋常馬甲，但加珂拂於前膺及後鞵爾。」莊宗入洛，悉焚毀。質命有司如穀說，造以給用。又乘輿大輦，久亡其制，穀創意造之，後承用焉。明德門成，詔穀爲之記。

乾德中，命庫部員外郎王貽孫、周易博士奚嶼同考試品官子弟。穀屬其子鄧於嶼，鄧書不通，以合格聞，補殿中省進馬。俄爲人所發，下御史府案問，嶼責授乾州司戶，貽孫責授左贊善大夫，奪穀奉兩月。穀後累加刑部、戶部二尚書。開寶三年，卒，年六十八。贈右僕射。

穀強記嗜學，博通經史，諸子佛老，咸所總覽；多蓄法書名畫，善隸書。爲人雋辨宏博，然奔競務進，見後學有文采者，必極言以譽之；聞達官有聞望者，則巧詆以排之，其多忌好名類此。初，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穀在旁，出諸懷中而進之曰：「已成矣。」太祖甚薄之。嘗自曰：「吾頭骨法相非常，當戴貂蟬冠爾。」蓋有意大用也，人多笑之。子邴，至起居舍人。天禧四年，錄穀孫寔試祕書省校書郎。

扈蒙字日用，幽州安次人。曾祖洋，涿州別駕。祖智周，盧龍軍節度推官。父曾，內園使。蒙少能文，晉天福中，舉進士，入漢爲鄆縣主簿。趙思綰叛，遣郭從義討之。郡縣吏供給皆戎服趨事，蒙冠服褒博，舉止舒緩，從義頗訝之。轉運使李穀謂曰：「蒙文學名流，不習吏事。」遂不之問。周廣順中，從歸德軍節度趙暉爲掌書記，召爲右拾遺、直史館、知制誥。蒙從弟載時爲翰林學士，兄弟並掌內外制，時號「二扈」。

宋初，由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坐請託於同年仇華，黜爲太子左贊善大夫，稍遷左補闕，掌大名市征。六年，復知制誥，充史館修撰。開寶中，受詔與李穆等同修五代史，詳定古今本草。五年，連知貢舉。

七年，蒙上書言：「昔唐文宗每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立於殿側，以紀時政，故文宗實錄稍爲詳備。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曆，送史官。近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內殿日曆，樞密院錄送史館，然所記者不過臣下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緣宰相以漏泄爲虞，昧於宣播，史官疏遠，何得與聞。望自今凡有裁制之事，優恤之言，發自宸衷、可書簡策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月輪知抄錄，以備史官撰集。」從之，卽以參知政事盧多遜典其事。

九年正月，受朝乾元殿，降王在列，聲明大備。蒙上聖功頌，以述太祖受禪、平一天下之功，其詞誇麗，有詔褒之。爲盧多遜所惡，出知江陵府。

太宗卽位，召拜中書舍人，旋復翰林學士。與李昉同修太祖實錄。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還，轉戶部侍郎，加承旨。雍熙三年，被疾，以工部尙書致仕。未幾，卒，年七十二。贈右僕射。

自張昭、竇儀卒，典章儀注，多蒙所刊定。初，太祖受周禪，追尊四廟，親郊，以宣祖配天。及太宗卽位，禮官以爲舜郊，商郊，冥，周郊，后稷，王業所因興也。若漢高之太公，光武之南頓君，雖有帝父之尊，而無預配天之祭。故自太平興國三年、六年再郊，並以太祖配，於禮爲允。太宗將東封，蒙定議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請以宣祖配天。」自雍熙元年罷封禪爲郊祀，遂行其禮，識者非之。

蒙性沉厚，不言人是非，好釋典，不喜殺，縉紳稱善人。有笑疾，雖上前不自禁。多著述，有鰲山集二十卷行於世。載字仲熙，有傳，見五代史。

王著字成象，單州單父人。性豁達，無城府。幼能屬文，漢乾祐中，舉進士。周祖鎮大

名，世宗侍行，聞著名，召置門下，因得謁見周祖。廣順中，世宗鎮澶州，辟觀察支使。隨世宗入朝，遷殿中丞；卽位，拜度支員外郎。顯德三年，充翰林學士。六年，丁家艱，起復。南唐李景使其子從善來貢_三，會恭帝嗣位，命著伴送至睢陽，加金部郎中、知制誥，賜金紫。世宗靈駕赴慶陵，符后從行，公務悉資於著。

宋初，加中書舍人。建隆二年，知貢舉。時亳州獻紫芝，鄆州獲白兔，隴州貢黃鸝，著獻頌，因以規諫。太祖甚嘉其意，下詔褒之。四年春，宿直禁中，被酒，髮倒垂被面，夜扣滋德殿門求見。帝怒，發其醉宿倡家之過，黜爲比部員外郎。乾德初，改兵部員外郎。二年，復知制誥。數月，加史館修撰、判館事。三年，就轉戶部郎中。六年，復爲翰林學士，加兵部郎中，再知貢舉。開寶二年冬，暴卒，年四十二。

著少有俊才，世宗以幕府舊僚，眷待尤厚，常召見與語，命皇子出拜，每呼學士而不名。屢欲相之，以其嗜酒，故遲留久之。及世宗疾大漸，太祖與范質入受顧命，謂質等曰：「王著藩邸舊人，我若不諱，當命爲相。」世宗崩乃止。著善與人交，好延譽後進，當世士大夫稱之。有傳，見五代史。

王祐字景叔，大名莘人。祖言，仕唐黎陽令。父徹，舉後唐進士，至左拾遺。

祐少篤志詞學，性倜儻有俊氣。晉天福中，以書見桑維翰，稱其藻麗，由是名聞京師。鄴帥杜重威辟爲觀察支使。漢初，重威移鎮睢陽，反側不自安，祐嘗勸之，使無反漢，不聽。祐坐是貶沁州司戶參軍，因作書貽鄉友以見志，辭氣俊邁，人多稱之。仕周，歷魏縣、南樂二令。

太祖受禪，拜監察御史，由魏縣移知光州，遷殿中侍御史。乾德三年，知制誥。六年，加集賢院修撰，轉戶部員外郎。

太祖征太原，已濟河。諸州餉饋集上黨城中，車乘塞路，上聞之，將以稽留罪轉運使。趙普曰：「六師方至，而轉運使以獲罪聞，敵必謂儲峙不充，有以窺我矣，非威遠之道也。俾能治劇者，往蒞其州足矣。」卽命祐知潞州。及至，饋餉無乏，路亦無壅，班師召還。

會符彥卿鎮大名，頗不治，太祖以祐代之，俾察彥卿動靜，謂曰：「此卿故鄉，所謂畫錦者也。」祐以百口明彥卿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陛下以爲戒。」彥卿由是獲免，故世謂祐有陰德。

繼以用兵嶺表，徙知襄州。湖湘平，移知潭州。召還，攝判吏部銓。時左司員外郎侯陟自揚州還，復判銓，祐判門下省，陟所注擬，祐多駁正。盧多遜與陟善，陟因訴之，多遜素

惡祐不比己，遂出祐爲鎮國軍行軍司馬。

太平興國初，移知河中府。入爲左司員外郎，拜中書舍人，充史館修撰。未幾，知開封府，以病請告。太宗謂祐文章、清節兼著，特拜兵部侍郎。月餘卒，年六十四。

初，祐掌誥，會盧多遜爲學士，陰傾趙普，多遜累諷祐比己，祐不從。一日，以宇文融排張說事勸釋之，多遜滋不悅。及普再入，多遜果敗，與宇文融事頗類，識者服其先見。

祐子三人：曰懿，曰旦，曰旭。旦自有傳。初，祐知貢舉，多拔擢寒俊，畢士安、柴成務皆其所取也。後與其子旦同入兩制，居中書。懿字文德，勵志爲學，舉進士，嘗知袁州，有政績，卒，年四十九。

旭字仲明。嚴於治內，恕以接物，尤篤友誼。以蔭補太祝，嘗知緱氏縣。時官鄰邑者多貪猥，民有「永寧三饗，緱氏一鎌」之謠。又知雍丘縣。

眞宗尹京時，素聞其能，及踐祚，三遷至殿中丞。自旦居宰府，旭以嫌不任職。王矩嘗薦旭材堪治劇，眞宗召旦謂曰：「前代弟兄同居要地者多矣，朝廷任才，豈以卿故屈之邪？」命授京府推官，旦固辭，改判南曹。由判國子監出知潁州，荒政修舉。

大中祥符間，旦既薨，敕歷中外，卓有政績，由兵部郎中出知應天府。卒，年六十八。

懿子睦、旭子質，皆能其官。

質字子野。少謹厚淳約，力學問，師事楊億，億歎以爲英妙。伯父旦見其所爲文，嗟賞之。以蔭補太常寺奉禮郎。後獻文召試，賜進士及第，被薦爲館閣校勘，改集賢校理，累遷尙書祠部員外郎。丁父憂，與諸弟飯脫粟茹蔬終喪。

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少質，嘗因爭事，宗旦曰：「少年乃與丈人抗邪？」質曰：「事有當爭，職也。」卒不爲屈。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下獄治，退告質曰：「吾以術鉤致得之。」喜見於色。質曰：「以術鉤人置之死而又喜，仁者之政，固如是乎？」宗旦慚沮，爲薄其罪。還判尙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州人歲時祀吳元濟廟，質曰：「安有逆醜而廟食於民者。」毀之，爲更立狄仁傑、李愬像而祠之，蔡人至今號「雙廟」。以本曹郎中召爲開封府推官。

時兄雍爲三司判官，質不欲兄弟並居省府，懇辭，得知壽州，徙廬州。盜殺其徒，并貲而遁，捕得之。質論盜死，大理以謂法不當死，質曰：「盜殺其徒，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且許之自新，此法意也。今殺人取貲而捕獲，貸之，豈法意乎？」疏上不報。降監舒州靈仙觀，採古今鍊形攝生之術，撰寶元總錄百卷。逾年，韓琦知審刑院，請盜殺其徒、非自首者勿原。著爲令。於是鄭戩、葉清臣皆言質非罪，且稱其材，起知泰州，遷度支郎中，徙荊湖

北路轉運使。

嘗攝江陵府事，或訴民約婚後期，民言貧無貲以辦，故違約。質問其費幾何，出私錢予之。吏捕盜人衣者，盜叩頭曰：「平生不爲過，迫飢寒而至於此。」質命取衣衣之，遣去。加史館修撰、同判吏部流內銓。擢天章閣待制，出知陝州，卒。

質家世富貴，兄弟習爲驕侈，而質克己好善，自奉簡素如寒士，不喜畜財，至不能自給。初，且爲中書舍人，家貧，與昆弟貸人息錢，違期，以所乘馬償之。質閱書得故券，召子弟示之曰：「此吾家素風，爾曹當毋忘也。」范仲淹貶饒州，治朋黨方急，質獨載酒往餞。或以謂質，質曰：「范公賢者，得爲之黨，幸矣。」世以此益賢之。

楊昭儉字仲寶，京兆長安人。曾祖嗣復，唐門下侍郎、平章事、吏部尙書。祖授唐刑部尙書。父景，梁左諫議大夫。

昭儉少敏俊，後唐長興中，登進士第。解褐成德軍節度推官。歷鎮、魏掌書記，拜左拾遺、直史館，與中書舍人張昭遠等同修明宗實錄。書成，遷殿中侍御史。

天福初，改禮部員外郎。晉祖命宰相馮道爲契丹冊禮使，以昭儉爲介，授職方員外郎，

旋加虞部郎中，俄以本官知制誥。不逾月三拜命，時人榮之。又爲荆南高從誨生辰國信使，賜金紫。使回，拜中書舍人，又爲翰林學士。

時驕將張彥澤鎮涇原，暴殺從事張式，朝廷不加罪。昭儉與刑部郎中李濤、諫議大夫鄭受益抗疏論列，請置之法。疏奏不報。會有詔令朝臣轉對，或有封事，亦許以不時條奏。昭儉復上疏曰：「天子君臨四海，日有萬機，懋建諍臣，彌縫其闕。今則諫臣雖設，言路不通，藥石之論不達於聖聰，而邪佞之徒取容於左右。御史臺紀綱之府，彈糾之司，銜冤者固當昭雪，爲蠹者難免放流。陛下臨御以來，寬仁太甚，徒置兩司，殆如虛器。遂令節使慢侮朝章，屠害幕吏，始訴冤於丹闕，反執送於本藩。苟安跋扈之心，莫恤冤抑之苦。願回睿斷，誅彥澤以謝軍吏。」由是權臣忌之。會請告洛陽，不赴晉祖喪，爲有司所糾，停官。

未幾，起爲河南少尹，改祕書少監，尋復中書舍人。時河決數郡，大發丁夫，以本部帥董其役，旣而塞之。晉少主喜，詔立碑記其事。昭儉表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擣輸頌美，不若頒罪己之文。」言甚切至，少主嗟賞之，卒罷其事。周世宗愛其才，復召入翰林爲學士。歲餘，改御史中丞，多振舉臺憲故事。未幾，以鞫獄之失，與知雜御史趙礪、侍御史張糾並出爲武勝軍節度行軍司馬。

開寶二年，人爲太子詹事，以眼疾求退。六年，以工部尙書致仕。太宗卽位，就加禮

部尙書。太平興國二年，卒，年七十六。

昭儉美風儀，善談名理，事晉有直聲。然利口喜譏訾，執政大臣懼其構謗，多曲徇其意。

魚崇諒字仲益，其先楚州山陽人，後徙於陝。崇諒初名崇遠，後避漢祖諱改之。幼能屬文，弱冠，相州刺史辟爲從事。會魏帥楊師厚卒，建相州爲昭德軍，分魏郡州縣之半以隸之。魏人不便，裨校張彥及帳下，囚節度使賀德倫歸款莊宗，崇諒奔歸陝。

明宗卽位，秦王從榮表爲記室。從榮誅，坐除籍，流慶州。清泰初，移華州。俄以從榮許歸葬，放還陝。三年，起爲陝州司馬。仕晉，歷殿中侍御史，鳳翔李嚴表爲觀察支使。奉方物入貢，宰相薦爲屯田員外郎、知制誥。開運末，契丹入汴，契丹相張礪薦爲翰林學士。契丹主北歸，留崇諒京師。

漢祖之入，盡索崇諒所受契丹詔敕，焚於朝堂，復令知制誥。俄拜翰林學士，就加中書舍人。隱帝卽位，崇諒以母老求就養，除保義軍節度副使，領台州刺史，食郡奉。會舉師討三叛，節度使白文珂在軍前，崇諒知後事。凡供軍儲、備調發，皆促期而辦，近鎮賴之。崇

諒親屬盡在鳳翔城中，踰年城破，李穀爲轉運使，庇護崇諒家數十口，皆無恙。崇諒請告，自岐迎居於陝。未幾，王仁裕罷內職，朝議請召崇諒爲學士。

周祖踐祚，書詔繁委，皆崇諒爲之。廣順初，加工部侍郎，充職。會兗州慕容彥超加封邑，彥超已懷反側，遣崇諒充使賜官告，仍慰撫之。時多進策人，命崇諒就樞密院引試，考定升降。

崇諒以母老思鄉里，求解官歸養。詔給長告，賜其母衣服、繒帛、茶藥、緡錢，假滿百日，令本州月給錢三萬，米麪十五斛。俄拜禮部侍郎，復爲學士。詔令侍母歸闕，崇諒再表以母老病乞終養，優詔不允。世宗征高平，崇諒尙未至，陶穀乘間言曰：「魚崇諒逗留不來，有顧望意。」世宗頗疑之。崇諒又表陳母病，詔許歸陝州就養。訖太祖朝不起。

太宗卽位，詔授金紫光祿大夫、尙書兵部侍郎致仕。歲餘卒。

張澹字成文，其先南陽人，徙家河南。澹幼而好學，有才藻。晉開運初，登進士第。宰相桑維翰器之，妻以女。解褐校書郎，直昭文館，再遷祕書郎，充鹽鐵推官，歷左拾遺、禮部員外郎，並充史館修撰。出爲洛陽令，秩滿，授吏部員外，復充史館修撰。周恭帝初，拜右

司員外郎、知制誥。

建隆二年，加祠部郎中。會秘書郎張去華上書自薦有文藝，願與澹及祠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殿中侍御史師頌並試，覈定優劣。太祖令並試於講武殿，澹所對不應策問，責授左司員外郎。未幾，通判泰州兼海陵鹽監副使。蜀平，通判梓州，復拜祠部郎中。

開寶初，就轉倉部郎中。四年冬，以本官復知制誥。六年，會李昉責授，盧多遜使江南，內署闕學士，太祖令澹權直學士院。七年長春節，攝殿中監，進酒，命賜金紫。六月，權點檢三司事。不踰旬，疽發背卒，年五十六。太祖聞其無子，甚愍之，命中使護葬於洛陽。

澹美風儀，善談論，歷官釐務，所至皆治。初與詞臣校藝，黜居郎署，頗怏怏。晚年附會盧多遜，方再獲進用。

淳化中，太宗論及文士，曰：「澹典書命而試以策，非其所長，此蓋陶穀、高錫黨張去華以阻澹爾。若使穀輩出其不意而遽試之，豈有不失律者邪？」

高錫字天錫，河中虞鄉人。家世業儒，幼穎悟，能屬文。漢乾祐中，舉進士。王晏、鎮徐

州，辟掌書記，留守西洛，又辟河南府推官。坐按獄失實奪官，遷置涇州，會赦得歸。周顯德初，劉崇入寇，宰相請選將拒之。世宗銳意親征，破崇高平，誅敗將樊愛能等，由是政無大小悉親決之，不復責成有司。錫徒步詣招諫匭上書，請擇賢任官，分治衆職，疏奏不報。世宗嘗令翰林學士及兩省官分撰俳優詞，付教坊肄習，以奉游宴。錫復上疏諫。後爲蔡州防禦推官。

宋初，棄官歸京師，詣匭上疏，請禁兵器，疏入不報。建隆五年，又以書干宰相范質，質奏用爲著作佐郎。明年春，遷監察御史。秋，拜左拾遺、知制誥，加屯田員外郎。

乾德初，賜緋。太宗尹京，石熙載在幕中，錫弟銑應進士舉，干熙載，望首薦。銑辭藝淺薄，熙載不許，錫深銜之，數於帝前言熙載裨贊無狀。帝具以語太宗，且曰：「當爲汝擇人代之。」太宗曰：「熙載勤於乃職，聞高錫嘗求薦其弟，熙載拒之，慮爲錫所構。」帝大悟，雖怒之，未有以發。會使青州，私受節帥郭崇賂遺，又嘗致書澧州刺史爲僧求紫衣，爲人所告。事下御史府核實，責貶萊州司馬。遇赦，改均州別駕，移陳州。太平興國八年，卒。

兄子冕。冕字子莊，周顯德中，詣闕上書，稱旨，擢爲諫議大夫。宰相范質以爲超擢太過，詔特授將仕郎，守右補闕，賜賚加等。宋初，由膳部都官員外郎累至膳部郎中，出知益州。雍熙二年，卒，年五十。贈右諫議大夫，錄其子垂休爲固始主簿。

論曰：自唐以來，翰林直學士與中書舍人對掌訓辭，頌宣功德，箴諫闕失，不專爲文墨之職也。宋興，亦采詞藻以備斯選，若穀之才雋，著之敏達，澹之治迹，錫之策慮，冕之敦質，咸有可觀。然豫成禪代之詔，見薄時君，終身不獲大用。及夫險詖忌前，酣醬少檢，附勢希榮，構讒謀己，皆無取焉。蒙博洽長厚，繼寶儀裁定儀制，惜乎南郊之議，請去太祖以宣祖配天，爲識者所非。昭儉抗論跋扈，志除驕將，而多言歷詆，自取惡名，抑好訐爲直者與？崇諒奉親篤至，反罹間毀，終身歸養，而不復起，後蒙旌賁之典，則爲善者聳動矣。祐以百口明符彥卿無他志，且言以猜忌殺無辜者享國不長，因以杜太祖之他疑，又却盧多遜之傾趙普，以致被黜，仁者有後，宜乎子旦爲宋元臣焉。

校勘記

〔二〕王祐「祐」原作「祐」。據本書目錄中和太宗實錄卷四二、東都事略卷三〇本傳、王珪華陽集卷三七王素墓誌銘改。下文同。

〔三〕裁制之事「事」原作「官」，據長編卷一五改。

〔三〕南唐李景使其子從善來貢「子」原作「弟」。按本書卷四七八南唐李氏傳，從善爲李景之子，李煜之弟。又通鑑卷二九四，顯德六年六月「唐主遣其子紀公從善與鍾謨入貢」。據改。

〔四〕沁州司戶參軍 太宗實錄卷四二、東都事略卷三〇本傳都作「遼州司戶參軍」。

〔五〕建隆五年 按建隆無五年，高錫在建隆三年秋已任左拾遺、知制誥，見長編卷三、宋史全文卷一，「五年」疑是「二年」之誤。

〔六〕太祖 原作「太宗」，誤。據本卷王祐傳改。

宋史卷二百七十

列傳第二十九

顏衍 劇可久 趙逢 蘇曉 高防 馮瓚 邊珣 王明

許仲宣 楊克讓 段思恭 侯陟 李符 魏丕 董樞

顏衍字祖德，兗州曲阜人。自言兗國公四十五世孫。少苦學，治左氏春秋。梁龍德中擢第，解褐授北海主簿，以治行聞。再調臨濟令。臨濟多淫祠，有針姑廟者，里人奉之尤篤。衍至，卽焚其廟。

後唐天成中，爲鄒平令。符習初鎮天平，習，武臣之廉慎者，以書告屬邑毋聚斂爲獻賀。衍未領書，以故規行之，尋爲吏所訟。習遽召衍笞之，幕客軍吏咸以爲辱及正人，習甚悔焉，卽表爲觀察推官，且塞前事。長興初，召拜太常博士，習力奏留之。習致仕，衍東歸養親。

未幾，房知溫鎮青州，復辟置幕下。知溫險愎，厚斂多不法，衍每極言之，不避其患。晉祖入洛，知溫恃兵力優蹇，衍勸其入貢。知溫以善終，衍之力也。知溫諸子不慧，衍勸令以家財十萬餘上進。晉祖嘉之，歸功於衍。知溫子彥儒授沂州刺史，衍拜殿中侍御史。

俄遷都官員外郎，充東都留守判官，改河陽三城節度副使、檢校左庶子，知州事。居半歲，得家問，父在青州有風痺疾，衍不奏棄官去侍疾，不復有仕宦意。歲餘，父疾不能起，衍親自掬矢，未嘗少倦。晉祖聞之，召爲工部郎中、樞密直學士，連使促召至闕，辭曰：「臣無他才術，未知何人誤有聞達。望放臣還，遂其私養。」晉祖曰：「朕自知卿，非他人薦也。」俄廢樞密院，以本官奉朝請。踰年，上表請還侍養，授青州行營司馬。丁父憂，哀毀甚。俄召爲駕部郎中、鹽鐵判官。以母老懇辭，有詔止守本官。

未幾，復出爲天平軍節度副使。開運末，授左諫議大夫，權判河南府，召拜御史中丞。喪亂之後，朝綱不振，衍執憲頗有風采。嘗上言：「纔除御史者，旋授外藩賓佐，復有以私故細事求假外拜，州郡無參謁之儀，出入失風憲之體，漸恐四方得以輕易，百辟無所準繩。請自今藩鎮幕僚，勿得任臺官；雖親王、宰相出鎮，亦不得奏充賓佐。非奉制勘事，勿得出京，自餘不令釐雜務。」詔惟辟召入幕如故，餘從其請。復抗表求侍養，改戶部侍郎。衍又堅乞罷免，詔書褒許，卽與其母東歸。

漢乾祐末，丁憂。服除，詔鄆州高行周津遣赴闕，衍辭以足疾，不至。周廣順初，起爲尚書右丞，俄充端明殿學士。太祖征兗州，駐城下，遣衍往曲阜祠文宣王廟。城平，以衍權知州事。歸朝，權知開封。

時王峻持權，衍與陳觀俱爲峻所引用。會峻敗，觀左遷，衍罷職，守兵部侍郎。顯德初，上表求解官，授工部尚書，致仕還鄉里，臺閣縉紳祖餞都門外，冠蓋相望，時人榮之。建隆三年春，卒于家，年七十四。

衍守章句，無文藻，然諒直孝悌，爲時所推。

劇可久字尚賢，涿州范陽人。沉毅方正，明律令。與馮道、趙鳳爲友。後唐同光初，鳳薦於朝，補徐州司法，以幹職聞。召爲大理評事，賜緋。踰年，遷大理正，坐誤治獄責授登州司戶。遇赦，召爲著作郎。仕晉，歷殿中少監、太子右諭德、大理少卿，賜金紫。晉祖崩，可久方在病告，有司糾以不赴國哀，坐免。未幾復官，遷大理卿。

周廣順初，改太僕卿，復爲大理卿。會鄭州民李思美妻詣御史臺訴夫私鬻鹽，罪不至死，判官楊瑛置以大辟。有司攝治瑛，瑛具伏。可久斷瑛失入，減三等，徒二年半。宰相王峻

欲殺瑛，召可久謂之曰：「死者不可復生，瑛枉殺人，其可恕耶？」可久執議益堅，瑛得免死。由是忤峻，改太僕卿，分司西京。顯德三年，所舉官犯贓，可久坐停任。明年，復起爲右庶子。

世宗以刑書深古、條目繁細，難於檢討。又前後敕格重互，亦難詳審，於是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刑法者，御人之銜勒，救弊之斧斤，有國家者不可一日而廢也。雖堯、舜之世，亦不能捨此而致治。今奉制旨，刪定律令，有以見明罰敕法之意也。竊以朝廷之所用者，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開成格一十卷、大中統類一十二卷，後唐以來至漢末編敕三十三卷，及國朝制敕等。律令則文辭古質，或難以詳明；格敕則條目繁多，或有所疑誤。將救舞文之弊，宜伸畫一之規。所冀民不陷刑，吏有所守。臣等商議，望準制旨施行。仍命侍御史知雜事張湜、太子右庶子劇可久、殿中侍御史率汀、職方郎中鄧守中、倉部郎中王瑩、司封員外郎賈玘、太常博士趙礪、國子博士李光贊、大理正蘇曉、太子中允王伸等十人編集新格，勒成部秩。律令之有難解者，就文訓釋；格敕之有繁雜者，隨事刪削。其有矛盾相違、輕重失宜者，盡從改正，無或拘牽。候畢日，委御史臺、尙書省四品以上及兩省五品以上官參詳可否，送中書門下議定。」從之。自是湜等於都省集議刪定，仍令大官供膳。五年，書成，凡三十卷，目曰刑統二。宰相請頒天下，與律、疏、令、式並行。

可久復拜大理卿。

建隆三年，告老，改光祿卿致仕。卒，年七十七。

可久在廷尉四十年，用法平允，以仁恕稱。

趙逢字常夫，媯州懷戎人。性剛直，有吏幹。父崇事劉守光爲牙校。後唐天祐中，莊宗遣周德威平幽州，因誅崇。逢尙幼，德威錄爲部曲，令與諸子同就學。

及德威戰沒胡柳陂，逢乃游學河朔間。久之西遊，客鳳翔李從巖門下。從巖卒，侯益領節制，逢又依之。漢乾祐中，益入爲開封尹，表逢爲巡官，逢不樂，乃求舉進士。是歲，禮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司徒翊典貢舉，擢登甲科。解褐授祕書郎、直史館。周廣順中，歷左拾遺、右補闕，皆兼史職。世宗嗣位，遷禮部員外郎、史館修撰。顯德四年，改膳部員外郎、知制誥。逾年，轉水部郎中，仍掌誥命。恭帝卽位，賜金紫。

宋初，拜中書舍人。太祖征澤潞，逢從行。次河內，聞李筠擁兵入寇，又慮太行艱險，乃妄言墜馬傷足，留於懷州。駕還京，有密旨除拜，逢當草制，又稱疾不入。太祖謂宰相曰：「此人得非規避行役者耶？」對曰：「誠如聖言。」遂貶房州司戶。會恩，量移汝州司馬。

乾德初，召赴闕，授都官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館事。二年，改判昭文館。未幾，充樞密直學士，加左諫議大夫。蜀平，出知閬州。時部內盜賊攻州城，逢防禦有功。賊既平，誅滅者僅千家。妻朱氏病死京師，詔給葬事。代還，遷給事中，充職。六年，權知貢舉。

太祖征太原，以逢爲隨軍轉運使，鑄印賜之。會發諸道丁壯數十萬，築堤壅汾水灌晉陽城。逢白太祖乞效用，卽命督其版築。時方盛暑，逢於烈日中親課力役，因而遘疾，輿歸京師。開寶八年，卒。

逢揚歷清近，所至有聲，然傷慘酷，又言多詆訐，故縉紳目之爲「鐵樞」。大中祥符三年，特詔錄其子極爲三班借職。

蘇曉字表東，京兆武功人。父瓚仕後唐，歷祕書少監。

長興初，曉辟鄧州從事。漢祖鎮太原，表爲觀察支使。周廣順初，由華州支使入爲大理正。以讞獄有功，遷少卿。顯德中，歷屯田郎中。

宋初，詔與竇儀、奚嶼、張希讓等同詳定刑統爲三十卷及編敕四卷。建隆四年，權大理

少卿事，遷度支郎中。乾德三年，出爲淮南轉運使，建議樵薪、黃、舒、廬、壽五州茶，置十四場，規其利，歲入百餘萬緡。開寶三年，遷司勳郎中，改西川轉運使，仍掌京城市征。

先是，朝廷遣供備庫使李守信市木秦、隴間，守信盜官錢鉅萬，既受代，爲部下所發，守信至中牟，自剄於傳舍。太祖命曉案之，逮捕甚衆。右拾遺、通判秦州馬適妻李，卽守信息女。守信嘗用木爲筏以遺適，曉得守信所送書以進，太祖將捨之，曉上章固請置於法，仍籍其家。餘所連及者，多至破產，盡得所隱沒官錢。擢拜曉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賜金紫，遷左諫議大夫。七年，監在京商稅。九年六月，卒，年七十三。

曉深文少恩，當時號爲酷吏。及卒，無子，有一女甚鍾愛，亦先曉卒，人以爲深刻所致。

高防字修己，并州壽陽人。性沉厚，守禮法。累世將家。父從慶，戍天井關，與梁軍戰死。防年十六，護柩以歸。事母孝，好學，善爲詩。

初，張從恩爲北京副留守，奏攝太原府倉曹掾。從恩移澶州防禦使，表爲判官。有親校段洪進盜官木造器，市取其直。從恩聞之怒，將殺之。洪進懼，思緩其罪，給曰：「判官使爲之。」從恩召防詰之，防卽引伏，洪進得免。從恩遺防錢十千、馬一疋遣之。防拜受而去，終

不自明。既而悔之，命騎追及，防不得已而還，賓主如初。又居帳下歲餘，稍稍有言防自誣以活人，從恩益加禮重。從恩入爲樞密副使，防授國子監丞。從恩留守西洛，又爲推官。召拜殿中丞，充鹽鐵推官。以母憂去官，服除，隨從恩歷鄆、晉、潞三鎮判官。契丹入汴，晉主北行。從恩欲歸款契丹，召拜計議，防爲陳逆順，請固守臣節。爲左右所搖，從恩不用其言，遂歸契丹。既行，命副使趙行遷知留後，從恩所親王守恩爲巡檢，與防同領郡事。防與守恩謀誅行遷，以城歸漢祖。漢祖召防赴太原，加檢校金部郎中。

乾祐初，授屯田員外郎，改浚儀令。時楊邠用事，與防有隙，未幾，免職。居數月，夢一吏以白帕裹印，自門入授防，防寤而思曰：「自主刑，吾當爲主刑官乎？」俄而周祖卽位，起爲刑部員外郎，吏齎印至，一如夢中所覩。改開封令，遷本府少尹，除刑部郎中。宿州民以刃殺妻，妻族受賂，僞言風狂病瘖。吏引律不加考掠，具獄上請覆。防云：「其人風不能言，無醫驗狀，以何爲證？」且禁繫踰旬，亦當須索飲食。願再劾，必得其情。」周祖然之，卒置於法。

世宗尹京，判官崔頌忤旨，簡求僚佐，宰相首以防薦。周祖曰：「朕方欲用之。」乃以防代頌。世宗卽位，拜左諫議大夫，賜金紫、鞍勒馬。顯德二年，遷給事中。從征淮南，初下泰州〔三〕，卽命防權知州事兼判海陵監事。會吳師至，乃遷州民入牙城，分兵固守，以俟外

援。俄而揚帥韓令坤馳騎召防，吳軍復至廣陵，防與令坤敗之。詔書嘉獎。三年，改左散騎常侍。其秋，召歸闕。復歷知蔡、宋二州。再從世宗南征，判行泗州，及城降，命防知州事，復知蔡州。五年，遷戶部侍郎。世宗謀取蜀，以防爲西南面水陸轉運制置使，屢發芻糧赴鳳州，爲征討之備。

太祖還自陳橋，防所居爲里民所略，詔賜綾絹、衣服、衾褥、鞍馬。及征李筠，防又爲潞州東北路計度轉運使。澤、潞平，拜尙書左丞，賜銀器、綵帛、鞍勒馬。

建隆二年，出知秦州，州與夏人雜處，罔知教養，防齊之以刑，舊俗稍革。州西北夕陽鎮，連山谷多大木，夏人利之。防議建採造務，闢地數百里，築堡要地。自渭而北，夏人有之；自渭而南，秦州有之。募卒三百，歲獲木萬章。夏部尙波于等率諸族千餘人，涉渭奪木筏，殺役兵。防出與戰，俘四十七人以獻。太祖慮擾邊郡，詔諭酋帥，賜所獲之俘錦袍、銀帶以遣之，遂罷採木之役，命吳廷祚爲節度以代防。歸爲樞密直學士，復出知鳳翔。乾德元年，卒，年五十九。

太祖甚悼惜，賜其子太府寺丞延緒詔曰：「爾父有幹蠱之才，懷匪躬之節，朕所毗倚。遽茲淪亡，聞之靈傷，不能自已。矧素尙清白，諒無餘資，殯殮所須，特宜優恤。今遣供奉官陳彥珣部署歸葬西洛，凡所費用，並從官給。」

馮瓚字禮臣，齊州歷城人。性便佞，任數，務巧進。父知兆，後唐司農卿。瓚以蔭補，解褐授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出爲諸城令。歲滿，授太子右贊善大夫。

漢初，改監察御史。周廣順元年，遷殿中侍御史。河陽判官宋仁範與洛陽嫠婦交訟，瓚劾之。獄成，大理斷以官當徒，追兩官告身，刑部員外郎張處素覆核無異，奏行。仁範詣闕訴其事，詔還一官，瓚泊處素俱坐降一階。顯德初，遷刑部員外郎，充三司判官。歲餘，改祠部郎中，充集賢院直學士。

宋初，轉兵部郎中，加金紫階。瓚風神俊爽，善談論，有吏材，太祖甚寵之，擢拜左諫議大夫，出知舒州。境內有菰蒲魚鱉之饒，居民採以自給，防禦使司超盡征之，瓚奏奪民利，請蠲除，從之。建隆四年春，徙知廬州。乾德三年，以本官充樞密直學士。

時劍外初平，卒有亡命者散匿爲盜，命瓚知梓州。無何，蜀軍校上官進率亡命三千餘人，掠民數萬，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篳挺相擊，必無固志。正可持重以鎮之，且自潰矣。」城中止有雲騎兵三百，令分守城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斬於市。誘其餘黨千餘人，並釋其罪，境

內獲安。

初，太祖欲任用瓚，常與趙普言瓚有奇材。普忌之，乃遣詣蜀平寇，潛令所親信從其行，密察其過，卽亡入京師擊登聞鼓，訟瓚及監軍綾錦副使李美、通判殿中侍御史李檝受賕爲姦事。急召歸闕，親問之，詞理屢屈，乃屬吏。旣而普遣人至潼關，閱其囊裝，得金帶珍玩之物，皆封題將以賂劉鰲，鰲方在太宗幕府。瓚具伏，普言法當死，太祖欲貸之，普固執不可，乃削去名籍。瓚流登州沙門島，美配隸通州海門島，鰲免所居官。李檝者，嘗與王德裔佐王饒幕，太祖納孝明皇后，因識之。德裔輕率而檝謹厚，太祖薄德裔而厚檝，至是，檝特免配流。未幾，復爲御史。

瓚在海上凡十年不得召，開寶末，遇赦放還。太宗卽位，授左贊善大夫。太平興國元年冬，與禮部員外郎賈黃中、左補闕程能分掌左藏三庫。先是，貨泉與金帛通。至是，以帑藏充溢，乃命分之。二年，復賜金紫。明年，判大理寺，改度支判官，遷秘書少監，充職。四年，上親征太原，以瓚爲隨駕三司判官。凱旋，改大理卿兼判秘書省。以足疾求解，優詔免朝請，令於本司視事。瓚抗章請退，除給事中致仕，復舊勳階。五年，卒，年六十七。子克忠，至內殿崇班、閣門祇候。

邊珣字待價，華州鄭人也。曾祖頡，石泉令。祖操，下邳令。父蔚，太常卿。

珣，晉大福六年，舉進士，解褐祕書省校書郎、直洪文館〔四〕。漢乾祐初，爲右拾遺，加朝散大夫。澤州饑，奉詔視民田。周廣順元年，遷右補闕。三年，轉起居舍人。顯德二年，改庫部員外郎。丁外艱，服闋，授職方員外郎，知通州。珣課鬻鹽於狼山，歲增萬餘石。

宋初，詣衛州視秋稼及掌京倉。建隆二年，兄玠自河南令入爲吏部員外郎，復以珣爲洛陽令。兄弟迭尹赤邑，時人榮之。乾德初，召爲倉部郎中。蜀平，命珣知三泉縣。開寶初，遷職方郎中，監京兆麴務，又掌建安軍榷貨〔五〕，奏徙務揚州。有富民訴廣陵尉謝圖殺其父，本部收尉囚之，官吏推劾累三百日，獄未具，州以狀聞。詔珣案鞫，盡得其實。乃富民以私憾誣告尉，卽反坐之。就命權知州事，仍兼榷貨務。罷郡，又兼掌酒稅鹽鑿務。未幾，丁母憂，起復，知州事。會征江表，兼領淮南轉運使。金陵平，知江北諸州轉運事。

太宗卽位，遷吏部郎中。召還，賜金紫，充廣南轉運使。初至，桂州守張頌卒。頌，淮州人，薨葬城外。舊制不許以族行，僕人乃分匿其家財，珣召官吏悉追取之，部送其柩歸淮州。又屬郡守與護軍有忿隙者，但奏令易地，不致之於罪釁。太平興國五年，代歸。拜右諫議大夫，領吏部選事。七年，移知開封府。明年夏，卒，年六十三。

翊精力有吏材，帝方欲倚用，及聞其卒，歎惜數四，賻其家絹四百匹，錢二十萬。翊一子早卒，以其從子俊爲尉氏主簿。兄玠至金部郎中，弟玠右贊善大夫，從子倣至殿中丞，倚爲比部員外郎。

王明字如晦，大名成安人。晉天福中，舉進士不第。驍騎將藥元福爲原州刺史，辟爲從事。馮暉節制靈武，表爲觀察巡官。周廣順初，元福領陳州防禦使，奏署判官。會劉崇寇晉州，命元福將兵援之，事多咨於明。

先是，州縣吏部送丁壯餉糧，一夕，夫盡遁去。元福怒，盡驅官吏出軍門，將就戮。明馳往止之，入白元福曰：「今軍儲無闕，丁夫數萬人，文吏懦不能制，斬之何益，不如寬以待之。賊敗凱旋，公無專殺之名，不亦善乎？」元福感悟，盡免其死。旣而崇衆宵遁，卽命元福爲建雄軍節度留鎮，因奏署明爲書記，賜緋魚。

顯德初，元福移鎮陝，恃功多驕恣，明以直道規之，忤其左右，多毀明於元福，元福亦稍疏之。明以父病求歸省，元福數召明，明因謝絕之。詣闕上書，求任州縣，歷清平、鄆城二縣令。

宋初，荆南高繼沖入覲，授彭門節鉞，以明爲武寧軍節度掌書記。乾德初，召公卿近臣各舉清白有吏幹者一人，給事中馬士元以明塞詔，召爲左拾遺。蜀平，選知榮州，代歸，遷右補闕。會用兵於嶺南，選爲荆湖轉運使。開寶三年，大舉南征，以明爲隨軍轉運使。山路險絕，舟車不通，但以丁壯數萬人轉遞，供億不闕。每下一郡一城，必先保其簿書，守其倉庫。旣而賀州未下，明入與主帥計曰：「當急取之，恐援兵至，則我師勝負未可知。」諸將頗猶豫。明乃擐甲胄，率所部護送輜重卒百人，擁丁夫數千，畚鍤皆作，堙其塹，直抵城門。城中懼，開門納款，遂據有之。因抵廣州，賊衆十餘萬拒戰。是夕，大風發屋折木，衆乃驚懼。明與都部署潘美等謀，命丁夫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先搗賊壘，大軍蓐食，陣以待之。俄而萬炬皆發，焚其柵。賊驚，果來犯，大軍因逆擊之，賊大敗，斬首數萬，劉鋹以城降。廣州平，爲本道轉運使。太祖嘉其功，擢授祕書少監，領韶州刺史，充轉運使。俄以潘美、尹崇珂爲嶺南轉運使，以明爲副使。明徧歷部內，視民疾苦，舊無名科斂，悉條奏除之，嶺表遂安。

七年，代歸，帝召見勞問，賜襲衣、金帶、鞍勒馬。是歲，將用師南唐，以明爲黃州刺史，帝密授成算。明旣視事，卽完葺城壘，訓練士卒，衆莫解其意。俄而王師自荊渚乘戰艦而下，卽以明爲池州至岳州江路巡檢戰權都部署。擊鄂州軍於江南，斬首三百級。又破萬餘

人於武昌，殺江南軍七百人，拔樊山砦。破江州軍，斬首三千級。又破江南軍三百人於江中，獲船十餘艘。又擊敗湖口軍萬餘衆，奪戰艦五百艘。

時南唐將朱令贇自上江領衆十五萬，連大艦沿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抵金陵爲援。明率所部舟師屯獨樹口，遣其子馳奏，請添造戰艦三百艘以襲令贇。帝曰：「非應急策也，令贇朝夕至，金陵之圍解矣。」乃密遣人諭明，令樹長木於洲浦間，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之，果疑大軍襲其後，逗撓不敢進。明移檄諸軍，相爲犄角，因督兵擢襲之。至小孤山，與諸軍合勢，大破之，擒令贇，衆赴水死者十五六。金陵平，詔明安撫諸郡，因命知洪州。太宗卽位，兼領江南諸路轉運使。召爲右諫議大夫，充三司副使。

太平興國七年，與侯陟同判三司事。八年，召分三司〔志〕，各命使領之，改左諫議大夫，爲鹽鐵使，遷給事中。雍熙四年，改光州刺史，出知并州。端拱元年，代還。表求換秩，改禮部侍郎。會契丹擾邊，詔以明知真定府。契丹遁去。淳化初，詔歸闕，知京朝官差遣事。二年，卒，年七十三。

子挺、扶，並進士及第。歷臺省，累爲轉運使，皆知名。挺至殿中侍御史，扶嘗直集賢院，至工部員外郎。景德中，錄幼子揆爲光祿寺主簿。大中祥符八年，又錄其孫師顏爲三班借職，揆至殿中丞。

許仲宣字希榮，青州人。漢乾祐中，登進士第，時年十八。周顯德初，解褐授濟陰主簿，考功員外郎張洎薦爲淄州團練判官。

宋初赴調，引對便殿。仲宣氣貌雄偉，太祖悅之。擢授太子中允，受詔知北海軍。仲宣度其山川形勢、地理廣袤可以爲州郡，因畫圖上之，遂升爲濰州。

初，議建牧馬監，令仲宣行視諸州，頗得善地。從征并門，掌給納，四十餘州資糧悉能集事。帝益知其彊幹。開寶四年，知荆南轉運事。及征江南，又兼南面隨軍轉運事，兵數十萬，供饋無闕。南唐平，以漕輓功拜刑部郎中。中謝日，召升殿獎諭，賜緋。九年，詔知永興軍府事。

太宗嗣位，遷兵部郎中，驛召赴闕，賜金紫。授西川轉運使，屬西南夷寇鈔邊境，仲宣親至大度河，諭以逆順，示以威福，夷人率服。會言事者云，江表用兵時，仲宣乾沒官錢，召還，令御史臺盡索財計簿鈎校，凡數年而畢，無有欺隱。

改廣南轉運使，會征交州，其地炎瘴，士卒死者十二三，大將孫全興等失律，仲宣因奏罷其兵。不待報，卽以兵分屯諸州。開庫賞賜，草檄書以諭交州。交州卽送款內附，遣使

修貢。仲宣復上章待罪，帝嘉之。

太平興國六年冬，南郊畢，遷吏部郎中。八年，與膳部郎中、知雜滕中正，兵部郎中劉保勳，刑部郎中辛仲甫，皆以久次郎署，擢陞諫垣，仲宣爲左諫議大夫。未幾，召還，以本官權度支。雍熙四年，出知廣州，未上，移知江陵府，俄改河南府。端拱中，遷給事中。淳化元年，卒，年六十一。

仲宣性寬恕，倜儻不檢，有心計。初，爲濟陰主簿時，令與簿分掌縣印。令畜嬖妾，與其室爭寵，令弗能禁。嬖欲陷其主，竊取其印藏之，封識如故，以授仲宣。翌日署事，發匣，則無其印，因逮捕縣吏數輩及令、簿家人，下獄鞫問，果得之於令舍竈突中。令聞之，倉皇失措，仲宣處之晏然，人服其量。嘗從征江南，都部署曹彬令取陶器數萬，給士卒爲燈具。仲宣已預料置，奉之如其數。其才幹類此。

子待用至國子博士，待問再舉及第，至殿中丞，待旦至比部員外郎。待用子巨源，亦登進士第。

楊克讓字慶孫，同州馮翊人。高祖公略，洪州都督。晉末，舉進士不第，州將劉繼勳辟

爲戶曹掾。漢乾祐中，本府節度張彥成表授掌書記。

周廣順初，彥成移鎮安陽，穰下，克讓以舊職從行。彥成入爲執金吾，病篤，奏稱其材可用。克讓以彥成死未葬，不忍就祿，退居別墅，俟張氏子外除。時論稱之。歷鎮寧軍掌書記。顯德二年，調授鳳翔府司錄參軍，加兼監察御史，以祖母老解官歸養。未幾，改延州觀察推官，與通判宋琪並爲節度使趙贊所禮。累加朝散大夫兼殿中侍御史，連以家難去職。太祖素知其名，會贊入覲，復稱其才，卽起爲左補闕，掌斬口權貨務。乾德六年，知果州。上言願畢襄事，特賜緡錢，許葬畢赴任。開寶三年，就命爲西川轉運副使，蜀民懷其善政，璽書褒美。代歸闕下，疏民利病十事，稱旨。太祖召升殿，賜坐勞問，面賜金紫。將大用，爲侯陟所沮，事見陟傳。

征南唐，命克讓知昇州行府。昇州平，就知州事兼水陸計度轉運使事，加兵部員外郎。太平興國初，就加刑部郎中，知大名府。會錢俶、陳洪進來歸疆土，以克讓爲兩浙西南路轉運使。泉州民嘯聚爲盜，克讓在福州，卽率其屯兵至泉州，與王明、王文寶共討平之。四年，徙知廣州，俄兼轉運市舶使。明年，卒，年六十九。

克讓少好學，手寫經籍，盈於篋笥。多收圖畫墨跡。歷官廉謹幹局，所至有聲。每視事，自旦至暮，或通夕，斷決如流，無有凝滯，當時稱爲能吏。

子希閔字無間。生而失明，令諸弟讀經史，一歷耳輒不能忘。屬文善絨尺，趙普守西洛，府中牋疏，皆希閔所爲。將奏署本府掾，固辭不受，普優加給贍。張齊賢、李沆、薛惟吉、張茂宗繼領府事，皆優待之。卒，年三十九，有集二十卷。自教三子：日華、日嚴、日休，皆登進士第。日華都官員外郎，日嚴職方員外郎，日休殿中丞。希閔弟希甫，淳化三年進士，至屯田員外郎。從子日宣，亦登進士第。

段思恭，澤州晉城人。曾祖約，定州司戶。祖昶，神山令。父希堯，晉祖鎮太原，辟爲從事，與桑維翰同幕府。晉有天下，希堯累歷清顯。思恭以門蔭奏署鎮國軍節度使官。天福中，希堯任棣州刺史兼權鹽鑾制置使。思恭解官侍養，奉章入貢，改國子四門博士，賜緋。開運初，出爲華、商等州觀察支使。劉繼勳節制同州，辟爲掌書記。繼勳入朝，會契丹入汴，軍士誼譟，請立思恭爲州帥，思恭諭以禍福，拒而弗從，乃止。

漢祖建國，授左補闕。隱帝時，蝗，詔徧祈山川。思恭上言：「赦過宥罪，議獄緩刑，苟獄訟平允，則災害不生。望令諸州速決重刑，無致淹濫，必召和氣。」從之。歷度支、駕部。

周顯德中，定濱州田賦，世宗嘉之，賜金紫。丁外艱，服闋，拜左司員外郎。

建隆二年，除開封令，遷金部郎中。乾德初，平蜀，通判眉州。時亡命集衆，攻邛州城，刺史趙廷進懼不能敵，將奔嘉州，思恭止之，因率屯兵與賊戰彭山。軍人皆觀望無鬥志，思恭募軍士先登者厚賞，於是諸軍賈勇，大敗賊，思恭矯詔以上供錢帛給之。後度支請按其罪，太祖憐其果幹，不許，令知州事。丁母憂，起復，俄召爲考功郎中，知泗州。

會馮繼業自靈州舉宗來朝，帝以思恭代知州事，仍語之曰：「馮繼業言靈州非衛、霍名將鎮撫之不可，汝其往哉！」思恭曰：「臣奉詔而往，必能治之。」帝壯之，賜窄衣、金帶、錢二百萬，仍以塗涉諸部，令別齎金帛以遺之。思恭下車，矯繼業之失，綏撫夷落，訪求民病，悉條奏免之。俄而回鶻入貢，路出靈州，交易於市，思恭遣吏市硃砂，吏爭直，與之競。思恭釋吏，械其使，數日貰之。使還愬其主，復遣使齎牒詣靈州問故，思恭理屈不報。自是數年，回鶻不復朝貢。

久之，遷右諫議大夫，知揚州。朝廷方經略江表，命思恭兼沿江巡檢。每出巡，委州事於通判，以牌印、鼓角、金鉦自隨。驛書自京師來者，令齎至其所，事多稽滯。因與通判李岩相告訐，詔以屬吏。思恭辭不直，責授太常少卿，改知宿州。太宗卽位，遷將作監，知秦州。坐擅借官庫銀造器，又妄以貢奉爲名，賤市猓毛虎皮爲馬飾，爲通判王廷範所發，降授少府

少監、知邢州。太平興國六年，遷少府監。雍熙元年，南郊畢，表乞復舊官，再爲右諫議大夫。二年，知壽州。端拱初，遷給事中，尋知陝州。淳化三年，卒，年七十三。

思恭以門資歷顯官，不知書，無學術；然踐更吏事，所至亦著勤績。子惟一至太常博士、三司度支判官。從子惟幾，第進士，仕至兵部員外郎。

侯陟，淄州長山人。漢末，舉明經。周廣順初，試校書郎，爲西州回鶻國信使判官，還補雷澤主簿。司門員外郎姚恕凡四薦陟，爲襄城令、汝州防禦判官、濮陽襄邑令。

建隆初，爲寬甸令，以清幹聞。二年，擢爲左拾遺，仍知縣事。節度袁彥頗爲不法，陟抗章言之，彥上表謝，自陳無罪，太祖亦不窮治。四年，令兼領本縣屯兵，俄改淮南轉運使，賜緋衣、黑銀帶，遷右補闕。乾德三年，就改侍御史。明年，入爲左司員外郎、度支判官。朝議欲以本官領省事，改度支員外郎，依前充判官。開寶五年，復爲左司員外郎。六年，權判吏部銓，俄賜金紫。十二月，詔與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祐等同知貢舉，未鎖宿，出知揚州。會出師收金陵，陟以所部敗南唐軍千人於宣化城。俄爲部下所訟，追赴闕，陟度理窮，乃求哀盧多遜，多遜素與陟善，爲其畫計。時江表未拔，太祖厭兵，南土暑熾，軍卒疫死，方

議休兵，以爲後圖。陟適從揚州來，知金陵危甚，多遜令上急變求見。陟時被病，令掖入，卽大言曰：「南唐平在朝夕，陛下奈何欲班師，願急取之。臣若誤陛下，願夷三族。」上屏左右，召升殿問狀，遂寢前議，并赦陟罪，復知吏部選事。

太平興國初，遷戶部郎中。俄而選人有妄冒，事發，詞涉於陟。南曹雷德驤將奏劾之，陟造便殿自首，出爲河北轉運使。征太原，爲太原東路轉運使。駕還，次鎮州，命先還上都供頓軍需。以功遷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事。五年，同知貢舉。開寶末，趙普在中書，陟嘗上疏言其短。至是，普再入相，陟頗憂恚。六年，南郊畢，加給事中。七年，三司使王仁瞻左降，以陟與王明同判三司。八年，卒，贈工部尙書。

陟有吏幹，性狡獪，好進，善事權貴，巧中傷人。太祖嘗召刑部郎中楊克讓，命坐與語，且諭以將大用。陟素忌克讓，偵知之。因奏事，上問識楊克讓否，陟曰：「臣與克讓甚善，知其人才識，朝廷佳士也。」近聞其自言上許以大用，多市白金作飲器以自奉，臣頗怪之。」上怒，亟令克讓出典郡。其險詖如此。

李符字德昌，大名內黃人。漢乾祐中，郭從義討趙思綰於京兆，辟符在幕府，表爲京兆

府戶曹掾。歷郿縣主簿、保義軍節度推官。丁內艱，服除，調汝州防禦判官，權知州事。右庶子楊恪薦爲大理正。乾德中，知歸州轉運司制置。

歸朝，以京西諸州錢帛不登，選知京西南面轉運事。奏便宜百餘條，凡四十八事，命著爲令，賜緋魚。因奏對稱旨，遷起居郎。後荆湖轉運許仲宣隨軍討南唐，詔符赴荆湖調發芻糧，符領船數千艘順流而下。事畢，賜金紫。符又建議鑿橫江河以通漕運，發和州三縣丁壯給其役。太祖欲幸西京，有事于南郊。符上書陳八難曰：「京邑凋弊，一也；宮闕不備，二也；郊廟未修，三也；百司不具，四也；畿內民困，五也；軍食不充，六也；壁壘未設，七也；千乘萬騎盛暑扈行，八也。」不從。禮畢還京，改比部員外郎、判刑部。

太平興國初，遷駕部，轉祠部郎中，知廣州兼轉運使。二年，符圖海外諸城及嶺外花木各一以獻。在任有善政，民爲立生祠。五年，召爲右諫議大夫、判吏部銓兼大理寺理。三司副使范旻得罪，以符代之。賜白金三千兩。車駕幸大名，領行在三司。未幾，坐與官屬競課最，罷職守本官。

七年春，開封尹秦王廷美出守西京，以符知開封府。廷美事發，太宗令歸第省過。趙普令符上言：「廷美在西洛非便，恐有他變，宜遷遠郡，以絕人望。」遂有房陵之貶。普恐泄

言，坐符用刑不當，貶寧國軍行軍司馬。盧多遜貶崖州也，符白普曰：「珠崖雖遠在海中，而水土頗善。春州稍近，瘴氣甚毒，至者必死，願徙多遜處之。」普不答。先是，太宗尹京，符因宋琪薦弭德超事藩邸。符貶，德超爲樞密副使，屢稱其冤。會德超以事貶，帝惡其朋黨，徙符嶺表，普移符知春州。至郡歲餘卒，年五十九。

符無文學，有吏幹，好希人主意以求進用，終以此敗。至道二年，郊祀，追復右諫議大夫。祥符五年，錄其子璜試將作監主簿。

魏丕字齊物，相州人，頗涉學問。周世宗鎮澶淵，辟司法參軍。有盜五人獄具，丕疑其冤，緩之。不數日，果獲眞盜，世宗嘉其明慎。歷頓丘、冠氏、元城三縣令。世宗卽位，改右班殿直。自陳本以儒進，願受本資官。世宗曰：「方今天下未一，用武之際，藉卿幹事，勿固辭也。」未幾，出監明靈砦軍。世宗征淮甸，丕獲江南謀者四人，部送行在。詔獎之，賜錢十萬，遷供奉官、供備庫副使。

太祖卽位，改作坊副使。時楊承信帥河中，或言其反側未安，命丕賜承信生辰禮物，陰察之。還，言其無狀。太祖嘗召對，語丕曰：「作坊久積弊，爾爲我修整之。」丕在職盡力，以

久次轉正使。開寶九年，領代州刺史。凡典工作十餘年，討澤潞、維揚，下荆廣，收川峽，征河東，平江南，太祖皆先期諭旨，令修創器械，無不精辦。舊床子弩射止七百步，令丕增造至千步。及改繡衣鹵簿，亦專敕丕裁製。丕撤本坊舊屋，爲舍衢中，收僦直及鬻死馬骨，歲得錢七千餘緡，工匠有喪者均給之。太祖幸洛郊祀，三司使王仁贍議雇民車牛運法物，太祖以勞民，不悅，召丕議之。丕請揀本坊匠少壯者二千餘，分爲遞鋪輸之，時以爲便。

雍熙四年，代郝正爲戶部使。端拱初，遷度支使。是冬，出爲黃州刺史。還朝，召對便坐，賜御書急就章、朱邸集。丕退作歌以獻，因自述願授臺省之職。太宗面諭曰：「知卿本儒生，然清望官奉給不若刺史之優也。」淳化初，改汝州刺史。歷知鳳州，改襄州。境內久旱，丕以誠禱之，一夕，雨沾足。明年，召還，屢求退居西洛，不許。

四年，表求致仕，授左武衛大將軍，仍領汝州刺史。俄判金吾街仗。初，六街巡警皆用禁卒，至是，詔左右街各募卒千人，優以廩給，使傳呼備盜。丕以新募卒引對，遂分四營，營設五都，一如禁兵之制。五年，改領郢州刺史。俄改領復州，遷左驍衛大將軍。咸平二年，卒，年八十一。

丕不好歌詩，頗與士大夫遊接，有時稱。南唐主李煜妻卒，遣丕充弔祭使，且使觀其意趣。煜邀丕登昇元閣賦詩，丕有「朝宗海浪拱星辰」之句，以風動之。太宗嘗賜詩，令丕與柴

禹錫和焉。

董樞，真定元氏人。後唐清泰中，以獻書授校書郎。累歷賓佐。晉天福中，爲左拾遺、知樞密院表奏。周廣順初，爲左補闕。世宗卽位，詔常參官各奏封事，樞上平吳策。淮南平，遷浚儀令。恭帝卽位，遷殿中侍御史。

太祖乾德初，遷主客員外郎。上書請伐蜀，蜀平，通判劍州。會全師雄叛，攻劍。刺史張仁謙足疾不能戰，欲棄城走。樞固爭，戰賊敗之，因招餘衆降。仁謙飲樞令醉，密殺降數百，誣奏樞與賊通。會中使自成都還，備言其事，太祖並召之，庭辯曲直，仁謙遂屈。下御史臺鞠之，黜宋州教練使，以樞嘗貢西伐計，遷比部郎中。三年，出兼桂陽監使，上書請伐廣南。詔益桂陽戍卒三千，令樞統之。

開寶二年，又上方略。會劉鋹令內侍曾居實侵桂陽，樞擊退之。三年，大舉伐鋹，令樞率兵趨連口，克之。改兵部郎中，權知連州兼行營招撫使。嶺南平，賜錢三百萬。四年，移知襄州，又爲河北轉運使，改判西京留司御史臺。

初，樞罷桂陽監，以右贊善大夫孔璘代之。璘通三禮，嘗講學於河朔。擢第，歷州

縣。及升朝，蒞桂陽，歲滿，以太子洗馬趙瑜代之。

瑜，趙州人。家世豪右，自言諳練邊事。開寶中，命爲易州通判，歲滿，移桂陽。瑜至，卽稱疾，遂以著作郎張侃代之。侃至月餘，奏瑜在任累月，得羨銀數十斤，雖送官而不具數聞，計樞與璘隱沒可知矣。詔下御史案之，獄具。有司計盜贓法，俱當死。太祖曰：「趙瑜非自盜，但不能發擿耳。」樞、璘並坐死，瑜決杖流海島。擢侃爲屯田員外郎。

論曰：顏衍振舉風憲，不避疆禦。劇可久居廷尉之任，以平允聞。趙逢果斷之士，而獨尙嚴酷，處之要密之職，則非所宜。蘇曉銳意深刻，樂致人罪，後嗣衰謝，厥報不誣。高防陳逆順以聳臣節，體明慎而究疑獄，治迹清操，沒而彌章。若其自誣以救人之死，古人何加焉。馮瓚省關市之苛賦，設方略以擊賊，功若可稱，而巧宦任數，竟致傾敗，理固然矣。邊珣、王明、許仲宣、楊克讓當官效用，以清幹稱。然仲宣寬簡持重，造次不撓，蓋人之難能者。王明累參戎事，預立戰功，至若開諭元福，止其暴誅，此赴蹈之仁也。段思恭遏亂兵，擊羣寇，便宜從事，以著奇績，斯亦可矣。然不能動遵規矩，速訟左降者再焉。侯陟吏才適用，患在忮刻。李符博通時務，乃事深文，以致投荒自弊，遂爲口實。魏丕久典工效，以濟

戎用，至於平反冤盜之獄，救楊承信之誣，善尤可稱。董樞論平吳伐蜀及取廣南，咸克舉之，且多戰功，而以貪墨取敗。惜哉！

校勘記

〔二〕凡三十卷目曰刑統「三十卷」，當爲「二十一卷」之誤。據舊五代史卷一四七刑法志、五代會要卷九、通考卷一六六刑考、周世宗顯德五年張湜、劇可久等人刪定的刑統，只有二十一卷。據下文蘇曉傳、本書卷一九九刑法志、長編卷四，宋太祖乾德元年竇儀等人重定的刑統，才是三十卷。

〔三〕泰州 原作「秦州」，查秦州隸屬陝西，不在淮南。通鑑卷二九二顯德三年：「以給事中高防權知泰州。」下文之「海陵監」所隸也是泰州，據改。

〔三〕尚波于 「于」原作「千」。據東都事略卷一二九、通考四裔考改。

〔四〕直洪文館 按唐代於門下省置弘文館，五代沿置。此處「洪文館」原當作「弘文館」，蓋宋人避宋太祖父弘殷諱而改。

〔五〕又掌建安軍樞貨 「建安軍」原作「永安軍」。按九域志卷五載：「乾德二年，以揚州永貞縣迎鑾鎮爲建安軍。」是年置樞貨務於此，即邊珣掌樞貨的所在，見長編卷一三、宋會要食貨三六之一。

據改。

〔六〕召分三司 本書卷四太宗紀說：「分三司各置使。」長編卷二四說：「始分三司爲三部，各置使。」
「召」疑爲「詔」字之訛。

〔七〕清泰中 原作「太清中」，但後唐無太清年號，後唐末帝年號本爲清泰；「太」字是「泰」的省寫。
傳文倒置，今乙正。

〔八〕連口 按本書卷二太祖紀、卷二五八潘美傳及長編卷一一均作「連州」。

〔九〕右贊善大夫孔璘 「右」原作「左」，據本書卷三太祖紀、長編卷一六改。

